
眠狂四郎孤星劍
離奇曲折・神秘野性
柴田錬三郎・著
安紀芳・譯



J-8

眠狂四郎孤星劍

柴田鍊三郎・著
安紀芳・譯

武陵出版社

SUNNY BOOKS

●眠狂四郎是個混血兒，父爲荷蘭傳敎士，母爲日本人，高頭大馬，粗擴挺拔，身配「無想正宗」名刀，發揮「圓月殺法」威力獨步江湖，但身旁總離不了美麗的女子，和痴迷的戀情。

●作者柴田鍊三郎賦與本故事強烈的生命感，使整個內容多彩多姿，在五十三個旅宿中，眠狂四郎數度身陷敵人毒計之中，而終能以智慧脫逃而出，這名孤獨的劍客看似冷酷無情，但由許多感人的小故事中，仍可發現眠狂四郎也有一顆悲天憫人，感人至深的心靈。

■ 眠狂四郎孤星劍

SUNNY BOOKS

眠狂四郎孤星劍

離奇曲折・神秘野性

柴田鍊三郎著
安紀芳譯

目錄

代序 3
日本橋的早春 7
品川的鳳塵女 14
川崎的消災大師 21
無情的神奈川 28
程谷的長者 35
戶塚的書信 41
藤澤的女童 48
平塚的浪人 55
大磯的期盼 62
小田原的火矢 69
箱根的決鬥 76
三島的比賽 83
沼津的狐狸 90
曠野的雲遊僧 98
吉原的小沙彌 105
蒲原代官 113
由井浪人 121
興津橋 129
江尻的隊伍 136
吉田的土民 143
鞠子柴屋寺 150
岡部芝麻蒼蠅 158
藤枝旅宿 166
島田的雨夜 173
金谷的死人 180
日坂的夜泣墓 187
菊川的梵鐘 194
袋井的賭場 202
見付的猛犬 209
濱松報仇記 216
舞坂初物 223
荒井切腹碑 231
白須賀之女 237
三川赤水 243
吉田的旅程 249
御油的公主 255
赤坂暮色 263

藤川的悲劇 271
岡崎的武士 279
池鯉鮒村 287
鳴海無情 294
囚犯 301
桑名之敵 308
四日市之女 314
血染石藥師 321
庄野的美僧 327
龜山香魚 333
關宿茶屋 339
血鬪復仇坡 345
雨中土山 351
血鬪 355
石部的哭泣 358
草津毒餅 365
大津的死靈 372
三條大橋 379

代序

眠狂四郎這部小說自昭和三十年五月起在「新潮週刊」上開始連載，作者賦與主角一個奇特的姓名，塑造成一個可反映出二次大戰後虛無主義的劍客。由於眠狂四郎身上流有異族的血，他的外表就已使人刮目相看，再加上他身旁總離不了劍和女人，但那種不流俗套的獨特性格深受大衆喜愛，也留給讀者很深刻的印象，在心中塑立一個偶像。

眠狂四郎的出現在文壇上造成很大的震撼，從他身上反映出昭和三十年代的一些狀況，未嘗不可說它具有時代象徵性。二十年代末期，「朝日週刊」的銷售量曾打破百萬大關，但自昭和三十一年二月，「新潮週刊」發行後，「朝日週刊」的銷售量就不如往常。此後，有更多的新週刊陸續發行，使得三十年代成了週刊充斥市面的全盛時期。這也是二次大戰後日本文化界深入大衆社會生活的一種良好現象。此時的週刊雜誌，多半是以特別報導的專集介紹小說為它主要的支幹，因此一般民間發行的週刊和新聞界所發行的週刊相形比較下，就顯得比較缺乏機動性。為彌補此一缺點，週刊的內容勢必要加強，在此情形下，一種每期刊完一章的連載小說，應時產生出來。柴田錬三郎的「眠狂四郎無賴控」正屬於此種形態。

「新潮週刊」自刊行以來，曾連載過五味康祐所著的「柳生英雄傳」，以柳生一族作為背景，敘述他們那種有組織性隱密集團活動。同時五味另一部頗具現代感，以西洋方式處理故事情節的「柳生連也齋」這部武俠小說，不但開此時期文壇上的豪俠之風，對於眠狂四郎日後所造成的轟動，更具很大影響。在豪俠之風橫掃文壇之後，這股風氣轉移至有關忍法方面。這些作品使得在大衆文學中具有傳統地位的傳奇小說得以在戰後復活。

自「柳生英雄傳」和「眠狂四郎無賴控」連載後，使得讀者對俠客的看法全然改觀，重新樹立他們心目中的偶像。週刊社新的構想是希望能將他們所刊載的以活的文字在電視上表現出來。因此作者為順應潮流，迎合大衆的口味並依照大衆傳播的生動化原則，使這些人物先在週刊雜誌上出現，再因滿足大衆的要求，出現於螢光幕上，提高讀者心中俠客偶像的地位。因此，這充分發揮「圓月殺法」威力的眠狂四郎，成了此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眠狂四郎的出現在文壇上掀一陣很大的騷動，廣受大衆的注目和喜愛，作者柴田錬三郎因而決定寫下一連串眠

狂四郎的叢書。起初他只估計寫到二十個短篇，但至昭和三十三年三月止，「眠狂四郎無賴控」已連載了一百篇。翌年一月至七月又續三十篇，又完成了「獨步行」「殺法帖」「虛無日誌」「無情控」「畫端狀」及本書，此外還有不少與這些連載小說無關，眠狂四郎的故事。

柴田鍊三郎在「柴田巷談」中所寫一篇「論時代小說」的隨筆中，透露出他本身對眠狂四郎的看法。因爲眠狂四郎深受讀者歡迎，所以柴田十多年來的作品均以眠狂四郎爲主，由於時間的長久，連他自己都覺得有此興味索然，想結束這個劍客的生命。

他說：「我最初開始在週刊上寫眠狂四郎的連載小說時，本來打算寫到第一百篇時安排他死，結束這整個故事，因爲像這樣一個結有江湖恩怨的人物，是不可能活久的。」

「我當時想安排他死得非常悽慘，準備以悲劇英雄的手法收尾，但從週刊誌上看出讀者的反應和願望，所以狂四郎一直活到現在。我本人的寫作也受到讀者的影響，欲罷不能。」

他又說：「但是——不是我誇大其辭，我的小說沒有一篇是相似 或重覆的。」但是我們必須了解在每週都能讀到一篇一萬二千字精彩小說，作者所下的功夫並不容易。有時讀者會反應出上星期的小說不怎麼精彩，但他們當時却未想到作者也需要鼓勵與讚美來支持。而好的批評也有，例如「起初的故事進展快，讓人手不釋卷，而最近雖流於公式化，却不致於千篇一律，令人興味索然……」這些都是站在作者的立場，深刻體會作者絞盡腦汁，爲迎合讀者口味所花的苦心，也體會到連載小說雖只是給讀者一飽眼福，上面還有作者的一片苦心。以上這番話從昭和四十四年左右，柴田所着的「虛無日誌」中的結尾語摘錄出來。他所提及的一切甘苦，但未因此番話的發表而終止小說的寫作。

本書自昭和四十一年一月十五日至四十二年三月四日在「新潮週刊」上連載。眠狂四郎是水野越前守忠邦的近臣武部仙十郎的知己。武部仙十郎要求狂四郎替他完成一項危險的任務。若任務達成，忠邦就能由西丸老中晉升至本丸老中。本書的時代背景牽涉了「獨步行」中風魔一族大戰隱密黑指黨的重要情節。而主要却是「殺法帖」中本丸老中與西丸老中一派幕閣內政權的明爭暗鬪爲背景。而本書則是敍述眠狂四郎替幕府探得西國十三藩的陰謀後，由江戶至京都，沿途在東海道各個地方所發生的事情。除了東海道五十三個地點所發生的故事外，還加上了出發地江戶日本橋的開場白和目的地京都三條大橋之結尾語，計五十五個段落，使得本書頗有遊記的形式。

故事是由薩摩十三藩的諸侯，一齊請願於正月還鄉開始，武部仙十郎察覺事態不妙，希望狂四郎能替他探出個究竟，命令他先從最早返鄉的岸和田藩主岡部美濃守的身上搶來一份十三藩聯名簽定的一項陰謀。第一個故事是敍述狂四郎在一名扒手金八的協助下，爲一名武士的女兒理江在日本橋上演出一場切腹自殺的場面，恐嚇此藩的藩主。然後是描述理江愛上狂四郎，隨着狂四郎步上了東海道的旅程，却被同行的金八擾得焦頭爛額。

參加陰謀的各藩自然想盡各種方法阻撓狂四郎的前進，甚至奪取他性命。隨卽又有都田水心數度出現於他四周，挖空心思地想陷害他，同時，狂四郎另有一個強敵始終阻撓他的前進，這個強敵是個稱作隼人隱密黨，薩摩的一個暗殺團，狂四郎在品川創下隱密黨十二個人的耳朵，在川崎又落入都田水心的圈套，又在下一站神奈川再次與隱密黨決鬪、狂四郎此二者的對峙場面在五十五個片段中穿挿多次，但二者所不同的，由自源流高手所組成的隱密黨，他們與人決鬪時，一定嚴守一刀勝負的原則，因此與狂四郎決鬪時，發生了許多殘忍絕倫的砍殺場面。而都田水心却善用心計，抓住狂四郎的心理弱點，對他下手。

所謂西國十三藩之陰謀，指的是這幾藩因藩內經濟窘迫，而與薩摩的島津家勾結，聯合作走私的勾當、本書則是以此曲折的經過作爲故事的基幹。其中調所笑左衞門是與狂四郎作對之首腦人物，爲了要除去狂四郎，他聯絡了隱密黨高手和琉球忍者十兵衞和其他刺客，使狂四郎一次又一次陷入危機。狂四郎在沼津時，因爲旁人從中挑撥，使得千佐誤會她兄長與狂四郎有仇，而用吹針傷了狂四郎的眼睛，使得狂四郎一度成爲盲劍客。

狂四郎在與人追打砍殺之外，也幫助不少人解決他們的困難，其中也有不少是狂四郎不知情被牽連進去。島津齊興的側室由羅是狂四郎在十年前的初戀情人，她緬懷少年時代的回憶而到下僕彌助的墓地徘徊，不但引起村中一陣騷動，由此而帶出狂四郎的過去。

在途中愛慕狂四郎，與他發生關係的女性也構成本書的一項重點。最初是理江，其次是小田原中的小夜，藤枝的登奈、濱松的築江，及從四日市到十部途中出現的菊子。其中登奈在背上刺了狂四郎的像，希望能見到狂四郎凱旋歸來投入她的懷抱。菊子花了三年的功夫替狂四郎縫製了一件衣服，一直死心場地地等着狂四郎。

柴田把書中與狂四郎稍有交情的人物，例如官差立川談亭、小人物金八獨特的個性描淋漓透致，並創造一個爲

救江戶老友雕宇之所以引出的曲折故事。狂四郎在二川殺死都田水心後，在暗處與他作對最厲害的莫過於鈴鹿嶺的隼人隱密黨了。狂四郎在鈴鹿嶺殺死隱密黨二十七名中的十五人，化險爲夷，勉強逃出魔掌。在到達京都後又打倒二個強敵。

作者柴田鍊三郎賦與本故事強烈的生命感，使整個內容多彩多姿，在五十三個旅宿中，狂四郎的「無想正宗」發揮了最大的威力。狂四郎對他亡妻美保代那份深摯的感情一直深藏在內心深處，而表現在外的始終是給人孤獨和虛無的感覺。他曾對築江說「我對妳這種抱獨身主義的女人不感興趣。」又對受君主命令前來殺他，却敗死他手下的年青武士說「你們恐怕連在另一個世界如何生存都不知道吧？」由此兩句話可窺見狂四郎並不是冷酷無情的人，也有一顆悲天憫人，感性至深的心靈。作者在本書中雖然點出狂四郎內心的一面，但多半表面仍在強調，加重他的虛無感，從狂四郎的身上影攝出作者對近代意識發展的看法。

一般東海道的記行多半以十返舍一九的「東海道中膝栗毛」爲始主，作者便依據此書描寫東海道沿路的民情風俗。其中參考昭和七年出版的村田峯次郎的「東海道旅行物語」的地方亦很多。作者雖是參照其他的書描繪東海道這五十三個地方，但却讓人眞有身歷其境，躍躍一試的感覺。

作者將五十三處的風物、民情和一些個地方的特徵很技巧地穿插在故事中，使得讀者在欣賞一個虛無劍客的經歷時亦能欣然接受一些有關地理趣味的知識，這莫不是作者最大的成功處。同時在一個故事中，柴田幾乎沒有用過一個同樣的句子，可見作者所費的苦心和工夫。柴田鍊三郎在本書的表現，巧妙地證明了佐藤春夫所說的「一部成功的小說，不僅是能引人入勝，更是深具內容的創作品。」

尾崎秀樹於（昭和五十三年五月）

日本橋的早春

春天的腳步已近。

江戶市內的人們熙熙攘攘地忙碌着，準備迎接新年。

本月十五日以後，江戶市內各處的遊樂場及市集，都將歇業不幹，替代之的是江戶市中心的年節市場。

每條街道上賣飾物的小販，都在巷街中兜售着年節裝飾品。大年夜以前，每一家都打掃得乾乾淨淨，以迎接新的一年。

做年糕的打樁聲，四處廻盪着。

新年要來了，各地的乞丐也蜂湧入江戶城。

每個路人的腳步都是匆匆忙忙的。

唯獨眠狂四郎在雜沓的人羣中，悠悠然的漫步着。

街道上的人都忙着送舊迎新，而眠狂四郎像是不屬於這個世界中一般。

掃除、搗年糕，掛門松（註），都與他無緣了。

（門松爲日本人過年掛在大門樑上的松枝，一種習俗。）

此刻他走過了佐久間町河岸，到達松市，沿途兩側生滿無數的大小松樹，看似一片森林。

每年年節市場上所賣的門松，都必須由松市供應，所以松樹們被民衆攀折得滿目瘡痍。

眠狂四郎剛經過武藏野的森林，來到這裏，並沒有引起特殊的興趣來。

一年來飄泊的生活，這個突然出現在江戶的浪人，像是要等待正月間發生的什麼似的。

然而，是什麼事呢？可由老中（註）水野越前守忠邦的侍衞武部仙十郎處探出倪端。狂四郎在越後國的湯宿，受命於仙十郎的一紙信函。

（老中，日本江戶時代直屬於將軍，總理政務的幕府官員，共四名或五名，由食祿二萬五千石以上的世襲諸侯中指派。）

一進入常盤橋，視野便爲之一變。

內櫻田併列着諸侯的邸宅。正月已近，不愧是名宅大院，倘看不出有何忙碌景象，門松也沒有掛上。

僅可由僕役們所進獻的一簇白色梅花，聊聊看出節日的來臨，此梅花是代表歲末的祝福之意。

「眠狂四郎閣下，回頭看看！」

從背後傳來一喚，接着一陣腳步聲漸漸靠近。

狂眠四郎並沒做何特殊表情。

突然由右肩竄出一個不知是何方小藩家臣，看起來身份也不太高的男子。

笑瞇瞇的表情，五官極其平凡、鼻子、眼睛、嘴巴都是圓圓的，比狂四郎矮一個頭，五短身材，沒有一點武士的威嚴。

「天氣不錯嚒！」

那男子說。

狂四郎半句也不搭腔，瘦瘦的肩膀頂着陽光，雖無過節心情，但也被曬得變暖和的。

「唐突的叫你，實在無禮，沒有被嚇到吧！實在是昨天晚上，在你隔壁房間的吉原，我告訴你，那個吉原是有所企圖的，她一共出現過二次。而且，她不知為何，一定和一個又矮又老又醜的男人在一起……，這可能是吉原藝妓的規矩，出來接客一定要兩人一組，否則，被官差看到，茶館便要被勒令歇業。可是，不知是怎麽搞的，那四個人叫的藝妓中，那個身材苗條，很有味道的女子，為何沒一起來，眞是奇怪……」

他在嘮叨着。

一邊走，一邊繼續不斷的囉哩囉嗦。

狂四郎走過道三橋，到了山路的入口，才阻止了他的長舌。

「閣下！」

語氣中含着殺氣。

「怎麽了嚒？」

「是不是有刺客？閣下！」

「……」

那男子立刻傻了眼。

「是為了殺我所設的圈套吧！在我旁邊胡扯八道，是沒有用的，我早就看穿你了！」

「……」

「你聽淸楚，我已看破那刺客的事，還是少打如意算盤，要讓別人看不出有何預謀，你還要多下點功夫，因為我看到你手中拿的東西，便一目瞭然了。……你是在等我分神的時候，好一下子用右手抽出短刀殺了我，對不對？……眞是枉費心機！」

男子停住脚步。

狂四郎保持不變的姿勢和步調，走入小路。

差不多走了十步左右。

「眠狂四郎先生！」

那男子叫道。

「總有一天我會向閣下討教的！」

狂四郎沒有回答，連頭也沒轉。

水野邸內的廂房中，狂四郎坐在書房中，關緊的房間中，瀰漫着冷冷的空氣，正在回憶着一些懷念的事物。

這書房是老人趨赴自己的死神之地，不知多少次了。死而後生，想到這裏，帶點東西來孝敬他，也是應該的。

狂四郎身長五尺，額頭與顴骨異常突出，風度十足的進來入座。

「老人家，明年就七十了吧！」

狂四郎問道。

「無所謂！加加減減也是人說的。再過十年，你也會這麽想的，即不想吃合家飯，又不想當老百姓！」

狂四郎面無表情的看着老人。這十年來，他容貌一點也沒變。這個老人看來不禁令人懷疑要比實際年齡輕三十歲。

「這一次，叫你來本丸是……」

武部仙十郎說。

以下狂四郎在越後的湯宿所授命的。今年五月時，忠邦的強敵本丸老中（註）水野出羽守（註）逝世。

（註：老中為江戶時代直屬將軍，總理政務的幕府官員，共四名或五名，由食祿二萬五千石以上的世襲諸侯中指派。）

（註：出羽守為官名，出羽為地名，出羽守並非一定須前往出羽任職，只是一種頭銜。）

首席老中大久保忠眞對出羽守之空缺，果若被西丸老中——忠邦所奪得，則諸侯們與旗本（註）們，必定對此感到不安，故其十分掛念此事。

（註：旗本為江戶時代的一種武士階級，家祿一萬五千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覲見幕府將軍。）

「閣下若是在上個月便到本丸，便不會發生什麽風風雨雨，這個月來，便會捲入一件奇妙的事中。」

「……」

「西國十三藩的諸侯們，一致希望於正月歸國，至今還沒達成目的……薩摩藩首先召集衆諸侯，集聚一堂，商量大事，你來到本丸，便是要對付他們，若失敗，便都完了。那可都是一些陰險的計劃喔！」

「……」

「你要好好考慮，以一人之力與十三藩相抗。」

「只有我一個人？」

「本來想找幾個人幫你，但是挑來選去，和你的個性都配不來。」

老人慢慢地說：

「老人家，我既不是衙門的衙役，也不是甲賀伊賀人。對於奇特的忍術也無啥研究，所以對此事不感興趣。」

「怎麽……？你是不想去探知他們陰謀中的秘密。……當然，正大光明的去得來最好。」

「例如？」

「例如嚒——，因爲顧及天下的道義，諸侯們都愛面子，利用這點，便好辦多了！」

「……」

「首先，把對手們研究一下，正月初一，不向大將軍拜年便先歸國的有二家，萩藩的毛利家及岸和田的岡部——。他們並不在乎幕府。五十年前，不消多久，便會受到處分……」

第十一代大將軍德川家齊，年歲已經大了，似乎對幕府的每年例行會事感到不耐煩，連最重要的歲首拜年儀式，也以身體欠安爲由，不再在白木書院中出現。所以獻上太刀（註）目錄的宣布，賜與唐裝，每月老中的替換，及賜盃（註）儀式都沒有舉行。

（註：太刀爲平安時代以後之大刀，用於戰爭或儀隊，佩帶時刄朝下。）

（註：賜盃爲皇族贈給體育比賽優勝者的優勝杯。）

今年將軍還沒出現過。所以他們對於新年的拜年儀式一點也不理睬，便早早的回國了，可說是相當的犯上。顯然是與初春上任的老中水野忠邦作對。

「怎麽樣？岸和田的岡部——。現在正值壯年，既有頭腦，又俱強烈的野心，再加上火爆脾氣，這個對手可能不好對付。」

「……」

「我觀察的結果，十三藩的諸侯們要把開會的聯名簽署令的結果，一併帶回國去，那東西在岡部長愼的手中，若是能去拿回來，那是再好不過了……年初一的早上，在日本橋的橋上，正大光明的從諸侯們手上，把這重要的東西弄來，是多麽有意思的行動，也會令人感到特別的高興，不是嗎？」

老人以輕鬆的口氣說，好像這是件很容易的事。

狂四郎，依然面無表情，盯着老人的臉看，

「要釣魚，當然是要有魚餌……」

平淡的說。

這個老人的意思，很顯然的是備有魚餌。

果然，老人拍手回答說：

「嗯！現在——」

進來一位女侍，是武士家的女兒。

高高的鼻樑，圓圓的臉蛋，雙下巴，長的很清秀，細長的頸子，呈現出優美的線條。雪白的肌膚，與衆不同。

「她叫理江，她的父親是岸和田藩的小納戸（註）的

首長，在三年前招惹到岡部的暴爆脾氣，被岡部殺了。……這個餌如何？」

（註：小納戸在藩主身邊掌管理髮及炊事等瑣事的職稱。）

狂四郎沒有回答，只是冷眼的打量了一下理江。

「現在還是未經人事的姑娘嗎？」

突然冒出這個奇怪的問題。

「是的！」

理江點了點頭。

「爲了報父仇，讓自己的身體裸露在衆人面前，這種難堪是必需忍受的，妳做的出來嗎？爲了找尋仇人而墮入風塵的女人是不少的。」

「是的，我很明瞭，我可以做。」

「狂四郎在等待回答時，看了看老人的眼神。

「餌好像有了。……多有趣的任務，大年夜中可要好好喝點酒，計劃一下。」

狂四郎拿了無想正宗（刀名），站了起來。

正要步出書房時，突然想到，說：

「老人家，在行動到，會有刺客出現，我可能再也見不到你了。看這情形，十三藩已開始討厭你，你要好好自行保重。」

年初一的清晨，江戶上空一點雲也沒有。

不過，風在呼嘯着，天氣非常寒冷。

市區裏一點動靜也沒有，商店的門板還是關着，沒半點路人的影子。

近破曉時，本來很熱鬧的街道，天一亮，倒顯得十分冷清。

只有路口賣竹簾子的商店，爲了正月新年賣風箏，而沒有關門。

但是此時，小孩們還沒有喝過新年酒，所以都還沒有出來。

江戶市中央的日本橋，五十公尺長的橋上，沒半點人影。

北方的上野山，西方的江戶內城，南方的富士山，被朝陽由東方慢慢的照了過來。

看起來像是幅會動的絕妙風景畫。

平常日本橋下都有數百艘船在橋下靜靜的停泊在岸邊。

突然——。

「哈——哈啾——。」

橋的正下方一艘船中，發出了一聲噴嚏。

頭上用破布包着頭的金八，像賊似的躲在船上。

「眞——眞冷呀！骨頭都在叫了！這混蛋！如果再等半刻鐘，志氣也會沒有，小便也會忍不住了。快點來吧！五萬三千石的傢伙！」

金八喃喃自語着。

一隊人馬漸漸由室町方向靠近。

當時崇尚樸實，所以無論是槍，或箱子，傘、等，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調。

岸和田藩的先祖岡部宣勝，寬永九年，由攝州高槻昇封至此。入城後，不斷的受到飢饑農民集團的控訴，所以至今農民已逃散的差不多了。

岸和田藩是個貧窮的地方，是排名的倒數幾位。所以他們的目標，便是不斷的節約。隊伍非常的樸實無華。走在前面的家僕，快到橋頭時。

突然——。

日本橋上出現了一個人，向前跑來。

是個漂亮，穿着新年和服的武士家女兒。

表情嚴肅，柳眉上挑，正是武部老人給眠狂四郎的餌——理江。

跑到橋中央，打開裙擺，一下子坐了下來。

「那是？」

「是什麼？」

家僕睜着眼看不出個名堂，一會兒後，看到理江右手上的七首，大吃一驚。

接着——。

仔細的看理江有何舉動。

理江把七首比在胸前，一下子把胸前的帶子切成二半，和服立刻從前面分開，露出隆起的胸部及小腹。看似要把七首揷向左腹部。

一副要切腹的樣子。

火紅色的內衣裡的潔白肌膚，被朝陽毫不留情的照着，理江大聲的向隊伍叫着。

「岡部美濃守閣下，請看！」

隊伍中有幾個人探過頭來張望着，理江的聲音更加的提高，大聲道：

「不准過來，過來的話，日本橋的元旦將有一片鮮血！」

藩士們的脚都像被釘住了，動也不動。

大年初一若是有什麼不吉利的言語，便代表着這一年都將過的非常艱苦，這是當時的風俗。

江戶市的中心——五條大街的起點的日本橋橋上，年初一早上便沾滿了血，若要引起騷動，是不難想像的。很可能便會遭到藩主撤職的命運。

老百姓的指責都會集中到岸田和家，幕府是無能爲力的，因爲此時的百姓已對幕府極端不滿。

「小子！妳發瘋了！是不是有意找麻煩？」

家僕總管大聲吼道。

「故意找麻煩的時候是三年前，我是那無辜枉死的小納戶大塚三郎兵衞的女兒。爲了告慰亡父之靈，我一定要向主君討個公道。如果你們拒絕的話，我便在隊伍前面切腹。父母都已去了，我對這世界也沒什麼好懷念的。主君，請你從轎中間出來！」

理江平靜的說。

管家中兵左衞門，立刻跑到橋頭，說：

「使不得！」

然後急忙的跑到轎前，向美濃守岡部長愼報告。

「主君！最好請出來一下！」

長愼鞋子都沒穿，便從轎中出來。

「主君——。是要報仇的，請考慮一下……。目前不宜有行動。」

兵左衞門提出忠告。「我知道！」

長愼從小吏處取來太刀，一個人走向理江。

相距只有十尺左右時——瞬間。

一個像飛般迅速的身形，從橋欄上跳過來。

長愼連刀都來不及拔，便被撞了一下，那人一下子便失去踪影。

「渾蛋！」

長愼抽出刀時，理江也逃走了。

「小姐快逃！」

傳來一聲招呼。

「好個混帳東西！」

長愼猛追。

藩士們一齊追殺到橋上。

金八先讓理江逃走，再慢條斯理的跑，還做個鬼臉。

「哈哈哈……，金八船，有人追來了，快過來，快過來！」

嘴巴一面說着，手中已拿到了長愼懷中十三藩藩主聯名簽署的公約。

長愼完全上了當。

不過——。

長愼追到橋頭時，突然大驚失色的停住脚步。

就在理江與金八逃走後，出現了一個怪異的身形，還着雙手，靜靜地站着。

從此人削瘦的肩膀及冷冷的眸子中，可看出他有要與岡部藩一百七十人爲敵的銳氣。

品川的風塵女

正月初一，寂靜的街道沒有人影，初二，慢慢出現了一些行人。車伕們也以新的飾物裝在車上，以討一些吉利。

商店的主人們，穿着雙重的小袖外衣，還特別配上短刀，以迎接新年。木匠師傅、飯館老板娘、糕餅老板、各色各樣的人都到街上來了。

天空中有無數的風箏在飛舞着。

在街道上遊逛時，孩子們只有在一年一度的正月，准許買風箏。立春時，空中都是風箏，使狹小的街道，因放風箏的孩子們，搞得無法隨意通行，平日看到武士便嚇得屎滾尿流的小孩，現在也不怕武士了，隨意的嘻笑着。姑娘們踢毽子的聲音，風箏上風笛的聲音，構成一副悠閑的正月景色。

此外，還有新年時沿戶彈三弦琴乞討的女丐的琴聲，唱出德川家永存的歌調，舞獅的笛聲、鼓聲——。

太平聖世，送走了舊年，對於新的一年，要好好計劃一下。

眠狂四郎，在這昇平的江戶街上，朝西邊的東海道走去。由高輪的大木戶走出江戶市，景觀爲之一變。

商店只有單排，面向着海，店面後面都是挽車的牛住的牛屋。

牛也要在新年裝飾一下，頭戴稻草繩，足踏新草鞋，如此一來，鳴聲好似也溫柔了些。

路上擠滿了拜佛的老公公老太婆，馬伕們在休息站招呼着生意。

「馬兒出租！馬——」

紅色的兜襠布垂到地上。

「喂喂！來這裏租馬，騎騎看沒關係。第一個騎，可以得到好運，保證今年交上桃花運！」

「第一個騎，可不可以積什麼功德？」

「有很多很多。自古來，第一個踏到牛或馬或狗的糞的人，過不了三個月便會有老婆了。……尤其，要看富士山，在地上是看不清的，騎在馬上，便一目了然了！」

「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

「所以說，請騎着馬登山。」

「我的家鄉是信川，有很多山，我們馬也騎，女人也騎，有一個民謠……上馬前，要準備好槍……」

「哈！老頭子的腰不折斷才怪！」

馬伕們賣弄着口舌兜售生意，而客人正是眠狂四郎，他急忙的選了匹馬，便匆匆的奔向品川宿。

狂四郎雖然行動匆忙，但是表情還是依然平穩不變。

來到品川宿的入口時，狂四郎的眉頭皺了起來。

金八正在和休息站茶室中的茶孃比賽踢毽子。

「結果怎麼樣？金八？」

金八一聽到，便說：

「喔！師傅，我等了好久。所以到外面來，一邊踢踢毽子，一邊等你——眞久呀！等了一個半鐘頭了！」

「在這裏等？不想活命了嗎？……」

「是她迷糊了，以爲我是名古屋的濶少……。師傅，她愛上我了，其實我是身無分文呀！」

「…………」

狂四郎默默地走了出去。

金八從後面跟了上來。

「理江小姐——那個女的，無論如何也要跟師傅去東海道，所以我和武部老爺談過，他說你最好帶她一起走。」

「…………」

「她在師傅身邊轉，轉久了自然便會有感情，頭痛了吧！」

「…………」

「怎麼不回答呢……不過，師傅！那是有在年初一早上到日本橋上切腹的魄力的女孩嘍！好好考慮一下，可不能拒絕她……，她正在品川宿的相模屋的旅館中，他裝彈三弦琴的女丐，在等你！」

差不多走了二百公尺，右側的房屋窗中傳出陣陣嬌啼。

「等一下，英俊的小哥，腦筋最好能稍微變通一下好不好？待我先去瞧瞧好嗎？」

金八走向窗子——

「令人懷念的品川女郎的袖子——嗯！畫有梅花！」

「你去吧！」

「那麼，抱歉了！到了大森帶點土產松茸來！」

「看看工藝品，也要注意正事！」

「品川女郎，從去年起價錢漲了三成，今天看來，妓院會很貴的。」

狂四郎已走離五十公尺。

那些妓院的窗檻上，投出一條長長的東西。

是衣帶。

像是幅卷軸般的展開在狂四郎面前。

狂四郎默默地站着。

淺黃色的睡衣帶上，大大的字，寫着：

「終於二隻高興的獅子，成為形影不離的一對。」

金八從後面追了上來，

「喂！路上的帶子上寫了些什麼？是想做什麼的？」

然後，向窗子裏「喂！」的叫了一聲。裏面有個年齡已不小，眉目清麗，肌膚豐腴的女人。

「嚇我一跳！多少錢呀？眞不要臉，這副長相，也能在風塵中打滾嗎？」

金八說。女子眉宇間動也不動，毫無表情。

「金八——」

狂四郎叫道。

「在！」

「我要那女的。你到相模屋去，帶着理江先走。到小田原附近等我。」

「師傅！這多殺風景——。那女的皮膚再好也比不上理江小姐呀！她是個完整的處女，在等你去……」

狂四郎不理會金八，剝開簾子走了進去。

牆壁及天花板都髒髒的，狂四郎在這陰暗的房間中，背靠在床柱上，闔起眼皮。

女人換了身和服，悄悄地把酒菜放在狂四郎面前，狂四郎連酒杯摸都沒摸一下。

「不會喝酒嗎？」

「不，新年酒喝多了，有點醉，想在這小睡片刻。」

「喔！」

女人出去，拿了棉被、枕頭進來。

狂四郎眯着雙眼，看着女人悠緩的動作下的肢體。肩膀及身體的曲線並沒有肥腫，雖然已年過三十，但做妓女一定沒有多久。

狂四郎連雙層外衣都沒脫，便躺到牀上，說：

「不必幹那事了，到下午六點叫我起來，我還有事。若是要愛，等我回來再說。」

女人露出困惑，不自然的表情。

「那麼……是我誤會了，你好好睡，我到這附近走走。」

「這樣最好！」

「我的孩子寄養在附近的漁夫家中。新年初一，風塵女走在外面是會令人討厭的，所以沒有準備新年酒，……來日，再敬你一杯。」

「去看看孩子也好，慢慢走！」

「實在多謝！」

女人不斷答禮，走了出去。

狂四郎不一會便陷入沉睡。

「喂——」

狂四郎被輕輕地搖着，睜開了眼睛。

「已經下午六點了！」

女人告訴他。

狂四郎站了起來，女人把茶漬擦乾淨，狂四郎左手提起無想正宗。

正要出去時，突然想起，

「妳的小孩，是男孩嗎？」

「是的！」

「那麼，我帶點小孩的土產來，小孩子一定會吃驚的稀有東西——」

「眞的嗎？」

「我像是會吹牛的男人嗎？」

狂四郎逕自下了台階，走了出去。

則所在屋子後面，那裏在懸崖下面，只有容一人通過的狹路，被岩石的陰影所覆蓋着。

狂四郎的身形沒入陰影中。

由高輪往品川的路上幾乎沒有人影。

高輪的大木戶到了下午六點便關門了，從此時起，便沒有外出的旅客了。旅客一沒有，馬伕也消失了，休息站的茶室也關了店。

在靠海邊的路上，慢慢地出現了一列虛無僧，朝着關了的大木戶走來。

走到池上的本門寺前的歧道上時，一個像幽靈般的黑影，走到路中央，攔住了虛無僧們的去路。

虛無僧們靜靜的站住。

「十三個人，這正好可以做為三天中由江戶出發的十三個諸侯們的護衛，正好一人一個。是不是如此打算，薩摩的密探們？」

眠狂四郎說道。

沒有回答，而代替回答的是一齊把深斗笠拿了下來。

當然——。

但是，他們並沒有如此。

整列隊伍一步也沒有錯亂，一齊舉左拳置於額前，拉出護上盤的預備架式。

這正是寬永初年瀨戶口備前守所創的自源流招式。

薩摩藩之所以能保百年強盛，組織完整的隼人（註）密探暗殺團，居功甚偉。

（註：隼人為日本古代九州南部的一種族名稱，其風俗習慣自成一格，不斷與日本政府相抗。）

薩摩隼人的習慣是身配多柄劍，而以一劍傷人。這種武藝只是少數有異稟的人才能學會，多數人在修業途中便送了命，殘餘者組成密探黨，分為數層階級，其為了昇級所做的相互競爭是十分淒慘的。

幕府的各級機關，至今尚不了解這些奇異的人。

狂四郎雖然面對這十三人的架式，但一點也不畏懼。

隼人密探黨，無論是人數多寡，還是有其嚴格不護的律令，一個人死了，另一人必定越其屍體而來，狂四郎很清楚這種方式，所以準備這面前將來的一連串挑戰。

狂四郎以夜路燈為靠背，孤單的影子被照得，拖在地上長長的，狂四郎拔出無想正宗。

先把刀鋒由地面向上，呈半圓形的揮斬過去，這種圓月殺法，是眠狂四郎殺氣突起時的一種起手式刀法。

然後──。

在一瞬間，刀鋒便已收回刀鞘。

在決鬪的當兒，為了避免被包圍，是絕無逕自向前進攻的道理，所以眠狂四郎刀鋒向上，等待着自源流的攻擊。

白刃開始緩緩地描出圓圈，雙方的態勢都沒改變。

拉出上盤架式的薩摩隼人們，已完全地包在狂四郎的刀鋒內。

當無想正宗再次由地面劃起圓弧的刹那，隼人們幾乎和劍一體似地，往地上一蹲。

「噹！」

白光發出一聲像是敲破湖面結冰似的清脆聲。

同時無想正宗再次電光石火般的掃出。

一個隼人腳步一蹌踉，

「……喔！」

喉中發出聲悶哼，用手摀住左耳，退了數步。

「一個！」

狂四郎喞喃一聲，白刃再次由地面掃了上來。

狂四郎的腳前，「叭！」掉下一片被砍斷的耳朵。

第二個對手比前者高明一些，向前踏上半步，用眼角斜瞪着狂四郎。

狂四郎再次使出圓月殺法。

無想正宗從地面掃起的同時，隼人奮身向前，正好落入刀網中。

接着，狂四郎腳前又掉下一片耳朵。

「二個──」

狂四郎冷冷的說。

三個。

四個。

五個。

狂四郎腳前被斬落的耳朵不斷地增加。

被打敗的人退的遠遠的，其他人依然維持上盤架式，順次地攻向狂四郎。

除了淒厲的呼痛聲外，四野一片沉默。

另外──。

狂四郎腳前有十片耳朵躺着。

當第十一人迎上來時，狂四郎眉宇間稍露出猶疑之色。

從路燈的光線下露出的深刻五官，可以明顯的看出對方是個二十出頭，有着外國人血統的混血兒。

看到對方也是個和自己一樣的混血兒，狂四郎心中起了些微的波動。

圓月殺法就在欲動手時，止住了。

劍靜步不動，而雙方的眼睛都在找尋那可把握的一刹那機會。

就在此時──。

一聲厲喝，隼人朝狂四郎發出一擊。

隼人的太刀在夜空中飛過水渠，左手摀住臉頰，腳步踉蹌。

「十一個！」

叱喝一聲，第十二個裹足不前。

花名叫做楓子的那個女，在昏暗的房間中，寂然的坐着。

──那個浪人，此刻可能已橫躺在路傍吧！

一想到這裏，心中便蔓生些許苦楚。

楓子並不是個普通的妓女。

是薩摩藩的侍從長的妻子。後因家遭橫變，而於去年秋到了品川賣身，往來的各個武士，都對其十分心儀。

「眠狂四郎這個人，不是個普通的浪人，要引他登樓入室。」

這是江戶藩邸於新年晚上所授給楓子的密命。

今天，年初二，一到下午從薩摩藩的探子那裏得悉「眠狂四郎來了」，便在思索用何種方法來勾引他進來。

不久便將衣帶投下，狂四郎就被吸引住了，想想自己還是變聰明的。

在偶然的機會下，知道狂四郎要在下午六時出去辦事，楓子便去向隼人密探黨告密，以便他們能在下午六時高輪的大木柵落下之前趕來。

楓子是無法想像到狂四郎與隼人密探黨的血鬪結果是和自己所推測完全相反。

奇怪的是——。

並沒有同床的浪人眠狂四郎，不知爲何，竟在楓子的腦海中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楓子意會到自己不斷的在思念着敵藩的男子時，不禁感到有些難堪。

——沒什麼吧！他可能已逃走了！

這念頭瞬間閃過。

想着想着，楓子一動也不動的如入木老僧，又想到自己的身世不由得悲從中來。

沒想到——。

敞着棉襖，頭還沒抬起來。

狂四郎微笑着，將帶來的皮袋子，抛到楓子膝前。

「有約在先，我帶來了小孩的禮物，收下吧！……因沒啥事情好操神，今晚，我就在這過夜。……再度相逢了！」

棉襖拉了起來。

「呀！這——」

楓子慌張的要跑，棉襖又敞開了。

但是足音已走離台階，狂四郎已不見了。

楓子打開皮袋子，頓時楞住了。

袋中有十二個沾着血的耳朵。

川崎的消災大師

今天，晴空萬里，又沒半點風，是個好天氣。

朝陽灑在街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有一對年青夫婦騎着馬趕路，丈夫穿着短襖，腰上配着一把大刀。

太太足踏白草鞋，一臉疲憊不堪狀，好像已經長途跋涉良久。

一個六十六部（註）以平緩的步調，跟着商旅們後面，白色衣服上艷紅的天狗圖案，在街道上十分醒目。

（註：六十六部爲朝拜過全日本六十六座廟宇的僧人。）

狂四郎並無暇欣賞路邊的風景，只是混在人羣中走着。

因混血五官深刻，皮膚泛白，消瘦的軀身，顯的孤孤單單，狂四郎和其他旅客同樣的，被明亮的陽光所照曬着。

無窮的敵人會在不經心中突襲過來的情況中，自然腳步聲也與常人不同，更在其清瘦的身形上裹了一層妖氣。

在一大堆趕路的旅客中，狂四郎的身後拖着一條長長的影子，有個和尙在緊緊的跟踪着，此僧所散發出的妖氣和狂四郎大不相同。

一出品川，便是一里塚的榎樹，併列在路傍。

一里塚是從江戶的日本橋開始，每一里築一墳，且植有目印樹，或榎樹，或松或楡，每種樹都是一對一對的。

就在眼前的一棵榎樹根上，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少年蹲在上面。

看上去像是個附近打漁人家的孩子，被太陽炙紅的臉頰，一身粗布裝束。

狂四郎走近，站在他面前。

「武士先生——」

平靜的和他打個招呼。

他看了看狂四郎冷冷的眼神，低下頭，

「武士先生是不是生肖屬馬？」

反問狂四郎。

「你怎麽會知道？」

「沒錯吧！」

少年慢斯條理的說。

今年正好是午年（十二支的馬年）。

「我是屬馬，要做什麽？你說說看？」

「屬於今年生肖的人，一定會做一件事。」

「做什麽？」
「幫我吃海菜。」
「……？」
「拜託！」
少年緩緩低下頭。
「吃海菜？是什麽意思？」
「對不起！請回頭走到鈴森的八幡神社。……邊走邊說。」
如果是大人來拜託，狂四郎便不會理他。但這是個小孩，而且言行怪異，不如跟去看個究竟。
狂四郎慢慢的走回去。
仔細的玩味那少年的語調。
海菜在十二月或元月，寒冷的天氣中採取的爲最上品。
「不過——，今年海菜產量只有去年的一半，長不出來。去年暮秋，來了三次大浪，爺爺說，那是因爲沒有去向八幡神還願，所受的懲罰。」
少年以大人口氣，搖了搖頭。
每年爲了要祈求海菜豐收，要到鈴森八幡許願，並演找祭神。但是因爲去年要製造酒，所以秋天沒人去演找祭神。
「……神一定不高興，所以讓我們今年收成減半。」
鈴森八幡是石淸水八幡請神的神社，神社內有一種鈴石，敲起來會發出鈴聲，是爲神寶。
社前有幾棵松樹，顯得不很威嚴。
少年走近松樹，指着說，
「那個！」
高高的枝頭上，有一個黑色的風箏。
「我們一共十個小孩，在海邊放風箏，剪斷風箏線，用以祈福，風箏便飛到這個神木上，這便是我的風箏。」
少年說完，便輕巧地爬上樹幹。
從樹枝上取下那個風箏。
「拜託了！」
少年對着狂四郎低下頭來。
那是個用海菜貼成的風箏。
「今年是馬年，若是屬馬的強壯武士吃下這個風箏，神便會免除今年秋天的大浪，爲了避免大浪再起……拜託，武士先生，請吃下去！」
「我吃這個？」
狂四郎看着少年。
「是的！」

少年面容嚴肅地抬頭凝視狂四郎。
「這是你所希望的嗎？」
「不！是爺爺的主意。請！請吃下吧！」
少年把風箏上的海菜折成一片片，交給狂四郎。
狂四郎吃下後，不出三十秒便倒在松樹根下，像死了般，一動也不動。
沒過多久，六、七個少年們抬着一頂轎子，在街上走着。
走在最前面的，便是先前給狂四郎吃下塗了毒的海菜的那個少年。
在旁邊租馬的馬伕，探過頭來，詫異的問：
「三吉，這轎子是怎麽回事？」
「哈哈……，是賣的東西！」
「小壞蛋！是不是誘拐了什麽女孩？」
「你別自作聰明！」
「那一定是什麽寶貝了！」
「打開來便有十兩銀子的寶貝箱，十兩——。」
抬着轎子，過了松樹，進入蒲田村的小路。
田野間有一座老宅，大木門顯示出，這曾是某鄉紳的宅邸。
少年三吉，進了院子，放下轎子，走近房門。
「師傅——」
隨着三吉的叫喚聲，出現了個人影，正是那個會在腦內櫻田的路上，想殺眠狂四郎沒成功，叫做都田水心的人。
「師傅！一切順利！」
「嘿嘿嘿，……抓來了！太棒了！」
水心走入院中，往轎子裏看了一眼。
眠狂四郎仍然在沉睡着，水心說：
「這一點小計謀便中計了，眠狂四郎，你這個老手，怎麽會上當——」
然後搖了搖頭。
此時，三吉問道：
「師傅，是不是要殺掉他？」
「什麽？」
最好不要殺他。師傅，最好不要落得卑鄙的臭名，我覺得最好留他一命。」
「這個你別耽心，獵物是死的，便沒有活的那麽値錢了！」
「師傅！我們可是照你的意思把他捉來的。」
「是呀！十兩買來，一百兩賣出去！」

「師傅眞是精明！」

「做生意，算盤不打精一點，怎麼行！」

水心高興的大笑。

這一天——。

有一名諸侯，從江戶出發，踏上歸國之途，福知山藩的朽木綱條。

這隊伍與年初一早上經過日本橋的岸和田藩的岡部長愼的隊伍大不相同。

福知山藩，是在丹波山中一個小小的地方，薪俸只有三萬二千石，比岸和田藩，要來得更窮。

此藩土地有一半是山嶽，藩城在中央的福知山盆地，從城上的城樓向四周望去，全藩便一掃無遺。

而且由北方流來的田良川，與南方流來的土師川，在福知山的山腰下會合，幾乎形成直角，所以，一旦有豪雨，必定沖壞堤防，大洪水便氾濫到城下。

寬文九年，朽木植昌從常陸土浦受封而來到這個可憐的小地方，幾乎年年都有天災。第一代植昌在位的四十年間，起了一次燒毀全城的大火，由良川氾濫了七次，大地震毀了城牆，旱災及凍災不絕。

當然，被害的農民便不斷地組團到城下來討乞米食。

享保年間，大旱災又加上蝗蟲來襲，曾經餓死了千餘人。

而福知山藩的課稅比起其他藩來反而要重的多，天災頻頻，藩內的百姓對於這種苛斂誅求，早已無法渡日。

享保末年，福知山領內四鄉六十二村的村長，集結在城下，要求上訴。

這是百姓們共同的願望，而冒以一死，欲向天皇身旁的老中投訴。

然而，

這種疲弊，荒廢的饑餓狀態，至今仍然沒有半點改變。

此次藩主歸國，百姓們必定會有投訴與暴動發生。

車中的朽木綱條神色凝然，不似昏君。綱條今年二十五歲。

綱條閉着的眼簾中，呈現着三年前歸國時的大暴動。

數千民百姓拿着大旗，爭先恐後的湧入城門的恐怖景象，又在腦海中甦醒。

藩政府曾下了儉約令，而農民的反應只是一定要強訴。

綱條非常了解百姓們的窮迫。但是強訴只是沒有理智的作法。

連藩主自己也是只吃一菜，一湯及麥飯，在江戶參覲的行列中，被別人恥笑，實在有苦難言。

百姓們強制要求散發城內的米，降低課稅。而狡猾百姓的劣根性，千古年來沒有改變，事實上藩主屋內的地下室也沒有米，所以根本無法接受他們的強訴。

享保年間，首謀者曾被捕斬首，家族放逐藩外，或病死者，多數人先挖了墳墓，而後在墓前自刎。近年來，藩政府力量減弱，無法強制執行什麼政事，所以百姓們又開始蠢蠢欲動。

祖父昌綱，曾學習荷蘭洋學，模倣西洋的政治方式，對於藩內的百姓十分仁慈，反而招致後代的藩主更多的苦果。

——此次回國，若是百姓再起暴動，不論首謀者是誰，一定要拉出來斬首示衆。

綱條的思維，倏然被一記叫聲打斷——。

「殿下——，請出來！」

侍從的叫聲。車子倏然停了下來。

綱條打開車門，探出頭來。

車子正在六鄉川的浮橋上。

這座浮橋，從每年九月架起來，至翌年三月拆除。

「做什麼？」

綱條問旁邊的侍從。

「殿下，川崎大師正在做法事消災。」

侍從回答。

二十五歲及四十二歲的厄手（註）男子，必須召川崎大師消災祈福。

（註：厄年爲日本傳說，云，人之一生必有某段時期遭惡運，男人是二十五、四十二、六十歲，女人爲十九、三十三歲，尤其四十二歲及三十三歲是大厄。）

綱條從車中出來，帶着三名侍衞走過橋。

須從平間寺，走過梨園才能見到消災大師。

急沖沖趕路的綱條一行人，不料正好碰到一個人。

「可否參見朽木公，我是大將軍大目付（註）左近殿下的從人，都田水心。朽木公正好要去消災，我恰巧可以送給他一件禮物。」

（註：大目付爲幕府時，總管全國督察之職位。）

水心一邊說，一邊雙手合掌從梨園中走出來。

而後有一些少年抬着轎子，和水心一齊走到綱條面前。

「這是什麼人？」

「是個叫眠狂四郎的浪人。可曾聽聞這個名字……」

綱條的耳中，剛聽過一個叫眠狂四郎的浪人奪走了要於正月一齊歸國的十三藩藩主密談後，放在岸和田藩的岡部美濃守長愼身上的簽名合約。

「這傢伙！」

綱條瞄了一眼正在轎中昏睡的男子。

「水野越前守的侍衞武部仙十郎手下的曠世奇俠。殿下是否願意以黃金一百兩買下他？」

「一百兩！」

綱條皺緊了眉頭。

水心慢慢地說：

「十三藩的盟主是薩摩島津公。只要把這小子送到薩摩藩內，不怕他不會當場送五百兩黃金。」

「……」

「怎麼樣？要不要買？」

「五百兩這個大數目，薩摩藩會送嗎？」

「我是大目付的從人。大目付更想要眠狂四郎的命，把他活捉了賣了，是因爲不願殺他而壞了名聲。……我一直牢記這個吩咐。……以百兩賣給殿下，實在是不會太貴的。」

正當此時。

「一百兩，便宜了！」

轎中突然傳出這聲音。

水心嚇了一跳，轉過頭看看，本以爲還在斜斜躺着昏睡的狂四郎，已經跳出轎子，站在一旁。

從他口中傳出陣陣冷笑。

「都田水心——你這傢伙。我眠狂四郎僅以一百兩就賣了，說不過去吧！我何只千兩黃金，我只是在假睡一會兒，好看你要把我賣多少錢，一百兩實在不像話。」

水心的臉，倏時毫無血色。

狂四郎正在等水心拔刀。手比出和尋常不同的架式，靜靜地看着對方。

是個棘手人物。

水心一瞬間殺氣全消，只覺一股寒意，說：

「這次實在沒發現，請走吧！」

「第三次了，再多下點功夫吧！」

狂四郎說。

眞是個奇怪的人，雖是刺客，但並不令人感到憎惡。

到了川崎，有一所叫萬年尾的茶室中，已是傍晚時分。

有個小影子在陰暗處動着。

狂四郎的視線投過去時，三吉怯生生的走了出來。

「三吉！十兩沒賺到呀？」

狂四郎笑着說。

「我眞搞不懂。」

三吉表情困惑地搖着頭。

「眞不明白爲什麼……武士先生，那個風箏上塗了毒，武士先生你爲何還是好好的呢？」

「我沒有吃下去。」

「咿！爲……爲什麼？」

「當你把它從松枝上取下來的時候，有一隻蜜蜂停在上面，沒一下就掉在地上，你沒看到？」

「呀！原來如此！」

三吉頹然地跌坐在地上。

「輸了……完完全全地輸了！」

三吉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說：

「我想通了，現在也沒臉回去了！」

一個銅板，丟到三吉胸前。

「這是幹什麼？」

三吉瞪大眼問。

「從大森到這裏的轎子錢！」

狂四郎的身形已經飄到街上。

無情的神奈川

從江戶七里半，距京都一百一十八里半的神奈川，在那個時代，有服務生或陪宿女的休息所有數十個。

神奈川從狩野川起，開始稱爲此名。此河切斷街道，流入海中。

漁家們都在河邊搭起房子，住在河岸上，是爲神奈川臺。休息所也沿河而立，陪宿女郎扯着旅人的衣袖往裏面拉。

有一家叫做「成功屋」的旅館，整夜燈火通明，眠狂四郎醉眼惺忪地打開窗簾，看向海邊。

無風的海面，幾艘白帆，緩緩地移動着，朝霞微露，遠處上總房州的山呈現出墨藍色。

這個孤獨的男子，以一種痴呆的神情，陷入初春的海景中。身後靜悄悄地出現一個小人影。

狂四郎轉過頭，看着這個入侵者。

正是三吉這頑童。

無可奈何的表情，注視着狂四郎，然後低下頭。

「這一次，又有什麼花招？」

「沒面子，所以不回去了。」

「不回去，那做什麼呢？」

「不知道。」

三吉誠懇地搖了搖頭。

狂四郎無視對方，從地板上拿起無想正宗便走了出去。

此時，正是女侍們熟睡的時刻。

妓女們在窗子後面，手靠在火鉢上取暖。

狂四郎突然停住腳步。

在街道另一邊，有一羣虛無僧，每間隔三步的，走成一列。

——十三人！

狂四郎的眉頭蹙了起來。

在品川時，與薩摩的隼人密探黨，在大木戶外大打出手，除了一人外，其他十二人都被狂四郎削掉了一片耳朵。

那天是初二，今天是初五。

隼人密探黨被削掉了一片耳朵後，才三天又出現了，眞令人費解。

正在納悶時，

「三吉！」

「嗯——」

「注意那些虛無僧，然後跟踪看他們到那去！」

「知道！」

三吉如同脫兎般地竄了出去！

約過了小半刻時分。

「成功屋」中進來了一名漁夫，大模大樣的嚷嚷着，

「喂！喂！快！誰快點來給俺添一杯！」

髒髒的長外衣，一名女侍戰戰兢兢地走到漁夫面前，

「請問你要些什麼？源先生！」

「什麼都不要！只要妳拿一大杯酒來。」

漁夫一口便把一大杯冷酒喝乾。

「怎麼回事？在強力源面前有鬼嗎？爲何渾身發抖？」

「出去打漁時，我已經碰到了一大羣鬼，在向我招手。有十幾個虛無僧在沙灘上，一個跟着一個切腹，眞是恐怖……。第一個切腹後，第二個傢伙把他頭砍下來，就這樣，第二個再切腹，第三個坐在他旁邊，順手砍了他的頭，然後是第四個揮刀。我在岩石後面看到，眞是人間地獄，一場嚇人的惡夢！」

眠狂四郎在裏面的房間聽到了這些話，便立刻走出來。

「那些虛無僧，是不是都包着一個耳朵？」

「是呀——」

漁夫面對這個冷漠的浪人，臉色發白的點着頭。

「戴着深斗笠，就切腹了……」

「在那裏？」

「南邊的海灣，停船的地方，叫鬼岩的一塊大岩石邊。」

狂四郎急忙從「成功屋」走了出來。

——三吉是怎麼搞的？沒有回來通報？

腦中掠過這個疑問。

稱爲鬼岩的巨巖在沙灘上孤立着。

鬼岩實際上是一塊突出的絕壁，與沙灘完全隔離。

狂四郎爬到鬼岩的頂上，看向沙灘，只見沙灘上有十二個白木製的墓標立在那裏。

墓標前面有一個殘存的虛無僧，正在那裏用簫吹出孤寂的調子。

不知是什麼曲子，到了最高音時，突然停住了。

——難到要一個人切腹？

狂四郎困惑地想着，瞬間產生一種直覺。

「——該不是那個年輕人吧？

十三人當中，狂四眠唯獨留下一人沒斬去耳朵。那個人的五官深刻明顯，是個混有西洋人血統的混血兒。

狂四郎看到這個和自己一樣是混血兒的對手，便沒有劊下他的耳朵，僅僅用刀尖劃破他的左手臂。

這個殘存者好像就是那年輕人。

狂四郎的直覺在心中打着鼓。

狂四郎從鬼岩上跳了下來，踏着沙地走向對方，而他依然戴着深斗笠。

狂四郎走到距離四公尺左右處停下來，問道：

「隼人密探黨是否因爲丟了一個耳朵，無法回去交差而自殺？」

年輕的混血兒，見狂四郎並無敵意，姿勢也不改變。

「是的——」

點了點頭。

「薩摩隼人，是沒有忍辱偷生的道理。」

「那麼你爲何不切腹，是不是因爲耳朵還在？」

「我要將這十二人的遺髮，帶回國交給他們的親屬後，便自殺。」

年輕人抬起頭來朗朗然回答。

「眞想不通，何必切腹而死，死得像隻狗般沒價值。應該好好想想。你是否會恨我眠狂四郎？」

「我們是公平的敗在你手下，只恨自己功夫不佳，沒有恨你的道理。」

年輕人的雙眸，泛出咖啡色，看着狂四郎，令狂四郎有股莫名的衝動。

「就此告辭！」

年輕人行了一禮便走。

「等一下——」

狂四郎急忙喊住他。

硬擠出一句，

「請問尊姓大名！」

「梅津一郎太。」

年輕人已走了二三步，回頭看着狂四郎，問

「閣下的父親是否是荷蘭的傳教士，是眞的嗎？」

狂四郎默默頷首，梅津一郎太的臉上泛出一種微妙的複雜表情。

「我的媽媽是屋久島奉行之女，嫁給父親後，離開屋久島，二年後抱着我回國。在我還不記事時，祖父與母親相偕去世，所以我至今不知生父是何人。」

「……」

「先走——」

年輕人一下子便走遠了。

狂四郎對着他的背影，叫道：

「不要尋死！」

回到「成功屋」，昨天晚上那個女侍瞪着狂四郎，等着他回來。

「先生，你還人五人六的裝正經，不找我們，原來是還有另外一個女人在等你，你眞太不够意思了，到了旅館，居然還來這一套！」

一股醋意聲，狂四郎慢慢地轉頭看向房中，理江靜靜地坐在裏面。

理江聽到女侍的叫罵聲，環着雙手說：

「打擾你了，眞抱歉！」

低下了頭。

狂四郎默默地坐下，昨晚喝的酒，在口中作哽。

一段漫長的沉默。

突然，狂四郎眼眸向前，正與理江對個正着。

狂四郎開了口，

「我到這裏來，還沒有對這些女侍動過念頭。」

「……」

「只是時常想起我母親……，妳爲何來此？」

「……」

理江一下子答不出來。

「是不是因爲對我這個身負罪孽的無賴漢產生幻想？是這樣嗎？」

理江不做表示，片刻後，伸一隻手到胸裏，不知取出了什麼握着。

狂四郎皺着眉看着放在膝前的金色十字架。

「這是基督教？」

「是的。」

理江是岸和田藩家臣的女兒。

岸和田在大坂灣對面，夾在大坂與紀伊之間，因位於港津要道，故與外界接觸頻頻。

雖然幕府下了禁教鎖國之令，但是還是偷偷地流行着基督教，所以並不覺得有何怪異。

貧乏的藩部，下階層如貧農，不斷地冒死逃走。不僅是農民貧困，藩士亦不知富裕爲何物。

這種窮困的情形，以寬永年間爲最嚴重，百姓、武士、甚至神都捲入這窮漩渦中。

而在此時，外邦的宗教在藩內各處復活，是不難想像的。

狂四郎看着理江。

「妳是不是認爲我的長相和耶穌基督有點相似？」

曾經有幾個人想勸狂四郎皈依基督，他都感到十分的厭惡。

理江怯生生地凝視狂四郎。

「是的！」

點了點頭。

狂四郎抓住十字架，倏地站起來。

「呀！」

理江發出悲呼。「有什麽好叫？」

而此時，已太遲了。

十字架從狂四郎的手中飛出，越過圍牆，落入粼粼波光中。

理江雙手合在胸前，閉起眼簾。

口中不停的發出，我主、上帝無限仁慈，無盡寬大等言辭，並且正襟危坐，眸子瞪着狂四郎。

狂四郎又開始喝酒。

「我不可能成爲你的妻子！」

理江以十分堅決的語氣說。

狂四郎迅速瞥了理江一眼。

理江毫無表情地繼續說道：

「你剛才丟掉的，是我從十二歲時便開始戴着的十字架。」

狂四郎面對這十足冷酷的言辭，一時愣住了。

正在此時，一個馬伕打扮的騎着馬止住步，

「不得了！」

三吉一面叫着，一面闖了進來。

「師傅！殺人了！」

三吉隔着破了紙的窗，氣呼呼的看着狂四郎驚訝的面孔。

「誰和誰？在那裏？」

「好像是虛無僧和虛無僧！」

「什麽？」

三吉跟着那十三個人到了海邊，看着一個個成爲白木碑，嚇得說不出話來。

「怎麽回事？」

「我，我跟着那十三個人，走到柴生的茶館休息……」

「然後呢？」

——顯然這十三人是同一組。

「最後只有一個虛無僧活着走出來！」

——梅津一郎太。

「十三人中的那個活着的虛無僧，走向柴生寺境內。」

狂四郎立刻站起來。

「你的馬呢？還來得及吧？」

「三歲大，可以一口氣跑到小田原。」

雙方都是左拳貼着額頭的上盤架勢。

相距九尺對峙着，像這個樣子已有二十分鐘左右。

梅津一郎太的對手是叫龍堂寺八郎，其父是薩摩藩的總管家，龍堂寺八郎身爲長子，又是隼人密探黨的副首領。

一郎太曾受龍堂寺八郎的指導達五年餘，兩人可稱是師兄弟。

一郎太在柴生村入口的出茶屋時，直覺上便感到會遇上來處罰他們一行十三人，敗在狂四郎手下的對手。

一郎太坦率的告訴龍堂寺八郎，其他的十二人已切腹謝罪，他自己是爲了把他們的遺髮帶回國。

而龍堂寺八郎只是冷冷的說：

「不這怎麽單純吧?!」

若是一般情形，一定令一郎太當場切腹。

而隼人密探黨是尊崇武士道的，一對一的決鬭，若是一郎太能勝，便准許他歸國。

一郎太當然十分清楚龍堂寺八郎的想法。

對敵的當兒，一郎太面對死亡的一瞬，渾身燃起鬬志，拼出全部功力。

正當——

龍堂寺八郎遽然把握住劍氣的機會，一下子右脚踏出。

距離縮爲四步。

龍堂寺八郎二眼瞇得細細的，一副一刀就要殺掉對方的樣子。細細的眼線中，發出一股沾滿妖氣的寒光，任何人見到都會禁不住打個冷顫。

一郎太忍受着這道寒光，雙眼瞪得大大的。

就在此時——。

不知爲何，龍堂寺八郎那一觸卽發的銳氣神色，一下了消散了。

刹那——，從一郎太的後方傳來，

「死不得！」

尖銳的一聲。

這一聲的同時，一郎太朝地上一蹲，斬向龍堂寺八郎。

龍堂寺八郎由腦門，濺出一股血紅的腦漿，連叫都來

不及，便倒在地上。

……片刻間，一郎太垂下血刀，虛脫之感油然而生，連忙轉過頭。

與龍堂寺八郎同一直線的身後，出現了眠狂四郎的身形。

正是眠狂四郎亂了龍堂寺八郎的銳氣。

一郎太不知該說什麼好。

也不知如何行禮答謝。

但是嘴巴却硬綳綳地閤不起來。

一對一的決鬪是不該有任何幫助的。

而這個幫忙實非尋常禮數足以答謝。

而狂四郎似乎並不要什麼感謝。

一郎太僅以眼神表現出深厚的謝意，然後低下頭離開。

狂四郎默默地目送他離開。

──不知他是否走向鹿兒島？

狂四郎心底湧起一陣沉重的感慨。

程谷的長者

「喂！那個──眠閣下！」

一股熟悉的聲音叫來，眠狂四郎在斜坡上駐足，視線投向右側方那古老建築──地藏室。

這裏叫做界木，是武藏與相模的國界。從前這裏是帷了里及輕井濃，而此二地合稱爲程谷。

如今變成信濃境內的大國，江戶來的人，都會經過此地。

地藏室的房角，坐着一個奇裝的中年男子。

披髮、古笠，拿着僧人的托鉢，雜亂的鬍鬚，身上的外衣，散發出一股臭味，小腿上露出一堆脚毛。

此人正是江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洋學醫師，其人奇異怪行極多，絕少去諸侯旗本的宅邸，或是富賈家中行醫、狂四郎是在五年前因爲貧困而認識他。因爲他得來的金錢，悉數去購買荷蘭學的書籍，書籍堆積一如書店，而使他入不敷出。

曾田良介。

漂泊天涯的閒雲野鶴，是個生而自由的人。在這裏出現，一點兒也不會令人感到稀奇。

狂四郎也對這個醫師微笑着。

「好長的旅程吧？」

「不，倒不久。昨晚渡過三途川，到這裏來看看。……，嘰，眠閣下如今只有你是英豪了，程谷長者──那個大好人！」

「齋藤佐兵衞死了嗎？」

狂四郎所認同的少數風流好漢，已在世上消失了。

齋藤佐兵衞是從德川治世殘留至今的少數豪族之一。

他的祖先是將三浦和鎌倉兩郡的七股盜賊連合起來的海盜。源賴朝舉兵時，支援了十艘軍船，賴朝創了鎌倉幕府後，曾賜地一村。

賴朝登基時，鎌倉只是一個小漁村。爲了能够四通八達，接受了一些法師的意見，建了將軍亭館，以此爲中心、政所、侍所等諸侯別邸分別建在四週。而齋藤佐兵衞便是建築者，他再也不是海盜了，而是從相模到伊豆諸山脈的支配者。

朝陽賜給佐兵衞任意砍伐山林的權利。

而後，齋藤家便從戰國時代一直擁有一個權利直至德川幕府。

德川家康在江戶登基，齋藤佐兵衞靠着先祖在幕府的

地位，依然表現着很盡忠的樣子。

　齋藤家自動限制任意開採山林的權利。

　前代佐兵衞曾將家邸移至江戶青山，而這足以構成大將軍的威脅。今日的佐兵衞聽從了父親的訓令，盡力做表面服從的工作。

　狂四郎碰到這個知己佐兵衞時，其人已年逾五十，早脫離了世俗紛爭，心如止水了。

　然而，

　對於百姓的辛苦，佐兵衞必定伸出援手，如正月贈與貧人年糕、祭神的歌舞表演、開河渠等工作，從不後人。

　而通常在這種情形下，多不表明身份。

　曾田良介從地藏堂的屋角站了起來。

　「爲了埋葬坊主，所以我趕了來，你正好來到這裏，可以趕上葬禮……那麽。」

　行了一禮，提起一小藥箱，便大步走了。

　狂四郎和曾田良介，一齊參加了盛大的葬禮行列。

　白色的領燈、僧人、龍頭的六角燈籠、旗幟，在棺木前開道，阻塞了整個街道，從大山走向柏尾。

　棺木置於轎子中，轎子上的高貴裝飾，狂四郎看到了後，不禁想起齋藤佐兵衞生前的音容。

　那已是四年前的事。當時狂四郎步出大門，受領了無想正宗。乍看之下，只是一柄庸俗之劍，整個劍身漆黑，從劍柄到劍鞘看不出半點特殊之處，但是爲了領情，只好勉強接受。

　日過一日，劍鞘上的黑漆，再再漆黑，每擦拭一次便增加一分鮮艷，逐漸耀人眼目。

　從齋藤佐兵衞贈劍之擧，可以判斷他對識人和物的功夫，已臻完美之境。

　贈劍人如今業已作古，而刀依然配在狂四郎腰上。

　綿延三百公尺的葬列行過後，狂四郎依然駐足原地，這個人是沒有跟到墓地的習慣。

　他折回原路。

　看到齋藤長者的屋角，奔出一人，身後跟着數名追殺者的喊聲。

　逃命者衝過冰凍的菜圃，就在狂四郎面前不遠處，被追殺者捉住。

　死定的臉孔上，露出向街道上的狂四郎求助的神情。拼命的神態，不像是要向不識者求助。

　「眠先生！眠狂四郎先生，你快看看！救救我！」

　正在呼叫之時，狂四郎已認出來者是何人。他是利助

，佐兵衞稱其從吉原或深川來的。

　佐兵衞的家人中，以其跟隨最親近，也最能得到佐兵衞的信任。

　狂四郎曾來小住二、三次，曾有一次，佐兵衞招利助進來，交待三兩句話。據佐兵衞稱，其人並非忠實木訥之徒，而是個攻於心機的人。

　狂四郎止住脚步。

　捉利助的是衙門的官差們。

　官差們看到狂四郎的蒼白異相，頓生警戒之心，叫道：

　「我們的事，你不可以阻攔！」

　狂四郎視若無睹的問道：

　「利助，怎麽回事？」

　利助喘着氣回答：

　「說我是小偸……，做夢也沒想到，那衣服……」

　狂四郎想到，自己身上有一份，令土包子差役們傻眼的最佳證明物。

　從武部仙十郎處得來的，老中水野越前守忠邦署名捺印的命令。這本是交給江戶城內的普通官員的文件，內容是任命奉行所指定的小代官，及必要的辦公費，與旅途費用不足等等事項。

眠狂四郎這個奇怪的名字，在這個情形下，是不會令人懷疑其身份。

　差役們看到遞過來的文件，頓時態度遽變。

　程谷長者佐兵衞，在江戶時，曾把五座倉庫中儲藏的裝飾、家具、日用品、刀槍、茶道用具、食器、三弦琴、燭臺等雙物變賣，及駿河町越後屋轉賣錢，一齊充爲貧民救濟金。

　佐兵衞回程谷時只帶有一座一尺一寸長的金身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這是佐兵衞任職四十函的慶長大法官，斑鳩鄉的法師所贈的禮物，已有十一年，而沒有一點損壞。

　佐兵衞在生前三年時，早晚對着這個十一面佛像誦經祈福。

　佛像所放置的神龕，就在佐兵衞臥室的床邊。

　佐兵衞睡覺時，一直是開着神龕的門。

　今日，葬列走出屋邸時，佐兵衞的妻子抬頭看看佛像時，神盒的門已被打開了，佛像早已不見踪影。

　悲傷的佐兵衞的妻子，到衙門去乞求協助，商論的結果，結論是，前七日中，除了在臥室裏寸步不離的利助外，不會有第二人。

　遭受嫌疑的利助，拼命反駁，而上面的判決，明天便

會下來。

然而，此刻那紙公文，令差役們無法明白。

狂四郎向利助道：

「利助，他們所云，都是眞的嗎？」

利助搖搖頭說：

「不是！」

狂四郎考慮片刻後，說：

「差役先生，他可能眞的不知吧！」

差役們立刻呈現出明白的樣子。

狂四郎說：

「可能……因爲長者喜愛這佛像，而一齊放入棺木中了吧！」

差役們說：

「也有可能！」

狂四郎看差役們追向葬列，便和利助一齊離開。

狂四郎跟着利助走到長者邸宅。

此宅有關東第一豪族之稱，建築宏偉，經六百年的古雅氣氛，會隨着踏入者浸入心靈。

利助走向書房，告訴佐兵衞的妻子，狂四郎來訪。

不久，佐兵衞的妻子出來迎接，出乎意外的，她只是個不滿三十歲，身裁均勻的美女。

因爲從通報的浪人處獲知衙門捉了利助，所以趕快上前打聲招呼，說：

「利助！又沒有證人，他們怎麽可以亂捉你？還好你逃回來了！」

狂四郎問道：

「把佛像放到棺木中，妥不妥……」

佐兵衞的妻子，柳眉爲之一皺。

「衙門的官差，調查了棺木嗎？」

以利助聽不到聲音問。

「夫人——」

狂四郎以冷冷的眼光向佐兵衞的妻子點了點頭。

「若是把佛像放入棺材中……，這不是和佛師所謂的功德相違了嗎？……」

「長者生前的遺言，妳知道嗎？」

「這遺言，沒考慮到萬一嗎？」

佐兵衞的妻子，一副思索着什麽的神色。

「請稍等——」

然後低下頭，走了出去。

利助怯怯生生的進來，狂四郎突然想到什麽，問：

「利助，貴主人從江戶回來時，在箱根或伊豆或山林

，是否有交待什麽？」

「是的！」

利助看着地面回答。

「事實上，齋藤家並不打算在此渡過餘年。只是在這裏整理一大堆財產。」

「眞的嗎？」

「咿？」

利助抬起頭來，看到狂四郎嘴角浮過一層冷笑。

「如果財寶只是金面觀世音，想得到它，也是人之常情。而你所說的巫衣服，又是何事？」

「那，那個，誰這麽說？」

「偸佛像者，一定是家賊。」

「咿？是夫人說的嗎？」

「倒不是，只是我自己推測能了！」

「眠先生！觀世音像是在棺木中了吧！」

利助興奮地問。

狂四郎尚未回答，奔向墓地的衙門官差頭，氣急敗壞地跑入書房，告之：

「閣下的推測並不正確，棺木中除了遺體，什麽都沒有。」

狂四郎聽到後，臉色爲之一變。

「那麽——」

只是點了點頭說。

「還是依然把他捉起來嗎？」

「這倒是不成！」

「那麽，閣下是什麽理由，不許我捉他？」

「這要等明天早上再說。」

狂四郎斬釘斷鐵地說。

此時，午夜已過。

菩提寺中程谷長者的墓地，被寒夜的新月照者，呈現出一片死寂。

此地突然傳出一陣二個人輕微地脚步聲，在新墳的土堆後面，有一個黑影，靜悄悄地奔向寺院中僧人的居屋。此人正是利助。他已在墓碑後面蹲着，忍受這冬夜的寒氣達半小時多。

進入墓地的，是包着頭巾的一對男女，女的提着燈籠，走在前面。

男的是個浪人，佩着一雙長短刀，左手提着一把圓鍬。

走到新墳前，男的說：

「佛像是眞的在死人肚中嗎？」

一副在來此的途中，便一直在考慮的語調。

「沒問題，我是昨天親眼看到的。」

這個聲音，和佐兵衞的妻子的聲音一模一樣。但和狂四郎相談時不同，此時一副女流氓口氣。

「那麽多財富，全都在那張紙上，由那個蘭學醫師，把內臟掏空，把佛像放入，財寶圖便在那佛像中。」

「不要多囉嗦了，快點挖吧！」

對在女的焦急着的瞬間。

男子拔出太刀，斬向女方。

熟練的刀法，佐兵衞的妻子連死前的哀鳴都沒發出來，便倒在地上。

男的冷酷地看着躺在地上的女子說：

「告訴妳，我只是想獨占這些財寶罷了！讓長者去抱妳的骷髏吧！」

說畢，便抓起圓鍬，挖着新墳。

突然，背後傳來一聲：

「眞是遺憾！要抱這毒婦的骷髏，是你！」

男子迅速跳開，拔出佩刀。眠狂四郎看着這個拉出青眼架式的男子，繼續說：

「閣下！上天有路你不走，入地無門你偏尋！你看看自己，這一副要去掘墳的樣子。是不想活命了……所以，我成全你好了！」

戶塚的書信

要去戶塚，必先渡過一條小河。河上的橋，稱爲王太夫橋。這是德川家康登基時所築的，已經翻修過多次，不過，還是可以看出慶長年間的特色。

橋頭的右手邊，有一間稱爲「米店」，兼賣米及雜貨的茶室。

本來一直是個白色的招牌，但在眠狂四郎來到時，招牌的空白處，有一封信，上面寫着：

『眠狂四郎閣下拜讀』

裏面是，

『有一女子前來，要向閣下託付極重要之事。若是閣下經過此地，請速來敝處。此地並不足以令閣下留念，故大膽以美女誘之。朝比奈切通　臺上

山賤　天心坊』

狂四郎只是苦笑一下。

天心坊是修驗道。自稱爲山賤，不屬於任何宗派，在全日本四處漂泊。天心坊的棒法，和狂四郎的圓月殺法相比，可以稱得上是天生的勢均力敵。

狂四郎向茶室的老婆婆行了個禮，打聽一下。

「前天的事吧！……，天心坊在招牌上釘了一封信。」

狂四郎向左，折往東海道。

朝比奈切通是從鎌倉出金澤必經之路。路旁有高約五丈，似屏風般的石壁，此路橫切山岩。

路的北邊，建有鼻欠地藏神社，是相州與武州的國界。

從此地到山頂，有一段長石階可行。鎌倉幕府的基礎便是建築在這些石階上，如今已雜草蔓生。

在半路上便可以看到神社前的牌坊，登上石階，茂盛的古杉木，遮掩了天空。

——登上山頂，眞覺得壯觀。

狂四郎站在山頂上，看着四週業已崩壞的建築，眺望着天邊的浮雲。

不過，近處走廊邊的紙窗，已破爛的斑斑孔孔。

不待狂四郎走入看看，天心坊的六尺巨軀已悄然無聲地出現在走廊上。

「想看吧！」

笑着點頭。

光着脚走到院中說：「我帶你去！」

「女人這東西，法師可知多少？」

「住在江戶的大垣藩中武頭的女兒，我曾認識。她父親是個固守於武士道規的藩士，所以女兒女是個性十分強悍。……不過，你要與十三藩的諸侯們爲敵，是要有破斧沉舟的決心。」

「當然知道，我只不過是個窮浪人。」

「你不只是個窮浪人吧！……以前看過你的劍術，大概是沒什麼對手。」

天心坊說着，笑了起來。

天心坊帶着走到小松林中的草庵，這是個已經廢朽的廢屋。

天心坊指着說：

「我所提到的那個女郎，就在這裏面。」

狂四郎一脚踏入屋中，瞥了一眼坐在榻榻米上的女子，皺起眉頭。

一路上猜想，大概是個年約三十，梳着髮髻，眉清目秀的美麗少婦。

但是此女沒一點值得一提的美貌，正值妙齡，一身破爛服飾，像是個老百姓的太太。

狂四郎在對面坐下，女子雙手放在榻榻米上，說：

「我是垣藩女官家中的武頭，小泉彌的妻子系子。」

「……」

狂四郎默然地環着雙手。

「我想拜託閣下……，明天白天，從與閣下爲敵的數名諸侯處派來的追捕者，將到家中來，請閣下多留神。」

「……」

「其中也有我的丈夫。」

「……」

「我想閣下會到此地，故先到天心坊先生處，我知閣下武功高強，那些追兵不會是對手。……無論如何，請閣下的太刀，饒過我先生，這便是我的希望。」

一段沉默。

終於狂四郎開口說話。

「這是妳從父親那裏學來的嗎？」

「是的！」

「爲了這事，妳願意犧牲貞操嗎？」

「是的！」

「眞是高貴的胸懷，窮浪人的本性原就是微賤。別想太多，躺下吧！」

系子聽到命令，便仰臥以袖子掩住臉。

狂四郎趨身向前，握住她的足踝，五指慢慢地滑向小

腿，把裙褶一一捲起。

當狂四郎的右手摸到膝蓋上的一瞬間。

掩住臉的袖子中，閃出一柄匕首，刺向狂四郎的咽喉。

很可惜，被狂四郎捉住手腕。

「要想當刺客，還要多學學。……妳還是死了這條心，這隻右手若是能從膝蓋上去，便當做寬赦刺客的條件。」

狂四郎罵道。

系子強烈地抵抗，衣服被弄得亂七八糟。

不多時，裙子便被捲到背上，白白地豐腴的臀部，呈現在狂四郎眼前。

約經半個小時，狂四郎出現在坐在爐邊的天心坊面前。

「今晚不知會不會下雪。」

天心坊說。

「雪沒什麼關係，化了便沒了。倒是後天，有一灘血。」

「你若是敵不過，便避到這來。你從這裏步行到東海道，一路上不知有多少刺客，若是你能不輸，是否考慮只走到三條大橋？」

「法師尊上，難道此處就沒有刺客嗎？」

「以前就領教過你的劍法了。……不過，是累了嗎？」

「剛被強姦！」

「不知會不會自殺？」

「不是個會尋死的女人。」

「爲什麼？」

「關於女人，我積有很多經驗。會死的女人，或不會死的女人——教給我這些經驗。」

「爲了丈夫的生命，捨棄自己的貞操，當然是貞女的模範，模範雖是模範，但不知那裏有點不對勁。不過，我倒覺得這女的頗有味道，值得一起生活。」

「一起生活，便會帶來很多約束。」

「損失貞操，倒不是最要緊的事，還有更多值得的事鼓舞吧！」

天心坊語畢，大笑起來。

狂四郎言明此女不會死後，遽然有股不祥的預感。

——和過去一樣，被自己侵犯的女人，剛說過她不會死，而誰又敢斷定她不會自殺。

「法師——，要不要去看看那女的？」

狂四郎說。

「嗯，去看看。」

天心坊站了起來。

不久，天心坊急匆匆地回來，告訴說：

「沒看到人影。」

——消失了！

狂四郎悵然地環起雙手。

「搜查看看嗎？」

「不用了，來不及了。」

狂四郎搖了搖頭，又說：

「不知明天早上法師閣下是否還能起身？」

「眠——」

被天心坊悄悄地叫起時，狂四郎還在夢中。

不可言狀的夢，被天心坊的叫聲打斷。

「來了嗎？」

狂四郎閉眼着皮問。

「嗯！七個人。」

捲起毯子，坐起身，大鍋已在爐火上煮着稀飯。

遠方的天空還是一片漆黑，整個房間沒半點聲音。

「吃點吧！否則空着肚子，怎麼打鬪？」

「酒比較好！」

狂四郎一口飲盡碗裏的劣酒，帶着無想正宗走出寬廊。

昨晚一夜之中，下了不少的雪，積雪覆着四周，像是給大地化了粧。

七個人影橫成一列，踏着雪慢慢地走過來，有一個人帶着長槍。

狂四郎凝視着。

——太年輕了。

想着，心中嘟喃着。都是些剛過二十歲的年輕人。少年們的臉上，呈現出極度緊張的神色，最年長的也不過二十五歲不到。

到了距寬廊數步時，從右端順序的報上名來。

「田原藩近習、堀尾正之進。」

「郡山藩小姓、加納忠三郎。」

「大垣藩武頭、小泉彌一郎。」

——正是這個男子。

狂四郎冷眼看了看，他不過二十二、三歲，體格比其他來者顯得小了一截。

——妻子年紀要比他大。

想不透是什麼鼓舞她，來救丈夫的命。

「長州藩徒士頭、佐藤利左衞門。」

「岡山藩近習、橫田右門。」

「阿波藩厩支配、久米榮次郎。」

「薩摩藩小納戶、東田主膳。」

最後的薩摩藩少年，年紀最大，看起來好似武功最強，也最具威脅。

這些年輕人仕奉的藩主，為了要在正月早早歸國，急忙中的報告，被狂四郎奪走。狂四郎搶了十三藩秘議的簽署合約，而逼得他們要改變計畫。

狂四郎踏着石階，走了下來，六個人一齊抽出配刀，另一人比出長槍。

「你們的技藝，還差得遠。」

狂四郎走入半圓形的陣勢中說。

「不過，從正面攻上來，你們是毫無勝算。……你們之中，大概還沒有一個人曾殺過人。……煞費苦心的攻上來，對我來說，只是些送死的。……最好的攻勝，是在我步下這些石階時，從後面偷襲。我不在意你們用什麼方法。」

這些只是小孩的年輕人，心中充滿了忠義，對於偷襲，認為是不恥的事。

若是從後面襲殺對方，自己便會認為過於冷酷，而且沒有面子。

狂四郎右邊三人，左邊四人，包圍成半圓形，狂四郎慢慢地從石階上走下來。

「呀！」

走下五級時，第一個人發出厲喊，衝了上來。

狂四郎只是略斜一下身子，白刃頓時刺了個空。側身一掌劈向來者手腕。

緊接着，被劈了一掌的阿波藩久米榮次郎口中，發出一聲難以形容的悲鳴，手腕已被折斷。

第二人，在狂四郎又下了五級石階時，以大上段攻來。」

瞬間——。

狂四郎雙手齊動。左手拔出短刀，擋住頂上的敵劍，右手返手抽出無想正宗，從短刀後方，電光石火地斬了出去。

長州藩佐藤利左衞門肚腸外露地倒向狂四郎身邊的石燈上。

狂四郎動也不動地，提高沾滿了鮮血的無想正宗走了下來。

想以這種功夫嚇阻其他的人，因為狂四郎並不想殺他們。

但是，他們不是同一藩的人，爲了自藩的名聲，已抱定必死的決心。狂四郎面前發出躍起攻擊之聲。

「哼！」

那是薩摩隼人獨特的厲喊聲，刀風響起。

就在此時——。

狂四郎身子猛的一沉。

薩摩膳東田主膳倏擊下的白刃，在與狂四郎頭髮相切之際，倏然停住。主膳從藩內武術教頭處得到眞傳，木劍比試不下數千次，在這種情形下，狂四郎是以退爲進。就在白刃下擊時，正膳身體必定隨之彎低，忽然，狂四郎的無想正宗已刺穿了他。

東田主膳的屍體，橫躺在地上。

在狂四郎站起身的同時，無想正宗已納入刀鞘。

正當狂四郎再走下一階時，第四人發出野獸般的吶喊，衝了上來。

狂四郎向右邊輕輕一閃——岡山藩橫田右門收不住攻勢，衝了過去。

一下子衝上了六級石階——然後跌了下來，與方才勇猛地衝殺時完全不同。

就在與狂四郎錯身的一刹那，右門的右手臂已被砍成兩截，血如泉湧般地噴向天空。

狂四郎再度收起無想正宗，很快地走下石階。

狂四郎身後有兩人，飛快的追了下來。

狂四郎駐足看了看這二人，是田原藩堀尾正之進與大垣藩小泉彌一郎。

狂四郎背後，是提着長槍的郡山藩加納忠三郎。

雙方膠着了數秒鐘。

前面與後面的人，非常有默契地一齊攻上來。

千鈞一髮之際，狂四郎身如輕燕般地，跳了起來。

落在石階兩旁併列的老杉木上。

脚下面——。

一副慘不忍睹的景象。

挺着長槍，從後面衝上來的加納忠三郎，舞着太刀從前面殺來的堀尾正之道，由於經驗不足，技法不老練的原故，沒有互相躲避，正好撞在一起。堀尾正之進被長槍刺入胸口，加納忠三郎，被白斬斷了咽喉，雙雙遭到倒地斃命的悲慘下場。

狂四郎從杉樹上跳下來，冷冰冰地看着最後那個人，大垣藩小泉彌一郎。

只殘存一個人，小泉彌一郎的鬪志全消。

「你只管把手折斷的那人扶回去吧！」

狂四郎說。

在偶然的巧遇下，系子的願望達成了，太刀並沒有破壞這個生命。

狂四郎回到草庵時，天心坊已在屋簷下看了全場的打鬪過程，先回到房中坐着。

「剛才所見，實在令我佩服。」

「年輕的血，只會使我罪孽更重。」

「別這麼說。……剛才你已經表現的夠慈悲的了，不過，我猜想系子的丈夫沒有參加，而是她的弟弟參加了。」

「什麼？」

狂四郎突然責問道：

「那是她弟弟嗎？」

「是的。我剛才在想，系子說不定是因爲弟弟參與而犧牲身體，丈夫是不可能參加的。因爲小泉家中，只存有一對姊弟。」

聽了這些話，狂四郎腦海頓生不祥的預感。

「天心坊——。我去找屍體。」

「去那裏找？」

天心坊以不解的眼神，目送着狂四郎的背影，急忙地奔下山。

預感一點兒沒錯！

就在朝比奈切通路上——。

系子與彌一郎的屍體，重疊的躺在草地上。

看起來，好像是彌一郎先殺了姊姊，然後自殺。

原來，系子在此地等弟弟，然後告訴他，爲什麼眠狂四郎獨獨留下他一個人的原因。

彌一郎對於姊姊的求情非常憤怒，激動下殺了姊姊。

不久，狂四郎騎着馬，神色黯然的看着這二具屍體，耳邊響起租馬伕歌聲，我要歸去，遠離此地。

狂四郎蒼白的神色，雙眼茫茫然地瞪向天際，那副陰沈淒慘的神態，活像一具幽靈。

藤澤的女童

藤澤的入口——大鋸坡，有一個大牌樓立在大路上。

走過牌樓，有一條小河，河上的小橋，是前往時宗總本山遊行寺的必經之路。

一個急匆匆的木匠，滿身血跡，腋下夾着一個哭哭啼啼的小女孩，匆忙間踢到一個躺在地上的賭徒。

這個賭徒像是地痞，一副粗野的模樣，穿着布衣服，配一把長刀，他伸手捉住那個木匠，罵道：

「你是什麼玩藝兒？」

工匠的手被捉到，反身大罵，一臉醉意。

「你叫我走開？大白天我們拉拉扯扯，不大好看吧！」

「我爲這件事，殺了老婆……我已準備了三年，你少囉嗦。」

「那——這小孩，要怎麼辦？」

「我要建照手觀音堂，把她做人柱（註）！」

（註：人柱爲日本古時之陋俗，建築物爲求諸神保護，而將活人埋入牆中。）

此時，行人都駐足觀看，看這個不知爲什麼發瘋的木匠。

狂四郎也混在看熱鬧的人中。

此地有座位於小橋邊，供路人歇脚的茶室。

旁邊有個氣質儒雅，包着頭巾，年約六十餘的老人，沒有配刀，不過可以看出在隱退前是個有點身份地位的武士。

「人柱……」

老人把視線投向山際，自言自語：

「長生院正在建觀音寺！」

藤澤的遊行寺是遠近馳名的東海道巨刹。寺內有法官及妃子的墳墓，香客絡繹不絕。

工匠與賭徒正在爲小女孩拉扯不清時，

「別麻煩了，把這壞蛋宰了再說！」

這一聲叫喚，賭徒立刻跑向牌樓。

站到茶室前，大叫：

「喂！快拿酒來，多拿一點！」

老婆婆慢慢地拿出自製的酒，木匠一口喝乾。

老人看到後，低聲說：

「爲人父母的，居然會把幼兒拿來作人柱，太人沒有性了……」

「討厭！不管你們知不知道這個風俗，我也要做給你們看看！」

「那有小孩子當人柱，照手姬會高興的道理！」

「少嚕嗦！再怎麼說也是我的小孩。這是老婆和姘夫生的小雜種！」

老人站起來，

「小孩是無辜的！住手！」

銳聲叱喝道。

「老太爺，我已下定決心了，沒辦法，不要攔阻我！」

木匠一副可憐相，斜眼看着。

老人看着過橋的木匠，歎息說：

「這位浪人，這該怎麼辦呢？」

然後看着狂四郎。

始終默默觀望的狂四郎，聽到這聲招呼後，嘴角浮起一絲冷笑，反問道：

「如果要搶回這小孩，老人家是否會干涉？」

「我……」

狂四郎聽到後，慢慢站起來，給了老婆婆一點零錢，然後打聽了一下這木匠的事。

老婆婆回答說：

「在這附近並沒有見過這木匠。」

狂四郎只聽了這一句，便走出茶室。

抓着哭鬧的小女孩的木匠，不知爲何，走距寺門尚有一百八十級的石階時，轉入旁邊松林的斜坡路。

而狂四郎以緩慢的步伐，與他保持了四、五步遠的距離。

突然——。

木匠停住脚步，回過頭來。

「浪人，跟着我來，想幹什麼？」

「我想看看埋人柱！」

「什麼？」

「你剛才不是說過嗎？」

「什麼？」

「最好停止這要猴兒的表演！」

「要猴戲？」

工匠眼睛都快瞪出來了。

「你殺了人，但你又不是本地人。走了這麼遠，血一定會凝固，也會變黑。你那一身血，是貓的血還是狗的血吧！」

「……」

工匠沒回答，只是坐在地上。

「你是誰？」

「是你的尅星！你是殺了一隻小貓吧！……老婆和僕人私通，生了這個小鬼，你殺了她，再上吊，不是太沒出息了嗎？」

「才不是這樣！」

「是吧！」

「你不了解，老婆背叛了後的心情！」

「你的心情我不管，但是這孩子的事我要管，管定了！」

「做什麼？與你無關哪！」

「與其被殺，不如給別人寄養！」

狂四郎抱着小女孩回來，在茶室等的老人看到說：

「嘎！她沒受傷吧，我對你的期盼沒錯！」

伸出雙手，接了過來。

「不要怕，放心吧！」

擦了擦小女孩的眼淚。

狂四郎行了一禮，便走出去，老人喚道：

「這個小孩，你是否要寄養到她長大。我是這個藤澤地方鄉紳的家人，他家的屋子寬敞，佣人也多，請你一齊去坐坐，好嗎？」

狂四郎此時，與小女孩的雙目相觸。

小女孩看着這個把她從死神手邊拖回來的男子。

「一切拜託了！」

狂四郎給了承諾。

最近還淸了官債，收回房子，房子也改建的漂亮了一點！

主人是個心胸寬大，不愛計較小事情的人。

雖然是個意外的造訪，還是準備出很多酒菜。

狂四郎很高興的喝了酒、吃了菜。

房中人雖然很多，但很安靜。來回工作的女僕，都受過嚴格的教養，言行擧止，不下於公卿家中的女僕。

——不像是鄉紳喲！

狂四郎從盛菜的器皿上的花飾看出，但又不便問主人的身世。

帶路的那老人，始終一言不發，而主人也沒有誇耀一下家族昔日的光輝事蹟，也是一言不發地坐着，態度嚴肅。

晚上，狂四郎從厠所回到座席上，說：

「眞不好意思，在此打擾一個晚上，可以嗎？」

主人回答是三天甚至十天，都歡迎他留下來。

臥室距餐房有一段距離，可以聽到遠處遊行寺的佛鐘，敲出九點的鐘鳴聲。

臥室有十五個榻榻米大，很氣派。

臥具也很豪華。

這一家的熱情款待，眞非文字可以形容。

狂四郎穿起睡衣，大小適度，有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女僕在牀前，俯身說：

「還有什麼吩咐嗎？」

狂四郎看了看女僕的臉蛋兒。

只見她眼眸低垂，一付楚楚可憐的模樣。

狂四郎依然默默地不發一言。

女僕等了一會，說：

「請好好睡！」

然後低下頭，站起來，整理了一下棉被，脫了外衣。

——這是幹什麼？

狂四郎對這種待客之道感到困惑。溫順的十九歲少女，當然對主人的吩咐，不敢反抗，狂四郎由困惑中慢慢想通了。

「請勿見怪！」

女郎穿着火紅的紗內衣，掀開簾子，走了進來，閉上眼睛，靜靜地等待着客人的手摸過來。

女郎的皮膚皎好，只是脖子細了點，肩膀也不豐腴。

在上牀時，狂四郎看出她的胸部扁扁的，臂部的肉也不多。

狂四郎止住手，閉起眼睛。

寂寞的氣氛，持續了二個半小時。

此時，仰臥的女郎，偷偷睜開了眼睛，看看狂四郎的睡相。

——睡着了！

女郎一臉稱心的表情，偷偷地從牀上溜了起來，裝睡的狂四郎的手動了起來。

女郎低着頭，彎腰把外衣捲了起來。

而狂四郎的手掌，則由她臀部內側，滑到膝蓋。

此時，紙門悄然無聲地打開，一個黑影，躡着脚走了進來。

短矛上的槍穗在燈光下搖幌着。

狂四郎抓着俯伏的女郎，將她倒提起來，依然閉着眼，女郎的身體在顫抖，表示已等那侵入者，等了很久了。

侵入者一身殺氣，提着短矛找目標。

「喂！」

電光石火的一閃，牀簾掉了下來，一陣紅光洴散，一具白色的軀體跳了起來，立著又倒下去。

一股不可名狀的哀鳴聲。

偷襲者瞪大了眼睛，楞住了。

那一擊正刺中倒立着的那個女郎，短矛揷在那叢黑茸茸的陰毛中。

鮮血從腹部流到胸部，再濺落到地上。

狂四郎捉着女郎的雙脚，從那倒着的裸體後面探出頭。

「這就是人柱吧！木匠閣下！」

皮笑肉不笑的問道。

侵入者不出意料，正是那木匠。

「哼！」

自己高明的一擊，居然刺在年青女子的陰部，着實是個羞辱。而對手依然是那副狂傲的模樣，不由得，又提起短矛，準備再做一擊。

而狂四郎在跨過女郎屍體的同時，已拿起無想正宗，在榻榻米上一轉，已站在床頭。

「在你去遊行寺時，我已推測出你是武士。而你並不知我已在你背後打量了很久。有經驗的木匠，在屋樑上行走成了習慣，兩脚定走成直線。只可惜，你的脚步不像木匠……。正因爲如此，才挑起了我的興趣，到這屋中來看看。」

還沒說完時，對方的短矛已向狂四郎的咽喉刺來。

快若流星的矛尖，掠過狂四郎的耳朵，狂四郎右手抽出無想正宗，掃向對方腰際。

狂四郎跨過被砍成兩半的屍體，理了理衣服。

「老太爺——」

狂四郎到餐廳門口，衣服都沒扣好，大聲喚道。

老人一副尙在宴客的姿態。

狂四郎進入，坐下後說：

「老太爺正是大將軍的大目付吧！」

老人沒有回答。

從江戶潛裝出巡的大目付，是絕不會表明自己的身份的。如果能識破他的身份，是件不簡單的事。

「眞是白費心機，用計太多，一開始便露出破綻，白白浪費了一個年輕女孩的生命，使你的手下又少了一個。你要殺我眠狂四郎，可眞要多花點功夫。」

「你——」

老人漠然地瞪狂四郎，叱責道：

「身爲水野家那隻老狐狸的傀儡，有什麼樂趣？」

狂四郎微笑着回答：

「這樣說，就不太好了嗎！」

「你要對抗十三藩諸侯到底的話，我倒是有一些我的方法。」

「隨你尊意，這句話倒是頂有意思！」

「眠狂四郎，這次旅行，帶來了不少麻煩。」

「老太爺不必顧左右而言他。……是否想暗示那化裝成木匠的刺客，及那個小女孩的事。」

「……」

「那是從那裏來的，利用完了，可以放她回家了吧！」

「如果她是孤兒，又當如何？」

「那個溫柔的女郎，把她當做工具，太殘忍了。說不定這小女孩長大後，也會落得這個下場！」

「你的意思，是要把她帶走？」

「沒人要他，只有帶她走，老人家是否想養她？」

「……」

「還是我帶走，明知不行，又有什麼辦法，還是撑下來！」

狂四郎背着已經睡着的小女孩，到了旅館中，已是午夜時分。

狂四郎看到屋中，少年三吉正在睡覺。

事先已告訴三吉，叫他先來這個旅館等狂四郎。

「三吉——」

三吉立刻張開眼睛，起了身。

「那個小鬼是誰？叔叔！」

「我撿來的。」

「撿來的——。別開玩笑，又不是狗……」

三吉打着大呵欠，打量了一下沈睡的小女孩。

「氣質不錯喲！好好養大，可以撈一筆。」

很乾脆的說出來。

狂四郎把小女孩放到床上。

「不可以如此做，你去找找看有沒有小康家庭的善良夫婦，又沒有小孩的。」

「眞是笨蛋！」

三吉一臉不高興的樣子，搖了搖頭。

「什麼是笨蛋？」

「叔叔，怎麼了……。沒有小孩，又小有積蓄的夫婦，去那倒眞不錯。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事，搞不好教她穿上紅衣服，學跳舞，也不見得是眞的幸福！」

狂四郎對於少年率然的問話，反而無言以對。

「小孩的幸福就是和一大堆亂七八糟的小孩處在一起，貧苦人家的小孩本來就多，再多一個也不會嫌多，可能還更高興，你說對吧！叔叔。」

「知道了！就隨你的意思辦吧！」

「交給我好了！」

三吉拍了拍胸膛。

第二天早上——。

狂四郎站在昨日與小女孩初會的小橋邊上，與三吉牽着的小女孩分別。

說着溫柔的話，像個歷盡滄桑的男人。

「那麽，三吉拜託了！」

就只說了這一句，再向小女孩點了點頭，便邁開步子。走了四、五步遠時，

「叔叔——」

小女孩高舉着手，搖擺着。

「再見！」

小女孩喚道。

狂四郎以微笑回答。

——希望妳幸福。

這個流浪的男人，開始會爲別人的小孩祈福了！」

平塚的浪人

「眠狂四郎閣下，讓你瞧瞧！」

平塚的前面——馬入河的渡口上，有一間茶館中傳來一聲。

生火的煙，配上蘆葦編的簾子，飄出陣陣土酒的香味，狂四郎停下脚步。

江署附近有個下之宮的辦事處，狂四郎曾來此小住過二十天，與寺中的彌宜（註）相當熟悉。在此便是爲了等往以薩摩島津爲首的秘議十三藩，排好他們的歸國日期簽署連名書。

（註：日本神社中的中級神職人員。）

而武部仙十郎的探聽確定後，狂四郎便從江島出發。

狂四郎進入蘆葦簾子裏。

在一個掛着吊鍋的土爐旁，坐着一名客人，若要形容這個男子，只能說再沒有誰比他更不像一名浪人。

「喊！請來這裏——」

伸長了那張沒鬍鬚的臉，向狂四郎迎來。

「唐突的打聲招呼，實在有失禮貌。在下是土佐出的浪人鳥野邊平左衞門……。有一個人在深川的櫓下，開了一間私娼館，你時常在那裏露臉，所以我對你有點印象。你是不是要到那裏去，如果是，能否帶我一程。像我這副落魄相，別人不會讓我投宿旅館，和你同路，我不會給你添麻煩。我身上還有盤纏，我已經流浪了五年，對於別人的冷諷熱嘲，也不在乎，只是爲了留點錢給在家鄉的老婆……我身上至少有一百兩的黃金，哈哈哈……」

鳥野邊平左衞門這個浪人，拍了拍肚子。

狂四郎並沒有特意的回答他，只是叫老婆送上八大碗酒，然後喝乾它。

坐了一會兒，聽到船伕在叫客的聲音，便站了起來，平左衞門也跟了來。

渡船上除了狂四郎與平左衞門外，便只有一對父女。

「眠閣下，可知道馬入川的由來嗎？」

「不——」

狂四郎望着在萬里晴空下清清楚楚的富士山，搖了搖頭說。

從此處看富士山，謂爲東海道勝景之一，山川協調，兼有着溫柔且含蓄的美。

「我倒是可以慢慢地講給你聽……。這個馬入川，在以前是有橋的。稻毛城城主稻毛重成在建久九年建造的。

第二年，正治元年正月，源賴朝駕崩，年僅五十三歲，實際上，死亡的眞正原因和渡過那個橋有關係。……稻毛重成的妻子，是賴朝公的嫡傳子的同胞妹妹，年輕的時候就死了。重成爲了紀念她，建了這座橋。……沒想到，賴朝公出巡的時候，經過此橋，座騎突然受到驚嚇，直立起來。賴朝公雙脚夾緊馬腹，就在此時，馬兒跳入水中，而賴朝公便在跳下橋時，胸部被欄杆打到。……馬入河之名，便是由此得來。聽說賴朝公在馬上面楞住而跌下馬背時，馬兒已經躍過河面。總之，賴朝公那天早上從鎌倉出來時，心情就十分惡劣，忍耐着不發，只待出巡結束，快快回宮，沒想到回程的時候，在橋上便感到一陣劇烈的昏眩，因此落馬，接着便病死了。」

左衞門自顧自地說得津津有味。

對於這些傳說典故，狂四郎沒有搭腔，只是一言不發地聽着，直到渡船靠岸時，才答了腔：

「你跟着我，除此之外，還有什麽目的？」

狂四郎走了五、六步，停下來，回頭看。

鳥野邊平左衞門，站在原來的地點，臉色蒼白，僵硬，一點表情也沒有。

「早就…看破了嗎？」

「對於叫我名字的人來說，不是要協助我，便是想要偷襲我，幾乎沒有例外！」

「這樣說來，你看我是那一種呢？」

「這個嘛，……現在還不宜說！」

狂四郎凝視着平左衞門。

「你是否不曾習過劍術？」

「你怎麽會知道？」

「如果你是行家，我可以感覺出來，我碰過不少的高手！」

「我從生下來，便沒有進過道場，打從我懂事開始，便像個書蟲，只在書堆中打滾。……所以說，至今還沒什麽仇人。」

「……」

「而報仇的事，硬是落在我身上。……都田水心那武術家正是我現在要找的對象。因爲都田水心殺了我哥哥，我要報仇！」

狂四郎聽到這裏，便邁開脚步。

鳥野邊平左衞門從後面跟上來，繼續說。

我哥哥是松山藩久松定通的劍道敎練。久松定通提倡文武並進，設立六所心學道場。召集年輕武士入學，延聘平左衞門的哥哥平十郎當敎練。而平左衞門因爲不懂武術，便充任爲學明敎館的漢學講師的助手。

三年前，自稱無雙二刀流的都田水心武術家，飄然的出現在松山城下，不問青紅皂白，便到心學道場前，立下挑戰書。

鳥野邊平十郎得到許可，與水心眞刀比武。然而，不到二個回合，便被一刀斬倒，過了三天便死了。

他弟弟平左衞門，一生也沒握過竹刀或木刀，這是人盡皆知的事。

所以，上司或親戚朋友，沒有一個人說過，

「你可要爲哥哥報仇喲！」

平左衞門在悲戚的家中無法久住，便向郡主提出報仇的心願而出國流浪。

若是要去找都田水心報仇，除非是奇蹟出現，否則根本是在做夢。所以便化裝成手芄師傅，出了江戶，伺機報仇。

平左衞門老實的說出要找都田水心報仇的原委。

「唉！……也眞是件諷刺的事。我在兩國橋上碰到都田水心，我只有急忙去通報。好像這件事並不是我的責任。……當然，都田水心知道我在跟踪，也知道我想要報仇。」

「……」

狂四郎聽着他那滔滔不絕的說話，語氣也沒有改變，仍是一言不發的走向街道。

到了平塚旅館時，鳥野邊平左衞門跟着狂四郎的後面，說：

「眠閣下——。我眞是失禮！」

「你的話，……說完了吧！」

狂四郎視線一轉，看看他，

「到此爲止，閣下……？」

平左衞門的臉上，瞬間湧出興喜之色。

「總而言之，你是讀書人，古人的敎訓你是應該知道的。史記上說過，兩虎相爭，反而讓劣狗佔了便宜——最聰明的方法，莫過如此。」

「眞是卑鄙的，……若是不會用劍，這個方法是沒錯。如果你要靠這個方法和都田水心決鬭……這只是個小小的自以爲聰明的想法……你要拜託我，那更錯了，因爲我是個連自己都討厭自己的人，怎麽還能幫的上忙，你想想看！」

「這是你的本意嗎？」

「我可以發誓……這一點小小的卑劣手段，是行不通的，我還是就此和你分手吧！」

平左衛門低下了頭。

但是狂四郎一句話也沒回答他，只是逕自地往前走。

平左衛門不得已，只有跟在後面。

走到一家妓院門口，裏面嗲聲嗲氣的招呼聲叫住了狂四郎。

狂四郎以冷漠的眼神看了看平左衛門，說：

「叫一個吧？」

「我，在下……」

平左衛門湧起了困惑的神色，躊躇不前。

「要證實自己活着的最好方法，便是抱一個女的，你不這麼想嗎？」

狂四郎說着，便走了進去，平左衛門沒有辦法，也只好抱着一死的決心，跟了進去。

妓院中，有六七個妓女，以放蕩的姿勢站在那裏，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塗着厚厚的白粉，眞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樣，她們一齊迎向這二個浪人。

狂四郎的態度坦然，而平左衛門却是以一付索然無味的樣子站着。那個樣子就像是女的伸過手來拉他，他便要拼死逃走的模樣。

狂四郎走入一間四個半榻榻米大，充滿霉臭味的房間，喚來酒菜。

「提起興趣嘛！」

期盼地說。

「好吧！」

叫來的妓女，已先客人一步，注滿了茶杯，一口氣喝乾了。

「小姐，那一位先生，尙不知藝妓是什麼，妳表演一些給他開開眼界吧！」

她表演了三弦琴。

「不能表演了，因爲這屋中的壞蟲太多了，把琴咬壞了，不過，我唱一支歌好了，就唱那條小傳馬町，把皮球拋入牢中那首歌。」

那名妓女開始高聲唱了起來，還叫來一名同伴。

「把這位先生帶到隔壁，跳舞給他看！」

「好！」

身材豐滿；乳房高聳得左右晃動，屁股一扭一扭的一名妓女把平左衛門帶到隔壁去了。

第一、嚇破了膽，被抓住了綁成一團，

第二、悲傷的雙親，去廟裏禱告，

第三、坐了轎子到牢中，晚上的油燈下，

第四、早晚商量，多多拜託，老板，

第五、藝妓羣中的我，總被別人捉弄，

第六、這是寃枉的，在牢中吃着冷飯，

第七、請神明替我申寃。

突然，從隔壁的房間中傳來一聲女子的嘮騷聲，唱歌的向隔壁問道：

「怎麼回事？」

「混蛋！我既使是個妓女，也有自己的志氣吧！可不是這麼容易打發的！」

狂四郎聽到後，便令藝妓打開紙門。

床上一個敞開衣服，端坐着的妓女，瞄了鳥野邊平左衛門一眼，而平左衛門只是默默地環着雙手。

狂四郎向床上投了一枚銅板。

「對不起！都是我不好，那個人因爲房事過度，弄死了老婆，又變成腎虧，爲了想把他的病治好，所以旅途中就把他帶出來……平左衛門，走吧！」

說着，便站了起來。

這一夜，狂四郎與平左衛門投宿在可以望到高麗山右麓有小橋流水花園的旅館中。

平左衛門看了看「浪花溝」這個招牌說：

「這間旅館好像不賴！」

「浪花溝」這間旅館中，沒有賣身女。

狂四郎洗完澡回來時，飯菜已經準備好了。平左衛門連筷子都沒拿，恭恭敬敬地坐着。

狂四郎斟了酒，遞到嘴邊，問道：

「你是否戒酒也戒女色？」

「倒沒發誓戒過，如果酒調配不得法，我是一滴也不沾，女人麽……，有過一次，便……」

「一次就不敢了？」

「眞抱歉！我是生來膽子便很小的人。」

平左衛門低下頭回答。

狂四郎看了看他那副一本正性，不像騙人的樣子。

沒多久，飲碗便空空如也。

狂四郎又添了一瓢飲。

正在伸手過去時——突然，雙手停止不動。

接着，舌頭開始痲了起來。

——糟了！

鼎鼎大名的眠狂四郎，也會掉入陷阱中！

四肢僵硬，動彈不得的倒了下去，背脊碰到了床柱。

只有眼睛可以自由活動。

狂四郎用眼睛看向平左衛門，眨也不眨地瞪得大大的。

平左門面無表情地看着狂四郎那被痲藥搞得迷迷糊糊

的樣子。

——為什麼？

狂四郎用眼神問道。

平左衞門開始娓娓道來。

「眠爺——。世人皆醉，唯你獨醒。……都田水心並不是我的仇人，而是令我活捉你的人。以前，來襲奪你命的刺客，都是一些手段低劣，沒有學習過武術的泛泛之輩，所以你每次都很順利的打敗了他們。都田水心針對這一點，作了研究，他告訴我，若是要偸襲你，必須不讓你起半點疑心。當我說要向都田水心報仇時，你疑心很重，但是到了妓院後，由那些女的種種反應，知道你解除了對我的警戒心，最後落得這個下場，也是你判斷錯誤的結果。你一直以為自己的眼光很準，沒想到我會下毒吧！」

平左衞門說完，露出得意的微笑。

「這裏——」

跟着這聲音，紙門被打開了。

都田水心的身影出現了。

看了狂四郎一眼，露出高興的笑容……

「嗽！終於成功了！」

說着，坐到平左衞門面前。

「辛苦了！辛苦了！能够不用劍便把這個稀世劍魔逮來，可眞是不簡單哟！」

一副驕傲自滿的語氣。

「確實——。那麼，我們講好的酬勞帶來了沒有？」

「嗯！」

水心從懷中取出一個袋子，丟到平左衞門膝前。

平左衞門從自己的餐盤中，把酒盃遞給水心。

「慶祝這件事的成功——。」

「嗯！」

水心接過平左衞門的酒，一仰而盡。

狂四郎靠在床柱上，盯着看他們倆人。

水心喝了四、五杯後，視線轉到狂四郎身上，嘲笑道：

「眠爺——，我第三次的功夫如何？這一次可沒有用什麼道具呀！」

突然——，

狂四郎看到一幕出乎意料的情景。

水心的酒盃，從右手「噗！」掉在地上。

水心以憤怒的眼神投向平左衞門，好似要叫什麼，又叫不出聲來，便倒在榻榻米上，一動也不動了。

平左衞門在自己的酒中也放了迷藥。

「眠爺——」

平左衞門依然面無表情地對狂四郎說。

「我並沒有答應都田水心要取你的性命。現在，我也沒有答應都田水心可以殺我的俘虜。我要捉你，也只是為了賺都田水心一點錢。如今，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把水心麻倒，是我自己的辦事方法之一。……我對殺戮一點都不感興趣。」

平左衞門語畢，站了起來。

「我僅以此賠禮了……水心喝下去的藥量比你略為多一點，眠爺會比較早恢復四肢的自由。那麼——」

平左衞門轉身離去。

狂四郎連一根指頭也動不了，就這樣看着俯在榻榻米上的都田水心，不知他心中怎麼想。

狂四郎想，如果能講話的話，一定要好好的大笑一場。

——輸了！

這個吃了敗仗的男子，這一次是從死神手邊逃了出來。

大磯的期盼

如果愛的發狂，千里只似一里，
大磯也不是難走的河床，
趕快跑來相會。
鳥兒的哀鳴，阻止不了，
信手取來一頭巾，
我來了！

金八打扮的像個賭棍，神采奕奕地唱着歌，走到像是要下雨的大磯旅店，到了茶館前。——

裏面一個十六、七歲的可愛女郎，正在小爐前面炒豌豆。

「喂！喂！大姐！」

大聲嚷着。

「怎麼了，金八？」

以嚴肅的口氣問了過來。

「打個招呼麼！」

金八被這麼一問，老實了點。

「怎麼現在還想不通呢？」

金八用手捉了一把炒豌豆，放入口中，邊嚼邊問。

「我才不要像那些下賤女人一樣，見到男人就要……我會在……吃飯時間……或者……上厠所時……人不知鬼不覺的逃掉……」

說話的語氣，相當粗陋……但是，金八很相信這一個姑娘。

因爲，已經答應他，如果看到狂四郎經過這一家茶館時，立刻去通知逗留在小磯旅宿的金八。

小金，這個姑娘，不久以前，還在兩國國界之間的茶館當過茶孃。所以，她認識狂四郎。

金八，坐在床邊，

「狂四郎這個傢伙，到底在幹什麼，讓我在這裏等這麼久……」

「你那兩脚貓的功夫，有什麼用？」

「妳這個不可理喩的傢伙，——這麼說起來——你小時候，在吉原的風塵場所就打過滾？」

「別看不起人，若是當助平野郎的玩具，被他玩弄，那不如上吊了還好些。我的爺爺是算命先生。從我開始記事起，就常常聽到這些男女之間的亂七八糟事情，所以……不知不覺自然就學會……。我到了七歲時，爺爺他眞的

教了我一樣妙算。是什麼玩意……你是不會知道的，我稱之爲榻榻米卜卦。」

「眞的！天下少有的爺爺，居然傳了妳這麼一招妙算！」

「呀！對啦！我想起來了！」

小金，忽然提起精神，在爐邊站了起來。

「我用榻榻米算算看，狂四郎他會不會來。」

說着，立刻端坐起來。從頭上取下髮夾。

「本來，打算在旅館和妳一齊等狂四郎……但是，理江那一頭秀髮和那個髮夾，太迷人了——。理江，她愛上了狂四郎……。」

「思戀的心，就像打到岩石上的波浪，碎成片片……唉！」

「戀愛，有這麼迷人嗎？」

小金突然對愛起了一種憧憬似的幻想。

「所以呀……我金八也不錯，愛我吧！」

「混蛋，你要想知道女孩子會不會愛上你，就該自己先去照照鏡子！」

「這妳就不懂了，在吉原的時候，有七個女人，爲了愛我金八，哼……互相爭風吃醋哩……不過，有緣千里來相會啊！……自古以來，男人的魅力，並不是光靠外表來決定……是靠嘴巴和肚臍下……三寸的地方……。」

「試試榻榻米卦法！」

小金阻止了金八的輕浮嘴，自顧自的拿起髮夾，捧在手中，專心地唸着，過一會兒，故意地把髮夾落在榻榻米上。

髮夾斜着刺進榻榻米裏面。

「啊！……往南的方向！」

「向南方？是不是不吉利？」

金八問她，

小金不敢回答，從髮夾刺入的位置到榻榻米邊端，數了數究竟有多少間隔的摺子。

若是偶數，期盼的人便會來。

數完之後，小金一副不耐煩的樣子看着金八，然後，把占卦的結果，以嚴肅的口氣對他說：

「向南，這是自算如意。吉凶不敢肯定，來者，不可靠，人心難測，事事不如意。一旦來者露面，會帶來許多困擾，凶多吉少。」

「我不信。」

金八搖搖頭，不肯承認這個卜算的結論。

「眠狂四郎他的外表，不管是怎樣難看，但他的性格却像孟宗竹一樣的正直。他又不是忠臣藏！不可能有虛僞

的面具！」

「好吧！既然卜出來了，只好等着看吧！」

「可惡──。」

小金初次看到金八的兇像，心裏就有一點兒懼怕。

「眠狂四郎，三、四天之內，一定會路過這裏。路過這裏一定會有吉相來臨，怎麼凶多……別算這些……不吉利的卦！如果你沒有看住他……到時候，不管你怎麼解釋，先把妳軟禁起來，再像殺小貓一樣，讓妳肚子大起來，懂了嗎！……」

距江戶大約六十六公里，小田原十六公里處，就是大磯，這裏是曾我十郎（註）的愛人，「虎御前」住過的地方。

（註：曾我十郎是日本名歷史小說「曾我物語」中的主角。）

虎御前，當曾我兄弟爲父報仇的那一天，在這裏流下了離別之淚，……她的眼淚，只有讓已故的曾我兄弟永存在記憶中了。

大磯這地方，是全日本雨量最多的地方。

小磯旅館二樓的窗口，理江靠在那裏望着，不知何時下的雨，朦住了早春的海邊景色。

小磯有個別名，叫「鴫立澤」。

在這裏，有座「西行堂」，安置的是西行法師木像。

海濱又稱做「淘綾之濱」，是個優雅的看海處。

這裏在東海道中，算是首屈一指的風光明媚之地。

一個月來，理江望着這兒的風景，陶醉在晴天、陰天、雨天、清晨、午後、黃昏、夜晚時時刻刻變化的美景中。

尤其是──

爲了等狂四郎，又增添幾許哀怨的美。

不選小田原，而選了大磯旅宿，並不是爲了美景。

在小田原，人馬複雜，恐怕找不到人。

大磯和小田原之間，相隔四公里以上，派人任意在大磯、小磯，或兩者之間停留。

而大磯這裏，等人是最恰當不過的。

「因爲你，爲着你！我千里追踪。」

金八，大聲地唱着，往樓上跑。

理江突然驚醒似的，心情跟着緊張起來。

「到野外，山中，呀……虎獸潛伏的森林裏……我啊！情願跟着你……，在陰暗深處，煮飯……縫衣……的女郎……」

咔！打開門。

「喂！喂！我回來了。」

金八，笑瞇瞇地點點頭說：

「小姐！男女之間的關係眞是微妙啊──。」

「眞的嗎？」

「男人追女人時，她一定逃，女人追男人時，男人也一定逃，這不是很奇妙嗎？男人固執的脾氣是非追到手不可，而女人却喜歡欲擒故縱這種方式。不過嘛！寃家路窄，遲早會碰到一起的，這就要看他們前世有沒有夫妻緣……。」

「像我這種女人，是沒有資格和任何人匹配的！」

「我沒有諷刺你的意思，只是對這件事，我看不順眼！狂四郎這傢伙，從不逃避敵人，但對女人，他有躲避不聞不問的壞習慣，所以啊！這一回，我們設個圈套，讓那個畜生好看，妳覺得怎麼樣？」

「怎麼說呢？」

「從前我早已告訴他過，你……想爲父親報仇，到了岩和田，可是狂四郎裝做沒聽到，眞是可惡……。」

「……」

「狂四郎他明知妳在這裏等他，所以裝做不知道，現在只有一個方法才能慫恿狂四郎來追妳，妳覺得呢？」

「我已經打消報仇的念頭了。」

「唉呀！有仇無仇，暫且不管，反正他是妳父親的敵人，爲了大義，妳下了決心，隻身到岩和田……。狂四郎聽了以後，一定會坐立不安。眞眞假假，假假眞眞，有些事情倒過來做反而有利，這種戲法是講故事的老頭兒教我的！」

「我從來不說謊，再高明的謊言也會出紕漏的，尤其是狂四郎那種人，不可能受騙的，就算他不理我，我還是會眞心的思念他。」

理江，從十二歲起，把亡母的遺物──十字架，帶在身上。

這個金色的十字架，狂四郎丟進了海裏，這個舉動，反而使理江下定決心，發誓要做狂四郎的妻子。

「好吧！妳的決心我總算是服了，那麼……我說了那麼多的話，就當沒說一樣，別記在心裏──。不過，小姐，我還是要勸妳，狂四郎這傢伙，妳要等他到身邊來，需要很長久的耐心喲！就怕到頭來一場空，你要考慮到這種情形，這對妳等於是無底的深淵。請妳還是仔細地多考慮一下吧！」

「我知道。」

理江微笑着對金八說：

「我命中註定，要痴念像狂四郎那樣的人。」

然而——。

在隔壁的房間中，有一個人正在聽着金八與理江的對話。

主從兩人，主人是個年過六十的老人，僕人約三十歲左右。

昨晚深夜中，才投宿在旅館中。

此人正是薩摩藩的調所笑左衞門。

五年前，被藩主島津齊興重用，大力整頓藩內百年間向外負的五百萬兩債。在薩摩藩內厲行節約制度，砂糖列為政府專賣，輔助一切生產，所以人們稱他為島注家的財務怪傑。

島津家曾向大坂的富商借貸五百萬兩，光是利息，一年便要支付五十萬兩以上，所以搞得藩內無法富足。駐在江戶的藩士們，已不只一年沒拿到俸祿，藩主每年的參覲經費亦無着落，只有謊報生病不去，留在江戶。藩邸內，各種購買的東西，都用賒欠，連轎伕的錢也付不出來。可能連馬廐內的飼馬草料錢，也沒辦法付出來。

所以不得不用調所笑左衞門出面整頓。

但是，調所笑左衞門的出身，是個茶館老板，處處以利益為先，對於整體的財政並不了解，但齊興堅稱：

「不知道那些，沒有關係。」

這正是齊興的慧眼所在。

正因為對財政不了解，笑左衞門才不會考慮太多，而能拿出魄力獨斷獨行。

笑左衞門此次又赴大坂，是去再借一筆新的款子，而已負債五百萬兩的藩國，當然沒人理會他。但笑左衞門抱着必成的決心，不知已去了多少次。去向那些新的債主展開辛苦的舌戰。

笑左衞門想把那張舊的五百萬兩借據搶回來，這種利害的手法，並沒有成功。笑左衞門對商人的錯誤策略，至今還沒有借到過銀子。

所以笑左衞門便每年一度的從薩摩至江戶。

但是，只剩下一個老部下——海老原清熙，此外，另有一個稱為十兵衞的琉球忍者，充當護衞。

理江與金八在對話時，恰好被笑左衞門聽到。

笑左衞門略吃一驚，低聲對海老原清熙說：

「聽聽看！」

「是！」

清熙低聲回答。

「一個叫做眠狂四郎的浪人，殺了十餘名隼人黨，現在又把小納戶的東田主膳給殺了……！」

「眞是個可惡的浪人！」

「至今還沒有找到能用太刀鬪過他的人！」

笑左衞門聽了清熙所云，略為想了一下。

實際上，西國十三藩的諸侯們，決心實行那些異常行動所開的會議，正是由調笑左衞門想出的鬼主意。

不多會兒，笑左衞門說：

「對付這種高強的對手，必須好好的策畫一下，還是有辦法制他！」

「呀！」

小金尖叫着，從住處跑了出來。

「先生！眠狂四郎先生！」

小雨中，打着油傘的狂四郎，視線轉向高聲的呼叫處。

「小金，妳住在這裏嗎？」

「眞不錯的地方，還不算貴，先生——」

「眞可惜，我今晚急着要到小田原赴約。」

小金揮着雙手跟到路上來時，突然有一隻野鴿從狂四郎脚邊被驚走。

「咿！眞可愛！好像是因為下雨而迷了路！」

「奇怪的鴿子。在這條路上不知像在等什麼似的，我走過來時站了起來，走掉了，現在又來了。」

「好可愛喲！野鴿子是沒法馴服的，大概是看到先生就一見鍾情了——」

「一見鍾情？剛才我就看牠來了！」

「牠已經在這兒很久了！」

「是嗎？快把牠趕開！」

「你不要這麼兇麼！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似的，這只不過是隻可憐的小鴿子，想和人一齊避避雨，把牠趕走……不是太殘忍了？」

小金把鴿子捉在手中。

就在此時——。

鴿子突然飛了起來。

小金立刻面有難色，痛苦地「呀！呀！……」呻吟起來，膝蓋一彎，便倒在濕淋淋的地上。

瞬間——。

狂四郎右手向空中一揮，擲出小刀。

野鴿子立刻落在茶館旁邊的路上。

狂四郎抱起小金，走入茶館，把她放在床上。

不多久之後，數公尺之外站着一個男人高聲說道：

「你是不是主人，這麼溫馴的鳥，還是埋掉好了。」

男人走了過來，深深行了一禮。

「這隻野鴿子，被你殺了，可否來問問你是為了什麼

？」

他問道。

「在沒到此地的半路上，有人叫住我，賣給我這把傘，在途中，我發現這把傘不是關西製造的，而是西邊的薩摩造的。走到這裏，那隻鳥像是在等什麽，徑自地直鑽到傘下面，我就感覺事有蹊蹺，以我的判斷，這隻鳥並不認識我，而是被訓練過，認識這把傘。……只可惜，這女孩並不知道這鳥的翅膀下面有毒粉，一旦牠飛起來，毒粉便會撒出來，所以送了命。」

聽了這直接了當的回答，那男子拾起路上的野鴿，再度行了禮。

「眞是抱歉，若下次有機會，我想再試着取你性命吧！」

語畢，轉身便走。

狂四郎目送那在雨中消失的背影，想到：

——像是個琉球人，大概是在薩摩學拳法的忍者吧！

調所笑左衞門正要吃晚飯時，海老原淸熙倏然回來。

「那個眠狂四郎還是防備到了！」

「十兵衞，你有沒有什麽損失？」

「有。我視若親子般鍾愛的野鴿，被眠狂四郎殺掉了，眞叫我難過。」

據十兵衞的報告，若是正常的，見鴿子飛到傘下來，一定會覺得可愛，馬上抱起來，但是眠狂四郎只是默然的距鴿子五、六公尺，

「原來如此！」

笑左衞門沉重地答着。

「目前爲止還沒有傷亡，不過，此行說不定便會敗在這個浪人的手裏！」

小田原的火矢

酒元。

「行程記」中有云。三月至九月可以徒步過河，多季必須架設土橋。此川經左方注入海中。

眠狂四郎到了這裏，經常是晴朗的天氣，而今天却昏暗不明。

狂四郎推斷，土橋大概已經在上個月便架好了，而此刻走到這裏一看，很不巧，橋已經被去年颱風帶來的山洪冲走了。

狂四郎不得已，只好走向上游堤防的渡河小屋。

大井川的渡河工具，都是由酒匂川供應，所以此河的渡河小屋是出了名的。

——此刻，可能已沒有渡伕了。

走向小屋時，證實心中這個想法沒錯。

狂四郎走到河灘上，看着流水。

因爲融雪，水位漲高了，已不可能徒步過河。

狂四郎走向上游，找找看有沒有船隻。

突然——。

有一條船緩慢的漂過來，看起來是要夜間出海釣魚。

「喂——」

狂四郎叫道。

「麻煩一下，可否送我到對岸？」

「好！」

划船的人把舟靠了過來，他頭上包着綿頭巾，穿着厚衣服，帶着海上用的照明用具。

「請——」

「多謝了！」

狂四郎坐到船頭上。

划船的人默默地橫划過河面。

對岸有一羣像是渡伕的人，正在生着熊熊大火，船慢慢地靠近，火焰顯得又烈又鮮明。

狂四郎悠閒地欣賞着昏暗的河川景色。

划船的人把船靠向一團焚燒着的火堆，以竹竿代替船槳，把船調了一個頭。

河流在此處，有一突出的石堤。

划船的人像是要把船靠上去似的。

正在這一瞬間——

划船的發揮了他高明的技術。

一脚把放在船上的桶子踢倒，船上撒遍了油，他則利

用竹竿一撑，便踏到五公尺外的石提上。

而船便因爲這個反彈力，又漂到河面中。

正在此時，那些生火的人，一齊拿着燃着的木柴，跟到河邊，把木柴朝船上擲來。

狂四郎空手接住一枝，拋回水面。

但是緊接着，便有七、八枝跟着過來，掉在船上。油被點燃，迅速的擴散開。

不久，船便被燒成一團火焰，

狂四郎跑向船尾，但是舵轉也轉不動，船還是停在河面上。

這種情況下，跳入水中逃命是不利的，狂四郎身經無數危險，深深體認到，在遭遇危機時，一定要沉着。

敵人們當然已料到他會跳入水中逃命，而這正與他們的目的不謀而合。

因爲在水中，行動不便，下場會更慘。

果不出所料——。

敵人們拿出弓箭，射向焦急的，脚下火舌紛亂的，如雕像般木立着的狂四郎。

狂四郎用無想正宗一揮，斬斷三支飛來的箭，嚇阻對方。

然後，

——有了！

正有一理想地點。

划船的人，無意間在船上放了一堆麻繩，正好派上用場。

燃燒的船，正好慢慢漂向被洪水沖壞的土橋下，土橋上還留檻杆。

狂四郎立刻拔出短刀，挑起麻繩，朝橋上的檻杆拋去。

麻繩前的掛鈎鈎住了欄杆，緊接着，狂四郎的身子，便凌空而上。

好不容易逃離河面，身上還包着一股被火燒了的焦味。

多虧利用那一串麻繩爬了上來，否則，必定躲不掉那些飛來的亂箭。

站在土橋上的狂四郎，對着小田原沙灘上的敵人，說：

「這個禮物，過不了多久，便會給你們回禮！」

嘶啞的聲音，傳了過去。

狂四郎走到橋頭，看到數尺外有個人影，正在往這邊瞧。

好像是個女的。

狂四郎向她走近，她並沒有逃走的樣子。

還很年輕，是個不滿二十的少女。

「妳是住在這附近的人嗎？」

狂四郎問道。

她默默地點了點頭。

目睹這副狼狽的樣子，她好似已明瞭了是怎麽回事。

「被火燒傷了。我有藥，如果想要……」

少女腼腆地說。

「請到我家來吧！」

聽她的語氣，不像是個老百姓家中的女孩。

少女領着狂四郎走向小八幡方向，走入一條小徑，到了一座民宅門口。

竹欄編成的圍牆，門檻上掛着一方四尺長的匾額。狂四郎推想，可能是京都南禪寺道會鄉的別墅。

入門後，庭院中有個飲茶用的平臺。

細長的燈籠裏，射出燈光，映在淙淙地小河上，水旁有一個袈裟形的石製洗手盆。

到了正廳，走出一名老婢女。

「歡迎駕臨！」

對着狂四郎恭敬的打聲招呼。

「到客廳吧！」

少女對女婢說，然後領着狂四郎走上石階。

「眞是打擾了！」

狂四郎坐入客廳，禮貌地謝了聲。

「請好好休息。」

少女回了一聲後，從壁櫥中取出一個小盒子。

其中放有外傷藥。

狂四郎伸出手，而少女只是說，這是女人的工作，便逕自向前給狂四郎上藥。

狂四郎看着這個爲他塗藥的女孩。

雖說不上美麗，不過挺有氣質，那一雙含着哀怨的柔美眼睛，很能吸引男人。睫毛既黑且長——好似含着隱隱的哀傷，及內心的寂寞。

塗好藥後，少女把插在狂四郎袖子上的箭拔了出來。

在船上將箭砍斷時，斷箭插入衣袖中。

女郎默默地，一動也不動的盯着那折斷的箭鏃。

那箭鏃不是鐵製的，而是獸骨製的，是個珍奇的東西，箭柄上塗了紅漆。

狂四郎看到女郎還在研究那箭鏃。

「這根箭，怎麽了？」

女郎停頓了片刻回答：

「我父親便是被這種箭射死的。」

「……？」

「眞是沒有想到的事，今晚正和父親被殺的那天同月同日……。正巧，去年的今天晚上，父親到酒匂川的河口，坐在船上夜釣，而從同一條夜釣的船上，射來和這根相同的箭，殺了我父親。……我每個月這一天都要到河邊父親的墳上去祭弔他。今天也供上了鮮花……，回來時，便看到閣下遭到攻擊。」

「令尊是小田原藩的老中嗎？」

「不，家父是箱根的關卡奉行（註）。」

（註：奉行爲日本江戶時代，擔任某一政務的長官。）

箱根的關卡奉行，是直屬於六街道（東海道、中仙道、日光道中、奧州道中、甲州路、水戶路）中的道中奉行，權限也是其中最大的。

「令尊在關卡奉行任中，是否很嚴酷？」

「不！父親任何事情，寧可便民，絕不擾民。」

當時，若是被箱根的關卡奉行取締，是一件很嚴重的事。

因爲，當時外來的手鎗，有種特殊情形，多是由婦女或小孩將它偷偷帶入關東，所以可以想像出江戶方面對此取締之嚴格，而箱根又是必經之地。

而婦孺們爲了要通過關卡，既使是武士的夫人或女兒，手中捧着娃娃，爲了怕娃娃裏面裝着手鎗，也要辦很多麻煩的手續。

德川幕府的一貫作風是將諸侯的家族，置於江戶，做爲人質，以便管理諸侯。

婦女們拿着娃娃，若是被拒出關。便折回化裝成老太婆。衆官差不便找老太婆麻煩，便放她走，過關後，則又恢復爲少婦。

所以，要過關卡，就是嫁女兒，或是去鄰村探親戚的重病，只要是女子，便有很多麻煩的手續要辦。

玆因箱根宿小田原町何某小女，年二十，嫁與三島某之，必須經過貴關，懇請放行，爲荷。

此致

貴關卡值事長官

小田原老中

×××印

類似的文件，是必要的。

但是，近五年來——至去年春，百姓們過關都方便了。

關卡奉行五十嵐監物，不再懷疑出嫁或探病的百姓，這種文件也庶止了。

親人生病了，文件也不再會躭誤片刻探病的時間，只要帶一名證人，監物便准許過關。

這樣一位仁官，怎麽會有人懷恨而暗殺他呢？

「那麽，妳判斷令尊是何理由被殺？」

狂四郎問這名叫小夜的女郎。

「我想了很久，只有一個人有可能。」

小夜看着狂四郎的視線，回答說。

去年的正月新年那晚上。

哨崗的哨兵發現了蘆湖的湖面上有渡船，回來急報。

元月一日，並沒有旅客過關卡，莫非是有人偷渡了關卡。

那個哨兵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發現的，因爲那哨兵喝了新年酒，醉醺醺的爬上碉樓上看到的。

監物親自指揮了五艘快艇，去捕拿那條船。

經過相當的抵抗後，在快艇的包圍炮擊後投降。船中堆積着無數的各色各樣的洋貨。毛皮、衣料、藥品、鐘錶、手鎗，還有金飾，更有各種日本的珍奇貨物，毫無疑問的，是走私船。

在監物從快艇上登上船時，爲首的三名武士，立刻切腹死了。只剩下船伕及船主，他們也不知那三名武士爲何藩的人。

船伕及船主，還有貨品一併送到江戶，可是不知爲何，並沒有判刑。

然後，經過一個月，監物便被刺身亡。

「那麽，妳想是誰放的箭呢？」

「我判斷不會是一個人，……可能——我懷疑一座邸宅，正是在箱根路的登山口上，三枚橋那附近。我常聽說，那邸宅裏發出射弓箭的弓弦振動聲……。」

「那叫什麽屋子？」

「好像是薩摩的島津藩主的隱密別墅。」

薩摩藩有二人隱居——重豪與齊宣，而這邸宅是在三年前建立的。

「是了，判斷的沒錯。」

狂四郎贊成。

「我是個不相信宗教上因果報應的傢伙，不過在這偶然的機會，知道了妳父親的寃仇，我便想去懲罰那些放箭的人，眞是個諷刺！」

狂四郎露出微笑說道，而小夜張大了雙眼，盯着狂四郎，瞬間，低下頭，肩膀微微顫抖，

「你願意助我去三枚橋的薩摩邸宅嗎？」

小夜道出心願。

「妳是說要在旁邊幫我出刀嗎？」

「我曾略學過長刀，我想還能幫得上一點忙。」

「不巧，薩摩藩的隱居所內，是個不適合報仇的地方，要想殺了很多人後，再活著脫身出來，生手是不行的，妳最好多考慮考慮。」

此刻，已過午後十時。

小夜與女婢點起油燈，對坐着。

小夜的膝上，放着當記事時便死去了的母親的日記。老婢正在一針針地縫着衣裳。

小夜看着母親十七歲時的日記，母親是於十八歲時嫁給五十嵐家。

看到日記中的文字，小夜整個人愣住了。

『昨晚，祖母告訴我大磯的虎御前的故事。虎子是大磯一位有聲望的老者的女兒，因爲家運中衰，成爲酒樓中的藝妓。天生麗質，加上通曉詩書，一時聲名大噪，諸侯富豪們皆不惜千金購她一笑。然而直到曾我十郎祐成登樓來訪，虎子的心才開始動情。而虎子並不知道十郎只有短暫的生命。建久四年五月，十郎的弟弟五郎來了，此夜便要離開虎子去報父仇。虎子跪在十郎膝前，說道，今生今世可能再也看不到你了，所以今夜委身於你，只希望爲你延續香火。十郎便與虎子渡過了一夜夫妻。第二天，富士山麓的霧還沒散時，曾我兄弟兩人便踏上復仇之路，而虎子只能對着箱根山，及富士山麓，唱道：

浮生一世如春夢，

如今空得滿腔愁，

朝露消散了無痕，

只留秋風拂尾花。

歌聲婉如蟲鳴、鳥聲，在低低的訴怨着……這樣的情操，是多麼令人欽佩，但不知自己是不是也這麼偉大呢？』

看完後，小夜的臉上，掠過一抹堅決的神色。

「阿婆，該去睡了！」

小夜吩咐了老婢之後，站了起來。

小夜悄悄地從正廳走出來，每走一步，全身便感到一陣錐心的顫慄。

走到客房前，小夜調了下呼吸，站住了。

等呼吸平靜了後，小夜叫着留宿浪人的名字。

沒有回答。

「打擾一下！眠先生——願意和小夜過一夜夫妻嗎？……爲了替我報父仇……我願意以此表示我的謝意！」

但是，依然沒有回答，屋內沒有人起床的樣子，也沒有聲音。

小夜想了一下，把旁邊的紙門拉開，

「眠先生——」

雙手放在榻榻米上叫道。

「打擾了！小夜今晚……」

狂四郎在窗外，聽到了這懇乞的聲音。

方才聽到小夜的足音時，立刻起身，後來聽到她的來意時，並沒有回答，只是偷偷地溜出窗外。

狂四郎早已養成一種習慣，就是聽到屋外的腳步聲，便先溜出窗外。

但是，此時突然升起一股要一親小夜芳澤的衝動。

——倒底我也只是個凡夫俗子！

狂四郎內心苦笑一下。

對於在酒匂以上，看到和父親同樣遭遇的浪人，而想委身於他，以報父仇的小夜，狂四郎只能謝絕她的好意。

——如果今夜與她同床，那麼她以後，便只是個有頭髮的尼姑，苦等情人回來！

走在夜路上的狂四郎，心中默默的嘟喃着。

箱根的決鬪

奇怪的房間。

環目四顧，只有中間有張桌子，桌上放了一個巨大的地球儀。

不用說，那不是日本製的，地名都是洋文，下面註明平假名，看來是花了不少功夫。

還有的，就是一面牆上，有一副華麗的大圖畫，橫、豎有一丈長。

標題上，記着：

NOVA TOTIUS

TERRARUM ORBIS TABULA

圖中央是南半球，中上部是太陽系圖，下半部是舊世界圖及宇宙圖，左、右上方皆爲星球圖，其下各爲南極圖與北極圖。

那些地名下面，也是用平假名註明着。

這可能是寬永年間，長崎的荷蘭商館長所貢給天皇的。

特地加上平假名註解的，必定是江戶城的御醫桂川甫周。

桂川甫周，曾向長崎的荷蘭館館長伊沙克、奇進庫學習荷蘭語，是個外文的權威人士。

桂川甫周一生的夢想，便是要譯一套世界各國圖解文庫，但一直沒有成功，倒是在這個荷蘭製的地球儀及地圖上註明了平假名說明文字。

這兩件貴重的物品——地球儀與大地圖，不知是爲何落入薩摩島津家的隱居所。

而——。

能偸偸拿來的人，很可能就是此刻正在這房間中的南面窗旁看書的老人。

這個隱居所，佔地約二百坪以上，堪稱雄偉豪華，而建立的目的，是供給島津家的兩位隱士——重豪與齊宣爲辦事處。實際上，幕府的禁止輸入品，如鐘錶、毛皮、洋酒，可以在這裏輕易發現，所以此地實爲走私基地。

而執行這件工作的，正是那個老人——調所笑左衞門。

此地北端的三棟倉庫，不用說，堆積着如山的走私品。

調所笑左衞門，整頓薩摩財政的第一步驟，正如衆人所知，便是砂糖專賣。

事實上，笑左衞門將大島、德島、喜界島三處出產的砂糖中的精品，收爲藩府專賣，五年間產量高達六千萬斤，可得淨利一百二十萬兩以上。笑左衞門更將砂糖之外的米、蠟油、菜仔、鬱金、胭脂、藥種、牛馬、鯨骨粉、芝蔴、紙張、船槳等，以大量銷往大坂的方式，使那老債主產生新的信任感。

但是，笑左衞門若是想要把藩庫中不足的金子補齊，只靠提高藩內的物產量是不够的，所以在接到改革的命令後，曾沉思數日之久。

藩內上下，勵行節約政策，增產政策，不都是爲了藩內自己人。

爲了藩內的百年富強，必須要考慮出一些方法。

薩摩藩位於九州南端，若是以地形上的便利來考慮，笑左衞門心中便萌生一個壞念頭。

——觸犯國家的禁令。

『走私』！

正是這個主意。

笑左衞門假藉與琉球貿易之名，與各國進行秘密貿易，以便獲得利潤。

幕府贊成與琉球貿易，因爲幕府需要中國的各種東西，這些多由長崎入口。而這種經過長崎的方式，所費甚高，得不到什麽利潤。不過，假藉以入口中國物品來進行走私，是比較方便的方法。

走私貨物，先集中在鹿兒島與大坂的薩摩官邸，再分散至此地箱根的隱居所，以便各個富商前來購買。

笑左衞門，爲了這些走私品，曾向江戶城中的大官——爲首的老中水野出羽守忠成，及其心腹（若年寄、林肥後守，副御側御用取，水野美濃守，御納戶頭取，美濃部筑前守）賄賂，以便走私失風時，不會遭到逮捕，可眞是思慮週全。

笑左衞門極銳利的看中了有錢人與地位高的人的弱點。

如今——。

笑左衞門桌上展開的，正是桂川甫周的親弟弟森森島中良，這名多才多藝的人在天明年間編的一本「紅毛雜語」。

『荷蘭的商船，從阿姆斯特丹出發，向東至爪哇或日本內地。阿姆斯特丹在北緯五十二度二十三分，氣候十分寒冷。此地有條河名阿姆斯特丹河，這個港口，是歐洲各國商船的集散地，非常的繁榮。紅毛人的船從此出發，羅盤針定向西方，通過英吉利海峽。海上有英吉利，蘇格蘭

、愛爾蘭三島，三個島合稱大不列顛。東方是法國。英吉利是大西洋中的大島，位於北緯五十度至五十六度，首都倫敦，掛鐘是全世界最精確的。法國，風景秀麗，人民多富才學，長於勇猛的軍事策略，其語言，十分難懂。

過了大不列顛，轉向西南，出伊索巴尼亞海，是爲大西洋。其東爲西班牙，國土的形狀，像張掛着的牛皮。

再來，東方便是葡萄牙，位於北緯三十七度至四十二度之間，此國位於歐洲中心，並不很大，然人民強悍，自古即在大西洋上稱霸，首都是里斯本。

過了葡萄牙，再向西南，便是非洲。這一段海上，有很多國家，如剛果，摩洛哥、象牙海岸等等。

非洲，在赤道上，氣候酷熱。其中，有許多百餘里的曠野及沙漠，河川很少，人們住在小丘上。出產象、獅子、虎、豹、蛇、猴、馬等，土人膚色漆黑，面貌猙獰。非洲最南端，位於南緯三十六度，土人亦黑，見人便走。此地岬風浪極大，被巨浪打壞的商船，不知凡幾。

過了此灘，便至帶來好運氣的海角，譯之爲好望角。

從阿姆斯特丹揚帆到大西洋，再過非洲諸國，至好望角，若是順風，約須時四個月。』

看到這裏時，部下海老原清熙進來了。

「十兵衞正在追踪眠狂四郎，此刻尚不知在何處。」

清熙報告說。

在酒匂川的河面上襲擊狂四郎的，正是這個隱居所的警衞——隼人密探黨。

狂四郎巧妙地躲掉了火攻，只有行家方能臨危不亂。

「在那個時候，還能够不慌亂？」

笑左衞門若無其事的說。

「海老原，日本是否很小？」

「是——？」

「世界太大了，什麽東西都有……從薩摩藩出發，到臺灣距離三百三十餘里（註），從臺灣到爪哇三百七十餘里，從爪哇到非洲的好望角，一千五百里，航行三個月。再走四個月，二千一百里，便到歐洲各國，這樣說起來，世界並不很大。」

（註：日本之一里，等於三、九二四公里。）

「沒錯……」

清熙無法體會出這些話是什麽意思。

「我想，這麽小的日本，錢不够，米又不足，是不得不和別國進行貿易的。」

「您說的沒錯。」

「如果，幕府能開放鎖國令，日本人便也可以在世界貿易中插上一脚。……現在，和外國船來往的，不只是我

和加賀的錢屋五兵衞，眞是可憐呀！」

笑左衞門語畢，站了起來。

清熙問道：

「是否要入浴？」

「嗯！」

唯一令笑左衞門高興的，便是箱根的溫泉，每天的工作一結束，最樂意的就是能泡在溫泉水中。

浴室是在天然的岩洞中打造的，溫泉從岩石縫中湧出，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是滿滿的。

沒有開天窗，大大的屋簷上，貼着足以採光的瑠璃色玻璃，浴室內充塞着耀眼的陽光。

笑左衞門坐在岩石上，讓溫泉漫浸在胸前，閉着眼睛，唱起不太高明的歌謠。

只有這個時候，笑左衞門的腦筋，才能有片刻的休息。

現在，他正唱着「源氏供養」，

「……變幻無常的人世，就像一場夢，紫色的……」

就在此刻，意外地，旁邊有一個人接着唱下去。

「紫色的花，不多時……」

笑川衞門一下子傻了眼。

不知何時，岩石上站着一個浪人，穿着黑衣，週身流露出一般幽靈般令人恐懼的氣味。

笑左衞門大氣都不敢吐一下。

侵入者是打破屋簷下的玻璃，從上面跳進來的。從岩石縫中湧出來的溫泉聲音，掩住了從上面跳下來的落地聲，此人的技藝，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笑左衞門突然之間，也無法罵出對方無禮闖入的字眼。

侵入者以冷酷的眼眸，投向浮在熱溫泉水上的那顆腦袋。

「熱水刺激到老人的心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你知道嗎？最好上來和我談談，如何？」

這樣說道。

「你是否就是眠狂四郎？」

「是的——。眠狂四郎就是在下，以你那種勤奮節儉的眼光看來，我只是個糟踏糧食之徒，眞不巧，我已經急的火燒眉頭，想不了那麽多。今天想來看看你的命值多少錢！」

「……」

笑左衞門沉着地向上凝視着。

——這個人獨立辦事的能力，比清熙要強得多了。

笑左衞門心中暗忖。

狂四郎繼續說：

「不知你這裏，是否有一位曾於五天前，在酒匂川上襲擊我的人，我要找他。」

「一個人？為什麼？」

「那個人去年在酒匂川河口射殺了箱根關卡奉行，我與關卡奉行之女有約，來為她報仇。」

「你認識那個女郎？」

「是呀！我還和她很熟。」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溜進來，本可取下我調所笑左衛門的首級，而你却說了這些讓人搞不清楚的話……要向在這裏修練的人，報那沒意義的仇！」

「我所說的那個人，你最好能想出來，然後把他召來，以了却我的希望。」

「決鬪若是能獲勝，才可以離開此地——你是否還是願意呢？」

「簡直是廢話，我來到這裏不是早就抱着必死的決心了嗎？」

「你只取那人的性命，為何不殺了我？」

「你貴如金銀，不能用我那生銹的劍殺你。……以後若有機會再說。我並不是只要幕府賞金的刺客。你這個萬惡不赦的心腸，自然會有其他的人來取你性命，我現在和十三藩的諸侯們為敵，當然你也是我必定要除去的對象，但是，經過我考慮的結果，現在還不是時候，暫且先饒了你這老命！」

「好吧！就照你說的！」

笑左衛門微笑的點了點頭。

偌大的庭園中，楓葉開始發芽，而檜樹、櫸樹、椚樹，仍是一片枯枝。

院子中間有一個三尺高的大鼓架子，一邊是乾的水河，上面有一座大理石石橋，是個書院，另一邊有一個露天的茶亭。

寒冷的烏雲，停滯在庭園上空，遲遲不散。

眠狂四郎隔着石橋，和射殺箱根關卡奉行的隼人密探黨小首領對峙着，已過了十餘分鐘。

旁觀的有調所笑衛門，他弓着背，坐在書院的墊子上，此外，屋簷下還有數十隻眼睛盯着這場決鬪，氣氛十分緊張。

眠狂四郎依然把無想正宗垂在地上。

而對手，則手持雙刀。但兩把刀，不僅長度一樣，而且直立到地，一點彎度也沒有。

這種架式，並不尋常。

左手握着劍，拳頭貼在額頭、刀身直立向天，是自源流中的特徵，而右手中的劍，與左手劍成為一直線，垂直向地面。

這種架式，真可謂是可攻可守，變幻無窮，能夠自由出招。

反觀狂四郎，他在這一段對立的時間中，只是靜靜地看着那一對直立的劍，與自己的劍，看來似乎是在這靜止的狀態中，調節剛猛的內力。

突然——。

很意外的，陽光劃破厚厚的雲層，灑了下來。

就在等待這個機會的無想正宗，開始從地面移了上來。

同時，對方的右劍也開始移動。

而對方所用的招式，正像無想正宗獨創的圓月殺法的翻版，緩緩地向上舉起，這個小子不知是什麼時候偷學走了圓月殺法。

狂四郎的看家本領，被這老敵人學走了。

但是這個老敵人，所持的刀法，一出招便可以看出真假。

而偷走了秘法的對方，現在還有一把刀，以自源流的架式，直立在頭上。

敵人已完全學會圓月殺法，若是要去封住他這一招，那麼自源流那淒厲的一擊，必定立刻殺出。

笑左衛門及在屋簷下的數十隻眼睛，看着狂四郎的白刃，移到水平時，便停住了，一副絕望的挨打姿態。

笑左衛門心中一樂！

——眠狂四郎，被打敗了！

暗自咕喃着。

緊接着的一剎那——。

就在對方二把刀，刀風夾着閃光一揮的同時，狂四郎的軀體像是根木樁似的，倒在石橋上。

「嗯！」

笑左衛門像是週身骨頭都碎了似的，發出一聲。

石橋上掛着一隻從大腿處切斷的腳。

丟掉腳的那個人，在這一瞬間前，衝到狂四郎剛才站的地方，二把刀像手杖般，插在地上。

而狂四郎，已經滾到對方沒攻擊前的地方。

然後——。

狂四郎站了起來，對方一隻腳無法支持身體，倒了下去，而笑左衛門的神情，就像白日夢被驚醒了般。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納入腰際，向笑左衛門行了一禮，便走出去。

對於只剩一隻脚的對手，沒必要再補他一刀。隼人密探黨們，連被削掉一隻耳朵都覺得是奇恥大辱；不能忍受，此刻必定心有不甘，狂四郎淸楚的很。

狂四郎走到大鼓架旁時，躲在屋簷下的黨員們，一齊掀身向前。

但是——。

「一齊住手！今天只是一對一決鬪，現在已經結束了！」

笑左衞門發出極具威嚴的聲音。

而後，笑左衞門便走回那裝有地球儀的房間。

海老原淸熙跟着進來，告之：

「他們好像不太服氣。」

「這羣笨蛋——」

笑左衞門罵道：

「對於那小子，就是四面一齊攻上去，也沒有用。黨員們不知一對一決鬪後，絕不可以再去攻打勝者。……那傢伙的劍法，並不只是高明，他還有頭腦，所以說是同流水般，柔中帶剛。黨員們不是對手。」

笑左衞門說了以後，視線轉向放着書的桌上，像是發誓的說：

「不過，一定在置他死地！」

三島的比賽

眠狂四郎被衣服撕破的聲音驚醒。

此時，夜黑風高，沒半點月亮。

這裏是箱根七溫泉中的木賀溫泉，溪底水流聲相當的湍急。

隨着那破布聲，還有一聲吆喝。

狂四郎聽到不遠處，除了吆喝聲，還有木刀碰擊的聲音。

是個年青女郎裝出來的練習聲。

可是狂四郎只想到，這是無聊的。

吆喝聲與木刀揮動聲，都顯得不是高手發出來的。

這都是因爲那固執的意念，所持續下去沒什麽意義的行動。

被吵醒的狂四郎，只有早點起床了。

洗了臉走出房間，那個練習者，還在繼續着。

狂四郎打開靠溪旁的紙門。

那個人正在一塊大岩石上，岩石下正是溪水打上岩石的一團團白色泡沫。

黑黑的長髮，散在背後，穿着練武用的黑袴子，木力比在眼前，對着那二塊岩石，專心地。

「呀！」

衝上去打了一下，立刻又退了回來。

看起來像是很有二下子，實際上並沒有什麽眞功夫。

對狂四郎這個身經百戰的人來說，這只是一個蠻漂亮的舞。

——這樣，是殺不死人的。

狂四郎心中暗想，女僕已送來了早飯。

「客座是否因爲小姐的吆喝聲，被吵醒的？」

「嗯——」

「小姐，不論下雨或下雪的早上，這樣持續練習已經有半年了。」

「是不是有什麽目的？」

「是想參加五天以後三島神社的比賽。」

「那個女孩要參加劍道比賽？」

「是的，她是劍客的女兒。」

「……」

「她是小田原道場中的劍客多志見祐見的女兒須磨小姐。多志見祐見老爺參加三年前的比賽，敗在箱根臥龍軒手下。今年臥龍軒還會參加，小姐便是爲了要去報仇，才

天天修練。」

「臥龍軒那個人，功夫有多強？」

「我們至今還沒見過他，聽說很多武術家，爲了去領教臥龍軒的武藝，到了箱根，不過，活着回來的很少。去年有一個人去了後，被當胸打上一記，回來後三天便死了。……那個臥童軒的廟裏面，已經有三十多個被殺的武術家的墓。……而且，他是個怪人，不與外界接觸，每天靠吃水果過日子。」

「……」

「客倌，抱歉，你大概是武功很高的人吧！昨天晚上，有一些浪人到箱根去找臥龍軒比過武？」

「沒有。」

「那麼，你爲什麼認定我會敗給臥龍軒？」

「雖然不知道臥龍軒，但在數年前，曾和令尊在江戶的平山子龍道場比過武。我想令尊已得到一刀流浦波的眞傳。」

須磨聽了這些話後，神情遽變。

「失禮了，閣下是否……正是眠狂四郎先生？」

狂四郎在旅館中是用的別名。

「我記得那一年，父親從江戶回來，告訴我說，在他這一生中，首次與一位令人吃驚的武術家比武。而那個武術家用一個奇怪的別名，叫眠狂四郎。」

「令尊也算是一名高手，妳想想，能戰勝妳父親的強敵，妳怎麼可能勝過他？」

「這種忠告，我已經聽過不下一百次……。但我已下定決心。要一擊殺死對方。」

「要一刀擊斃比我還強的對手，當然不是這樣苦練幾天下來，便可以得手的。」

「不！」

須磨搖了搖頭。

「如果能够專心一致，必定會得手，請賜教幾招。」

「免了！想這樣一刀便成功，我看是不可能。我不想教妳一些無用的招式。」

這一天下午，狂四郎走過箱根的關卡。

路旁旅館林立，狂四郎在一所休息茶館中看着一個像是獵野豬的男子。

蓬頭散髮，光着脚。腰際佩着一把長逾三尺的長劍。

狂四郎心中產生一股直覺。

不久，賣野豬的男子走了出去，狂四郎跟着站了起來。

那男子逕自走向林間小路。

這個山上，遍生雜草，是個光禿禿的童山。

在冬天的枯草叢中，狂四郎與那男子相隔二公尺左右，狂四郎正在加緊脚步。

突然——。

那男子停住脚步，狂四郎也跟着站住。

「你——」

男子頭也不回的說。

「命只有一條，趕快回去還來得及。我不想多添一座孤魂野鬼的墓。」

狂四郎對這威脅的話，只是苦笑一下。刹那——。

男子如風般，橫跳了二公尺。

落下來時，和狂四郎面對面。

「你，出招吧！」

向狂四郎叫道。

狂四郎默不出聲。

「你那把寶刀，頂適合決鬪的。……開始吧！」

箱根臥龍軒說：

狂四郎順着他的挑戰口氣，抽出無想正宗，垂在地面上。

「好！」

臥龍軒滿意的點了點頭，抽出長劍。

那種架式，着實奇怪。

右脚跨出一大步，左手在左脚下方，右手握着刀柄，刀身順着右手，橫指向右方。

接着——。

看向狂四郎，白刄正好在身子中間。

右半身完全在白刄的防護圈之下。

顯然是個防守的架式。但是狂四郎判斷，若是自己一出招，他必定高明的來個逆腰斬，這個已出神入化的武術家，必定具有野獸般的跳躍力。

此時若是挑戰者以青眼（註）或上段，對付臥龍軒，必定會吃大虧。臥龍軒就是期盼着對手舉刀之時，反手一刀斬向方對腰際——。

（註：青眼卽是以劍尖指向對手雙眼間的起手式。）

正巧，狂四郎的垂地刀架式，可以封住臥龍軒的逆腰斬。

只不過，這種情況下，臥龍軒的白刄也可能斬向自己的頸間。

用這一招對付垂地刀，是極有可能的。

就是高手，把刀往上擧的力道，還是比不上下砍或橫掃的力量。

而臥龍軒不能巧妙的使用逆斬，自然是會想到出這

招。

但是——。

狂四郎還是敢把劍垂在地上，以冰冷的眸子盯着對手。

既然使不出圓月殺法，只有再想出一新招了。

時間緩緩過去。

此刻，只有映在枯草上的二個人影，在隨風晃動。

突然——一瞬間。

臥龍軒的長劍，像浮漂般的上下一動。

本來是橫着的刀身，開始緩緩擧了起來。

臥龍軒推出一副要斬向頸間的架式，這正合狂四郎的心願，狂四郎可以身子一沉，一下子便突然出刀。

但，臥龍軒一下子又轉成青眼。

突然地——。

狂四郎向後一退。

「到此爲止——。」

說道。

「什麼？爲什麼？」

臥龍軒臉上掠過一般險惡神情。

狂四郎將無想正宗納入腰際，說：

「換個地方，再和你較量。」

「換個地方——？」

「五天後，在三島神社——」

「噷——是劍道比賽。那個眞是無聊。和那些沒兩下子，像個女孩似的對手比劃，眞是不值得一提的事。」

狂四郎沒有回答，只是打了個揖，便走了。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頭問道：

「眞是抱歉，請問一下你這麼多年下來，都是禁慾嗎？」

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令臥龍軒一下子漲紅了臉，不知該說什麼。

過了一會兒。

「處理肉慾，靠手淫就萬事足矣！」

直爽的回答了後，呵呵大笑。

當天——。

三馬神社內，張起紅白色的幔幕，比賽用的獎品，堆了一大落，渡過鯉池橋而來的武術家，共有百餘人，眞是一大盛會。

比賽分爲二十七組。

吃過中飯後的第十八組，是箱根臥龍軒與須磨的比賽。

蝟集的武術家們都知道，這是個爲了復仇的比賽，當報出雙方的名字時，會場起了一些騷動，大家議論紛紛，却又全神貫注的等待着。

今天，晴空萬里，天氣溫暖。

櫻花盛開，山茶花也吐出紅蕊，沉丁花也瀰散着馥鼻的香味。

西邊的幔幕升起，臥龍軒的身形出現了。

和往常一樣，穿着白圍裙，護手及纏頭巾都沒有戴上。

携了把三尺三、四寸長，閃着黑光的木刀若只帶短刀，會被那長度嚇倒。

此時，東邊的幔幕也升了起來。

大家都伸長了脖子。

多志見祐見的女兒須磨出現了，梳了個高高的髮髻，穿着白紗的長裾，打扮的十分艷麗。

這是邸宅內有節日時，武士家女兒的粧扮。

大家都着了迷似地，痴痴的看着須磨。

須磨雙眼發出銳利的眼神，左手橫握一把白色細長的木刀。

大家對須磨爲何着此盛裝出來參加比賽，都露出迷惑的神情。

對手臥龍軒，皺着眉，嘴角緊閉着。

不過，比賽時，並沒有規定不能穿那一種服裝，不過至今，還沒有誰穿過奇裝異服來比賽。

比賽時，也不能因對手穿得奇怪而拒絕比賽。

臥龍軒只能皺着眉頭表現出不快，等着須磨進來。

沒隔了多久，黑白二株木刀併排插在場內，場內也灑了水，以免塵土飛揚。

人們看着那如花似玉的美貌，想像着不久便要像落花雕零般的躺在地上的情景，都情不自禁地提心吊膽，禁若寒蟬。

臥龍軒使出在五天前與狂四郎比武時的那一招青眼架式。

須磨也是青眼。

時間靜悄悄地流過。

對臥龍軒來說，要打落須磨的木刀，是不費吹彈之力的。

然而——。

臥龍軒對須磨那美麗的外貌，並不欣賞，反而感到嫌惡。

隱居了二十餘年的臥龍軒，已沒有多餘的興趣去欣賞

女人的美貌。

須磨攻過來時，只消把她的木刀打落就可以了。須磨的木刀，開始緩緩地往上移。

握着木刀的拳頭，伸到額頭時，停了下來——。就在這瞬間。

胸前的衣帶鬆開了，像是有生命般的，彈到身後。

同時，衣服從前面向左右兩邊散開。

這種巧妙的機關，其實很簡單。

須磨在從幔幕中出來前，把蠶絲繫在衣帶上，固定在地上。

然後，須磨在剛好的距離，舉起木刀，蠶絲受到拉力，自然便把衣帶扯鬆了。

衣服左右翻開，隆起的胸部及小腹下的私處，都呈現出來了。

臥龍軒瞥了一眼白嫩嫩的裸體，眼睛瞪得大大的。

須磨那肯放棄這機會。

「呀！」

衣裳亂飛，裸露的身子往地上一蹲，襲向臥龍軒。

這專心一注的一刀，銳不可擋。

而臥龍軒黑色的木刀，早已變得遲緩無力。

臥龍軒肩頭被一擊，打了個踉蹌。

「勝負已定。」

審判者高聲叫道。

春風吹的街上，塵埃亂舞，狂四郎依然兩手揣在懷中，慢慢地走——。

過了八幡，便可看到架在黃瀨川上的橋。

狂四郎身後響起一陣馬蹄聲，狂四郎避到路旁的樹間。

馬兒急忙的跑過狂四郎身邊，又調回了頭。

正是須磨。

梳了個男人的髮結，姿態十分迷人。

須磨下了馬，站在狂四郎面前，說：

「還沒有向你答謝哩！」

「那倒不用了，這種苦肉計成了街頭巷尾談天的好話題，可能會妨礙到妳的婚事！」

「不！我準備獨身過一輩子，你不用躭心。……我不知道對於你給我的協助，該給你什麼樣的回報，才能討你歡喜？」

「我不想要什麼回禮！」

「那怎麼好意思呢？」

狂四郎不理會須磨，自顧邁開步子。

「眠閣下！」

須磨叫了一聲，跟了上來。

狂四郎有點不耐煩的回頭看了一眼。

「我在幫助年輕女子後，從沒要求什麼代價，妳的好意……」

「可是……，我願意跟着你！」

須磨平靜的回答。

狂四郎好似早已料到她會這麼說，朗然的笑了笑說：

「不巧，我對妳沒什麼興趣！」

「為什麼？」

須磨不解。

「妳為了要打敗臥龍軒吧！……是不是想以身體利用我，好多學一些功夫？」

狂四郎留下這句無情的話，揚長而去。

沼津的狐狸

此地距江戶三十里，距京都九十五里。

渡過黃瀨川，就是沼津。

只有這裏，不像其他旅宿那麼地熱鬧，而且聽不到一點兒吵雜聲。

這裏是水野出羽守五萬石的領畿。街道夾在中間，兩旁邊的旅館，一直併列至道路的末端。

旅人們，可以慢慢地沿着街道，物色自己喜愛的旅館投宿。

可能是城主下過命令吧！所以沼津旅館一帶，從不發出吵雜聲。

有女人陪客的旅館，在街道的另一端。

寧靜的街道上，脚步不由得跟着傳過來的催眠歌謠打着拍子。

明日出發呀！……留戀，留戀，
送情人……到荒郊……
越過荒郊……停在沼津茶館……
來！來一杯……啊！多親切……
浪旅人……拿起斗笠……
為何……淚水汪汪……

正在唱着催眠曲的褓姆，無意中轉過頭，

突然——。

她的臉色變得恐怖難看，僵在那兒。

黑袍子，雙手環抱在胸前，進城沒多久的浪人吧？

那一副蒼白的面孔，又瘦又尖的肩膀，眞像個嶙峋的骷髏。

原本寧靜的街道，一瞬間——，好似佈滿了冰冷的風霜。

眠狂四郎瞥了一眼這個驚嚇過度的婦人之後，走了過去。

誰見到他，就會像見了鬼似的。狂四郎已經習慣陌生人的這付厭惡冷眼。

大約，走了二十步左右。

正想經過一個小小的稻荷神社前面，

「喂！喂！請先生……」

路旁的紅樓出現了一個女人，叫住了他。

黑色的絨袍，領口處露出了雪白的肌膚，姿色十分撩人。

「您是過這兒的旅客吧？」

這人穿着打扮的，不像個旅客，不過，風沙把他的黑袍吹得面目全非。

「嗯！」

「就在沼津找個地方住吧！」

「也好！就這麼辦啦！」

「那麼……先生，我想請你幫個忙！」

「賣身……是不是？」

「先生……你，現在還言之過早——」

女郎把遮住半邊臉的紗巾拿了下來，溫柔地笑了笑。

這女人談不上美。但，她有一股妖冶的媚態，很自然的被她吸引住。

「我的妹妹，……想賣身。」

「我方才一路走過來時，已經嚇壞了不少人，你為什麼要找上我這個又髒又醜的人哩？——」

「先生！我冒昧的告訴你。看到你的眼神，我可以分辨出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看是狐狸精牽的線吧！和我這種浪人相遇……，不然的話……」

「不錯，我坦白告訴你，先生。你不是一位普通的浪人，凡是第一次見到你的人，不論是誰，都會被你嚇得魂飛膽破，所以嘛！稻荷神就在中間牽上了線，拉攏咱們兩個人……」

給這女人妖言胡說了一場，狂四郎甩了甩腦袋，轉進狹窄的橋邊，問道：

「妳拿妹妹當擋箭牌？」

「唉喲！別說得這麼難聽嘛！……因為我知道，先生你有超人的能力，所以想請你幫幫忙！」

「我這個人，還有什麼地方起得了眼哪？」

「你這麼說，是不願意嗎？」

「我有條件。」

「那好，什麼條件快告訴我，別客氣！」

「首先，我要好好的喝二杯，然從再決定你的事值不值得插手！」

女子一聽他這麼說，高興的放聲大笑。

狂四郎被引進去的這間房子，比意料中，要豪華講究的多。

像個做大生意人的隱居別墅。

進了木門，就聞到沉丁香濃濃的香味。

「請你從庭園繞過去！」

女子一邊帶路一邊說着。

經過庭園，順着小石頭路走着，沉丁香濃馥的香味，

變得刺鼻而不舒朗。

江戶小旗本的庭園裏，種的全是沉丁香。

但是，狂四郎不喜歡這個味道。

到了走廊內，那女子打開房門，房內的景象把狂四郎看傻了。

一個穿着珠光寶氣的姑娘，仰臥在地板上。

雙手被細繩子綁在九尺長的長槍上。整個人拉成一直線，而且她的嘴吧也被鐵輪塞的很緊。

大概是掙扎過，漂亮衣裳顯得很亂，不整的內衣裏，露出粉白的皮膚。

躺着的姑娘看到狂四郎一進屋裏，睜開眼睛看了一下，隨即又閉上了。

狂四郎站在那裏，低着頭看她這副怪樣時，那個女子走了過來。

「這是怎麽回事？」

「狐狸精附身……因爲她亂跑亂叫，不得已，只好把她綁起來。」

「妳的意思是……叫我驅走狐狸精？」

「是啊！我妹妹是個大家閨秀，要從她身上趕走狐仙，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能解決，其他的庸俗之輩，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天底下有這種事？……」

狂四郎，只有苦笑。

「我想，你不會拒絕吧！」

「那當然！天下那有不喜歡處女的男人？」

「先生，我要拜託你的，是趕走狐仙妖怪，請你高抬貴手，不要玩弄我妹妹！」

女子立刻嚴肅地提醒狂四郎。

狂四郎回頭，看了看她。

「我開的條件，妳怎麽說？」

「美酒絕對包君滿意！」

「逗逗妳的！這種小丫頭，我看不上哩！」

女子雙手放在地板上。

「一切拜託你了！」

然後，她點點頭，讓過狂四郎便往外走。

狂四郎坐在那裏，一直望着嘴巴塞着的姑娘的睡像。

狂四郎他當然不相信有狐仙。

叫一個從不相識的人到家裏，說什麽驅妖，這種事情不太妙，可能裏面設了陷阱？

如今，單獨留他們二人同處一室，可能就是陷阱。危險的事情，說不定馬上就要在眼前出現，這種直覺一直盤繞腦海，狂四郎歷盡滄桑，此刻，他的經驗告訴他，隨時

提高警覺。

既然已看破了這件事，當然……不能答應，還驅什麽邪？走爲上策！

但是，狂四郎仔細的又想想，既然答應了——，乾脆，以毒攻毒。

不久——。

狂四覺放下胸前交抱的雙手，走近仰臥在地上的小姑娘。

「附在身上的狐仙，到底躲在哪裏，快出來！否則，不客氣了！」

狂四郎說完的同時，抓起內裙，往左右攤開。

姑娘的雙腿及私處都顯了出來。

狂四郎蹲在地板上，一雙膝蓋壓住姑娘的腿。

「是不是躲在這兒？」

說着，伸出左手，往私處揷進去。

姑娘拼命的掙扎，呻吟。

狂四郎這個樣子，持續了好幾秒鐘。

他並不是起了獸心，而是全神貫注的等待那個還未現身的敵人精怪。

但是，一直沒有動靜。

看樣子，敵人沒有潛伏在這附近。眼前——只有姑娘激烈的顫抖着的身體。

狐仙，是否仍埋伏在暗處？

狂四郎剎那間，又提高了警戒。

如果，問題出在這姑娘身上，那麽，先解開嘴巴塡塞的東西再說吧！

聽她發出的聲音，可以判斷是眞瘋還是裝瘋……。

狂四郎抽回他的左手，移到姑娘的嘴邊，嘴裏塞的白布綁的太緊，單手拉不出來，只好雙子齊拉，

「唉！」

姑娘，終於自由的發出聲音了。

就在這時候，

姑娘的口中，噴出亮閃閃的東西。

「呀！」

狂四郎呻吟了一聲，彈退了二步。

此刻雙手不能矇住眼睛……，快拿無想正宗。

他緊緊地閉住雙眼，眼睛刺進了好幾隻白亮的長針。眼球被刺痛得異常難忍。

狂四郎，用右手慢慢地把無想正宗放回腰間，同時用

左手一根一根的拔掉眼球上的白針。

這個時候，躺在地板上的姑娘爬了起來，原來被綁在手上的長槍，已經擧在頭上，準備對抗了。

這一隻長槍，故意擺着上綁的樣子，其實，隨時都可以拿來使用。

槍頭對準狂四郎的胸口。

不是陷阱——。這姑娘的本身，就是個危險人物！

——啊！眞是自做孽！

狂四郎懊怒自己的大意。

——太粗心了！

眼球上的針，通通拔掉了，但是，經過劇烈的刺痛，眼睛還是無法睜開。

只有在黑暗中跟她鬪了！

狂四郎一隻腿蹲在地上，慢慢地等待，

姑娘一步一步地靠近身邊，

狂四郎在黑暗中，屏息測量敵人的來向，此刻，全靠神經敏銳的感覺。

突然——。

電光石火的速度，長槍一擧刺來。

同時，無想正宗也劃出了白光。

槍頭被彈到空中，刺進了天花板上。

沒一會兒功夫，狂四郎已跳出了走廊，直奔院子。

「可惡——。看你往那逃！」

姑娘隨後追趕，一面發出尖銳的吆喝。

這時，狂四郎已經逃出門外。

此刻，能幫忙狂四郎的，就是這些沉丁花了。

沉丁花的香味，告訴了狂四郎，他目前所站的位置。

狂四郎背向沉丁香，低下頭，握着無想正宗。

姑娘選擇了一擊必死的直立劍姿態。

雙方的陣脚站穩之後，狂四郎問道：

「你是……誰家的姑娘？」

「隼人密探黨，梅津一郎太的妹妹，千佐——。」

姑娘坦直的回答。

「梅津一郎太——。」

狂四郎皺起眉頭。

「我沒有殺死梅津一郎太！」

「別裝了——。」

「不！我從來不騙人，——那一夜，在高輪的大木戶，出現了十三個化粧的苦行僧，我先下手，斬掉了十二個人的耳朵，剩下的一個，我只輕輕地傷了他的左手，當時天色已晚，我看到他的像貌，是梅津一郎太。被斬斷耳朵的十二個人，在神奈川河邊切腹自殺，梅津一郎太在那裏

把他們葬完之後，立了墓碑。……你的兄長，然後帶着他們十二個人的遺髮，回到了薩摩。」

狂四郎從頭到尾敍說了一遍。

只聽到姑娘的呼吸，又亂又急促。

「哥哥並沒有回到鹿兒島。」

「那天之後，我就不知他的下落了，只曉得他和龍堂寺八郎相鬪，殺了對方，我所知道的，只有這些了。」

「你所說都是眞的嗎？」

千佐……有一點慌張，語氣含着掩不住的顫抖。

「你，設了這個陷阱愚弄我，我知道，在你計劃這事之前，已詳細地探聽過，眠狂四郎是何等人物……。我，告訴你，你要弄明白，我眠狂四郎會斬人，不過，從不會騙人——。」

「啊——」

千佐，發出了悲痛的叫聲。

「我……做錯了！」

狂四郎聽他說完之後，冷酷的回答：

「我不是怕死。但是，你被我汚辱了身體，趁着妳的怒氣還在，殺掉我吧！我閉着眼睛和人決鬪，不知多少次了，你別客氣，快出招吧！」

千佐不知怎麼應付這個局面，坐立不安的低着頭。

狂四郎，正等着他的攻擊。

……千佐…終於說話了。

「你的眼睛，需要治療！」

「對不起！要言和那有這麼簡單，……不過，我還是謝謝妳的好意，請妳給我一根沉丁香——。」

狂四郎摸索着沉丁香的粗枝，折掉了雜亂的小樹枝當拐杖。

然後，一步一步的試走着。

「請問……」

千佐到了身邊攔住他。

「眼睛看不見，不能一個人走……請你就在這裏療養吧——」

狂四郎一直沒有回答。

不知被多少家旅館拒絕之後，狂四郎終於找到了一間可以落脚的旅館……，進了房間，支持不住的倒在地板上，額頭燒的更厲害了。

「——搞不好……以後，我眞的要用雙手摸索着過日子了！」

狂四郎自言自語了一陣，由於高燒不退，意識逐漸模糊，開始夢囈起來。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

狂四郎，不知是夢還是眞，突然感覺枕邊有亡妻美保代陪伴着。

她是一個美麗而薄命的女子。

尤其是，她快要離開人世的時候，美得叫人感覺她不屬於這個人世。

「——是不是要來迎接我——。」

狂四郎想着想着，腦海中充滿了亡妻在世的一顰一笑。

他有個感覺——這一天遲早會來臨的。

美保代臨終之前唯一的願望，就是死在自己丈夫的懷裏。

狂四郎永遠也忘不了她去世的那一天。

那一天——。

和多數的敵人決鬪之後，身負重傷回到家時，美保代已呈彌留的狀態了，

狂四郎坐到她枕邊時，美保代好像有靈感似的，突然睜開了眼睛。

好長的一段時間裏，兩人默默地凝視着對方，不正常的情形之下結成夫妻，從沒過一天安寧的日子。

生活中朝不保夕的波折，未曾間斷過，美保代渡過這艱困的四年，終於永遠的離開了人世。

命運之神似乎在做弄她。她對狂四郎痴情的思慕、愛念，却隨着短暫的生命而結束。

唯有，臨別人間的這一刻，能够再與狂四郎互相表達心底的摯愛。

然後——

美保代美麗而安詳的走了。

從那一天起，狂四郎就相信，等到自己臨終的時候，美保代一定會出現。

出現到他的枕邊，來迎接他。

現在——

狂四郎已經感覺到了。

「美保代，妳來的眞好！」

他自言自語的說着，

「啊！你，醒過來啦？」

這是……梅津一郎太的妹妹千佐的聲音！

就在他慢慢恢復的時候，知道自己的雙眼上面貼了藥布。

「還痛嗎？好一點兒沒有？」

狂四郎冷冰冰的回答。

「我的眼睛一旦睜開，會有更多的薩摩藩密探黨死在我劍下。」

「生死有命，誰又能預料呢？」

千佐哀怨的說道。

「請妳走吧！……我想暫時閉着眼睛，過過孤獨的日子，不要打擾我！」

狂四郎催着千佐趕緊走開。

千佐好像還要說什麼，猶豫了一下之後，說：

「請你多多保重！」

說完，悄悄地離開了。

狂四郎一直不動地躺着，

在黑暗中，想念亡妻的影子，他感覺此刻與美保代是這麼的接近，希望這個感覺一直持續着，

然而——

狂四郎却又回到現實的世界，美保代是再也不會出現了。

黑暗中，狂四郎低聲的呼喚着亡妻的名字，眞希望就這樣隨着亡妻而去。

曠野的雲遊僧

順着富士山，便是駿河路。

去三島，在經過箱根的坡路時，看富士山，有人讚此爲一絕景。

廣重右邊是愛鷹山，富士山聳立在愛鷹山後面。而東海道唯一的峻嶺，薩陲嶺便在左邊。

徒步的旅人們，可以隨着自己移動的脚步，欣賞重重山嶺的各個面貌。

「啊！爺爺！富士山在發抖！」

正在街上走的小孩，發出驚訝聲。

「不是，那是因爲山頂上風太大，雪在飄動的緣故。」

「爺爺！這裏的風景，比箱根還棒！」

「那是因爲角度不一樣！」

「不！這裏的確好上十倍，爺爺你自己看不清楚。」

隨着小孩的吵雜聲，爺爺發出「靜點！」牽着小孩的手，加速脚步往前走。

就在此時，併列路傍的松樹邊，出現一個拿着手杖，閉着眼睛的浪人。

這種美景，他都看不到，任何人看到他，都會對他產生一股同情心，同時也會被他那一付如幽靈般的樣子，嚇一大跳。

被爺爺牽着手的孩子，看了一眼後，露出一股驚懼之色。

眠狂四郎並沒有聽到他們爺倆的談話，等到他們走了以後，才靠着拐杖，慢慢地摸索向前。

從沼津旅館出來後，眠狂四郎的眼睛便沒有睜開過。他心中總有一股奇異的恐怖念頭。

那就是，如果睜開眼睛，白天的陽光刺入眼球後，反而會把眼睛炙瞎。

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走出旅館後，便有這股恐怖的念頭。

倒底還要瞎多久？而事實上，眼球此刻還是十分刺痛。

旅人們，一個個不斷地和他擦身而過。

眼睛是多麼重要的東西，——至今才深深地發現。

不久——。

左邊發出一股松濤聲。

他知道，已經到了千本松原。

這時候，狂四郎右手邊飄過來一股酒香味。

——是白馬吧？

狂四郎轉向右邊。

「白馬」是所有氣派的酒家。因爲門簾上畫着一匹跳躍的白馬之故。

狂四郎走過簾子，靠着拐杖，找了張椅子坐下。

「先生！酒要熱的還是冷的？」

狂四郎說只要把酒倒在碗裏就行了。

「既然眼睛不方便，用酒壺不方便，我來幫你倒酒好了！」

旁邊有人說。

狂四郎很乾脆的拒絕，說：

「我不喜歡麻煩別人。」

「瞎了眼，還不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忙，這不是太古怪了？」

對方毫不考慮的便說了出來，以聲音來判斷，應當是個年紀不小的人。

「你怎麼知道，我瞎了沒多久？」

從進了屋子，找張椅子坐下來，雖然動作慢了點，但是還不致被別人看出來。

「哈哈！這倒是騙不過我，你不睜開眼睛，也能分別出明與暗，還對亮的地方有所留戀，若想要安住在黑暗之鄉，但又懷念明亮處，這不是太難了嗎？」

酒已端到狂四郎面前。

但是狂四郎覺得被這個好管閒事的人盯着看，怪不舒服的，在端起酒碗之前，問道：

「你是不是武士？」

「什麼……，我只是和尚，破戒的和尚——」

「如果是雲遊僧的話，我有事要請教。」

「什麼事？」

「譬如說，在野外被毒棘刺到眼睛，該用什麼方法來治療，如果你知道有什麼草藥的話，請告訴我。」

雲遊僧對這個要求，片刻間答不出話來。

「想起來了沒有？」

狂四郎催促着說。

雲遊僧終於回答道：

「有，有辦法，不過毒棘也有很多種，刺進你眼中的是那一種？」

「是吹針！」

「吹針，果不出所料。」

「不出所料？……」

「你進來時，眞把我嚇了一跳。我已有多少年沒見過，總在死神身邊打轉的人了。……沒想到，你閉着眼睛，但是眞的有病。」

「……」

「你可能殺了不少人吧！」

「算不清楚了，……不殺他們，便會被他們殺，出於無奈，只有殺了算了。大概是在我四週的寃魂太多了，互相牽制，所以我還能活到現在……」

「哈！……你的話眞有意思，你可能是我這輩子碰到過的人中間，最奇怪的了。」

雲遊僧說。

「我？……你看到的只不過是個最平凡，最無聊的窮浪人而已。」

「不！……如果有一隻馬，長的像鹿，那一定值不少錢，而這麽值錢的馬，到那去找呢？而你，正是那一隻像鹿的馬。」

「……」

「我看你日子倒是過得頂消遙的。海能容水，所以成爲汪洋，山能容土，所以成爲峻嶺。你這個人，容得下敵人，所以能戰勝敵人。……人類自古以來，便沒有活上千年、萬年的，不管是什麽人，到了該死的時候，總是會死的。死神也許今天，也許明天便來了，能够安如泰山，這才是令人欽佩的地方！……來吧！看看你的眼睛！」

雲遊僧說完時，狂四郎的嘴角，露出一絲自嘲般的苦笑，說：

「太遲了！」

「太遲？什麽意思？」

狂四郎尙來不及說明。

「喔！」

雲遊僧已發出驚嚇聲。

就在此時，有八個戴着深斗笠的武士，已經並排站在酒家門口。

狂四郎敏銳的直覺，立刻告訴他來者是誰。

狂四郎從椅子上站起來，對雲遊僧說：

「剛才你說過，我在死神身邊打轉，看樣子，我的死神已經來了。我把你剛才的那幾句話留在耳邊，等着被殺了！」

「別糟踏自己的生命。」

「已經變成瞎子，還活得下去嗎？」

雲遊僧沒有回答狂四郎，先走了出去，問道：

「你們是來找那一個浪人算帳嗎？」

「沒錯！」

其中一人回答。

「對方是個瞎子，殺他了，稱不上是好漢！」

「我們不是爲了逞好漢，而來找他的。」

「那麽……八個人圍着一個瞎子，這又算是什麽？」

「你如果想幫他，我們絕不干涉！」

「我這一輩子，除了唸珠外，沒拿過其他東西。生命誠可貴，……你們如果實在等不急，那個浪人眼睛痊癒後，……我倒是有個條件。」

「什麽條件？」

「決鬪的地點讓我來挑。」

「反正他逃不了，隨你選那裏都可以。」

「你們別躭心，我這個窮和尙還沒有那麽大的本領讓他逃走，只是我挑一個對瞎子比較方便的地方。」

千本松原在沼津的西南方，五反田村的海邊，那裏有八公里長的松樹林。

這裏的松樹，與明石須磨的松林大不相同，長的過於茂盛，就連人走在其間，也十分困難。

在鎌倉室町時代，此地只有一千株左右，人們可以在此消磨時光，現在已經增加到一萬棵左右，成爲一個小小的密林。

雲遊僧選擇這個地點，也就是說：

武藝高強的八個敵人要包圍瞎了的狂四郎，在這裏，是十分不利的。

無數的小松樹，能掩護狂四郎。

在林間，不能自由活動，刀法受到限制，小松樹幹和樹枝之間的空隙，只能揷進去一隻手臂。

狂四郎也一樣，無想正宗這個時候也派不上用場，雙方都處在同樣不自由的條件下，

目前，雙眼盲瞎的情況，在這個密林中比在廣大平地上要有利的多，因爲，攻擊的敵人，不可能不發出聲音，所以，狂四郎用不着分神去應付，僅憑聽覺的敏銳，即可判斷。

他低下頭，提起歪斜的無想正宗。

敵人已由四面八方，樹幹與樹幹之間的間隙，衝了上來。

只能空納一人通過的間隙，這對於進攻者是極爲不利的。

再怎麽樣不發出聲音去進攻狂四郎，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狂四郎……不必靠視覺，

這時，

狂四郎把無想正宗移到頭頂上，垂直擧起。

叱聞——

八個人立刻停止前進，聲音沒了，狂四郎被圍在刀圈內。

「呀！……呀！」

只有熟練劍士們的叱吆喝聲，由狂四郎的前後，傳出二個敵人的吼聲。

二支白刃——一前一後，如電光石火般的刺來。

但——

由背後刺來的刀，刺進了狂四郎身後的松樹幹裏，由前面來的進攻者，已經和松幹一起頂頭，上像破竹竿一樣，被後面的人劈成兩半倒在地上。

不到兩秒鐘——，又二個進攻者。

和剛才二個人一樣，完全相同的下場。

「喔！」

往前面劈砍的一人，突然想通了，他也學狂四郎，把白刃直立在頭頂上，

在松樹林中，橫砍那是不可能，只有把白刃一直線的上下搖擺，縱直來斬對方，才不會太困難。

敵人也學起狂四郎這一套戰術。

狂四郎發覺自己的戰術被敵人識破，把直立在頭頂上的無想正宗，緩緩的放下來。

……一剎那間——

狂四郎的身體，飛躍在空中。

在空中，才能有自由活動的空間。

前面的敵人，看到狂四郎躍入空中，無可奈何地放下白刃。

狂四郎像隻小鳥似的，停在樹梢上，對着下面的敵人亂斬。

對方立刻倒在血泊中。

其他的進攻者，急忙還手，但，狂四郎已經跳躍到遠處的地面上。

可惡——。

敵人們的眼神，變得像是狂暴的野獸。

失去了相互緊密連繫之下，一起來進攻，他們沒有多餘的時間被這瞎子玩弄！在這種憤怒的心情下，立即採取另一種行動。

追殺狂四郎，追到底！

狂四郎閉着眼睛來對付從四面來突襲的敵人，不覺得是件難事。

上、下搖動，或是直立，前後逆刺，狂四郎的劍術，

已到了爐火純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狂四郎逃出密林之後，來到白浪粼粼的沙灘上，後面只有二個人追來。

其中一人，已身負重傷，還勉強地鼓起全身的力氣。

「呀……」

向狂四郎進攻，但，還未斬到狂四郎，便倒在沙灘上。頭俯在浪中，再也沒有起來。

留下來的最後一個人，滿懷着非殺掉狂四郎不可的悲痛鬪志，衝了上來。

狂四郎——在黑暗中的決鬪，已感到筋疲力竭。

再不願意和敵人對抗了。

狂四郎猜測有敵人在身後，以不動的姿勢等待。

這時——

忽然有人說話。

「地點不對啊！」

「決鬪地點是在密林之中，爲何變卦？」

和雲遊僧談剣過的敵人，原來是要對付狂四郎的大刀。轉過頭，發出如猛獸般的吆喝聲。同時，跳到雲遊僧身邊。

狂四郎被忽起的尖銳刀風，嚇了一跳。

——雲遊僧應付不了他！

狂四郎心中焦急着。

狂四郎臉孔朝着雲遊僧站的方向，說：

「託貴僧的福，附在身上的死神，好像正在撤退！」

「你能相信嗎？」

雲遊僧回答。

這個聲音，如同變了一個人似的，非常冷酷。

「……？」

狂四郎歪着頸子，有點兒莫名其妙。

「眠狂四郎——如果，我這個破和尚也是要突襲你的刺客，你怎麽辦？」

「……。」

「我想，等到你眼瞎之後，和你決鬪，這樣我比較不費力，所以，一直等着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現在，你總該覺悟吧！剛巧，還有別的地方來的敵人，所以，仔細考慮之後，選擇了對你有利的地點……。在我意料中，你那種無人能測，隨機應變的秘技，完全是個所向無敵的強人，但是，你並不是超人。你現在的體力、氣力，已經全部用盡了……現在要取你的命，不會太困難！」

「……。」

「眠狂四郎，你別說我卑鄙，不採取這種手段，你是

永遠解決不掉的！」

「雲遊僧！」

「怎麼？」

「你不要那麼囉嗦的安慰我，我對生死一向毫不留戀也從不畏懼，既然要我的命，那就快點動手吧！別浪費時間了！」

「好！那麼你覺悟吧！」

雲遊僧的激厲劍氣，趁着潮風，正對着狂四郎身上。蹲在地上的狂四郎，已覺悟到了。

——一下子，無法防備他的攻擊。

睜開眼睛，和他決鬥，也不過是勢均力敵，如今，眼睛看不見，又經過一場筋疲力竭的打鬪，絕對沒辦法打得過他。

狂四郎，絕望的如同待宰羔羊。

雲遊僧看到狂四郎這一副悲慘的姿態，假慈悲的說道：

「我來了！」

好心的警告他。

就在這一刹那間，

從天上落下尖利的飛箭，同時，

雲遊僧「噫！」的一聲，倒在沙灘上。

狂四郎聽見之後，

——有人來救我啦！

他相信自己獲救了。

來人踏着沙地，慢慢的靠近身邊，悄悄地說：

「不把你的眼睛治好，我心不安！」

這個聲音，確實是吹針把狂四郎害成瞎眼的梅津一郎太的妹妹——千佐。

吉原的小沙彌

草枕子（註）中記載着。

（註：草枕子爲日本最早之一本隨筆文學作品。）

『經過柏原新田，元吉原後，道旁不見錦花綠草，只有如積雪般的一片白砂地。』

由富士山向左一轉，海邊的沙灘上遍植松樹，舉目望去，只有延綿不斷的白沙。

這裏是人煙稀少之地。

只有爲了懷念山部赤人的詩歌者，才會在這附近徘徊，一年中也見不到幾個人。

但是也有例外的時候。

此日，天晴無風，午後的陽光，把松樹的影子拖得長長的，這是一個溫暖的天候。

有一大一小兩個人影，正在樹林間趕着路，這兩個人走在一起，看起來極不協調。

大的看起來像是個年青的賭徒，腰間插了一柄長刀，小的，是個穿着白袍，拿了根櫻花木的手杖，是個光頭小和尙。

小和尙那副長相，實在是少見的可愛。大而清澈的眸子，像是對天眞無邪的玻璃球，長長的耳朵，在春天的陽光下，呈現出透明的粉紅色。

「差不多在這附近了！」

那個像賭徒的年青人，選好了地點之後，向小沙彌說：

「該開始擊劍了吧！」

小沙彌抽出藏在櫻木杖裏頭的一尺二寸刀。

「聽清楚！把那個樹幹當做敵人，刀子抓緊之後，用刀刺進去，唸着南無阿彌陀佛，用勁刺！快開始吧！」

小沙彌按照他的吩咐，擺出架式，拼命瞪着對面的松樹幹，然後，往前奔跑。

「呀！呀！」

隨着可愛的童音刺進去，但是，手腕無力，劍尖只刺傷樹幹的外皮。

「再來一次，這次要再用點力！」

「是的。」

小沙彌回到原位，再擺出架式，心情鎮定之後，突然又往前奔去。

「呀！」

這一回，可刺進樹幹中間，但沒有刺到裏面，那個細膩柔弱的小手腕，是不太可能辦得到的。

「再來一次，別難過，練習到你累得倒地爲止……」

像賭徒的那個年青人，訓誡着。

這個時候，幾步外的距離，有個像松樹影似的黑影子在動搖。

年青人緊張的嚇出一頭冷汗。

穿着黑袍的浪人，像幽魂似的，看了他們兩人一眼後，一語不發想走開。

「先生！」

年輕人用尖銳的語氣叫住他。

「請你不要說出去，就當作沒看到……」

被叫住的狂四郎，回過頭，

「不可告人……有這麼要緊的修練嗎？」

「你說什麼？」

「我認爲，四月八日的花祭，叫小沙彌練習武士的模樣，到街上去狂跑，因爲，這裏有這種舊的風俗習慣！」

「別開玩笑了，爲了替父報仇，在南無八幡許過願，拼着一死，非達到目的不可的孝子，你別小看他——。」

年輕人，大聲吼叫之後，把腰間的刀抽出，不分青紅皂白，擺出攻擊的姿態。

狂四郎不理他，繼續走着。

年青人的右手，抓緊了刀柄，

「呀！呀！」

狂四郎一喝，年青人像受了雷轟似的一擊。

頓時，驚得呆住了，不敢妄動。

狂四郎走近小沙彌身邊，拿起他的白刄，說：

「劍這個東西，如果你不會使用，就連棉花也穿不進去，——你是浪人，所以……可能斬過一、二個人，但是，以你這種刺法，是無法衝進樹幹裏的，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什麼？我不相信！」

年青人由狂四郎手中拿起白刄，發出吆喝聲……奔跑的刺進松樹幹。

但是，這種猛勁下，刀尖進入樹幹的深度，只不過寥寥的五分厚。

年青人想要拔出樹幹裏的刀，但是，刺進樹幹的劍一直拔不出來……，年青人臉孔漲得通紅，覺得很沒面子。

狂四郎把年青人推開，輕而易擧的拔起刀，抓在手中，對準樹幹，平平的伸出，擺出不動的姿態。

年青人，嚥了一口口水，看呆了。

瞬間的功夫——

狂四郎沒有任何誇張的動作，白刄已經刺進樹幹裏，刀身像是被吸進去似的穿過了樹幹。

年青人看到刀尖突出在樹幹的另一面，只是站着乾瞪眼，一眨也不眨。

狂四郎「噢！」地一聲低喊，

刀身又輕易的滑了出來，回到狂四郎手中。

白刄又被收在櫻木杖裏，重回小沙彌身邊。

「先生，你太了不起了！」

年青人對狂四郎的刀藝，佩服的五體投地。

「懂的用刀就不費力。但，這不是敎小孩的玩意。尤其是女孩子——。」

年青人這下子，更是心驚肉跳，不知怎回麽答才是。

小沙彌理光了頭，像個男孩的模樣，其實是個少女。

「先生！請幫幫我的忙！」

年青人忽地坐到地上，哀求了起來。

「請你，助我一臂之力。」

「……」

狂四郎和小沙彌相互看了一眼，不做聲。

小沙彌的眼神，顯出非要達到目的不可似的，含着悲哀的目光，望着狂四郎。

「敵人在那裏呢？」

狂四郎問那個靑年人。

「吉原四里外，有個叫十里木的地方。那兒有座收容寺，那個寺的住持，就是這小孩的敵人！」

「我不太詳細知道。不過，這個孩子的父親——土岐嘉門，遺書上寫的就是他。因爲我從小，就被土岐家收容，他們家對我是恩重如山，我現在只有想盡辦法，讓這個小姐，爲他父親報仇，……還煩你多多幫忙！」

年青人的頭，幾乎磕到砂地，不停的懇求。

狂四郎，沉默了半天。

「把你所知道的內情，都告訴我吧！」

「先生……你答應幫我們的忙了？」

年青人如釋重負的露出笑容，

「聽完你的話，再做決定！」

「是……是……」

「土岐嘉岐門……這個孩子的父親，被廣濟寺的住持，毒殺死亡！」

「不……，土岐嘉岐門，是在江戶城大手門前，切腹死亡！」

「那……眞是勇敢的表現哪！……爲什麽，要選在那個地點來切腹呢？」

「我也不知道。遺書裏確實寫的是……廣濟寺的住持，把土岐家害得家破人亡。」

「關於那個和尙的閒話，聽到過沒有？」

「好像沒有聽說過，那不是個普通的寺院，那寺院是由公儀那裏認可特准的寺。所以，寺院的威風勢力相當的大，住持被稱爲上人官。我也見過他們，相貌堂堂，在他面前，頭都不敢抬……」

「爲什麽叫廣濟寺？」

「因爲那個寺院收容一些逃家的婦人、有先生酗酒亂性的、公婆虐待的、及風塵女人、貧病交迫的人、孤兒等等，他們理光了頭，在那裏獲得食住，收容這些人的房屋，有三棟啦！」

狂四郎聽完之後，視線轉向小沙彌，問他：

「你的母親在不在？」

小沙彌，直着眼望着狂四郎的臉，說：

「已經不在了！」

「比你父親先去世？」

「是的。」

「先生……」

年青人小聲地：

「像躱迷藏似的，突然不見了，一個月以後，不知從那裏變了屍體，被抬回到家……」

「……」

「深夜裏，他們家前面被人家扔了一頂轎子，她母親就死在裏面！」

「後來沒多久，土岐嘉門就在江戶城大手門前，切腹身死……」

「是的——」

——妻子，被住持毒殺，問題出在這裏——

狂四郎一面走，一面推論着。

「你來協助我，我在吉原的旅宿等你。有你做我的掩護，辦起事來也好些！」

故意找了間陳舊旅館的狂四郎，向櫃台借了本『名勝志』的地理書。

不久，櫃台把書送到房間。

狂四郎立即翻開：

『自古以來，有三關：足柄、清見、橫走。路過足柄，經過富士山麓邊，往清見關的地點，叫橫走關。位置在足高山中間。就是說，富士山和足高山之間，現在還有道路，這裏叫十里木越。在竹林下向南一里有御殿場村。御殿場村一帶是公儀鷹場。百姓往竹林、野原一律受到禁止

通行的管制。由此地往北方是富士的東口，此地可往甲州都留郡，越過都留郡向西方，有十里木。御殿場村向西方三里，有印野村。村莊裏有谷川，這就是土岐小河。也就是橫走。有這三條岐路，所以，自古以來，被稱爲「關」……十里木要往吉原……還要十里路……。』

讀完之後，

——原來如此——

狂四郎心裏明白了大致的情形。

叫勘太的這個年輕人，說……，原來山岐嘉門，在這個地方是很有聲望的一個人。從吉原到富士山架有大小五十多個石橋，這都是山岐家出錢建造的。還有，富士山麓一帶及甲州身延山參詣道路兩邊的山林，也是山岐家所有的不動產。

上一代時，受了幕府的逼迫，山林一律被接收，而土岐家也就中落了，因此，土岐嘉門一直怨恨幕府。

當了將軍家鷹場的御殿場村森林，也是土岐家的所有地。

基於上述種種原因，導致土岐嘉門抱怨而切腹。

勘太進屋時，已將近開晚飯了。

「先生！打聽的結果……毫無頭緒，如同走進了五里霧之中……」

勘太，把小沙彌交給他自己的母親後，由吉原宿到蒲原宿到處探聽收容寺的事情。

他一邊拭擦臉上的汗水，一邊報告狂四郎。

狂四郎默默無言，喝着酒。

「聽說——廣濟寺不見得都是那些可憐女子去要求庇護，……好家庭中豐衣足食的大家閨秀，也不知爲什麽厭世……理光了頭進了收容寺……。」

「然後，那些姑娘怎麽樣？」

「怪事就出在這裏！聽說，進去之後，不到三個月又回到家裏來，頭髮留長之後，再去嫁人。……這些姑娘都是好家庭出身，所以……秘密地……不敢洩露出去。我今天第一次聽到這種怪消息，倒底是在搞什麽把戲，我全給弄糊塗了！」

「你探聽過，由幾年前開始，才有這種怪事？」

「聽說有十年，不，可能不止。每年，有一個或二個姑娘，一定要這樣被他們……。」

聽完勘太的探聽結果之後，狂四郎冷酷無情的眼神，瞪着天空，沉默不語。

勘太一直守着他身邊，盯着他的怪表情。

過一會兒，狂四郎開口了。

「夜訪的行動，可以開始啦！」

「……你在說什麼？」

勘太的心情一直還未平復，此刻又不知狂四郎打算做什麼。

「必須要用夜訪的方式，才能探出個水落石出，最好去找個舊一點，庭院大一些的房子，比較妥當！」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宅邸，本廳的面積也很大，土牆倉庫也很多。

春天的夜裏，下弦月照着狂四郎清瘦的身軀，他，站在院子的角落裏。

此刻，剛過了三更，周圍一片安詳，只有池塘裏的鯉魚在水中的逐游聲。

這間住宅，是沼津城主水野出羽守的老中所保管，有五萬石財政筈見新左衞門的隱居所。早先，爲了大名隊伍遊行，水野家和近畿數藩之間起了爭鬪，筈見新左衞門負起一切責任之後辭職，隱居在這個住宅裏。

新左衞門，二年前去世，目前是養繼子新三郎在當家。由水野家那裏，會不斷的供應米穀來，另外還經營製造醬的倉庫，生活算是相當富裕。

狂四郎，在月光之下仔細地看着這間房子的的構造之後，開始起步。

打開一扇窗戶，溜了進去……，這對他來說，是輕而易學的。

狂四郎好像對這房子很熟悉，一直往裏面走，終於走到一個房間前面。

雖然是在黑影中，但狂四郎的行動，一點兒不受影響。

對於他來說，在黑暗中辦事，是再習慣也沒有的。

輕輕的一聲，門被打開了，狂四郎跨進一步，覺得沒有找錯房間。

有二個臥榻。

主人和他的妻子……絕不會錯，兩個人的睡相，都是年輕而高雅。

筈見新三郎發現狂四郎之後，立刻睜開眼睛。

「賊——」

馬上爬起身，跳到床邊櫃子，抓起刀子，抽出鞘。

相當俐落的身手，但，刹那間，他的白刄，被打落在地上。

「首先，請原諒，闖進年輕夫婦的臥房裏，這個無禮的行爲，是很不得已的，請你了解。」

狂四郎把新三郎的身體，踩在脚下。拾起落在地上的白刄。

「我想請教你一件事情，不得已這樣做，這是白天無法問的問題。所以……我才像個小偷似的，半夜摸進來，請你老實的告訴我……，你去年結婚的這個女人，和你要結婚的半年以前，理光了頭……在十里木的廣濟寺，生活過三個月。我已經調查的一清二楚，別騙我……。我問你，你到底是明明知道，還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娶了她，結婚之時，她確實是一位處女……？請你明明白白的告訴我！」

新三郎不回答，反而，

「走開——」

拚命地掙扎着。

狂四郎一改方才的客氣，恢復了冷冰冰的態度，

「那麽……我就由你妻子那裏探聽吧！看她到底是不是處女……」

狂四郎想套出他的供詞！

年輕的妻子，在旁邊不停地發抖。

瞬間——

狂四郎把白刄比在新三郎的脖子前，嚇唬她，

「你老實的告訴我，否則，你的丈夫就會被我送到另一個世界……」

妻子苦喪着臉，嘴唇不斷的顫抖，但，不說半個字，只是微微地搖着頭。

「妳是以處女的身份，嫁到這裏來？」

做妻子的，點點頭。

「喂！當家的，有沒有錯啊？」

「爲什麽問這種無聊的廢話？」

新三郎滿肚子的不高興。

狂四郎再回頭看看那個女的。

「理光了頭，進入廣濟寺，那絕對不是出自你的意願，是什麽人逼的，快告訴我！」

「我不知道！」

「爲什麽不知道？」

狂四郎的語氣，愈來愈冷酷，咄咄逼人。

脚下的新三郎只好說：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只是隨着這裏的風俗習慣，跟着這樣做！」

「是嗎？風俗習慣……，那麽，姑娘把頭髮再留長，也是風俗習慣？——我是不忍心看你們被欺騙，所以……我才在這裏，把你壓在地上！」

「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想要知道，去問蒲原的代官吧！我們沒有別的話可以告訴你了！」

聽完他的話，狂四郎把視線轉向他妻子，她點點頭，

表示丈夫說的話，千眞萬確，絕不會錯。

狂四郎，又回到月光下的路口，心中十分矛盾。

——案子越來越複雜，好不容易上了船，居然是條泥船！

——唉！趁着船沒沉，趕緊到對岸，否則……。

蒲原代官

從吉原到蒲原，距離約有八公里餘。

街道平坦，松樹併列在兩旁，富士山的容貌漸漸地完全呈現在眼前。

徒步的旅客們，在此地休息二天，以準備經過重重難關。

這裏是水鳥棲居的富士河，從前有一位名武將平維盛，帶着七萬餘的騎兵，被這些水鳥的翅膀聲，嚇着了坐騎，以致整隊敗走。

富士河有舟伕在兩岸做生意，但是時常會被禁渡，因爲禁渡，兩岸的旅館，旅客爆滿，食物缺乏，在這個時代，吉原旅館蓄有十石，蒲原旅館內有三十石，以備不時之需。

富士河的水量，正月到九月是八尺高，稱之爲夏河。十月到十二月是六尺高，叫做多河。夏河或多河，一旦水量增高二尺時，禁止馬渡河，增高到三尺時，禁止旅客們渡河。這是條極危險的河。

在「名所記」裏，記的有這種一首詩。

「富士河，乘舟渡河，渡河神幫着棹方向，望着岸上，提心吊膽，此舟便像似往水中沉，忽然醒來，趕緊握住棹，舟內旅客，頭暈膽寒，冷汗直流，終到於達岸上」。

眠狂四郎，在薄霧的早晨，乘上了舟。隔壁坐着一個老人。像是當地人，狂四郎看他熟識的樣子，詢問了他：

「蒲原的代官邸，是在這附近嗎？」

「在旅館前面的七難坂，從前的公館是在對岸的水神森丘上面！」

「你們對代官的感覺，他是何種人物？」

關於這個問題，老人好像很得意的回答：

「代官，在我們這裏，等於是我們的水神老爺。」

「水神？」

「你們不會了解喲！他的祖先是古郡們大夫，在富士河造了堤防，救了對岸的農民——」

聽了他的話，狂四郎回想從前在「道中行程記」讀過好像有這麼一篇故事。

寬永年間，大納言忠良的手下，駿河代官，確是有這麼一位古郡門大夫重政。

當時的富士河是，轉彎到富士山麓的一峰——明星嶽，然後再流入浮島澤。在這澤和海之間的村莊，每年受了

富士河氾濫，損害的相當厲害。

假如，在明星嶽山麓，堵塞富士河，讓其直接注入駿河灣的話，就能够防備水害。大家都抱着這麽一個願望。常常有人造過堤防，但是，回回都被激流冲壞，從來沒有成功過。

古郡門大夫，下定決心，要爲農民除水患，所以親自來完成這個治水的工程。每年登上明星嶽，一直朝着富士河的流水，思考、研究。

門大夫想：如何造一成個妥當的堤防，才能經得起這麽急激的水流？鐵牛禪師也時常來巡看，門大夫招待他們到家中，言談中提起了自已的苦心與計畫。

鐵牛禪師微笑着囘答：

「別妨礙到水。就是說，能造成讓水自由順流的堤防，是最理想的！」

門大夫聽了以後，覺得莫明其妙。不知鐵牛禪師話裏含的是另有什麽意義。

鐵牛禪師最後，叫他仔細的看看下游的印旛沼的景況。

門大夫立刻前往印旛沼，然後在那裏滯留了數日以後，突然茅塞頓開，有了靈感。他發覺，利根河調節水量的重要任務，完全是依靠印旛沼。

假如沒有印旛沼的話，在利根河旁，建築了再堅固的堤防，也是會被急流冲破的。

——對！明白了——。

門大夫爲了讓富士河的水流不受逆阻，達到導水的功能，不一昧盲目的築堤防，而採取一種雁行狀的堤防。只有這樣，才能一勞永逸。

這個工程，門大夫親自來開工，然後交給他的兒子重高，費了五十年的歲月才完成了提防的大小工程。

雁行提防完工了，沿岸的村莊也平安無事，另外又產生了十三個新的村莊，能增加收穫六千五百石左右的糧食。

古郡門大夫重政和他的子孫，在這個地方的住民心裏，確實是和水神有着同樣被尊敬的地位。

老人說，現在的主君，古郡孫大夫也是個相當厚道的人。

——眞是這樣的人的話，那就用不着夜晚來偸偸摸摸的拜訪了，狂四郎靜靜的考慮着。

半小時後，狂四郎坐在代官邸的書房中，捲起雙腕衣袖。

第二個房間的壁櫃裏掛着「水心」兩個字的字畫，此外，沒有屏風，櫃子裏一點兒裝飾品也沒有，極簡樸的二

十個榻榻米的房間。

「水心」的筆蹟，可能是鐵牛禪師留下來的。雄渾的字體，不愧是個出家人的遺墨。

紙門被打開，一個學者型的人物進入屋裏。約莫三十歲左右，是個年輕瀟脫的好漢。

打聲招呼後，古郡孫大夫微笑着說：

「咱家的親弟，在江戶的青山開町道場，你的聲名，已由內弟那裏久仰良久……」

他這麽說！

自已的奇妙名字，立刻被眼前這一位代官看中，進了書院裏。

「請包涵，我來這裏是因爲有點急事要轉告你。集在富士山麓的法華，目前擴大了勢力，明目張膽的在十里木的天台寺，籌備各種隱密勢力，到目前爲止，正在進行中，在這一帶的日蓮信徒，一概被改成天台宗——，這，是你在後面支持的吧？……」

狂四郎氣冲冲的質問他。

富士山下有日蓮正宗的總本山大石寺，另外還有其他的法華五山大石寺。

正應三年，上野村的地主，南条兵衞七郎時光，他和日蓮門下的六位老僧，其中的一位老僧名叫日興。開山之後，建立寺廟。日興原是甲州鰍決出身。和身延山關係深厚。日蓮落魄之後，跟隨身延山建立者波木井實長，後因宗教上的意見不合，爭奪了在身延山的寶物，然後在富士山麓旁，建立了大石寺。

因爲這原故，到目前爲止，日蓮的曼陀羅還有其他寶物統統在大石寺裏，身延山變成了一無所有的空山。

五山有：北山村的本門寺、芝富村字西山的本門寺、上野村下条，還有妙蓮寺、富士根村小泉的久蓮寺等等。

五山之外，還有駿東郡金岡村的光長寺、富士郡岩松林的實相寺。

富士山麓下，不斷的有日蓮宗和其他宗派之間的流血鬪爭。

富士山下熱原的熱原神四郎國重，爲了不服被迫改敎，在大衆面前，被亂箭射死。

日蓮宗爲了追禱這些悲慘的殉敎者，在富士山麓下，宣揚這些敎義，以傳給世人。

日蓮宗敎，並不是敎徒生命結束後，就到達極樂世界，就能解決一切自我的單純宗敎。

這個敎派所傳播的敎義，是關於現世的種種艱困鬪爭。而不是只顧個人的超渡永生。饑餓的侵襲、瘟疫的傳染、地震、洪水的發生、突然的內亂、外敵的入侵等等禍因

，這些都是歸於缺少法華經信仰的原故，而造成禍延衆人的悲慘境地。

佛祖死後三千年，世人墮落，連續發生了七難。東方之國出現了上行菩薩之後，世人才獲得救……關於這樣的傳說，法華經裏，描寫的很詳細。

日蓮剛巧在佛祖死後三千年誕生，就是說，日蓮等於是上行菩薩的化身。爲了拯救墮落的世人，而又現世。

公卿、武家、農民、商人，一概變成了法華經教義的忠實信徒以後，才能淨化天地。

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培養法華經的修行者，必須設立一個本門的戒壇，做爲試驗、修行的場所。

首先是大石寺，及其他五山，成爲實行計劃的地點。

由日興傳下來的日蓮計劃，比呈現在眼前的富士容貌更雄壯。但由於爭鬪專權的結果，富士山麓下出現的，只是單獨的一個小寺廟在反抗着，而且，駿河的農民，不斷的被迫改敎，這種不合道理的事情，居然一天比一天擴大，幕後一定有一些具有權勢的人士在支撐操縱。

狂四郎以他尖銳的眼光，默默地思忖着。

一方面，古郡孫大夫的態度也相當的冷靜。

「你對廣濟寺的住持是不是有成見？」

他反問狂四郎。

「有一個十歲的小姑娘，正在伺機替她的父母親報仇。」

「你，你受了她的委託？幫她一臂之力？」

「有這個意思！」

「是誰家的姑娘呢？」

「出自名門，吉原隨一土岐嘉門的小姐。」

孫大夫聽了之後，開始皺起眉頭。

狂四郎依然是冷酷的表情，等着孫大夫開口說話。

孫大夫因爲身爲代官，要守着代官的立場，不能輕易的隨便說話。

不久，

「土岐嘉門的妻子，變成了屍體回家，十天後，嘉門他在千代田城大手門前切腹而死，是什麼原因，你知道嗎？」

「………」

「話說到……這裏……另外，據我調查結果，當地比較保守賢惠的姑娘，理光了頭，進入廣濟寺，大約一個多月的時間，最多不會超過三個月，便回到自己的家，再留長頭髮，帶上棉帽子，準備出嫁……。像咱們市井的無賴漢，三敎九流的人們，都認爲廣濟寺的住持好色，缺少功德心，爲了試探他們會不會玩弄姑娘，故意理光頭，讓她進入寺裏。等到她們嫁人之後，却發現每一個姑娘都是清清白白的身子；但是嘉門妻子這件事却是疑雲重重——廣濟寺的住持把土岐嘉門的妻子弄成屍體，爲什麼又保住其他那些姑娘的清白——這個疑問很難解釋，目前，我眠狂四郎只能探測到這個地步，駿河代官閣下，請問，你預備採取何種方法來解決這些事情？」

這裏帶着恐嚇似的口氣。

孫大夫一時回答不出來。

狂四郎必須要再等一段時間。

孫大夫已看出了狂四郎那副冷酷的眼神，

「身爲代官，不能任意洩露機密，你的問題我無法答覆，很抱歉！」

乾脆完全地說出來也好——

狂四郎內心頓時一陣苦笑。

「閣下，你不能講！那是因爲你有另一方面的顧慮吧——」

「………」

「我就這麼決定，你可別後悔！」

「………」

「那麼……失陪了！」

狂四郎站起來正要走時，孫大夫急急忙忙地留住了他。

「等一等！」

「………」

「你，現在要到廣濟寺去殺那住持，對不對？」

「爲了幫土岐嘉門的小姑娘報仇。」

「不能這麼做！」

「以代官的勢力來保護住持，這也可以說是你們的職責吧！我向來不把這種勢力放在眼裏！」

「所以，不能……，不是不能報仇，而是報仇的方式……問題出在方法的差別。」

「噢！……不錯。」

狂四郎露出微笑。

「是。我這一趟沒有白跑，不要牽連到駿河代官的報仇方法，才是眞正高人一等下了功夫的報仇！」

狂四郎低下了頭。

雄偉的大雄寶殿，廣大的正堂內，連人影也顯得很渺小。

白天，所有的窗門都關閉的很緊，只有立在一邊的蠟燭的火影，像鬼火似的在搖幌着。

誦經的聲音已經持續了二小時還沒停止。

那是個資深的老僧的莊重誦經聲。

他有着一副讓人一見就感覺很有深厚知識的長相。

他的後面，並對着兩個人影——都是年輕貌美的姑娘，臉孔伏在一塵不染的白紗下面，光頭剃得青青發亮。好像在等待祭神似的。

老僧唸完了經以後，轉過頭面向姑娘們，口中又念了三次經，然後說：

「我想，你們已經清楚了作法儀式了吧！」

姑娘們點頭。

「恭喜你們，被選中擔任今年的榮譽任務……。那麼！脫下來，讓我……瞧瞧！」

被老僧催促了後，姑娘們站起來，解開白布腰帶，戴在頭上的白紗由肩膀滑落到脚底，純白的內衣，一層又一層，毫不遲疑的脫光。

羞恥心最強烈的年齡，怎麼可能在老僧的面前做出這種欺騙自己的行爲。

然而這個寶殿，是有着很長一段時間的輝煌事蹟，能被選中，是很光榮的事哪！

唱着南無阿彌頂禮的高調，一絲不掛的二個裸體少女，呈現在法燈前。

這樣的場面，不能不說是在吸引佛法的下賤法規吧！一對裸體，美妙的裸體，從未被世俗的風塵污染過的肌膚，柔美的曲線，還未成熟的胸脯，從上到下，是這麼的清純、優美。

老僧陶醉在這幅畫面中，很滿意地說：

「美極啦！」

他的頭不斷的幌着，點着，

「含苞待放的櫻花，盛開之前，還落在我這個老頭兒的手裏，未免太可惜啦！……這就是侍奉神祖的人特有的權益吧！哈……哈……」

他笑嘻嘻地離開座位。

方丈待客室裏有客人。

帶着駿河代官介紹信的浪人。

老僧換掉法衣，進入接客室。

「抱歉！讓你久等！」

就坐以後，靜靜地看着對方，等着對方開口說明來這兒的用意。

狂四郎這個人，根本不介紹自己，開門見山的說：

「你要知道，我就是地獄裏派來的使者！」

第一句話，就這麼不吉利、刺耳。

「噢！地獄來的使者，帶了什麼好消息來到這裏？」

「不錯——，看你的樣子，不會是一個普通的法師。我還是直接告訴你——。由十里木過去的沏殿場村一帶，是一個休憩的狩鷹場。八代將軍開始在那裏狩鷹以後，代代的將軍們，三年要舉行一次儀式，到了現代，變成一年一次的例做，但是，現在的將軍，生平對武藝並沒什麼興趣，狩鷹比賽一向也不關心。

在江戶附近的馬場，十年也不會舉行一次比賽，這就是證據。爲什麼來到遙遠的沏殿場村，每年還一定要舉行一次豪華的狩鷹比賽，而這個比賽，已有六、七年的歷史，從未間斷過一次，這就是將軍他很喜愛當地的原故。

身爲廣濟寺住持的你們，設了陷阱，迷惑將軍，爲了買他的歡心，對不對？」

狂四郎一口氣把話講完。

「……」

老僧默默無言，沒一點反應。

「那就是說——把駿河一帶有聲望的人家及富翁商人的姑娘，選出來以後，養成女尼，然後，獻給將軍家——這些家庭和姑娘，統統不敢反抗，也不能反抗，這件事，已繼續了十數年之久。

將軍已漸漸衰老，最近六、七年已經停止了沏殿場村的狩鷹比賽。——不過，在這個廣濟寺，早已養成準備女尼等待將軍來的習慣，而且不斷的傳下去。剛才你在大廳欣賞了二位理了光頭的裸體姑娘……」

「……」

「言歸正傳——剛好十年前，有一位姑娘，被迫當了女尼。等着將軍的到來。姑娘那時候已經和吉原的名家土岐嘉門訂過親，因被選爲將軍的幸物，不得已服從命令。等到她和土岐嘉門成親的時候，已經是身懷三個月身孕的妊婦了。」

「……」

「誕生的是一個女娃娃。確實是將軍家的後代，當了母親的她，希望女兒能跟生父見個面，可憐而愚蠢的婦人心，眞是用心良苦。——要想和將軍接近，除了拜託廣濟寺住持之外，別無他法，我想，這一點是你們無論如何也沒料到的！」

「……」

「然而，你們將軍將她玩弄詐騙之後，還不讓她活着離開寺門……。」

「……」

「法師，你承認有這麼一回事吧？」

狂四郎尖銳的目光，一直盯着老僧，不曾離開。

「你閣下和土岐家有何關係？」

老僧反問。

「只是認識而已，我爲了澄清一下這件事，並無其他的意思，這一點，請你弄清楚！」

老僧點點頭，

「那麽，照你的意思，希望怎麽解決這事？」

狂四郎還是冷冷淡淡。

不久，沏好茶的茶碗，慢慢的端到老僧面前。

端來茶碗的是個可憐的小和尙。

老僧把有毒藥的茶碗，接到手中，仁慈的看了小和尙一眼後，微笑着說：

「愚僧作孽一生，如今還留下唯一的孽種在世間，眞是罪有應得，自食惡果……」

由井浪人

山和海之間的由井旅宿，像窄床一樣細長，而且凸凹不平，歪歪倒倒。

從前，這個旅宿老板的兒子，冒充忠臣楠木正成的後代，想召集散居在天下各地的浪人謀反失敗的故事，被流傳下來之外，其他的事情，一無所有，這是個極貧乏的地方。

「東海道名所記」裏記載，

「這裏是最缺少馬的地方，尤其是旅途中要換馬的旅客，一概不借旅宿。假如借宿之後，旅館錢要比其他地方高一倍，原因是旅宿內沒有馬，萬一要借馬的話，必須要向旅宿的管理員，接洽之後，要往一里或二里外的其他村落借馬，是個非常不方便的地方。」

受了人們的批評：當然，旅客都不願意朝這個方向來，往西邊的旅客，天未暗以前，都有越過薩埵嶺的習慣。眠狂四郎，違反了大家的習慣，進入了由井宿的旅館時，正巧碰到薩摩島津家的隊伍由沼津出發。

他決定在薩埵巖埋伏，和他們的隊伍決鬭。

「讓我住進去吧！」

狂四郎開口問道，母夜叉似的醜女侍見了他之後，以粗野的態度望着二樓，說：

「大衆床位——」

四周靜寂，好像沒有其他旅客似的。女侍那副不耐煩的態度，倒底是爲什麽？

狂四郎知道了大衆床位在二樓以後，上了樓梯。

打開門，首先遇到一對男女旅客。

「拜託，我要跟你們暫住一起。」

「請，請。」

女客和他打了招呼，這女人看樣子還年靑，或許是面孔蒼白的原因吧，一對濃眉，細頭髮，好像有歷盡滄桑的陰影。男的，是個年長的浪人模樣。容貌之間，也有掩不住的陰暗。鼻樑相似，可以判斷是父女兩人。

狂四郎坐上以後，那一位父親，一點兒招呼也沒打。女兒由火盆那裏提起了鐵茶壺，倒了茶以後，交給狂四郎，然後靠近她父親面前，像是給他茶杯。

父親的脖子在搖動。

——盲人，

狂四郎看見他的雙眼緊緊的閉着，

他明白了。

奇妙的是父女兩個人的對話、舉動。

「距離呢？」

父親問，

「約二尺！」

女兒答道由父親到茶杯的距離。

父親伸出了右手，很正確的拿起了茶杯。

——假盲人。在練習起居動作。

狂四郎暗自猜想。

喝完茶以後，父親先開口：

「同房間的那一位人士——」

稱呼着狂四郎。

「閣下，冒昧的請問你，會不會用劍？」

態度有一點兒傲慢。

「不……」

狂四郎故意不表明身份。

「別客氣，你在瞞我們，你一走進這個房間以後，好像一切都不一樣了！」

「……」

「是……心理作用吧！」

「……」

「不願意表明武藝的身份，一定是另有隱情，不過，也別太謙虛。」

狂四郎覺得對方打破沙鍋問到底的對話，很是煩人。

「不……沒有。」

再同樣回答他。

「閣下——」

這個浪人對自己的第六感好像抱着很大的信心，仍不改變態度，進一步的又問。

「對這個世間乏味了嗎？」

「父親……」

女兒忍不住的從旁插嘴。

「不，我，不過是……」

浪人還正要講下去時，樓下突然響起了嘈雜聲。

約有二十個人左右，衝進了旅宿內，他們不是普通的旅客，而是一批亡命之徒。

原來這些旅館不收旅客，是因爲房間早就被這一批人訂完了。

沒過多久，吵雜聲、脚步聲，經過樓梯到了樓上。

「原諒……我們的冒昧！」

門被粗野的打開了。

四個無業遊民模樣的人撞進屋裏，一副想要打架的樣子。

其中一個蹲着身子，伸出左手掌來打招呼。

「打擾了……」

狂四郎和浪人都不懂對方的來意。

「冒昧的轉告各位浪人，請多多包涵，我們已經在由井宿訂了房間要住夜。我們這一家子名叫町屋原，老大富五郎，歷盡了世間的滄桑。我們的名字分別是政太、仙助、鎌吉、丹次。我們是沒有正當職業的遊民。謝謝各位，請多多指教。」

話一講完，突然搖起肩膀，一副粗蠻的樣子。

「各位浪人，請你們助我們一臂之力。」

「……」

浪人面向窗外，狂四郎捲起雙手，靠在牆上，默默不語。

「我們十九個人，打算今夜在薩埵嶺和興津寺下的堪八郎決鬪。堪八這傢伙，看到我們老大中風倒下來以後，趁機把我們設在豐積神社的春秋祭神鬮的賭場搶走。我們老大病倒時，訂了二年的合同借給他們使用。今年已經過了期限，但他還不想還給我們，每次催着要地方，總是推三阻四的，根本不讓出來。我們已經忍耐了很久，而對方却是得寸進尺，我們已經忍無可忍，實在是欺人太甚！

而且，對方一家總共加起來，差不多有七十個弟兄，七十比十九，不管誰去也不可能打得過他們，所以正在到處找幫手，和他們拚命。幫手是越多越好，聽說兩位浪人住在二樓，於是冒昧的上來請你們幫忙……。五兩銀子是我們的一點小意思，請收下，拜託你們幫幫忙，拜託！拜託！」

帶頭的人，不停的低下頭懇求。跟在後面的三個人也同樣地接着：

「拜託！拜託幫忙！」

不住的點頭哀求。

但是，狂四郎以他冷淡的口氣謝絕了。

「看我的樣子，像個無賴漢，很不巧，從來沒拿過報酬。」

「老板哪！——是五兩銀子啊！不想要嗎？」

「很想要……不過——」

「老板，看你的樣子，很義氣，拜託你助我們一臂之力吧！」

「假如我有二條命……那麼，倒是可以試試。」

「喂！喂！老板，你不知道對手、地點，神氣個什麼勁啊？」

其中一個人火大了，想動手。

「不！」

被旁邊的另外一個人制止了。

「那一位老板，當我們五兩銀子代價的幫手吧！」

這時，他們反過來哀求浪人。

浪人平靜地面向窗外，回答說：

「五兩銀子，要不要都無所謂——可以試試看。」

「父親——。」

女兒驚嚇的心理，想立刻阻止他。

「靜子！要成功某種事業，這是最好的機會了，別阻止我。」

浪人用嚴肅的口氣說出他的想法。

這時，其中的一個遊民，姍姍地走近浪人身邊，望望浪人的臉，

「別開玩笑，是瞎子呀！老板——，你眞會異想天開。你這個瞎子，能做什麼？」

奚落的口氣譏笑他。

突然——

「呀……」

浪人淒厲的怒吼了一聲。

遊民們同時變了臉色。

「我庄司左源太矇住雙眼，也不會把你們這一、二十個遊民當做一回兒事。讓你們瞧瞧我的絕招，隨便那一位都可以。拿一隻壁櫃裏的花枝，站在我面前看看。」

浪人以毅然的態度說着。

遊民們瞪大了眼，互相望着。

「靜——，折掉花枝上的花，交給他們。」

浪人命令靜子。

靜子姑娘由壁櫃那裏折了一枝正在盛開的金黃色花，交給其中一個遊民。

「沒有問題吧！瞎着眼睛亂來，弄錯方向誤當作花枝被斬，那就慘啦！」

拿着花枝的浪人，嘴裏嘰嘰呱呱嚷了半天，站在浪人面前。

庄司左源太，受了由靜子給他的酬金，端坐不動，問：

「多遠，距離？」

「四尺。」

靜子回答——。一瞬間，白刃閃了一下。

花枝由中間被劈成二斷。

遊民們驚起了狂叫聲。

「有這麼高明的絕招。寺下一家再團結也不怕了！了不起的瞎子——。老板，眞有你的！」

「那……就這麼決定。」

「不過——，瞎子答應幫忙，不瞎的人，反而躲起來。怪啊！武士的世界也顚倒過來了……」

遊民們以粗野的口氣譏笑狂四郎以後，下了樓。

靜子抱着不安的心裏照顧父親，一面勸她父親再仔細的考慮一下。

「父親！萬一……發生意外？……」

「別擔心，對手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混混兒，是我試刀最恰當的材料。這半年來，父親苦練的成績，正好可以使出來！」

庄司左源太對這個偶然遇到的機會，很高興。但對於狂四郎來說，那是人家的事情，與他毫無關係。

但是，對庄司左源太那種抱着過份自信的態度，心裏起了一些懷疑……。他暗地想着，是不是應該在這個時候出來阻止他，抱着那股盲目的衝動，是沒有什麼作用的。

狂四郎他自己數日前也裝了假盲人，在千本松原和八個武藝高強的人，拼過一場死鬪。那時，可說是運氣好，才保住了這條命。

「你，把你的女兒……當你的眼睛來決鬪——。」

「不錯——。就是剛才那絕招！」

「萬一，你女兒的眼睛看不見的地方，有敵人來襲，那你怎麼辦？」

「你是說我防不了冷箭嗎？」

庄司左源太冷酷的笑了笑。

「閣下，你想試試被擲飛刀的滋味嗎？」

對於飛鏢，不必用眼睛，有了耳朶便足够了，這點兒常識都不懂，一定是個不會用劍的男人。

左源太不再理會狂四郎。

「靜子！下去聽聽他們準備作戰的方式吧！」

狂四郎想，此刻也用不着以理智來阻止他，再勸他也是枉然，眞是個不知回頭的傢伙——。

等到旅宿內漸漸安靜下來以後，狂四郎一個人獨自飲着酒，總是感覺坐立不安，凶多吉少。

想到在一羣像野獸般的無業遊民的亂鬪場裏，悽悽慘慘地被人斬殺，倒地不起的庄司左源太——。自己却在這裏做壁上觀，良心上有點說不過去。

一個武術家，突然變成了盲人，爲了突破悲慘的命運，在黑暗的世界中摸索、苦練，結果能把花枝砍成兩斷。不能不叫人欽佩他的剛強意志。

受了像毛蟲似的那批下等遊民的委託，和他們一起犧牲，實在太可惜了，眞是悲哀啊！白白的糟蹋了自己的生

命！

狂四郎越想越覺得不去薩埵嶺保護庄司左源太是不當之舉，恍恍惚惚中，控制了自己內心的衝激，仍然默默地獨飲者。

漸漸的……終於再也起不來了。

天黑了。

女傭送來了油燈，約莫過了半刻的時間，樓下又傳來嘈雜聲。

亡命之徒們退回來了！

在樓上看到他們帶回來的屍體，一片受傷敗退回來的悽慘場面，狂四郎帶着無想正宗下樓。

樓下的這一切，正是想像中的情景。

回來的人，沒有一個是肢體齊全的。

狂四郎看到臉、手、脚被布包着像個幽魂，靠在大里柱旁那個剛才還威風八面的男子，狂四郎靠近他身邊，問：

「那一位浪人，怎麽樣了？」

那個遊民從滿是血絲的紗布中睜開了一隻眼睛，罵着說：

「瞎子！那個傢伙，一點用也沒有，眞是倒霉透頂啦！」

「那他……現在在哪兒？」

「在倉澤茶園裏，不知道倒在那裏！」

狂四郎加快脚步猛往外跑。

庄司左源太的屍體，被狂四郎發現了，那是在山嶺的入口旁邊，茶園的採茶寮內，

狂四郎進了茶寮內，看到受驚快要虛脫的靜子，坐在屍體旁邊。

她突然像發覺了什麽東西似的，抬起頭。

「我來幫忙處理祭吊的後事！」

「不敢當！」

靜子謝了狂四郎之後，伸出發抖的手，摸摸父親的臉。庄司左源太的雙眼，睜得大大的。

「——？」

狂四郎一時有點兒摸不清頭緒，覺得莫名其妙。

靜子輕輕的摸摸眼皮，讓父親的眼睛閉上，然後對滿是疑惑的狂四郎說：

「我父親並不是瞎子！」

意外啊！這眞是太意外啦！

過了三天之後的一個早晨。

狂四郎帶靜子到了薩埵嶺北方約有二里遠的小島藩——藩主松平丹後守的公館裏。

庄司左源太，他去年還在小島藩的藩主會館做重要的差事。作戰經驗豐富的庄司左源太，對於決鬪作戰的興趣是與年俱增，絲毫不褪。

和主君之間，爲了兵法上的意見相左，一向堅持到底的左源太，從不讓步。

去年秋季，重陽祭神的這一天，在家中與主君相對的時候，強辯兵法的大道理，絲毫不把主君放在眼裏，比方說——喪失了眼光之後，再抓住敵人的行動方位，斬掉他們，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當時，主君對他的傲慢態度，相當的不滿意。

「那麽，從今天開始，給你半年的假期，閉着眼睛修練，等到你能以盲人的身份表演武藝的時候，再回來！」

松平丹後守，他是一位厚道的君主，對於庄司左源太的不敬，按捺下來。

左源太立刻答應了，帶着獨生女靜子，離開了江戶公館。然後半年的時間內，下了很大的功夫，忍耐、刻苦，連一瞬的時間都沒有睜開過眼睛，一直持續不斷的苦練不懈——在黑暗中的劍法。

終於達到了能閉眼斬斷花枝的境界。

接到主君的命令，歸國表演這項武藝，旅途中，住進了這家旅宿。

這也是命中註定吧！

歸國以後，在主君面前，表演自己刻苦修業的成果，再請主君了解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

不幸在這個時候悽慘的死去。

一個不知名的浪人帶了靜子回到主君的公館。

「原來你是代替左源太的，好吧！那就由你表演瞎着眼睛的劍法給我們瞧瞧吧！」

站在書院走廊的松平丹後守，一直望着併肩站在庭院中的靜子和那個奇異的浪人。

「回告主君——」

狂四郎回答着。

「庄司左源太他不幸得了急病去世。臨終時說過，主君平日的愛護無以爲報，這次歸國，要在主君面前表演——。」

「噢！看看修練的程度如何？……」

「表演之前，我代庄司左源太請求主君一件事——。」

「什麽事？」

「左源太的這個獨生女，往後的依靠……，請在家中選出一位適當的武士招爲女婿，能够繼承左源太家的香火。」

「好，我答應你。——但是，要看你表演的武藝之後，才能決定！」

「請——，看！」

狂四郎站起身來，邁過庭院走出去。

這裏是一個不是甚富裕的小公館，向南一帶是一片草莓園。

狂四郎到了草莓園之後，抓了一個草莓，立刻囘到原地。

然後——。

叫靜子把頭髮梳平直，把手裏的那個草莓放在靜子的秀髮上。

松平丹後守，其他數十名的家臣，大家都屏住呼吸望着端坐在地上的靜子和站在六公尺距離外的狂四郎。

狂四郎把眼睛閉上後，走了過來。

往靜子身邊慢慢靠近，狂四郎的脚步，明顯的是一個瞎子的步行方式。

就在二步距離時——停住。而狂四郎的右手，也在同時以敏捷的動作，抓起腰間的劍。

一閃的白光之下——大家看到了由靜子頭上被一切爲兩半的草莓掉了下來。

興津橋

「在看什麼？」

如屏風似的懸崖，要是普通人的話，雙脚一定會發抖得像是要斷了魂一樣。站着崖旁，往下面看大浪的狂四郎，心中正不知在想什麼的時候，突然，背後有人在問他話。

往後一看，是一個背着弓、箭，帶着槍的獵人。

那張像松皮似被晒焦的皮膚，又深又凹的眼睛，射出尖銳的目光。

「我在看街道。」

狂四郎囘答。

這裏是岫崎，薩埵嶺和海中間的岸邊。一年四季，無論那一天，這裏的風浪從未靜過。

這裏跟越後國系魚河一樣，都有着難以形容的大波濤在怒吼着。

從前，趁着退潮時，由險岳下岩石的縫口，可以當作道路。到了明曆年代，高麗國那裏來了官使，趕着退潮的機會，衝過了險岳之後，又造了道路，從此，來往的行人，就再也沒有安全上的顧慮了。

但，這裏巨大的浪濤，還是跟從前一樣。

「望這個街道，做什麼呢？」

獵人問了狂四郎。

站在絕壁上，望着這個險惡的風景，眞是一個怪人……——，獵人實在想不通，

狂四郎故意的一五一十老老實實的告訴他。

「我在想，在這個地方以一個單身來突襲四個人的諸侯隊伍，不知妥不妥當。」

獵人聽了他的話，嚇了一跳，立刻接着囘答。

「太困難了！」

「爲什麼呢？」

「大約五年前，有一位武士也站在此地，認眞地測量過地形，不知爲什麼，第二天，就被不知何處來的諸侯隊伍斬傷。我去救他——，正要背囘小屋的中途，他就斷了氣！」

「……」

「別，別再叫我造無緣鬼墓吧！」

獵人繼續追問，到底爲了什麼，要在這裏測量地形而遭殺身之禍？

「噢——，原來如此，隊伍要經過這裏時，一定會加

強警戒。」

「那麽，如果要突襲……在經過了這裏之後，必定會鬆一口氣，那時已到了興津附近，最恰當不過了！」

「興津附近？有理想的下手地方嗎？」

「不會沒有——，不過，你眞的想試試？」

「那當然！所以我才站在這裏！」

「武士這一行，本來就是不好惹的傢伙，那麽，對方是誰？」

「薩摩。」

「嘿！是島津，島津手下有千人——不，可能有二千人，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像你這個無名小卒，還想冒險，眞是有趣，我也來幫你忙吧！」

這下子，狂四郎覺得莫名其妙了。

「你不是個普通的獵人——？」

「不。我是一個平凡的住在深山裏的人。不過，我和諸侯的手下有過節。」

「……」

「我父親是府中的養馬工友，我正落魄的時候，被雇當西園諸侯的隊員，那時，運氣眞不好，鼻涕剛巧甩在殿下的轎子上，所以被解雇了。……你同島津也有怨仇？」

「不，談不上怨恨，只是想以窮浪人的個人力量來試試衝亂大諸侯隊伍！」

「喔？要得！眞有趣呀！你的意思是並不取島津殿下的生命，只是搗搗亂，嚇唬嚇唬他們囉？」

「對！就是這個意思！」

「好！我絕對助你一臂之力。」

獵人得意地露出笑容。

那一天——。

薩摩藩島津家的隊伍，在吉原宿的東陣長谷川八郎兵衞的地方休息。

諸侯島津齊興，在愛妾由羅面前說：

「來來去去……由江戶到鹿兒島的路程，實在太遠了！」

江戶到鹿兒島有四百一十里，需要三十餘天的路程。實在是大家都不願走的長途遠程。

參覲是三年一次規定的制度。連近國的諸侯也覺得非常艱苦。但又有什麽辦法呢？七十七萬八百石的太守，沿襲慣例，領着上上下下將近數千人的隊伍往還，這一筆費用相當可觀。

對諸侯來說，參覲是絕對要遵守的制度。

元祿時代，熊本的細川侯，因看護母親的病，唯一免除以外，從未有缺過的例子。

但是，齊興，十餘年前，因要建立藩內的財政制度，向幕府請願免除十餘年的參覲。

齊興的伯母，原來是十一代將軍家齊的侍女，所以關係不同。

「調所笑左衞門他說，這一次的歸國遊見，可以五年用不着再出府了。——」

由羅問：

「是有這麽個打算！幕府的威嚴漸漸衰退，數年前，還沒有這付敗象，法律丟在一邊，各諸侯被控制的牢牢地，任我們擺佈——。」

齊興笑了。

齊興反抗幕府的心願很強。

所以，有一年歸國，登城拜訪時，被將軍家齊臭罵了一頓。

憤怒的齊興，向家臣們宣布，歸國之後，再也不出府了。

「大家在江戶就只有今宵了，到吉原附近去好好玩玩吧！」

分發了銀子給大家，讓他們去玩。

第二天早晨，大家一同由江戶出發，黃昏時到達神奈川。

這時，三田官邸的留守，瘋狂的騎着馬，追趕了來，急報說：

「出了事情啦！西丸現在燒火了……」

齊興聽了之後，

「糊塗蟲，燒火這句話，要在京都沏所或是伊勢神宅遭到火災才能使用，是江戶城，就說燒掉了！燒了——」

罵了對方一頓。

留守再補充一句，全燒光……

「所以……慰問慰問……需要獻上什麽東西？——」

留守給齊興出點子。

立刻，齊興的怒氣，落到留守的頭上。

「混蛋！什麽叫做獻上！獻上是往天子那兒送東西以外，任何時候都不能使用，以後再用這樣的話來煩我，你可要當心點兒！哼！」

三百位諸侯之中，齊興可算是數一數二膽大又有氣魄的人物。

目前——。

由江戶官邸，不容許往外帶出來的愛妾，所以由羅藏在轎子裏，不顧慮後果，將要越過箱根山。

齊興的夫人，原來是因州島取的城主池田相模守治道

的女兒。文政七年，享年三十三歲去世。齊興根本不想娶正室，寵愛着側妾由羅。

由羅是三田四國町的木近的女兒，因天生的美貌和才氣，往薩摩官邸奉公不久，就被齊興看中，成了他的側妾。文化十四年十月生了庶子晉之進（以後的久光），更被器重。夫人過世後，由羅自然抓住了與正室同樣的權勢。

晉之進，現在成了大隅國重富鄉一萬一千四百八十石島津出雲忠公的養子，把名字改成了又次郎忠教。

由羅希望兒子跟在身邊，懇求齊興，偷偷的把兒子加入行列隊伍中。

數年以前，像這樣子帶着和正室同樣的女人回家鄉，全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將軍家齊衰老之後，放棄了政事，法律也沒人管理。

「報告，調所笑左衞門殿來拜訪。」

紙門外，有近侍的報告聲。

「笑左？他不是在箱根的隱居所？」

「是的！聽他說急急趕到，有要緊的事通報。」

「讓他進來！」

齊興准許他進來以後，告訴由羅。

「笑左要是知道把妳帶出來……一定會不高興！」

由羅冷靜地露出微笑。

調所笑左衞門，進入屋裏之後，看到由羅坐在齊興旁邊，有點不高興，但他也沒表示什麼。和齊興打了招呼，然後拿出被密送到箱根隱居所的南洋物品及一些書籍。

齊興過目之後。

「又要賺一批——。」他笑了。

「江戶街上的人，和大坂的商人不同，愛好珍奇異物，虛榮心強，出手大方，看樣子，十七萬兩是沒問題了，藩庫又可以……」

「諸侯和商人攜手賺錢，你就是第一個！……哈……不過，你計劃進行的如何？」

齊興問道。

關於西國十三藩的諸侯，連盟謀議的案件。

就是說，島津家主謀，讓其他十三藩走私。

參加的諸侯，個個都是處在窮迫的狀態中。

岸和田的岡部，福知山朽木之外，還有田原藩、長州藩、阿波藩，他們向大坂商人把三、五年以後才能收獲的米拿來抵押，

薩摩藩能建立財政，表面是專賣紅糖生意，事實上都是在做中國與南洲之間的秘密貿易。這個事情，在諸侯之間，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調所笑左衞門以國內開礦的名義，向幕府借了五萬兩，其中一萬兩先投資開礦事業，留下來的四萬兩，做爲琉球到福建的沿岸貿易。所獲的利益再投資到歐洲各國。

知道了這件事的諸侯，聽了調所笑左衞門的利誘，紛紛加入投資。

「每一藩的進行計劃都是大同小異，到了明年年底之前，大約有五十隻貿易船能够由日本出發。」

「噢！太好了，我的祖父，以前崇拜西洲，把藩庫挖空，所以對外國的印象相當不好，祈禱外國滅亡，現在想起來，我這樣做，反而隱瞞了大家的注意。」

「不錯！」

「關於這一次的計劃，對本丸老中不利，他早就從水野越州邸派了奸細，由國許開始，各藩大約有幾個人好像已混進了十三藩的城下。」

「別急，混在裏面，把他們逮捕不就沒事了嗎！」

「往各城代家老那裏派的有密使，看他沒什麼問題，就是，你的安全——，這一次的歸國中途，恐怕會遭遇到……」

「怎麼？那一方面的？」

「水野越州那裏，有一個叫武部仙十郎的，聽說這個人很難應付，武部仙十郎有個得意的手下，目前，正在東海道的途中出現。」

「噢！那個傢伙，他會怎麼樣？」

笑左衞門告訴齊興，目前出現在東海道的這個浪人，過去隼人秘密黨的一團武藝高強的老手都無法制服他。

「假名，眠狂四郎這個浪人，一定會對這個隊伍下毒手，爲了防患未然，還請你特別小心，別混在隊伍裏面，免得……」

左衞門提出意見請齊興先讓隊伍走過後，自己再帶着少數的部下，偷偷的跟在後面。

「一個浪人，有這麼可怕？」

「他不是個普通的浪人，我笑左衞門，親眼見過他。」

假如，現在勸他的是別人，齊興一定會大罵他一頓，然而……，今天的情況好像不太一樣，調所笑左衞門說的這麼懇切……。

「你這麼說，那麼……」

看樣子，不得不接受左衞門的忠言。

由羅在旁邊插了一句，

「我替你參加到隊伍裏面——。」

忽然——這時，

碰！

穿過紙門，往齊興的膝蓋前斜着刺來一隻飛箭——揷進了榻榻米……。

「？」

「……」

齊興和左衞門同時地吃了一驚。

笑左衞門拔掉了飛箭，箭上帶有字條。

打開字條看了之後，遞給了齊興：

「眞不太妙！」

『知法犯法應衡量情形，物質比生命可貴，由這裏往江戶只怕不太安全，要活着再回來也不太容易。所以，請你謹愼留心。　上呈

薩州公　　　　眠狂四郎　謹呈

附註：假如閣下不同意的話，可在興津向你討教，那個時候，別露出狼狽醜臉，請覺悟之後，隊伍再出發吧。』

瞭狂四郎把飛箭信條射進了吉原宿兵的陣地，然後越過薩埵嶺，回到興津時，已將近黃昏時分。

架在興津川的浮橋，狂四郎在橋上走着，突然有了感覺——來了。

他知道後面已經有人跟踪。

由後面不停追踪的一個早飛脚（註）。

（註：早飛脚爲日本江戶時代來往送快信的人。）

他，就是對手啦！

狂四郎不回頭，已經猜中了。這就是他獨特的第六感吧！

經過橋板，到達中段時，早飛脚已經靠近了七、八步的距離。

狂四郎停下來。

早飛脚也立刻停下來。

狂四郎慢慢地轉回身。

冷酷、明亮的眼神望着對方，說：

「在大磯……見過你——」

早飛脚不作表示，取下斗笠。

不是外人——，他是調所笑左衞門手下的琉球忍者十兵衞。

狂四郎露出苦笑，問：

「當時，把毒藥藏在野鴿翅膀裏，讓野鴿起飛時往外撒佈——，眞有趣的把戲，這一次，要表演什麼玩意，讓我想想……」

十兵衞禮貌上還他一禮。

瞬間——

十兵衞的斗笠，由手裏離開。

斗笠極快速地廻轉，廻轉的同時，白煙陣陣噴出，往狂四郎頭上轉動。

沒一會兒，毒煙已包住了清瘦的狂四郎。

毒煙散佈在狂四郎頭上時，狂四郎閉着眼睛，提着無想正宗，呆立着。

等到毒煙慢慢散去，他靜靜的往十兵衞身邊走去。

停止呼吸，靜待毒煙消散，這些事情對狂四郎而言，是輕而易擧的事。

十兵衞立刻由懷中取出了七、八隻飛鏢投過去。

這些東西，絕不會突襲到眠狂四郎的要害。

臉、喉頭、胸腔、肢體、雙脚，如電光般迅速飛來的飛鏢統統被打落，狂四郎的妙技，準確無比。

把所有的飛鏢打落脚下之後，狂四郎睜開了眼睛。

「有趣的絕招，用完了嗎？」

狂四郎呆立不動，注意十兵衞的行動。

「佩服你——。」

十兵衞靜靜的說出一句話。

「普通的決鬪，絕對無法打敗我。……回去，告訴調所笑左衞門，這一次也失敗了……就這樣子老老實實的回去報告吧！」

狂四郎話講完，把無想正宗收在腰間裏，往回走，

「請等一下！」

十兵衞喊住了他。

「狂四郎不停下來，也沒回頭看。

剎那之間，

十兵衞如野獸疾驅的速度，悄然無聲的突襲狂四郎的背後，狂四郎回頭一轉的同時，十兵衞的胸膛已經噴出血水。

往欄杆上重重地靠着的十兵衞，一動也不能動，視線沒有離開過狂四郎。

毫無痛苦的表情，澄淸的雙眼像小孩兒似的，毫無心機，狂四郎此刻覺得他既可憐又可恨。

叱叫了一聲。

「誰叫你要死！」

十兵衞已經不能回答，緩慢的倒在橋板上。

十兵衞最後的眼神，留在狂四郎的腦海裏，久久不能忘懷。

江尻的隊伍

薩摩藩一千七百七十六名長蛇隊伍，過了由井，將要越過薩埵峠。

藩主的轎子裏，由羅代替了齊興坐在裏面。

由羅在女性之中，算是相當膽大的。她爲什麽不怕死，其中是有原因的。

代替齊興，也是有原因的。

並不是單純的忠義，而代替齊興的。

原來由羅早就認識眠狂四郎，不，稱呼他眠狂四郎的這個浪人，從未見過面。

但是，由羅對這個浪人，認定是自己的回憶裏的一個青年，她有這個信心。

傳說，眠狂四郎是個有荷蘭人血統，臉孔突出的怪相，或許是出身不明的原故，冷酷的個性，全身充滿了妖氣。

由羅，認識那一個青年，確實雙親是異族人的容貌，有陰慘黑影的雙眉。言語行動，都非尋常，極孤獨的身世造成他這個模樣。

在轎子裏的由羅，閉着眼睛，回想自己十年前的往事。

由羅，是三田四國町藤左衞門，木匠工頭的女兒。

藤左衞門確實是個會賺錢的能手，他把自己住家後巷的貧乏寺院內空地租了以後，改了二十坪大小的三間房屋。

房屋住的房客之中，有個叫松平主馬的青年。

當時，德川家的原姓叫松平，所以松平這個姓，在大名旗本都覺得是無上的光榮。松平氏和將軍之間會起成見，所以所領安心狀並且奉誓詞書，同時也准許自己稱爲是松平氏。

身份較低的小卒們，想稱爲松平氏，那是一件極困難而且不可能成爲事實的事。而目前住在這個後巷陋室中的窮浪人，居然自己稱自己爲松平氏，那簡直是一件瘋狂的趣聞。

這個青年，大方的稱自己是「松平主馬」。

由羅的父親藤左衞門，本來也是個膽大的男子漢，一聽到這個姓名時，表示需要考慮考慮，並沒立刻答應。

「松平，太委屈你了，我不敢留你在這裏。」

青年聽了之後，面無表情的回答：

「其實我姓什麽都可以……叫竹平也好……梅平也可以……。」

當時由羅在紙門後面偸窺，十八歲的少女，初次對異性產生了異樣的心理。

由羅獨自胡思亂想，這一位青年可能是某諸侯的後裔，因爲他身上確實流露出貴族的氣質。

青年住進了後巷以後不久，左鄰右舍都指指點點地批評着，「這個浪人，可能有洋人的血統。」但是這些，並沒有改變由羅對他的慕情。

反而更增加了她的好奇心，想找機會與他親近。

個性倔強的由羅，根本不理會他人的閒言閒語，連續三天，刻意地打開房間的窗子，以吸引這個青年的注意。

青年沒有拒絕由羅的好意，但也沒有表示一點兒謝意。

青年在家時，不是看書，就是仰臥着，盯着天花板看，有時也會出去，一出去便是好幾天才回來。

此刻，青年的房間窗戶已經五天沒有打開過，由羅心中有股不祥的念頭，實在忍不住那股掛念的情緒，一大早便跑進青年的房間中，只見他全身血跡斑斑，端坐着凝視刀身，並且低聲地喃喃自語，像是在唱着什麽，

混亂的人世間，一團糟啊！

朝夕不停的爭鬪，沒停過。

奪人城池，奪人性命，

人的良心，早已腐敗了！

你生在這個要毀滅的世上，

被人利用，又利用別人，

本已是罪孽，今日罪上加罪，

想起來，已不只自己，

只是個沒有靈魂的臭皮囊呀！

在這時節，身軀被太刀，

斬了……

這條歌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劍客自作的歌詞曲，也正是贈無想正宗給這個青年的恩師，不知內情的由羅，看到這一付悽慘的樣子。

——這個人發瘋了！

心中湧起一股戰慓。

青年只是默然地讓由羅手忙脚亂的去處理傷口。

共有十幾處輕傷，處理完後，由羅已渾身大汗。

「這一次，一共和幾個人打呢？」

青年眼睛望向遠處的天空，回答說：

「一共十一個人，殺掉了七個，一刀一個……眞是殺

得痛快！」

此後，大約過了一個月的晚上。

由羅的哥哥去伊勢神社參加祭神回來，帶了一些當地的小點心。由羅偷偷地拿了一些，走到青年的屋中，青年不在房裏，不過門却是開着的。

由羅着手開始整理房間，一不留神，把書架上的書套碰落在地上，書套中間滾出了一個奇怪的東西。

對踏繪（註）不知是何的由羅，看到刻在青銅版上，一個掛在十字架上的裸體像，

——這是什麽？

以奇異的眼神望着。

（註：踏繪爲日本江戶時代禁教時期，以刻有聖母像或耶蘇受難圖的木板或銅板，使人踐踏，以考驗其是否爲教徒，踏繪卽那種木板或銅板。）

就在此時，青年已悄悄地回到房裏，一言不發的站在由羅後面。

由羅回過頭，問：

「這是什麽東西？」

「這個啊——」

青年接到手中後，露出一絲苦笑，說：

「是我的父親。」

「騙人！」

「不騙妳，眞的是我的父親。」

青年把那東西扔到榻榻米上，再慢慢地用脚踩住。

「所以，要這樣！」

青年的語氣轉狠了起，由羅開始有點害怕。

青年以銳利的眼神，投向由羅，說：

「妳怕我嗎？」

「不，不怕……」

由羅搖了搖頭，全身發抖一付強自鎭定的樣子。

出乎意料地——。

青年伸出雙手，抓住了由羅的肩膀。

由羅雖然沒有尖叫，但以一付要死的樣子，拚命反抗。

「不要怕！妳跑不掉了！我知道妳想些什麽。」

青年待由羅略爲冷靜後，把她壓倒在榻榻米上。

當青年的身體壓在由羅身上時，她終於停止了反抗。

那強而有力的膝蓋，擠入雙腿之間，當他進入由羅體內時，由羅咬住這日思夜想的青年肩頭。

然而，青年只是沉默的，把那力量完全注入由羅的體內。

……這是十年前的事，坐在轎子中的由羅，閉起眼睛

，往事一幕幕浮現在眼前。

「松平主馬」第二天便離開了，一直沒再出現過。如果，他還是一直住在店裏，自己也不會到薩摩來侍候這些人，更不會成爲藩主的側妾。

由羅代替藩主齊興，坐在轎中，可能正是想見一見那「松平主馬」化身的眠狂四郎。

「駿河這個鬼地方，眞是……」

金八大聲發着牢騷，大步踏上樓。

金八與理江，已在江尻郊外的旅館裏停留了好幾天。

金八每天到了黃昏時分，便坐立不安，等到理江上床睡覺後，便立刻溜走。

理江早就知道金八已經迷上了賭博，每天晚上都溜到清水港去混，但她只裝着不知道，不聞不問。

駿河與關八州是出了名，賭徒最多的地方，賭場的頭子，都不是本地人。

諸如一萬石或三萬石的小諸侯，都備有人馬，以防賭徒們勢力愈來愈大。而幕府或旗本所派的兵力，只够捉一些小偸，無賴之流，對於其他作奸犯科的也只是毫無辦法。所以官差們只有把這些權利，交給地方上有勢力的人，這些有勢力成爲一種特殊階段，稱爲「顏役」。

賭徒們的大本營就是在關八州，而眞正的中心就是清水港。

有名氣的賭棍不在這裏，這裏反而集合了大批不知名的賭徒，反而顯得更有趣。

金八每天黃昏，自然是賭癮發作，坐立不安。

金八今天，又是大清早才回來。

「小姐，妳知不知道什麽叫青蛙老婆？」

金八因爲連續四個晚上沒回來，所以一坐下來，便自圓其說似的搭起腔來。

「我不知道……」

「那就是小丈夫，太太比先生大的意思，妳知不知道爲何叫這個別名？」

「不……不懂！爲什麽？」

「青蛙的眼睛長在上面，也就是說，晚上女的在男的上面的意思。」

「你少胡扯！」

理江被他逗笑了。

「在上州很流行小丈夫，這裏也慢慢開始流行了，昨天晚上我聽了一首歌，我唱來給妳聽聽！」

金八爲了討理江的歡心，拿起布條纏在頭上，彎着腰，裝出滑稽的表情，一面唱一面扭了起來。

浦原的呆子，打扮的眞英俊，
笨笨地從生井出來，
想去找薩埵嶺上的老妻子，
一個人愈想愈樂，
想起了蚊帳裏，
全身樂乎乎！
老婆出來迎接他，
對不起，今天不行！
唉！
只有再回去抱皮球吧！

理江看了金八那付德性，禁不住笑了。

「金八！」

這時有人在街上叫道。

八金一聽，便知喊他的人是誰。

「噢！這小子終於來了！眞好！是眠狂四郎！」

金八把頭伸出窗子。

「閣下！煩你久等了！」

眠狂四郎表情很冰冷，又說：

「下來！金八！我有事。」

「還是你上來吧！小姐在等，瞎等，空等，白等，唉！已經哭瞎了眼，眞可憐！多麽寂寞的日子！」

「金八！你給我快點下來！」

狂四郎那正正經經的口氣，令金八嚇了一跳。

「不過！小姐怎麽辦？」

「別管她！」

金八只好無奈的走出旅館。

「什麽事嘛？」

「你在江尻，沒事的時候，多往賭場裏跑幾趟！」

「這是什麽意思？」

「以你的口才來召集個二、三百人，費用方面，我自然會給你想辦法。」

「你倒底要做什麽？」

「我只不過想和薩摩的隊伍打一架。」

薩摩藩的隊伍，過了興津橋，準備在清見關過夜。

而就在此時，發生了意料外地的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每一個經過東海道，都要去拜祭的古寺清見寺，寺前的臺階上，一直到路邊，有一大羣無賴，二、三步一個人，蹲在地上，一付準備找麻煩的樣子。

隊伍前面的武士，立刻往後跑去通報。

這些無賴，看是要找麻煩，但是又沒有什麽理由好趕走他們。

碇山將曹聽到通報後，考慮了一下說：

「爲了無賴羣，而把隊伍調回頭，豈不是丟盡面子，……」

想了一想，還是靠向轎子，問道：

「前面有一羣不法之徒擋了去路，尊駕您的意思如何？」

由羅平靜的說：

「往前走！」

碇山將曹沒有辦法，只得繼續向前。

但眠狂四郎射出的飛箭上，寫得清清楚楚，「在興津向閣下問安」。

不久——

轎子到了清見寺門口。

由羅走出轎子，立刻有三十多名隨身武士，圍在四週保護着。

他們都是有以一擋十的功夫的高手，由羅被他們圍住，那是再安全不過的了。

由羅看都不看路邊的無賴一眼，只是默默地走向清見寺。

清見寺之前，有二百三十餘個彎曲的石階。

石階在三十餘段時，便成爲之字形彎曲而上。

由羅走到這個彎曲的地方，旁邊有個奉茶亭。

粗大的竹管，夾在石縫中間，水慢慢地從竹管中滴出來。

由羅走進奉茶亭，護身武士們也跟着走了進去。

由羅站在石階上，拿起水瓢。

就在這一剎那間，發出了一聲尖銳的怪聲音。

武士們都緊張地看向由羅。

由羅握着水瓢，像是看到鬼般的楞住了。

一隻飛箭，已經穿過由羅的長袍，插入兩隻腿之間的衣擺上。

「可惡的傢伙！」

「又是眠狂四郎！」

有幾個武士發出咀咒聲，而石階上已傳來了一個人的喊話聲，

「不許動！你們一動，貴藩主夫人便要倒霉了！」

「射手可是在薩埵嶺上打了三十年獵的老手……，第一箭不會傷到貴夫人，不過——，如果第二箭，那便會射中要害，你們藩主是會傷心的……所以……」

眠狂四郎一面說，一面走下石階。

實在是襲擊的太突然了。

狂四郎直走到奉茶亭前。

這下了，由羅看了個清楚，

「噢！……正是他！」

由羅心中不停的跳着。

「松平主馬」那凹下去的眼眶中，顯示出了歷盡滄桑的身世，青春已逝，臉上徒增一些皺紋。

由羅以懷念的眼光，盯着他。

但狂四郎的眼神，好似只有對島津齊興側妾的那股冷漠，看不出有對由羅的一絲舊情。

「信上已經說清楚了，現在勝負已定，我們來談談條件吧！」

「……」

「隊伍裏面，有那麽多銀子，拿一點出來分給窮人吧！你們已經看到路邊有那麽多可憐人等着要領你們的銀子，這附近無賴很多，還是少生事爲妙，對不對？」

對於狂四郎的要求，由羅只是以溫柔的表情，輕輕點了點頭。

吉田的土民

吉田的茶館中，那令人回味無窮的沙丁魚。

距江戶大概有一里遠的小吉田村，有一個「桶鮨」（註）招牌的茶館。

（註：鮨即沙丁魚。）

價廉物美，生意興隆。給旅客帶來不少口福。

狂四郎久聞吉田沙丁魚的美味，也跟着進了這個茶館。

這個奇特的男人，不喝酒，把小桶裏的飯吃光之後，就在屋裏的角落，頭枕着手睡起覺來。

——夢中出現了由羅。

狂四郎這一生，第一次和異性發生關係就是由羅，那時，他已二十一歲了。對社會中的壞習慣，一概不知。「松平主馬」一直未沾過女色。

由羅，就是「松平主馬」想探索的女人，

松平主馬一直找機會接近由羅。最後，終於佔有了由羅。對由羅來說，這也是她的第一次。

第二天，狂四郎片語未留，離開了那個屋子，他是怕和由羅之間，發生激烈的戀情。

從沒想到，還有機會再見到由羅。……不知不覺間，已過了十年的歲月。

當了薩摩太守島津齊興側室的由羅，居然和狂四郎有過這麽一段奇妙的姻緣。

狂四郎，他天性的冷酷態度，對由羅來說，是種無法忍受的侮辱。但，這個態度，不過只是對無情的敵人內心的一種發洩罷了。

現在——。

午睡的當兒，狂四郎又回到了「松平主馬」。

由羅緊緊的偎在他身邊。

——由羅給了我女人的奧秘，由羅也因爲我才懂得了男人。

在這個感慨良多的夢中，狂四郎好像覺得有股女人豐滿肉體的壓迫感——。

「喂！眠狂四郎閣下——。」

狂四郎睡夢中被叫聲吵醒。

張開眼睛，看看房間四週。

一個看起來氣質不壞，臉上有深刻刀傷的中年賭徒，身後跟着四、五個手下，站在面前。

「我叫草潮爲藏，冒昧的來拜訪你，請多賜教！」

對方以禮貌週到的態度，道了來意後，說：

「想……請問你一件事情，在這裏談話，不知方不方便？」

「沒關係！」

狂四郎起來之後，問道：

「什麼要緊的事呢？」

「閣下，昨天你同薩摩隊伍，是怎樣談妥條件的？我雖然不明白，但他們拿出了三千兩銀子，是眞的嗎？」

「噢！確實是有這麼一回事，那，怎麼樣呢？——」

「閣下，你心血來潮的集合府中的流氓，讓他們在街頭排隊，準備打架，而又分銀子給每一個人。……」

三千兩銀子，確實由由羅親自分給路旁的四百個賭徒、流氓。

「噢！然後呢？」

「因爲——，閣下，你眞會同我開玩笑，要集合他們這批人，爲何獨獨把我忘掉了呢？所以……特地來請教，別見怪啊！」

集合四百個賭徒流氓，完全是金八一個人跑出跑進安排的。清水巷裏有一個叫新七的頭子，金八就是找了這個頭子，才能召集這批人。

「你，在這個地頭上的名聲，並不好哪！」

「我倒是從來沒聽過別人說我的壞話？」

「問題不是在一百兩、二百兩銀子，要除掉名聲不好的賭徒，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啊！」

「清水新七被器重這一點，我就是不高興。——原來，新七他不過是在我父親店裏的一名伙計，換句話說，我也是新七的老板之一。而我現在，却被新七的同伴遺棄，堂堂男子漢這麼一來，實在沒面子再混下去，閣下，你說，對不對？」

爲藏越講越起勁，不知狂四郎正以冷漠的眼色看着他。

「所以——，你說。」

「臉上被塗了泥巴，再不出來講話，會給人家譏笑的，以後也別再做人了。因此，爲了挽回面子，要給新七一點顏色瞧瞧。再說，這也是咱們之間的糾紛。請閣下不要插手管這檔子閒事。聽說閣下你，武藝高強，要是你在新七後面助陣，那我們就……實在不敢領教……」

「你，名叫爲藏——」

「是的。」

「你，怕島津家分發給他們的一半銀子，被新七獨吞！所以，你對他起了懷疑。」

「……」

「找了他麻煩之後，你再奪取銀子，你可不是起了貪心吧？」

「別這麼瞧不起我……我不愛財……沒那回事！」

「哼！嘴巴是這麼說，臉上表示的却是清清楚楚哪！」

狂四郎抓起無想正宗，站起來，告訴爲藏。

「實在遺憾喲！爲藏！新七得不到半文銀子。集合的賭徒們，已經給的有費用。銀子，先收齊放在久能山的東照宮裏。然後，再由東照宮的官員分發給當地的窮人！」

「不會騙我吧?!」

「你自己無能，別認爲別人的心也和你一樣！」

「閣下，我以後怎麼做人呀！」

「那要你自己去解決，我可管不了這麼多！」

「閣下——」

爲藏的臉色更加難看。

「運到東照宮之前的這一批銀子，算是誰的呢？」

「爲藏老大，你爲什麼這麼頑固？」

狂四郎，苦笑着說：

「坦白告訴你，運銀子到久能山，只有新七才靠得住。」

話說清楚之後，狂四郎大步往外走。

這一天的黃昏——。

狂四郎，在府中的「二丁目」。

這是東海道路中唯一的登記有案的妓院。

路上的招牌，表面上是旅館，其實呢！暗地另藏春色，並不是獲准的正當營業場所。

只有，府中「二丁目」是登記有案的妓院，但不知爲什麼，這裏反而沒有客人來尋歡。

這裏，酒錢公道，房間的價錢也一定，是窮人消遣的最好場所，倒是有錢商人極少上門。

打開屏風進了裏面的狂四郎，一眼就把排在那裏怪模怪樣的女人都瞄過了。各色各樣的女人，集合在一起，吱吱喳喳，嘮哆不停。

狂四郎進屋以後，只有一個女人叫「請坐」，其他的好像裝不知道，

狂四郎被帶進一間又狹又髒的房間。

「土姑娘最好，幫我找找！」

狂四郎，拜託了老鴇，找個當地的姑娘。

「有是有一個，不過，她不愛講話，又不會招待客人……」

老鴇對狂四郎的要求，覺得莫名其妙，乾脆老老實實

地告訴了他。

「沒關係！」

狂四郎靠在床柱旁，手交握在胸前。

不久，進來了一個姑娘，老鴇說的一點兒也沒錯，陰沉沉的樣子。原本就狹小骯髒的房間，這一來顯得更陰沉。這個姑娘的模樣，給人留下不可救藥的壞印象。

這個地區裏，有普通人和當地的土民兩種。

府中往西北的丘陵，叫賤機山。靠東邊有一個地名叫麻機。由賤機山往西邊，經過阿信州，有叫服織、羽鳥、服部的三個村莊。此地鄉社的祭神是馬鳴大明神。

詳細的說，就是——

從前，有許多養蠶、機織的中國工人來到此地，然後留下來。馬鳴是中央亞細亞的地名，在蠶的原產地，帕米爾高原山上。蠶業，由此地開始擴張到中國、印度、波斯，再經過朝野之後傳到日本。

在中國、印度養蠶機織的人們，把原產地崇拜成神佛，造了偶像。馬鳴菩薩、馬鳴大明神就是這個偶像。

信仰的都是中國人的後裔。

他們被當地人分爲是另一種人，永久被欺視、埋沒，也永無出頭的一天。

狂四郎問出姑娘生長的村莊是服織村，然後再問她：

「再辛苦也無法生活下去……這是什麼原因，你知不知道？」

姑娘搖搖頭。

「你們這些被輕視的土民，不敢吭聲，以最低的工資，不分晝夜地工作，直到累死爲止。府中的商人拿你們當奴隸——。一家人不停勞動，仍然無法維持生活，所以姑娘要出來賣春。」

「……」

「如果有一千兩銀子給土民村，便可以不接受府中商人們的苛酷要求。一、二年之間，可以休息休息，不必養蠶、機織了……。」

「……？」

姑娘對於狂四郎所說的，根本不予寄望，她不敢相信會有這麼一天……回頭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這時也不再繼續說了。

把她擁到被窩裏……。

爲了明瞭土民們，過着這種暗無天日的貧苦生活……，是狂四郎今天到這個妓院的目的。

第二天早晨——。

清水的新七，找到狂四郎的房間來。

新七，和爲藏完全不同，生了一副皮包骨的身裁，長相着實不雅。但是風度很好，禮貌相當週到。

「我保管的三千兩銀子。能早一天還給你，我就早一天安心！」

新七，說完之後，等着狂四郎回答。

「聽金八說，你的祖先，原來是甲州的浪人——？」

狂四郎認眞地問道。

「家譜已經失落了，不過，在記憶中，好像有這麼一回事。」

「你有甲州浪人的血統，而且不願意成爲普通賭徒，我實在佩服你的魄力！」

「不，像我這種在下流社會打滾的人，根本對這個社會毫無貢獻！聽說，閣下一個人向島津公的隊伍挑戰，我覺得挺新鮮有趣的！」

「多虧你的協助，才大功順利告成。你的祖先，可能當過軍師吧？」

德川家康在天目山敗了武田勝賴之後，盼望這些喪失了領主的甲州浪人，統統能投效他的麾下。

武田家手下的武士們，個個都是智勇雙全。加上武田家的策略，訓練嚴格，作戰戰略高超，編制隊伍，防禦工事等等，老練的武士，不計其數。

對於要把勢力擴張的家康而言，眞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以甲州浪人的立場來說，武田家是敗在織田德川聯合軍的手下，所以，都拒絕當德川家康的部下。

因此，家康想靠通婚來招聘甲州浪人，對家臣們下了命令說：

「沒有配偶的人，盡量去娶甲州的女人。」

井伊萬千代丸是家康手下出身的諸侯。爲了召集甲州浪人，採用「赤備」的方式。「赤備」就是說，是靴、太刀、鞘、馬鞍，統統塗成紅顏色。原來，武田家有叫「赤備的隊伍。井伊千代丸模倣他們的樣子，而被這個「赤備」隊吸引的甲州浪人，很多繼續地跟隨了井伊家。也就是說，甲州浪人，只要把自己原來的那些足靴、太刀帶去就可以了。

井伊萬千代丸從此一步登天，變成了天下無敵的強大領導者。

家康召集甲州浪人成功之後，由這裏面把智謀優秀的選出來，安置在大將的身邊。這一批人稱爲「物師」。戰爭的策略，完全靠機運來決定。一旦失去機會，本來該成功的仗，也會失敗。兩軍相對拼命時，大本營如何指揮，如何送出後備兵源，何時叫伏兵去突襲——。這個戰略是

最重要的。而這個戰略便完全靠「物師」來計劃、安排。

家康對抗秀吉時，把陣地設在小牧，在長久手的地方，打敗了池田森，這都是甲州浪人的功勞，家康在長久手會戰時，使用武田流得意的「車掛」戰法，摧滅了豐臣軍。

在大將身邊，當戰略參謀的「物師」才眞眞是戰場上的功臣。

「你既然是甲州浪人的後代，那麽倒要你想想物師的妙計。」

狂四郎，說：

「是什麽事嗎？」

「草瀨爲藏，這一個男子。」

「是的。」

「在這府中，和你分成二個派系——。」

「不！爲藏，他的手下，比我的多三倍，勢力比較大……」

新七，回答。

新七的妹妹，當駿府城代北條安房守的妾妻，只有這一點兒辦起事，比較方便。而且新七做人厚道，在當地的聲望比較好。

「爲藏在嫉妬你，瞬機想報復你，他想奪取那一批銀子！」

「眠閣下，我就是怕發生這種事情。所以，希望能早一天把銀子還給你——。」

「銀子要送給土民村的人。」

「呀？」

新七，瞬間呆住了。

「所以，叫你表現物師的妙計。」

「叫我和爲藏打架嗎？」

「你和爲藏爭吵吵的時候，把銀子送到土民村去。這樣做才不會引起其他人的注意，這是最好的方法。」

把三千兩銀子給了土民村，——如果傳出了這個消息，可不得了。眞不知會發生怎麽樣的紛擾。

暗地的給他們才行，狂四郎眞是下了苦心。

因爲中國人後代，受盡了輕視與侮辱。狂四郎費盡心血要救濟這些悽慘的人們。

不爲別的，只爲這一個男人的血液中，本來也是有着外國人的血統。

狂四郎，交待要住二天，然後，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說完之後起身，身上的宿酒味還沒散去。

這個時候，叫若紫的土民女郎由下面往樓上跑上來。呼吸急促，拼命的抓住狂四郎的衣袖，說：

「有三、四個浪人在外面徘徊，……今天早上，到這附近打聽出你住這裏，他們埋伏在外面，一出去會被殺！」

狂四郎，看到若紫，那未化粧的臉孔，覺得更美。

——她，如果，生長在普通農家的話，一定是一位賢妻良母……。

「妳，等到我出去以後，到裏面去收拾東西，準備回家去。」

「呀！」

「我把妳贖了，賣身契已經撕破了，妳回到妳的村莊去吧！」

若紫停止呼吸，睜開雙眼，不動地望着狂四郎……，不知不覺地淚流滿面。

狂四郎慢慢地走下了樓梯。

若紫茫然地呆了半晌，突然清醒，喊住狂四郎，追到他身邊，緊緊抓住不放。

若紫瘋狂似地慟哭着。其他女郎，莫名其妙的眼光看若紫。

狂四郎推開若紫，問老鴇往三保松原的路程。

一出來就往松原方向走。

三個浪人，在後面緊緊地跟着狂四郎。

若紫，想追過來，又被別人拉回去的泣哭聲，在狂四郎身後迴盪着。狂四郎逕自往前走。再也沒回頭看一眼。

不久——

狂四郎已站在三保松原砂地。

他往左右看了看之後，喃喃自語道：

「眞不忍心讓這個美麗風景中沾上血腥味！」

然後，把視線投向六公尺外的三個浪人身上。

「你們是草瀨爲藏的保鏢嗎？」

浪人們，沒有回答，一齊抽出刀。

「松原這個地方，對你們、對我來說，作爲決鬥場，實在太可惜了。大自然造成的美麗風景，我們人類却在這裏爭鬪，眞是低級！」

三個人，還是一言不發，越走越近。

狂四郎還是雙手放在胸前，一動也不動。

「我想，你們不會看不懂這個美景，賭徒給你們的那些少少的二、三兩銀子，還能比的上這個風景嗎？」

「實在太傻了！眞是逼不得已——，抱歉的是，你們的對手太強·——，你們三個人，死了後，再好好的慢慢欣賞這個美景吧！」

鞠子柴屋寺

久能山是屹立在海岸的孤絕之山。

有一所到永祿年間都稱為補陀落山久能寺的古寺。武田信玄要侵犯駿河時，把這一座山當成要塞基地。

寺院移到附近的北矢部，在山上築成城垣，稱為久能城。

天正十年，武田氏滅亡。不久，久能城落到德川家康的手裏。

家康喜愛這一座風景絕佳的山，把山頂當成自己晚年之後，永遠安息的墓地。

元和二年四月十七日家康在駿府城去世。照着他的遺言，屍體當天晚上，便移到久能山。

久能城，被消滅後，紀州賴宣當總奉行。就在此地建造東照宮。

從此以後，產生了紀州宰相。經過東海道的諸侯們，路過此地時，一定到這個山上來祭拜。

一到例年祭日的四月十七日，首先駿河代官，連轎河人民都會舉行進獻儀式。

這個祭典要開始在數日前的其中一天上午舉行。

二十個官差抬了三頂轎子，靜靜的經過山麓東照宮大牌樓邊。

平時，往東照宮參拜的人，除非公事，否則只有武士家及奉納者才能進去。

傳統上，必須穿戴整齊，腰間當然不能帶任何東西，官差們把太刀統統交給大牌樓代官所的衙門那裏。

這一座險惡的山坡，相當陡峭，有九十九個彎道，由各諸侯們貢獻，彎曲的山路統統完整的舖着。這個石梯將近有一千數百的數目。

官差們慢慢的往上爬這個石梯。

越登越高，眼下有弧形駿河灣，東邊的伊豆半島，朦朧中西邊的御前崎，飄在春霧之中。

但是，官差們沒有一個有心情欣賞這個美景，每個人都默默無言，不停地趕這段石路。

大約，到達了一半的路程，這時，

大概有數十人，散在各地清掃石梯，一見到轎子來臨，一齊站直了腰敬禮。每一個斗笠下的面相皆兇惡無比。

而且，個個手裏的竹杖，明顯的是來突襲的人。

其中一個人，站在轎子前面，先開口說：

「清水的新七——，你心裏可明白了吧！我是草瀨為藏的代理人，裙野的銀八。」

新七本來守在第二個轎子邊，立刻挺身出來。

「草瀨為藏這傢伙，從富士裙野那裏費盡心血，請了像你這樣的助手來，眞是丟臉透了！」

「廢話少說，把轎子再抬回去，然後咱們好好的來聊聊——。」

「這個轎子裏是貢獻給東照宮的東西。」

「所以了！這些貢獻物品和咱們有關係，才叫你們再回去一趟！喂！我說清水新七，怎麼樣啊？」

裙野的銀八，語氣不太高興。

「如果，我不願意呢？」

「那麼，今年秋天便會有慘劇發生，我也知道你不願意，不過，請你多多包涵！」

想污染神域——，眞是痴人說夢，這全是草瀨為藏天眞的謊言，新七想到這裏，內心苦笑着。

「喂！怎麼樣啦？轎子抬不抬回去——，乾脆點，別吞吞吐吐的！」

「你不要以為咱們腰間沒東西，就這樣威脅，我也是堂堂的男子漢，好不容易抬到這裏，還受你的恐嚇，眞要乖乖的回去，我新七在清水就混不下去啦！……要抬回去，隨你們自己去辦吧！反正，明天也可以要回來！」

「清水新七！不要怪我不客氣，快把東西拿走！」

裙野的銀八，嘻皮笑臉的給了手下們暗示。

新七一隊的人，往路旁讓開。三個轎子立刻被他們圍住。轎子裏，坐的是穿雪白衣裳，十四、五歲的少女，膝蓋上放的有一個珠寶箱。

轎野的銀八，命令手下人抬起轎子，先下山，

「清水的新七，我再提醒你，草瀨為藏，他有八十個手下，另外準備的一有百個強壯伙伴，正在等着你來——」。

銀八說完，得意的走了。

新七默默自送他們，正當轎子到了山下時。

「裙野呀——，草瀨為藏，會對你失望——。」

新七以譏笑的語氣說。

「怎麼一回事？」

「轎子裏，確實有珠寶箱，但是，珠寶箱裏面裝的是不是有千兩銀子，這點，你却未曾考慮到，眞是沒盡到責任——。」

「混蛋！裏面裝的可能是石頭！」

銀八，一時火冒三丈，立刻命令手下打開珠寶箱的蓋子。

「喔！裙野呀！恐怕有妖怪藏在箱子裏……，叫姑娘們打開比較好！」

新七說。

銀八聽了之後，責罵姑娘們：

「立刻給我跪下！」

三個珠寶箱子，被放在路上。

三個姑娘蹲在箱子前面，一齊插進鑰匙。

銀八和手下們，屏住呼吸……專心注意着她們的動作。

蓋子同時被打開。

立刻——

三個箱子裏面，冒出一團黑東西，帶着白烟，往空中飛竄。

此時——

眠狂四郎戴着深斗笠，以雙手抱在胸前的習慣姿勢，在安部河邊，朝賤機山趕路。

爲誰呀！賤機山的漫長日子。

春鶯的美妙聲——

古詩裏的春景，就在眼前。

左手邊，有茂盛的竹林……竹林裏傳出了春鶯的啼叫聲。

菜園是一片黃色，陰暗的山麓遠處有牛的慵懶叫聲，在狂四郎一百步前面，有一頭牛慢慢的走過去。

背着大把的麥幹，被駝背的年邁農夫牽着！

誰會料到這個麥幹下面，藏的有三個寶箱。

路，漸漸的由河邊轉進了竹林裏。

老牛走過後，突然由竹林裏出現了一個人影，站在狂四郎面前。

狂四郎，由斗笠縫裏看到對方，

——這個人，又幹什麼——？

……心裏，對他起了一股憎惡感。

他正是都田水心。

都田水心，對狂四郎下了二次陷阱，奈何，二次都失敗了。

狂四郎自從沒有忘掉過總有一天他還會回來陷害我……，這個人的作風是自己躲在後面，找些缺少警覺性的人，當自己手下。

狂四郎對這個人的巧妙陰謀，反而感覺有趣。

水心本身武功不強，因此，他絕不會直接向人家挑戰，他會設計極高明的陷阱，來誘惑對方。

狂四郎，逃過了二次陷阱，那可說是機運。水心的計

謀精密，不可能會有疏漏的地方。

——這一回，不知會施怎樣的陷阱？

在這旅途中，狂四郎反而視此爲唯一且有趣的事。

但是……。

這一回，都田水心不施陷阱，毫不猶豫的出現在眼前。

「眠狂四郎先生，多好的天氣啊！」

水心先打招呼。

「今天，你那套把戲還要表演嗎？」

「對你，不敢浪費我的心血。」

「那麼——？」

「這一次，我是告訴你，有一個正想找你拼死活的強敵，你可能也會知道，他就是箱根臥龍軒。」

「叫我和臥龍軒拼一死活——」

「你不能拒絕，以前在箱根山中，和臥龍軒對抗時，沒有勝負。還有，臥龍軒在三島神社的比賽時，敗給小田原，多志見祐見的女兒須磨，都是上了你策略的當。」

「是你告訴他吧？」

狂四郎冷靜地微笑。

水心，平靜的繼續說：

「我先帶你到臥龍軒等你的地方。」

「在那裏？」

「鞠子吐月峰的柴屋寺。」

柴屋寺是連歌師柴屋軒宗良隱居的名勝地區。

「不能以沒有勝負爲藉口，找我挑戰。我沒有再和他對抗的必要。」

狂四郎回絕了。

水心立刻露出險惡的臉孔。

「眠閣下，你現在爲什麼要到服織村去，我都一清二楚，今天早上，清水的賭徒，新七說，薩摩隊伍捨給他們的三千兩銀子，要奉獻到久能山去。但是那個轎子裏，根本沒有銀子，寶箱被人家藏着，暗地的正在往服織村的途中。譬如說，剛才走過那一頭牛背上的麥幹下面是否藏有寶箱？……」

眠狂四郎閣下，我的推測有沒有錯？」

「……」

「不，我都田水心也是使過策謀的殘存者！關於你正在做的慈善，我淡淡的佩服你。我絕沒有邪念來搗你的蛋。……我設陷阱來損害你，那完全爲的是報酬。我老實告訴你，我是比任何人都貪心的一個人。我充分發揮智慧而得銀子，但是趁火打刼的不仁不義的事情，絕不會做，對三千兩銀子，我絕不會起野心？不過，你拒絕同臥龍軒決

鬪，我可不願意，你給了土民村三千兩銀子……我來挑撥他們，讓他們起騷動，看這一場好戲！閣下，你的意下如何啊？」

「調查的可眞是徹底啊！」

「那是我天生的癖好，連我自己也控制不了。」

水心喃喃自語着。

狂四郎，沈默了一會兒，說：

「帶我到吐月峰吧！」

水心，得意的笑了笑，點點頭說：

「我也學過將近二十年的劍術。臥龍軒和你之間的勝敗，可能是我這一生再也看不到的最激烈最精彩的比賽！」

由駿府走一里半——路過鞠子宿的西口六丁，就到泉谷。

這裏有個禪寺，叫天柱山柴屋寺。

建築此寺的柴屋軒宗良，他是文安五年，出生在駿州島田邑，幼年時，聰明伶俐，受了國主今川上總介義忠的寵愛，在國主身邊侍候三年，十六歲春季上京，遇見宗祇法師，學習連歌，立刻發揮出他的天賦。十八歲時薙髮，在醍醐普捨院立誓，然後，在柴野稱爲一休和尙。打開禪扉，傳敎，鼓勵修業……。

永正九年，今川氏親的招請以後，卜居在泉谷立庵，自己把這裏取成柴屋軒字號，度過一生的風流生活。

住進這庵時，有這麽一個詩，

山櫻徒添朝霞色，

夕陽更照山櫻艷。

亨祿五年春，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

無數學者，旅途中經過東海道時，一定轉個彎，來到這裏欣賞古蹟。都田水心帶着狂四郎，進入山門。狂四郎來到這裏，不是欣賞宗長古蹟，而是來這裏參加血腥的決鬪……，對自己的愚蠢，覺得眞是個諷刺！

這裏實在是個閒居幽邃的好地方。

被修整過的老松樹，圍住了整個環境，靜靜的沒半點風聲。

從松樹梢上看過去，西邊的天柱峰，東邊的吐月嶺。

庭院前面的景色，可能是宗良清雅風趣的設計吧！水池造在中心，名叫七星池。

都田水心叫狂四郎在七星池旁邊等他後，往書院進去狂四郎取下斗笠，放在身旁的石燈籠上，然後，眼睛望向水面，粉紅色的鯉魚在池塘裏，悠閒的嬉游。

就在那個粉紅色的鯉魚上面，映出來人影。

石橋上，有人出現了，視線往石橋上的狂四郎，瞬間

——

「……」

頓時楞住了。

一個無法想像的怪情景，出現在眼前了。

一絲不掛的裸女，緊緊的貼在臥龍軒的身上，如果是背貼着背，還有話說。

但——

大膽的胸貼着胸，腹貼着腹，手臂捲在頸上，雙腿張開挾住了胴部。

裸女呈暈迷狀態，臉靠在肩上。

雪白、豐滿的胴體，亂髮被風吹着，突出的頰骨和鼻樑，如鬼魂似的。

狂四郎由心底打了個冷戰。

臥龍軒右手握着長劍，左手握着短劍，粗野的穩站在石橋上，一直不動地望着狂四郎。

「這是什麽玩意哪？到底……」

狂四郎，問對方。

箱根臥龍軒擺動雙肩，沒回答。

裸女的脖子，軟軟的往後仰。她正是在三島神社的比賽時，打敗了臥龍軒的須磨。

「原來如此——。」

狂四郎，想了起來。

在當時那個比賽——

須磨，梳起高高的髮髻，色彩鮮艷的白袍子，高雅，美麗的姿態進入了場中。

住在箱根深山裏，和野獸混在一起的臥龍軒也不例外。

被她的美麗所迷惑，看呆了，忘了自己。

等到比賽開始時，須磨突然脫光衣裳，變成全裸，突襲了臥龍軒。

須磨華麗的容姿，突然地，又露出年輕豐潤的裸體，露在陽光之下，臥龍軒如痴如呆，不知所措，忙亂之中，只好認輸。

這種氣憤塡膺的心理，讓他下了決心。

就是說：把裸女綁在自己身上，以控制情欲的苦練。同時，在這個不自由的狀態之下，反而能够在決鬪上獲得成功。

「來啊！狂四郎！」

臥龍軒吼了一聲。

狂四郎，凝視着這個怪對手，慢慢的猜中了對方的戰略。

——裸女，是代替武器出現，並且，這個活生生的武

器，以狂四郎的立場來說，太刀一定要避開才行。

狂四郎他絕對不會傷到須磨，臥龍軒故意把她弄得暈迷之後，把她當成武器來掩護自己。

臥龍軒有超人般的戰略，而且，潛伏在體內那個勝過野獸的跳躍力。他還有「逆腰斬」這個高明的功夫。上一次，在箱根山中的決鬪，狂四郎已經領敎過了。

臥龍軒把裸女綁在身上，放棄了跳躍力和快速的功夫。

換句話說，狂四郎不能斬掉須磨，所以，沒有任何武器，比的上須磨還能保護己身的安全。

臥龍軒他放棄攻擊戰略，選擇守勢，臥龍軒想，狂四郎那把劍要飛到自己脖子上，是太難了。由這個活武器來防備就足足有餘了。

臥龍軒站在石橋上，二把大小的白刃，像翅膀似的向左右張開。

狂叫道：

「眠狂四郎，怎麼樣啦？」

被綁在又髒又矮小的男人身上的須磨裸體——抱起頸部的雙腕，鬆散無光彩的胴體，被張開的臀部那細膩雪白的肌膚，反而令人覺得下賤，好像故意露出來似的，顯得極其卑猥。不應該在白日下暴露的姿態。

「……」

狂四郎慢慢地，輕巧地抓起了無想正宗的刀柄，由地面向上，……暫時不動，靜止了數秒鐘。冷酷、雪亮的雙眸，一直望着臥龍軒，雙眼相對之後，刹那間起步。

狂四郎的劍，順着臥龍軒雙手的大小二把劍也靜靜的往高高的空中揚起。

相近距離差不多了。

該決定的時刻到啦！

又過了數秒，

「渾蛋！該死的東西！」

狂四郎的嘴裏，第一次發出了怒叱之聲。

同時——

灑出一陣血霧。

臥龍軒和裸女同時被斬成兩斷，落入水池中。

望着這個下場的狂四郎，面部毫無改變，依然保持他那種獨特的冷酷表情。

躲在暗地，不敢吭聲的都田水心，急忙靠到狂四郎身邊。

「眠閣下！你爲何把須磨一起斬掉了呢？」

都由水心吞吞吐吐的問，

狂四郎由橋上走下之後，

「被灌進迷藥之後，不知受了些什麼侮辱、委屈……她知道以後，往後叫她怎麼再活下去？你是絕對不會體會出她的心理！」

岡部芝麻蒼蠅

鞠子宿旅館，櫃臺正在打算盤結帳時，

「請借我一盞燈籠，我要出去一趟！」

櫃臺抬起頭一看，原來是昨天開始住在旅館裏的一位人，櫃臺立刻皺起了眉頭。

旅館費先二天以前付清過，先付清旅館費的人，都不是來路單純的人物。趕路的危險人物，多半都是先付清旅館費。這一個浪人也同樣，好像有一抹陰影似的面相，一定有許多謎題潛伏在身上。而且，他天黑之後，才開始要出發，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現在，開始去越過那個山嶺嗎？」

「是的。」

櫃臺沒有還給他另外一天分的旅費，特意找出一個新的小田原燈籠，交給了他。

「山嶺那裏，不太安靜，請你多多小心保重！」

櫃臺一面說，心裏一面在想，這一位浪人確實是危險人物，趕緊走掉好些，免得惹麻煩。

奇妙的事情，立刻接連的發生。這一個浪人走了之後，立刻，另外一位客人也說要離開旅館。

這是一位女藝人。

帶着古琴的賣藝女郎，氣質高雅，看不出她會有流浪天涯的悲慘身世。

談不上是個美人，不過，有一股妖艷感。

幹這一行的女人，須要經過一番苦練才能夠出人頭地。

彈的曲調，多半都是悲傷的歌調，有時候也要懂長觀、常盤津、清元、富東等古詩才行。這並不是一般人能立刻學會的。

須要下過一段苦工夫的修練，雖然，穿着是木棉製的衣裳，但半領和袖口露出了粉紅色的內衣，斗笠蓋住了面孔，粉紅色的帶子圍起下巴，和手臂襯起來，顯得異常的妖艷。

目前的社會，對於這些女郎，都認爲她們是受了某種隱情而落入這種遭遇。大部分都寄予同情，把她們和走江湖的同樣看待。

、雲助的一窩人，對這些女郎，假如她們是獨自一個人在趕夜路，也不會突襲找麻煩。對着這種不幸的弱者，這些流氓遊民們，還是有一種俠義的同情心——這種不成文的規定，自然的流傳下去。

「往西邊走嗎？」

「是的！」

「你是離開江戶初次到這裏，要翻山越嶺，這可不是走城內的夜路一樣，在東海道中，這個宇津谷的地方，裝成旅人的土匪很多喔！」

對於櫃臺的忠告，女郎只是報以一笑，然後答謝了他的好意。

「櫃臺先生，我認爲對那些流浪漢，土匪之流的人，唱出感情來讓他們聽，讓他們掉淚，這才是眞眞的藝道吧！」

說完之後，往外就走。

「妳說的是有道理，我不能阻止你，不過，像你這麼氣質好的大姐，要去越過那個山嶺，我實在是不敢想像！」

在鞠子宿旅館裏，工作了二十年的櫃臺，聽過不計其數的宇津谷嶺旅人遭刧的故事。

宇津谷嶺，不過是上下只有一公里半的山嶺，但道路統統在樹林裏，是惡黨們潛伏的最好地方。

鞠子宿或是岡部宿的旅人，通常都是相偕數人，組成一隊，才敢越過這個山嶺。

裝成旅人趁機打刧的這些小惡黨們，在東海道到處神出鬼沒，尤其是宇津谷，是他們最大的巢窟。

芝麻蒼蠅是『護摩的灰』同樣的發音。

古來，往高野山參拜的人，一定要唱光明眞言，念念不忘弘法大師，由寺僧那裏獲得護摩，做爲終生幸福的祈願符。交通極不便的時代，住在遠道的人，不能到高野山參拜，往往，託人分割這個護摩灰。

這種分割護灰的習慣，漸漸的流行，終於獲得了人們的信任，和尙親自到東海道附近熱鬧的商業地，把高野聖護摩灰，分給旅人，當護身用。以後，一些不正當的商人，把祈禱的符裏，亂七八糟的包些灰，賣給來往的人羣。

不久，一批無賴的小惡黨們，學他們做生意，收集了爐子裏的灰，硬要賣給來往的旅人，旅人看到他們就害怕，到處逃避，不堪其擾。

「喲！護摩的灰來了！」

就這樣，要經過這裏，不帶灰又不帶錢反而空手來來往往，免得路途上有人跟踪，像蒼蠅一樣，趕也趕不走。

基於這些由來，護摩的灰……被人傳下來說成同樣發音的「芝麻的蒼蠅」！

「閣下！」

由背後的叫聲，眠狂四郎有略爲失神的感覺。

賣蟟湯的茶室，七、八間並排在兩邊，這裏是酸梅的出產地。

「名物、蟟湯、御酒肴、一碗飯」，招牌上的燈熄滅了，一個人影也沒有，天空中，一輪明月高掛着。是個不用燈籠也很明亮的夜晚。

由後面追隨而來的女藝人，強裝着笑臉，露出雪白的牙齒，

「閣下，讓我跟着你！」

「……」

狂四郎默默無言，明光中看她提着燈的那副身影，眞是婀娜動人。

狂四郎一語不發，加快了脚步。

女郎稍稍靠近身旁，隨着跟上。

愈走愈快，走到了菜園的末端，面前是茂盛的矮松樹，擋住了月光。

只有燈籠裏的光，照着兩個人的脚。

「閣下，貓頭鷹的叫聲，眞不好聽！」

女藝人經過漫長的沈默後，開口說道。

靜靜無風的夜裏，只聽到貓頭鷹的叫聲。

「貓頭鷹大概是不放心妳身上噴出來的那個香味吧！」

狂四郎這麼回答。

「你討厭嗎？」

「以前，躲進了水野越前守邸時，侍女也是有這種香味！」

「你記的很清楚呵？」

「我和她有過關係，以後成了我的妻子，不可能會忘了她！」

「……」

「女藝人，不該有的香味！」

「眞不好意思！」

女藝人好像不敢再回答下去。

「妳，明知我是眠狂四郎，所以跟踪我——」

「是的！」

「有何目的？難道想要我的命嗎？」

「告訴你，你一定會笑我。」

「那麼，我倒要聽聽看，如果可行的話，那我該準備一下，像鳥飛逃的功夫才行！」

「我雖是個女人，但，從小就喜歡武藝……所以……」

「無用的修練！」

「是眞的嗎？」

「妳們女人不這麼想就可以了！」

「我因爲練過少許武藝，所以能够這樣跟踪你，覺得很幸運！」

「我是個比芝麻蒼蠅還本性惡劣的人，妳難道不知道嗎？」

「這話從何說起呢？」

「不搶金銀財寶，但可能會搶奪貞操，我就是這麼一個男人——」

「在那個山嶺，可能沒有這樣的時間。」

「我爲何選擇夜路，妳知道嗎？」

「爲什麼？」

「以我的經驗，夜晚有黑暗保護，比白天行事方便的多！」

一路走着，越來越進入危險的情況了。

要越過重疊的山，左右彎轉曲折，掛在天空的月影也隨着轉動位置。

谷裏的水音也漸漸遠了。

將要到山頂時，狂四郎告訴女藝人。

「離開我吧！已經靠近了修羅城的樣子——」

宇津谷嶺埋伏的有強敵，這是都田水心透露給狂四郎的消息。

都田水心不願意讓狂四郎落到人家的手裏，這個心理，有時反而使他成爲狂四郎的得力助手。

到了轉彎處，狂四郎停下脚步。

遠道傳來了馬蹄聲。

敏銳的直覺，是狂四郎獨特的天份。

——「來了！」

有了靈感，身心隨着起了變化，但是，還不想丟掉提燈，繼續走過去。

同時——。

隨着馬蹄聲，由第二個彎角，出現並列的二騎。

右側是絕壁，左側是絕壁，左側是樹林，下面是個閃着光的溪谷，溪水微微波動。

要避開馬蹄，只有往谷底跳，否則，毫無其他辦法。

狂四郎，站立在路上中央，迎接奔馬。

距離六公尺時，狂四郎將左手的提燈往二騎投過去。

這不是普通的投擲，而是併着激烈的吼聲，迅速而夾着詛咒擲了過去。

二匹馬被驚嚇之後，抬起前脚，再也不敢前進。

刹那——。

狂四郎的身體如疾風般躍入了馬腹下。

斬斷骨頭的白刄聲，人馬的悲鳴，一匹馬往谷底掉落的聲音，另外一匹橫倒路旁。

場面相當悽慘。

橫倒在路旁的馬，掙扎了二、三下，終於倒在地上，再也不能動彈。

馬上的騎士倒在約十尺外的下坡上，受了傷，想往上爬，正在呻吟着，不是武士，而是在這山嶺潛伏的芝麻蒼蠅。

狂四郎把二匹馬的後脚各斬斷一根，發揮他無想正宗力的高招，然後，慢慢的收起鞘。

「喂！混蛋傢伙——無用的傢伙才要靠着人們，結束你們的牲命，該謝謝我吧！讓你們到極樂世界去，享受享受！」

一面走一面講。

路，越來越陡，彎路也越來越多。

到達山頂上時，月光顯得更爲明亮。

狂四郎當然已想到，這附近會出現埋伏的敵人。但是很奇怪，並沒有碰到，過了茶館，還沒出現。

下坡的道路狹小，這附近叫「鳶細道」。

不知經過了多少轉彎後，到達了左右直立的絕壁旁。

狂四郎的第六感，突然直覺有危險要發生了。

「——好像有陷阱！」

寂寞的夜晚，情況好像不太妙！

但是，也不能停在這裏，除了走下去別無他法。

狂四郎想快跑過去，但，仔細的回想一下，還是保持冷靜，等待情況。

果然——。

有個很大的聲音，由空中掉下來，阻擋了狂四郎的去路，夾着滾滾塵土，掉落到地面，那是一綑木頭

瞬間——

狂四郎的背後，也同樣掉下來一綑木頭。

正好夾在左右的絕壁中間。約有一丈多的高度。

——想的眞週到，妙極了！

被困在中間的狂四郎，一點兒也不慌張，反而對這個巧妙的陷阱，充滿好奇與佩服。

「狂四郎——」。

由絕壁上面傳下來怒吼聲。

「袋裏的鼠啊！丟下刀子投降吧！有三十個人帶着手槍同箭正要來殺你！」

狂四郎頭往上仰。

「你們是這個山嶺附近的芝麻蒼蠅吧！」

「不錯！芝麻蒼蠅也有高明的策略，怎麽樣？服了吧

！」

「喔！慫恿你們丟下這個陷阱的人，現在在那裏？」

狂四郎已經被二匹馬突襲，知道對手是芝麻蒼蠅，這時的敵人，也必定不是外人，一定是都田水心這個傢伙。

宇津谷山嶺有強敵在埋伏，透露消息的都田水心，他本身就是敵人。

「都田閣下，他在岡部旅館裡，交待我們監視你的行動，跟踪你後面，然後，抓住機會來給你好看！好傢伙，別站在那裏，趕快丟刀投降吧！」

一時之間，要由檻裏逃出去，根本不可能。

——我，就這個樣子束手就擒，眞是心有未甘啊！

狂四郎絕望地在嘴裏詛咒着。

就——，這個時候，

從山上傳來脚步聲。

狂四郎回頭一看，木頭縫裏出現的是意料之外的那個女藝人，她立刻把手中的三、弦琴，往高空擲上去。

三、弦琴像是有生命似的飛越到狂四郎背後，落到前面那綑木頭，

瞬間——

木堆發出「轟隆」一聲的爆炸聲，七零八碎的落在地下。

這時，狂四郎由白烟之中，脫兎般的往外跑。

絕壁上面的芝麻蒼蠅們被這個突然的變化嚇傻了眼，慌亂中，抓起手槍，箭往狂四郎亂開亂射。

箭，隨着快速的影子，好像是射中了，但是，並沒有射中。

賊黨們，追出了密林，經過了街道，不停地發出吼聲，叫罵聲。

到了一個彎角的地方，芝麻蒼蠅們終於絕望，停住了脚步。

就在這裏，如幽魂似的人影，正等待着。

每一次到了非要奪取人命的關頭，眠狂四郎平時藏在心底的遺憾就發不出作用了。對方是被百姓們唾棄厭惡的土匪，死不足惜。

無想正宗太刀，發出了有快感的刄音。

天明時，進了岡部旅館的狂四郎，連沾滿血跡的衣裳都沒脫，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這時被安詳的歌聲驚醒，睜開眼太陽已高照天空了，陽光射進了房間。

外面好像知道狂四郎睡醒了似的，有人在走廊那裏打了招呼，然後打開了門。

女藝人走進了屋裏。

狂四郎站起來之後，說，

「不知如何謝謝妳才好！」

「……」

「妳是爲了救我，才跟踪我……」

狂四郎已知道她跟踪的本意。

女藝人微微一笑，故意不承認。

「我是想看你轟轟烈烈的最後下場，所以，才跟在後面！」

「……」

「我已經被你看出來不是普通的百姓，我從前在諸侯宅邸侍候過人。有一次，在那個宅邸裏起了暴亂，我受了水野家副管家武部仙十郎的委託參加。那時，你是暴亂中一份子，我看見你和十幾個武藝高強的人，正在殺着，然後，一個都沒放過，統統斬掉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對你有深深的好感！」

「……」

「以後，我離開了宅邸，變成了流浪女。……很想念你……當然，一定會找到你，但，我是對你的武藝着迷，不是你的人，……所以，一直未露面！」

「你，期待看我的最後嗎？」

「你不是個能在榻榻米上安詳結束生命的人，尤其是我，不能够看到你被病魔糾纏然後了結生命的情景，……你，還是以舉起太刀的那種姿態來結束你這一生轟轟烈烈的最後一刻，我就是要親眼看到你的下場！」

「……」

「你，能够這樣子離開世上，我才能够和你融合爲一體！」

女藝人的面孔，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顯露出如妖魔般的奇怪興奮的表情。

「融爲一體，到底是什麽意思？」

「讓你瞧瞧。」

女藝人站起來，轉過頭，輕快的打開了腰帶。

細膩、雪白的背上……一片刺青……。

抓起無想正宗，彎起腰，想由地下往上，斬掉眠狂四郎的畫像。

那個面孔，活生生的被畫在背上。

「天下的事，眞是豈有此理！」

沉默之後的狂四郎，十分不高興的說。

女藝人轉回頭，凝視着狂四郎。

「在這個世界裏，必須要有二個眠狂四郎，你去世之後，我背上的眠狂四郎殿下，就完完整整的變成我自己

。」

狂四郎聽她講完之後，冷漠的笑笑。

「要我生命的人，又增加了一個——，沒問題，隨你們辦吧！」

藤枝旅宿

「噢！對了──那是元曆元年，二月七日──」

立川談亭，拿了把扇子，在說書台上踱着方步。

這是在藤枝旅宿旁的一個骯髒的小屋中。

門口掛了張招牌。

『來至江戶的說書大師，立川談亭』

上面有這幾個朱漆大字。

下午的太陽，投入木板屋的縫隙，客人在房子四週亂小便的臭騷味，不斷地飄入屋中。

房子裏有三、四十人，有的抱着膝蓋，坐在草蓆上，有的半躺着，啃着烤山芋，每個人都專心地盯着談亭那三寸不爛之舌。

「……終於，看到了對方的軍陣　，這下子可苦了。──源義經公在這一天，穿了一身紅戰袍，鎧甲上掛着金飾，頭盔上的鍬形飾有一丈多長，坐騎上掛了付火紅色的馬鞍，樣子眞是威風的不得了！」

「說的好！值一千兩。」

隨着誇讚聲，從人羣中拋上來一個用紙包着的銅板。

談亭輕巧地一把接個正，繼續說：

「放出一千兩的風聲，其實只有一文錢，這就是男人的本性，先謝了──天神已經棄我而去，離開春都，追踪平家到了一谷。義經公率領的八百萬精銳，事實上只有三千人馬，在京都御所搶回來的旗幟，成了宮女的衣帶……」

談亭脫了外衣，在台上滔滔不絕的說着。

此時，一個穿黑衣的浪人，掀開門簾，走了進來。

談亭向他瞥了一眼。

正是眠狂四郎。

談亭略點一下頭，表示看到了，打個招呼。

「大將軍義經公，翻過山嶺，順着手一指，呀！平家的軍隊，已經逃向海中。只有追吧！──但是這個懸崖怎麼過去呢？對了！鹿可以走過去，馬爲什麼走不過去？事在人爲，衝吧！義經公拚到底了，帶着二匹馬殺將過去，唉！眞可憐！一匹馬摔斷了腿，還有一匹呢？勇敢的衝到海裏去了，那馬兒抬着頭，頂着浪，往前衝！嘎！源平、壇浦之大戰，明天再說，且待分解──。」

談亭一鞠躬，台下「再來一遍！」「義經公一定會打勝！」「壇浦之戰，我拚過命！」一片吵雜聲。

談亭轉入旁邊的房間，等狂四郎。

狂四郎在談亭面前坐下，問道：

「上面召見過你沒有？」

「在大坂的高津新地，豆腐生意眞不壞，所以留了點錢，到這裏來說書，這裏氣候不壞，又能賺個幾文，也眞不錯！」

「總算有這個機會，向大師討敎點東西！」

「總算等到了，我這個立川談亭，古今中外都不通，你想知道什麼？」

「我想學，能和着三線琴一齊唱的阿波民謠。」

「金比羅船好不好？」

「太文雅了！要能感動人的。」

「比較哀愁的，那麼──。」

談亭托住自己的下巴，沉思着。

其後，約莫過了半刻鐘──。

臉孔被深斗笠蓋住的狂四郎，右手抓起扇子，帶了抱着三弦琴的女藝人，住進了藤枝旅宿的巷子裏。

和把自己的肖像畫在背上刺青的賣藝女郎一起，假扮成流浪者，這個狂四郎，還眞有一套！

登奈這個女郎，許了願，要親眼看到狂四郎死在白刃之下。

「想目擊我的最後下場，最好的方法，就是跟着我到處走……」

狂四郎，和她這麼講了之後，在岡部宿，給她買了三弦琴，自己也買了深斗笠，及一把扇子。

由某方面看過去，也正好是相配的一對落魄的賣藝夫婦。

經過水守，已經看到了藤枝街道，這時候：

「呀！……二位浪士！」

茶屋裏面，有人在打招呼。

約五十歲左右，矮小的個子，不知某地方的藩士，坐在地板上。

「我有要緊的事情相託！冒昧的請問二位，你們在民謠方面拿不拿手？」

老人問道。

「你希望是那方面的民謠？」

「是，阿波方面的。」

他是阿波藩士。

這一方面，確實太難了一點兒。

狂四郎想拒絕，而藩士又說：

「今晚，準備在藤枝旅宿後面，請二位唱給我們聽聽

！」

狂四郎聽完之後，改變主意，立刻答應下來。

「好的！……悉聽吩咐！」

各旅宿都有能唱小調的師父，因想混進他們的圈子裏，所以到了藤枝旅宿。偶然之間，看到小屋前面的旗子，幸運的知道了立川談亭的地址。

阿波藩是秘密會議中十三藩之中的一藩。

藩主齊昌的繼子齊裕，是第一次還鄉，狂四郎既然得到這個消息，想聽阿波民謠的也許就是這個藩主的繼子！

——不，不一定是他！

狂四郎，暗自猜測着。

齊裕，他不是十二代齊昌的親子，是誕生在江戶，將軍家齊的第二十二個男孩子。

文政十年，受幕府命成爲阿波藩主的繼子，被養育在江戶鍛治橋的藩邸。現在，只有十二歲。

不知阿波國情的小孩，不可能想聽阿波的民謠。

那麽……，到底是誰？想聽這個民謠？……。

狂四郎直覺的產生了這個疑問。

藩士想叫流浪的賣藝者唱阿波民謠，這件怪事，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麽，其實，內部一定有文章……按照狂四郎歷經無數危難的判斷，這裏一定會有亂子發生。

晚上，八時——

狂四郎和登奈，路過畫着須賀家紋的燈籠和用幔布裝飾的青島屋旅宿前面，順着高牆，轉向右邊，走入一條狹路。

旅宿的構造，每個地方都不大相同，而這個藤枝旅宿，就是以基本的模式造出來的。

有普通旅館禁止用的豪華大門，有玄關，有走廊，還有遇到雨天，搬運馬背上的貨物極方便的長屋簷。轎子及停貨物的入口，有寬廣的木板地。

大廳在中央，大約有數十坪大，最裏面的地方，設置的有書房，由走廊一直可以通達。

另外設的有側門，再進裏面就是舖着榻榻米的寬敞走廊，面對偌大的後院。

後院的角落，設計有緊急時使用的出口。

旅宿就是這種基本設計，狂四郎走到牆外，已經完全明瞭內部的構造。

轉到後面，仰頭看到牆壁上的巨大樟木，狂四郎喃喃自語道：

「大約，有五百坪大的樣子！」

就是在這個廣大的後院，高聲喊叫，聲音也不會傳到書院裏去。

阿波藩定府頭目，勝侯雅樂這一位藩士，命令晚上八點過了之後，在這個樟木樹下，唱阿波民謠。

「唱這隻歌，搞不好會遭到白刄！」

狂四郎告訴登奈。

登奈默默無言，調好三絃琴的線，準備開始彈奏。

狂四郎，開始唱。

年華十九，穿着紅木棉裳，茶色小袖，多麽迷人，
愛人來的路上，有八盞黃金燈籠，這些燈光，多迷人
稀客來的路上，有酒等着，多令人高興
貴客汲水，用金桶、金杓，瓢上清澈的水
倒霉的人，破桶子，斷杓子，只瓢到一灘臭水。

這是要配上舞蹈的歌，談亭告訴過狂四郎。不過，他打着拍子，唱得很不錯，登奈的琴聲，停了下來。

唱完時，由後門出現了三個人影。

這時，

提着燈籠跟着二個人身邊的一位年紀大的女人，靜靜的走近身旁，說：

「剛才那個歌，實在太好了，可否再拜託你們一件事？」

狂四郎和登奈同時點頭，答應了。

「能不能到屋裏來唱？」

「實在不敢當，因爲，我們這副襤褸的姿態，最好不要到身分高貴的人面前！」

「不，不是請你們進書房裏面，院子裏有茶亭，在那裏唱，就行了！」

「好的，眞不好意思。」

老婦帶他們到了有泉水、假山等等極講究的院子裏，指着茶亭。

「在那裏等到山寺梵鐘響的時候，同時一起唱——」

奇怪的吩咐，要在深夜裏唱民謠。

「很抱歉，我們不會唱很多阿波民謠，請准許我們隨便唱。」

「可以，可以，沒有關係，隨你們！」

老婦說完，便走開了。

茶亭好像很久未使用，霉味很濃，濕氣很重。

坐在冷冰冰的榻榻米上時，

「奇怪的事，就要發生啦！」

狂四郎笑着對登奈說，

「跟着你，就會不斷的發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

登奈回過頭，笑着說，

「到京都的三條大橋之前，我這個狂四郎，會不會依照你的願望，被打倒哪？……」

「……」

「無數的決鬪，不知斬倒了多少人，到目前爲止，還沒遇到要我命的敵人，我能和妳在一起，可說是個幸運的男人──。」

「……」

「但是，常常四處流浪的男人，如果，被人跟着，總有厭惡的時候，搞不好，隨時會斬掉對方。」

「你斬過從未反抗過你的人嗎？」

「妳……的意思是，妳不再突襲我了嗎？」

「跟着你的這一段時間，我才深深覺悟自己是一個女人！」

「……」

這下子，狂四郎不再回答。

「我迷上舉劍的人，但，跟着你的這一些日子，不知不覺間，又愛上唱民謠的你！」

「……」

「我深知你討厭我，可是，我還是要跟着你到京都去。」

「免談！」

狂四郎冷峻的拒絕了他。

「要我命的女人，我因爲對你好奇，所以帶着妳，──我可不願意看到你狠心的一面！」

「請你原諒。」

狂四郎不把登奈放在眼裏，立刻站起身，看看外面沒有人影之後，走掉了。

登奈，一直在那裏，默默的沉思着。

她告訴狂四郎的，是她的眞心話。

從前，在登奈心裏的狂四郎，是冷酷無情的劍魔。如果，被他愛過，一定要毀掉自己的身體。

把這無情劍魔的肖像，刺在自己的背上，使登奈的心裏有一種快感，幫她畫背的是一位叫江戶隨一的名人，這個人和狂四郎是多年的老友。

然後，經過宇之助刺畫師，刺在背上。他受登奈委託之前，說：

「眠狂四郎這個人，不是妳所想像的那麼冷酷無情，我相信他的身體裏，流的也是溫暖的血……。」

登奈現在，還深深記得他的話。

宇之助，完成刺畫時，

「妳所想像的兇暴姿態完成了。不過，經過二、三年

之後，你背上的狂四郎，如果顯出難以形容的孤獨模樣，到那時，妳會罵我的技術不到家……」

他有相當的自信，很滿意的說。

登奈，永遠忘不了當時的情景。

跟着他短短的二天時間，登奈對狂四郎的眼神、語氣、舉止、仔細的動作，一直抱着警戒心。其實，他的所作所爲，並談不上冷酷、薄情，那是他爲了掩護自己孤獨的心靈，努力做出來給人看的。

女人的直覺，深深猜到他有這種寂寞感。

既已看出他並非想像中的冷酷無情，更非劍魔時，登奈一時之間失去理智，對他發生感情，登奈深深發覺自己的悲哀，

──淚水不自禁地落下。

登奈盡情的哭了一場，深感自己辛酸無處可訴。

狂四郎，靜靜的回來了。

背靠着床柱，雙手環抱胸前。

「有二十五萬石的太守繼子走上旅途，手下的人數，不過──。」

……又像獨語，又像故意說出……

登奈看看狂四郎。

「有二十五萬石的話，必須四百人以上的手下才够。但是，一共不過才一百數十人的樣子，手下的人，一定要像個組織，女侍的人數也要多啊！」

諸侯隊伍出外的計劃，極其複雜，傢俱、用品、鍋、杓，連醬油、菜桶也要壓上石頭一起搬運才行。當然，寢具、洗澡用具也要準備，到達住宿的地方，一切都要自己負擔張羅。

「你從前在諸侯宅邸，當過侍女。如果，針線箱等東西不齊的隊伍，其他的保管物品的人，洗潔工、打雜工人等等，超過時，如何解決？」

「如果是夫人或是公主出來的話，自然會有這麼多佣人隨行……」

登奈的回答，使狂四郎的眼睛頓時亮了起來。

不久──。

遠處山寺的梵鐘，一到三更──立刻，由原野傳過來。

「老婦人吩咐的時間到了！」

狂四郎對登奈笑了笑。

登奈抱起三絃琴。

深夜，四周非常的靜寂。

狂四郎挑選的歌是踏韛歌。

難波津上的佛經聲，徒添旅人鄉愁。
心中只有南無大師大慈大悲的觀世音——
祈求愛情的道路上，一帆風順。
岸邊波浪隆隆……
看在眼中……

唱到這裏。

突然，傳出一聲女人的尖銳叫聲。

這一聲，劃破了深夜的靜闃。

狂四郎喃喃自語，

——等待的事情，終於來了。

——那正是對方所希望的，該咱們現身啦！

島田的雨夜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深夜裏，等到三更時，眠狂四郎唱出了蹈鞴歌。

這個聲音，一直拖了很久，停不下來。

丟東西的聲音，紙門被撕破的聲音，旁人阻止的叫聲，哀求聲，愈來愈激烈。

「公主！」

叫聲裏傳出了這樣的稱呼聲，狂四郎想到——

——發瘋的是藩主的姑娘！

正在猜想時，噪雜聲更加厲害，紙門撞倒的聲音的同時，

「不要——不要」

哀叫聲，響徹了夜空，一個人影，像發狂似的跑到院子來。

登奈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靠在床柱旁，雙手揣在懷裏，動也不動。

被追的掉到水裏？也許是追的人掉到水裏。

池塘裏發出很大的落水聲。

登奈立刻站了起來，把紙門打開二寸寬的縫隙。

在月光下，池塘邊有激烈的爭吵聲，許多人影混在一起。

這時——

其中一個人，慘叫了一聲之後，身體左右搖幌着。

瞬間。

立刻由那羣人中，跑出來一個人影，往這個方向奔跑。

手裏，好像抓着一把劍。

登奈，回頭看狂四郎，

「怎麼辦呀？」

「別管他！」

狂四郎冷靜的回答。

那人衝破矮牆，進入巷子口。

這個時候，已經看出對方是一個年青的女子。

長袍拖着地，慢吞吞地靠近茶亭邊，幌幌搖搖地，抓起竹瓢，杓起水往自己的身上澆。

她，對於冰冷的水，好像沒什麼反應，然後，又搖幌到亭前的洗手台旁邊站住。

三十歲左右，眉清目秀，面孔有着高貴氣質。

亭內射出的燈影，照着她那一副睜着閃亮的眼神，半開的嘴，是個瘋子呆痴的狀態。

她，上了走郎，打開紙門，把左右看了看之後，視線停在狂四郎身上。

狂四郎仍然是那個老姿態，望着瘋女人的妖氣眼神。

「混蛋——」

突然，

隨着瘋女子的咒罵聲，擲來一記飛鏢。

狂四郎把頸子歪過去，風鏢掠過身旁，刺進了床柱。

瘋女人突然，莫名其妙的發出又尖又大的聲音，笑個不停。

這時，有數名藩士走了過來，阻止了她的狂態，把她帶走。

瘋女子略爲反抗了一下，意外的，變成溫柔的模樣，被他們抱走。

茶亭內，又回復了安靜。

「我去拿茶水吧？」

登奈站起來，

「酒比茶要好些。」

狂四郎想喝酒。

登奈走了之後，立刻有了脚步聲。

「對不起！」

打開門進來的人，原來是委託狂四郎唱阿波民謠的阿波藩自付，勝俁雅樂。他的風度不差，語氣、擧止和武部仙十郎很像。

「眞是醜陋的姿態啊！」

說着，坐在地板上。

「……」

狂四郎，沒有回答，看着他。

「這一場戲，演的眞好！」

「此話怎講——？」

「告訴你，故鄉的民謠，能引起公主發狂——。」

「……」

「想她在宅邸內，或是路中的旅宿，可能不會發作，所以託你唱幾支民謠來試試……沒想到……照樣的，還是引她發狂！」

「……」

「這個責任完全在我，但，不知什麼原故，會引起她的瘋狂，狂四郎，我想來想去，還是想不透，倒底原因在那裏？」

雖然扮成落魄的賣唱夫婦，還是被對方識破了身份。

「你認爲公主是假裝的嗎？」

「我已經做了三十年的督察工作，差不多的事情，都瞞不了我，眞眞假假，我都摸的一淸二楚。」

勝俁雅樂，回答的很玄妙。

「你，並不是單純地爲了民謠找到我狂四郎，明知我和貴藩有歧見，爲什麼要把我捲進這個圈子，請明白的告訴我！」

狂四郎苦笑的問着。

「那是我個人的想法，才請了你。我的部下，沒一個人知道你就是狂四郎，這是以毒攻毒的方法，拜託你，就是因爲這是件除了你以外，沒有任何人能擔得起的任務，所以……。」

「……」

只有他一個人在懷疑公主在裝瘋。

但是是基於什麼原因，使他懷疑，勝俁雅樂可能不會告訴人家。

狂四郎一個人胡思亂想，無法單刀直入的質問勝俁雅樂。

問題可能出在藩主齊昌的兒子，將軍家的繼子。

將軍家齊，孩子過多，傳說有五十三、四個孩子。

這些孩子，要各分配在六十餘州的諸侯圈內，那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

野心勃勃的將軍，把這一批子女，絕不會分散到諸侯以外的家庭。

當然，這個矛盾之下，各家會發生騷動。

若是將軍家的兒子，強迫做女婿的話，這一位諸侯，一定要廢掉自己的親子才行。

藩主不敢吭聲，非得服從命令才行。尤其是，養育公子長大的家臣們，有直接的利害關係。所以對幕府這種殘酷的方法，怨恨也很多。

如果，諸侯被迫娶將軍家的公主爲媳婦，也會有嚴重的麻煩，爲了迎娶，必須要花相當的代價。平時，已極盡所能的解決藩內的財政，爲了這事，更遭受困難。稱呼『御守殿』的夫人，比丈夫智慧高，尤其是陪嫁來的侍女們，看不起夫家的下人們。藩內的制度、禮儀，被她們搞得亂七八糟。將軍家齊，他個人好色，藏着二十一個妻妾，諸侯們所受的麻煩、騷擾，實在談不完。

將軍家齊的子女，很多都是智能不足，體弱多病或是殘廢。

諸侯所遭受的麻煩，擧個例子來說——

文政九年十一月，加賀，前田中將齊泰娶了將軍家第二十四個溶公主（年十四歲）當妻子，要迎娶之前，本鄉的宅邸，正門以外，設置紅漆大門。這是後代門的意思，

為了設置這個紅門，本鄉的五丁目半數和六個丁目全部六百戶的百姓家被拆除。然後，在這個紅門裏面，造了壯麗的「御主殿」和庭園。要造庭園，半年每天要一百個人趕工。當時，那個地方是雜草叢生的荒地。一旦要造庭園，挖掘了三萬餘個巨大的石頭。爲了處理這些石頭，搬運一塊石頭，需銀二錢五分，三萬多個石頭，花了一千二百五十兩的銀子。

新落成的御主殿，溶公主帶來的人數，大小有二十個人，再加上傳令、小廝及醫師八個人。

加賀百萬石，爲了這門親事，財政立刻拮据，這是必然的現象。

再比一年前——文政八年七月，佐賀藩主鍋島齊直，給繼子直丸，娶了將軍第三十一個盛公主爲妻。這時，花盡了費用，消耗參覲路途的經費，最後以生病的理由，延期半年的出府參覲，九州的雄藩，三十五萬七千石的大諸侯，也用盡財力，迎娶了極麻煩的兒媳婦。

文化十五年，越前福井侯齊承，娶將軍家第十九個淺公主，發貧窮的牢騷，被增封了二萬石，其後，晚年惹了不少麻煩。淺公主生的長子——義丸，夭折之後，幕府立刻把將軍的第四十八個兒子仙三郎，過爲養繼子。齊承、淺公主他們只有二十歲左右，年青夫妻也不敢吭氣，只是不再生自己的親子。

最殘酷的就是，當養繼子的仙三郎，是一個盲瞎，把一個殘廢，強迫送到福井藩來，風波隨時會起，這是意料中的事，然而養繼子是將軍家之子，未使往外張揚，但是更陰慘的事還會發生。

成爲阿波藩後代的齊裕，也是個遲鈍孩童，已經長了十二歲，但只有七、八歲孩童的智慧。

藩主齊昌的親子叫松之助，比齊裕小二歲，是齊昌的親子，智能正常，但，松之助不能繼承阿波藩的二十五萬石。

狂女人是松之助的姐姐——貴世。

「那麼，你想叫我幫你做什麼呢？」

狂四郎問道。

「姬公主，她確實是瘋子或是裝瘋，請你幫我調查清楚！」

勝侯雅樂誠懇的請託。

狂四郎未做回答，只是話題轉移，

「將軍家的幼主君，可能已經在途中了吧？」

勝侯雅樂聽了狂四郎的話，忽然，改變了臉色，但，瞬間又回復了，說，

「是的，上個月出發的。」

狂四郎默默聽着。

登奈提着酒壺回來時，

狂四郎等到登奈把酒杯放在勝侯雅樂和自己面前，過了一會兒，

「好！答應你這趟事！」

「不敢當，先謝了！」

雅樂低下頭道，又說，

「明晚，在島田宿東陣——，妥不妥當？」

「我在那裏都一樣，……不過，首先你要答應我一件事！」

「你直說！」

「看情形決定，搞不好，廢掉姬公主，到時候你可要作主。」

雅樂皺起眉頭……，但，立刻又露出笑臉，點頭答應。

「知道啦！」

島田宿是在大井川旁。

當時的大井川，是駿河和遠江之間，海路唯一難通過地方。因爲是難關，所以來往的行人，過河的人，都提高警覺，非常的小心。

下雨時，五天——七天左右，都不能過河。

自然而然，諸侯停留的東陣，脇本陣，在東海道中，成爲最大的諸侯，爲了準備參覲途中的旅宿，早在一百天或者一年之前，就開始訂約停留的日子。假如，遭到大井川漲潮，不能過河時，只有滯留在對岸的島田和金谷，有時候，一停下來就是十幾天的時間。

這麼一來，繼續由後面來到的他藩隊伍，要在前面另一站，臨時找地方停留。

總而言之，在大井川旁的島田宿本營，被造成長久停留，也不會發生困難。

也因爲這個因素，狂四郎乘着夜晚，正好溜進去進行他的活動。

由下午開始下的雨，到了夜晚，越下越大，一點兒風也沒有，隊伍都判定明天不可能渡河，所以大家輕鬆地閒聊。

狂四郎的膽子相當大，帶着登奈，悠哉悠哉地溜進了裏面。

本營和後世的旅館不同，各房間不設置在走廊，而且不能私自交待傭人做事。

裏面房間的中間，面對外，屋內沒有地板走廊，通道的空間，隨時可以變成房間，到了夜晚，可供工作人員在此睡覺。

所以，要想溜進裏面，非要經過這個危險的通道。

狂四郎和登奈二人，不考慮這些危難，經過左右前後正在打呼酣睡的人羣中，直闖內屋。

內屋設有三間房，

其中，一位老婦領着十餘個女傭正在休息。

中間的書院，可能有二個衞兵守在門口。

登奈有點躭心，這樣的闖入，不可能不被衞兵發現。

但狂四郎的行動，大膽而敏健。

一進屋裏，管他三七二十一，立刻打開被窩，這時，被裏的貴世公主受驚下床。

狂四郎，不由分說地，輕巧地把她抱起就走。

狂四郎把貴世公主抱進正面大床的秘密後門通道，通道可抵二樓的房間內。

這個房間是受到不意襲擊時，能够立刻脫身藏匿的密室。大床邊的暗門，一般人很不容易認的出來。

所以，把暗門關閉之後，在二樓房間，旣使有了雜音，也不容易傳到樓下。

狂四郎，因了解這個講究構造的房間，所以，相當的冷靜。

狂四郎命登奈點起油燈，然後，把貴世公主仰放在榻榻米上。

立刻，解下她的腰帶。

登奈，不敢吭聲，守在一旁。

貴世公主的衣裳被脫下，只留下極薄的內衣。

狂四郎粗手粗脚的捲開內衣，打開腰帶。

這時——

貴世公主的大腿，被油燈的亮光，照的一清二楚。

登奈目擊狂四郎這種舉動，責備狂四郎，

「你想把她怎麽樣？」

「侮辱她！」

「呀！」

登奈，嚇呆了。

狂四郎，慢慢的把她的左、右腿打開，

登奈，忍不住的要叫出聲來。

這時，狂四郎馬上

「別吵！妳就站着，別嚷嚷！」

訓了她一頓。

狂四郎對貴世公主的行爲，極爲殘忍。

他把自己左手的五指放在她的下部之後猛往裏面戳，想囘復她的意識。

貴世公主受到侮辱，露出了羞態。

等到完全清醒之後，想反抗，已經來不及了。被張開的雙腿，也被狂四郎的膝蓋壓住，右手被反扣在頭頂上面，無法動彈。

狂四郎冷冷的看着她，然後譏笑着：

「我看妳是正常人，妳要裝瘋，我可以矯正。所以帶了個女人來參觀妳的眞面目。赤裸着肉體，被異性侮辱，在同性的女人面前，還是有羞恥和委屈！」

貴世公主緊緊的閉着眼睛，不久，眼淚汪汪的哭訴：

「請原諒……原諒我！」

「可以，只要妳不再裝瘋就行！」

貴世公主聽了，直點頭，

「妳想藉着裝瘋，被送囘故鄉，趁機殺死成爲養繼子的將軍家幼君，對不對？」

「……」

公主的企圖被看穿之後，無言以對，

「愚蠢的女人！妳想要自己的弟弟繼承藩主的地位，居然動起這種歪腦筋，想刺殺將軍幼子，就算妳是瘋子，諸侯也沒有理由放你走。阿波的二十五萬石，立刻被取消。這一點，妳考慮過沒有？只是想到膚淺的報仇，蠢的可以，現在，總該懂了吧？」

公主抬起頭，仰看着狂四郎。

狂四郎隨後走開，叫登奈給公主穿好衣裳。

等到公主戴整齊後，

狂四郎，再告訴貴世公主。

「好好的躲在這個密室裏面，仔細的好好想想，想個三、四天。瘋病立刻囘復正常，會引起別人的懷疑，妳必須熬過這幾天，精神才鎭定的下來，等於是受了天罰，事過之後，就沒事了。幸虧貴藩有一位勝侯雅樂，這個不平凡的人，會給妳很大的幫助！」

狂四郎平靜的說完，看着公主，

貴世公主，接觸到狂四郎的眼神，稍稍恢復神智的心情，又忐忑不安了，想到剛才狂四郎在她身上所做的舉動，不勝嬌羞，

「閣下，謝謝你的忠告，我一時的衝動，做下了這種糊塗的錯事，幸虧你的協助，否則，阿波藩的命運，可能就毀在我的手中，我眞不知要怎麽的謝謝你！……」

貴世公主，低着頭，眼眶中含着淚水，一字一句的娓娓傾訴，

正抬頭間——

狂四郎和登奈，已不知去向了。

金谷的死人

雨連續下了二天，終於停了，天氣反而顯得十分悶熱。

大井川的水位增高了許多，看樣子還要過三天才能渡河，島田旅宿的客人，擠在一起吵雜不休。

天氣一直放晴，但是到了下午，天空又被烏雲蓋住了，下起大雨，這只是雷陣雨，不會下到第二天。

一羣人被雷陣雨打得猛往旅宿中鑽，金八也在其中。

金八躲在屋簷下，抖了抖身體，罵唱道：

「雷陣雨呀！渾蛋王八蛋呀！
害我從老遠跑到這裏，
打在馬背上的雨！
……
雷公雷母好久沒親熱了！
天公引線，
又下了大雨！
眞是討人厭！」

金八嚕哩嚕嗦的，一個人在那裏亂唱亂罵，就在這時候，身後的門打開了，出現了一個女人，

「這個雨可眞會下！」

女人對看着雨水的金八說。

金八看了她一眼，

——這個女的，長得眞不賴！

金八立刻對她產生好感。

這女子年近三十，成熟豐滿的軀體，婀娜多姿地漾出一股艷麗的氣質。

金八又開始嘮嘮叨叨的唱了起來。

女人一面看着金八，一面微笑着。

金八有點害羞，靦腆地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這個女人對我有興趣，不妨調戲她一下！

正在幻想時，雨中跑過來一個男子。

「唉！老板娘，原來妳在這裏，害妳等了那麼久，眞不好意思！」

道歉不已後，把一把不知從那裏弄來的雨傘撐開，

「請，老板娘！」

催着她趕緊離開。

那男子的模樣有點像工頭，金八看了他一眼，覺得有點面熟。

目送他們兩人離開後，金八突然大叫：

「啊！是那個渾蛋東西！原來是鴨辰這個該死的傢伙！」

上州的鴨川辰次，五年前因恐嚇，誘拐，竊盜等罪名被送到流島管訓，是個地方上的甲級流氓。

金八有一次在諸侯宅邸旁的賭場見過他，辰次詐賭被別人發現，差一點被丟入隅田川中餵魚，多虧金八救了他。

他不知什麼時候又混回江戶，還脫胎換骨似的，人模人樣的當了工頭。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就是稱呼漂亮的女人爲老板娘，他們好像是要去伊勢神社，或是金比羅社參拜的歸途上。

「那個渾蛋，化裝成店裏的工頭，可能想打那個女人主意。好像還很得意的樣子，正如談亭師父說的那天網恢恢，既然被我金八發現了，我看你要倒霉了！」

那個女子和鴨川辰次住的旅館，是在島田上數一數二有排場的旅舍，他們在旅館的登記簿上寫的是，

『江戶京橋南佛馬町，飯田服飾店
管理員忠七』

說起飯田服飾店，在江戶是無人不知沒人不曉的老店，每年到了七月七日的七夕祭，屋頂上立了一百零八根竹竿，竹竿上綁了豪華的裝飾，這是飯田服飾店的註冊商標。

他倆開的房間，是專門留給武士家族，或是比較有身份的客人所準備的房間，裏面有二個女僕，專門侍候。

到底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大店老板娘，德子的儀表高貴，氣質不差。因爲小有姿色，所以反而顯得有點冷酷，女僕們在房內生怕自己照顧不週，出了房間才能吐了一口大氣。

尤其是對工頭忠七，也要仔細地照應，女僕們都顯得不太高興。

德子和忠七兩人單獨相處時，也看不出有什麼特殊的關係。

到了晚上八點時，忠七便到另一個房間，關起門來，連油燈也沒點上。

從這裏再隔了三個房間，是個有七八個小房間的大廳。

「手啊！喝酒，喝酒！女人只能享受半小時，而酒却能維持半天，……哈！酒比較好！」

說了後，便站起來的正是金八。

金八跑到走廊上，裝得醉醺醺的樣子，跟着附近的三琴弦及鼓聲，比手劃脚的唱了起來。

嗒嗒！啪啪啪！嗒嗒！啪啪啪！

穿着甲冑，和靴子，
拿着紅纓槍！
腰上掛了柄紅銅大刀，
渡邊綱眞是偉男子！
昂頭挺胸，
走到羅生門，
雨在落，雨在下！風也在吹，
鬼就在身後，
張開三個爪子，
等渡邊綱來，
綱先生也不是弱者，
反手一刀斬過去！
頭髻都散開了。

唱着唱着，慢慢走入大廳。

到了轉彎處，故意做個樣子，小聲地說：

「鬼在那裏呀？是不是在這裏？」

然後一溜煙地鑽了進去。

過了大約半刻鐘——

房間的門，輕輕的被打開，一點兒聲音都沒有。

「老板娘——」

忠七，打了個招呼，偸偸溜進房內。

德子在被窩裏，故意裝做沒聽到。

忠七，悄悄的掀開被子時——立刻，德子伸出雪白的雙手，環起忠七的頸子，忠七的臉貼在德子臉上，身體像是被吸住似的，鑽進了被窩裏。

——噢！不出我的意料！

天花板的角落裏，有個二寸寬的縫隙，金八躱在那裏，往下面看他們兩個。

——鴨辰，你這傢伙，又踩進了泥漿，這下子，我金八要你永世不得再翻身！

德子與忠七兩人的親熱鏡頭，金八從頭到尾看的清清楚楚，

——混帳，王八蛋，我忍不住啦！

金八，強制了自己的衝動，

不久，翻雲覆雨的一陣激情狂亂之後，

男方立刻神智清醒的起身，整理自己。又體貼的撫愛着對方。

金八，一肚子的噁心、怨氣，無從發起。

「老板娘！」

忠七，在枕邊細聲細氣的說：

「自從離開江戶之後，老板娘的身子骨，可是一天不如一天，越來越冰冷。不抱妳還好，一抱妳就覺得這情形的嚴重。妳的身體，比昨天晚上還要冰，眞叫我心疼。經過這一趟旅宿下來，我對妳的愛意，愈來愈深，所以誠心誠意的勸告妳，這一切的因素，都是因爲妳身上帶了二百兩銀的關係！」

「……」

德子，沒有回答。

忠七，繼續說道：

「我在五年前，把五百兩銀子帶在身上，甲大阪到江戶。到了江戶，不到一個月，一直生病，那段日子想起來，眞是叫人受不了……，明天或是後天，要渡大井川的時候，我來幫你保管吧！大井川漲潮的時候，萬一人數過多，船身過重，恐怕會翻覆到河裏。請你相信我的這一片苦心吧！」

聽起來，這些話眞是肺腑之言，

但是，德子一直沒有回答，

「老板娘，請你相信我，我是爲了你，才費了這一番心思啊！」

忠七一直糾纏不停，德子考慮了半晌，終於說話了：

「忠七！」

「怎麽樣？」

「我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什麽藥。」

「唉喲！別這麽講嘛！」

「你不會是騙我吧！銀子抱在身上，多安全哪！起碼我摸得到，看得到。有了銀子，做什麽事都好解決，這是我的命根子，……所以，我不能相信你，……你聽懂了吧！走開，一邊去休息吧！」

「是的！」

忠七還是捨不得，繼續糾纏着她，德子轉過身，背對着忠七，

「離開江戶時，我們說好的，你難道忘了嗎？身體以外，一概拒絕。」

德子，冷酷的回答他。

原來有這麽一回事，原因……就出在這裏：——

金八，昨夜由天花板縫裏目擊的事實，講完之後，探詢對方的意見，狂四郎以手當枕，睡在地板上，一直沉默的聽着。

這裏是紀伊國屋旅宿的一間房間。

今天，還是不能渡河。

狂四郎，斜着眼睛看金八，問道：

「你也想要那二百銀子啊？」

「絕沒這回事，我只是不甘心看到鴨辰這個混帳，輕易騙走那些銀子，非想些法子，來修理他不可。我感覺忠七這個王八蛋，一定會趁渡河的時候，把德子處理掉！不過，女人這玩意兒，也真絕了，明知他有野心，還要跟他膩在一起，這場戲，眞不知如何收場！」

「以你的意思，該如何對付他呢？」

「鴨辰這傢伙，那個女人不把錢交出來，逼急了，他會露出本性，弄死她——。」

「他會找人，把她丢到河裏淹死！」

「對！……問題就在這裏！」

金八，狂叫道。

狂四郎，微笑着回答：

「你今晚，也照樣的躲在天花板上面，偸看他們？」

「那當然！比吃飯還有趣啊！」

「所以囉！拿出你的猴腦袋，好好想個法子！」

「噢！」

「在江戶，無人不知的你……居然不吭氣的看他們做戲，你也太無能了吧！」

「你敎我吧！……這樣……那樣……，唉喲！金八呀！這會兒，怎麽這麽笨呢？」

大井川，等到第三天過後，終於退了潮，能渡河了。

提防邊的川會所屋簷下，寫的有一個牌子，

「乳下水」

大井川的渡河是順着水位的高低來決定。分成乳下水、帶上通水、帶通水、帶下水、股通水、股下通水、膝上通水、膝通水，八種水位。最下面的膝通水，一個人的渡河工資是四十文，以後就每一段增加十文。

水位一到了乳上，就會被禁渡。所以這個大井川渡河工人大約有七百個人。

水位，退到了乳下，禁渡解放的這一天早晨，川會所前面，領取渡河票的旅人在排隊買票。

德子和忠七也在隊伍裏面。

「老板娘，」

忠七，問她，

「坐在一起？」

「不，你跟在後面。」

忠七把渡河票交給工人，大聲喊着：

「喂！」

擔任的四個工人，其中的一個歪鼻子斜眼，正在同忠七打暗號。

河邊，金八站在那裏，看渡河工人往水裏走去。心裏

十分同情這個女人的悲慘遭遇。

轎臺的後面——忠七和工人在一起。

其他，另外還有七、八臺，轎臺在渡河時，河面上像是散開了芝麻似的，很多工人的船，慢慢開始搖動。

德子坐的轎臺，到了河心時。剛才和忠七打暗號的工人，好像撞到了什麽東西似的，慘叫一聲，沉入了水裏。轎臺立刻傾倒，德子掉落河中。

德子的屍體被撈了起來，在金谷旁的河邊。

河岸管理員正在趕着觀看屍體的羣衆。

「好漂亮的女人呀！……像朶秋海棠似的——」

「喂！你們在興奮什麽呀？」

「女人呀！……就是變成鬼，也迷死人哪！看看，內衣裏面的兩條白腿——。」

「喂！別靠在屍體旁邊，喂！你也走開。還有，店員，把衣裳給她穿整齊！」

「走開！走開！」

河岸管理員，趕走羣衆以後，向蹲在屍體旁正在哭泣的男人說道：

「振作起來……」

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

「不知勸了多少次，叫她不要把二百兩銀子綁在身上，她就是不聽，落得這個下場！」

鴨辰裝的很傷心。

「……二百兩銀子？」

管理員反問鴨辰。

「你說，她身上帶的有二百兩銀子？」

「是的，她要貢獻給金比羅神社——。」

「拿出來看看。」

「是的！」

鴨辰，故意發着抖，戰戰兢兢的解下德子的腰帶。

「喂！全脫光呀！」

「南無觀世音菩薩，保佑呀！」

「女人的裸體，……你……不能隨便看！」

「喂！別那副沒出息的樣子呀！」

鴨辰，把屍體的腰帶拉出來之後，

「就是這個東西！」

「好的！」

河岸管理員，他自己也從沒見過二百兩銀子，這時，也跟着好奇起來，幫忙撕開腰帶。

這時，突然——

「這……這是什麽東西啊？」

莫名其妙的發出鬼叫聲。

鴨辰，伸長了頸子，仔細的看過後，忽然呆住了。

——這些東西，通通是銅板形狀的鐵板。

「喂！等我呀！」

雙手揣在懷裏的狂四郎，正要走過金谷旅宿。

金八，大聲喊着，由後面追上來。

「別把我丢在這裏啊！」

金八，追上狂四郎後，一邊喘着氣，一邊埋怨着狂四狂，

「帶不了的東西，帶在身邊，實在太麻煩……，這二百兩的銀子，要怎麼處理才好呢？我從來沒有這麼多的銀子，拜託！幫幫忙嘛！」

「那是你偷來的東西，你自己去想辦法，我能幫什麼忙？」

「可是……你告訴我，趁着他們兩個人激戰完畢之後，女人熟睡的當兒，溜下天花板，把銀子和鐵板調個包，你只有說這些啊？」

「對呀！我教了你這些方法，這以後的責任，我可是不管的呀！」

「別這麼說嘛！到底要我怎麼辦，拜託，做做好事，請告訴我吧！」

「那個女人，不是想把二百兩銀子奉獻給金比羅宮嗎？那麼，你現在可以代替她送去，不就結了嗎？」

金八聽完之後，做了個鬼臉。

「帶這麼多的銀子，我生平第一次哪！我還是最多不過十兩銀子的命，這樣比較輕鬆。」

日坂的夜泣墓

大井川票渡的命令解除了以後，街道上的行人再度熙熙攘攘起來。

馬伕們提高了嗓門，拉生意，

「來這裏！來這裏，租馬很便宜哩！」

一出金谷旅宿，就到了上坡的路。

狂四郎往西邊慢慢的走，有意讓其他的旅人先走。

跟着後面的金八，眼看別的人都走在前面，原來急躁的樣子，更加難受，一臉的不高興，直在那裏搖頭。

「幹嘛喲！每個人都像是奔喪似的，這麼急急忙忙，我只有去找女人的時候，才急呀！」

嚕嚕囌囌，一直不耐煩的，只好一個人唱起歌來，一邊還搖着屁股打拍子，挺樂的。

「金八！」

「有！什麼事唉？」

「理江，最近怎麼樣？」

「噢！關於這件事啊，理江等了你好久，想想嘛！還是她自己去報父仇，所以獨自一個人先去岸和田，等機會突襲殿下。先生！你說要怎麼辦才好呀？」

「理江這麼做，是你的安排吧？故意在旅館拖時間，明知我狂四郎，一定會由後面追過來，所以，叫她不吭氣的先走。為了要突襲殿下，狂四郎一定會來幫你，……你教她這麼做的……對不對？」

「先生，別誤會，她眞的是一個人先到岸和田，我們不能不管啊！」

「你去幫她的忙，不就可以了嗎？」

「唉喲！別開玩笑！對手是諸侯，再窮的諸侯，還是住在城裏，城裏面不容易進去的……，好吧！等你高興的時候，再說吧！」

走着走着，到了初含嶺。這裏茂盛的松樹，是遠近馳名的。

松樹的對面是細長的傾斜山坡，是個桑園。由這裡下去就是山峽底，有個菊川村。

「去看看墳地！」

狂四郎喃喃說着。

「是誰的？」

「流浪的時候，和母親二個人被關在鷹尾町祥雲寺。在那個寺裏，打掃清潔的男傭人的故鄉，就是這個菊川村！」

自從開始記事，就是和母親住在那個古刹山裏的小寺院裏。

狂四郎，並不是由母親那裏知道自己的身世，而是古刹裏的男傭彌助，透露給他的。

「少爺的祖父，叫松主平水正，是一位大將軍。高貴身份的貴族。」

男傭人偷偷的告訴他，……狂四郎到現在，都未曾忘記當時的情況。

當時，有大將軍貴族身份的祖父，爲什麼要和母親孤孤單單的兩個人躲在山裏，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對狂四郎來說，他自己一點兒也不知道，

那時，狂四郎被禁止出門。

狂四郎的身邊，沒有一個可以玩耍的朋友。除了母親和彌助以外，沒跟其他人講過一句話。

而祥雲寺的主持及管事們，從未理會過狂四郎。

狂四郎知道自己不是一般普通的少年時，是在七歲的時候。

有一天下午，狂四郎在後園捉蟬，突然，聽到住持和管事二個人的對話。

「眞是做孽啊！生他、養他，他也是無法過着幸福的一生。唉！明知是這種後果，幹嘛要生他？」

「誰知道呢？我們從沒接近過女人，無法了解女人的心啊！」

「大將軍，爲什麼讓她生了，眞猜不透！」

「女人一旦成了母親，就是狂風暴雨，她也經得起！堅強無比呀！……」

「那個相貌，一看就知道是混血兒。將來，到了社會上，眞不知要怎麼過日子……」

他們的談話明明指的是自己和母親，狂四郎全身發抖。

自己存在的這個世界，立刻變得黑暗起來，這個打擊相當的大。

狂四郎在墓地旁邊，一直蹲到天黑，那一天的情景，永生也忘不了。

母親一輩子不幸的秘密，有過悽慘和恐怖，——

狂四郎十歲的那個冬天，狂四郎一清二楚的從頭到尾看到了。

深夜裏，狂四郎突然醒過來，聽見了裏面房間傳出的低怪聲音，立刻起床。

「母親！」

伸出手，摸旁邊的床。

母親已經不在了。

狂四郎，偷偷溜到走廊，走到另一間房旁邊。

由門縫裏，看到裏面的情形。

刹那間——

狂四郎像是被鈍器狠狠的打了一記，差點沒暈倒。只有十歲的年紀，用自己的手曚住嘴，阻止發出聲來。這是母親平日教訓的武士規則。

但——

母親，一絲不掛的裸體，仰臥在床上。還有，她的頭部、胸部、手腕、大腿，到處立起了蠟燭，搖搖幌幌的正在燃燒着。

牆壁上掛的有黑衣魔鬼像，如活人似的，舉起又長又尖的指爪，十指同時向母親的裸體襲擊。

正對着這個奇怪祭壇，蹲在旁邊的是，茶色頭髮，高鼻樑的巨漢。

從未離開山裏，未曾到過街上，一時之間，無法判定他是異族人。

因此，他感覺母親是受到人類以外的魔鬼的襲擊。奇怪的低音，是由這個巨漢發出的，像是在唸詛文似的，他的右手捧着裝滿紅色液體的杯子。

狂四郎，想拔起隨身防備的棍子，爲何不衝進去？

然而，他沒那麼做。

並不是怕，而是母親的那個樣子，好慘！

狂四郎忍住心裏的衝突，離開門縫，拼命的控制自己，躡手躡脚的回到自己的房間。

咬緊牙齒，壓制着嗚咽聲，受到打擊的幼小身子，不停的發抖，這時，男傭人彌助，輕輕地進了屋裏。

「小少爺，你要忍耐！」

彌助用雙手，緊緊的抱住狂四郎，狂四郎倒在他懷裏，盡情地抽搐着。

「你母親也不願意那個樣子受刑……你就當做沒看到……要忍耐，要堅強的活下去……」

彌四郎輕輕地安慰狂四郎，那個聲音，至今還留在耳畔。

從那時起，又過了十年。爲了自己的身世，到達長崎，在那裏打聽出，生父是由荷蘭來到長崎的傳敎士。

傳敎士受到官府殘酷無比的拷問，最從，變成了撒旦的信徒。

敎徒一旦走錯了路，就再也不能信奉基督。反而以信奉魔鬼來洗刷過錯。

奉仰基督的祭壇上，改成信奉撒旦，設置裸女的犧牲

。神聖的葡萄酒，變成用女人經血，男人精液，及貓血混合的液體，所唸的經文，也是反基督的——

這是異端教派的黑色彌撒。

那一夜的所做所為，就是黑色彌撒。巨漢是被驅出天主教的傳教士，不是別人，他就是狂四郞的父親。

回想自己的少年時代，眞心給狂四郞同情和憐憫的，只有這一位老傭人。

彌助在狂四郞十五歲的時候，處理完狂四郞母親的後事之後，離開祥雲寺，回到自己的故鄉。

現在，眼前的這個山峽村莊就是彌助的故鄉。

彌助在菊川村，和孫女二個人過着安靜的生活，有時候，他的孫女會寫信給狂四郞，信是寄到古刹龍勝寺。

三年前的秋天，知道彌助去世的消息。

狂四郞立刻找個飛毛腿，送去十兩銀子，但沒有寫一個字。

由過去信上的字跡，可以看出她是一個溫柔，仔細的女孩。彌助的晚年，一定過的很安詳。

狂四郞得到彌助去世的消息，非常傷心，但是，他沒有告訴任何人。只是藏在心底。

無論遇到任何事情，他從不說出來，這是狂四郞獨有的個性。

這一回，在東海道途中，路過這裏，自然而然的想去看看彌助的墓地。

狂四郞面對無數的挫折，仍要堅持的活下去，命運捉弄他，歷盡人間蒼涼。

帶着金八，走過松樹下面，到了桑園裏，小路旁邊有很多老石碑，大多數有用名詩人的詩句刻在石碑上。

菊川宿，建造在大井川的右岸，遇到水漲時，旅客禁止過河。有時候三、五天，更甚至十天，把旅客滯留在這裏。這個時候，只有欣賞名人的詩，此外，別無其他消遣的地方。

「先生，聽說，小夜的中山，是不是在前面？」

「噢！」

「聽說那裏有夜哭泣的石頭！」

「在道路的中間，連諸侯隊伍也要繞着彎走——」

「石頭會夜晚哭泣——，鬼話！」

「可是，向石頭和尙許願的呆子也大有人在！」

「向石頭和尙許願，那才絕哩！石頭和尙又不會講話，到了夜晚……還會哭，我不相信，天底下還有這種事情？」

「樹葉沉入水底，石頭飄在水面，這就是浮世的奧妙，石頭哭泣，想念母親的孩子——在西、東……。」

狂四郞一個人獨語起來。

夜哭泣的由來——

從前，金谷故鄉有一位婦人，將要臨盆的身子，要越過小夜中山時，遇到盜賊，被殺身亡。

這時，有個過路的法師，發了慈悲，打開女人的肚子，救出了嬰兒。這個婦人，死在這個石頭上，石頭想念孩子，每到夜晚哭泣。

這個小孩成年之後，常唸着這句話：

「無命的小夜中山」。

老板問起原因時，他說了自己的悲慘遭遇。

老板考慮片刻之後，告訴他。

「殺了你母親的人，可能是隔壁的男人，十五年前，看到他不知由那裏帶回有血絲的小袖！」

青年這一天晚上，進入隔壁房子裏，唱着「無命的小夜中山」歌，報了仇。

這個傳說，深深的感動了狂四郞。

「請告訴我，彌助的家，在什麼地方？」

狂四郞，向正在小河裏捕魚的小男孩問話。

這個十歲左右的小男孩仰頭看見狂四郞，臉上漸漸露出恐怖之色，拿在手中的籃子隨手一丟，像脫兎似的逃到對岸。

「怎麽搞的，這個小鬼——」。

金八，莫名其妙的「嘖！」了一聲。

「我的樣子，把他嚇壞了！」

狂四郞苦笑着。

但是，不久，他們明瞭了這個小鬼並不是看到狂四郞的模樣而嚇跑的。

其後，來了一個抬着竹葉下山的農夫，狂四郞照樣的向他問路。農夫也一樣，顯出恐慌的神色，一言不發，身子往後退，竹葉丟在路旁，一溜煙的也跑了。

——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狂四郞止住了急躁不安的金八之後，望着村莊周圍的景色。

中間夾着小河，最多不過只有二、三町步寬的田地。茅屋通通蓋在山的斜坡邊，寥寥幾家，看樣子，五十戶左右。

狂四郞想起，彌助孫女寫給他的信中提過，她們家的院子裏有一棵將近百年的楠巨樹。

「可能就是那一家！」

狂四郎看到了村莊小路末端彎曲的開路，稍微往右邊斜坡上面的一棵突出在空中的巨樹。

走到屋子邊，看見奇怪的情形，金八大聲地喊叫。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古舊的小屋，四周被竹矢箭包圍着。

被竹矢包圍，那是武家被幕府禁止開門的一種處罰，普通老百姓家，受這麼嚴苛的處罰，是很少見的。

「喂！有人在家嗎？」

金八叫門，但，無人回答。

門夕緊閉，窗戶外面刺的有「×」形竹桿。

「到墓地去看看。」

狂四郎，只有走開。

「墓地在那裏，你知道嗎？」

「大概是在寺院的墓地吧！」

狂四郎想起彌助從前告訴他，他不是普通的百姓家，天正時代，是武田家的家臣。武田家滅亡之後，由甲州逃離，流落到菊川。

狂四郎想。

有這樣家世的身份，不會隨便被丟在山邊，寺墓地上，一定排的有祖先歷代的墓。

寺，在山腰的對側，豪華的屋簷突出在山中。

進入山內時……好像，有人知道他倆進來……發出腳步聲，往裏跑。

要進入寺時，出現了一位臉孔俗氣的住持，擋住了去路。

「往那裏走？」

「往彌助的墓地！」

「抱歉！禁止通行！」

「為什麼？」

「為什麼？我想你們……應該知道原因——」

「眞巧，咱們由江戸剛到此地，人生地不熟，發生了什麼事，一概不知！」

「既然不知道，也就不須告許你們，彌助的墓地，不許任何人去看，請你們立刻離開村莊。」

「彌助，他犯了什麼罪？我和他認識，要我拒絕看墓地，那是辦不到的事。一個人犯了再重大的罪，一旦去世，也就另當別論……這才是貴僧的任務，那有連親人來看墓地都不行的事？……豈有此理！」

狂四郎記得三年前，他孫女的信中寫着，彌助安詳的離開人世。由城主開始，村莊各地的人，都很親切的幫忙。尊重他是武家門，按照武家的格式，挖了墓穴，立了墓碑。

狂四郎，想來想去，就想不出問題出在哪？——彌助的家，突然遭受罪名，這可能是最近的事情。彌助根本不知道，孫女兒，一定被關在牢裏。

這時四郎越想越氣……終於，忍不住，住持看見狂四郎一直往前進，舉起雙手阻止……

「禁止通行！」

瞬間——

他的法體，已倒在地上。

往墓地的路，很狹窄，墓碑也不少。

彌助的家威是大須賀。

很易容的看出來，佔地面積最大，約有二十九個墓碑，排列在最末端的一座新墓碑。

——是彌助的墓！

他立刻辨認出來，走到前面一看，果然不錯。

墓穴已經被挖過了，裏面空空洞洞，一無所有。

——到底，怎麼一回事？

狂四郎一直默默的看着空洞。

「太殘忍了！」

金八滿肚子的怨氣，無從發洩。

這時，山門那裏有了吵雜聲，看樣子，好像有很多村民要往這邊來。

「先生，怎麼辦？把那些百姓一個不留，統統斬算掉了！」

「……」

狂四郎，一句話也不說，一直看着被挖空的墓穴。

菊川梵鐘

金八，聽到百姓們在附近的喊叫着，心裏有點兒不安，再看到狂四郎一直對着墓穴發楞，整個人就像熱鍋螞蟻，直跺脚。

「金八！」

狂四郎，終於回復了意識，開口叫他：

「有，來了！」

「繞過那個竹林，偷偷溜到村長家，別被百姓們發現！」

「好，然後呢？」

「首先，你探聽是不是村長慫恿百姓來攻擊我們，其次，彌助的家，爲何被竹矢箭包圍起來，第三，爲什麼見到我們的人都這麼恐慌、冷酷。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先探聽通子被丟到那裏去——，看看村長的行動——。」

「知道啦！」

「快走——，我也馬上跟着到後面去！」

金八，輕巧的身體跳進竹林之後，立刻，就消失了踪影。

狂四郎，依依不捨的轉回身，離開墓地，他眞沒想到，是這個情景。

本廳和側殿之間的走廊，圍滿了羣衆。

每個人的手裏，都抓的有兇器。

其中，還有小孩、女人。

狂四郎正要經過這個走廊，這時，吵鬧的羣衆，立刻安靜下來，露出敵視的目光，看着狂四郎。

狂四郎看看這些百姓眼中燃燒的那種憎惡，嫌厭的眼神，沉默了片刻，立即走開。

然而，

這些百姓們，却好似要動起武，一個個蠢動着。

狂四郎只好求他們：

「你們之中，那一位都可以，我有話要問明白，請誰出來答覆我。」

但是，沒一個人肯出來。

狂四郎，無可奈何，只好對着數十名的百姓解釋。

「我從在江戶，彌助給我很多照顧，今天，路過此地，想看看他的墓地，來到了貴村莊。——我只是這個單純的目的，可是，你們全村的人都來攻擊我，到底是爲了什麼？彌助的家，被竹矢箭包圍起來，墓地也被挖空了……這都是你們幹的事情吧？爲什麼你們要這麼殘忍？請回答我！」

對於這個質問，還是無人吭氣。

過了一會兒，其中有一個人答腔了，

「你走吧！請你立刻離開我們的村莊！」

然而，

大夥兒一齊喊高：

「走開，趕緊走！」

「別呆在這裏！」

「你們到這裡來，我們會遭殃！」

「快快走吧！」

「你們是魔鬼啦！」

羣衆只是趕他走……

却沒一個人說出原因來。

狂四郎忍着，看他們的怒吼。

不久，

有一個少年，叫了一聲「天主教」，狂四郎聽見後，想到了，

——原來，這個村子，把我當成天主教徒，的確，我的樣子，和他們不同。

這個菊川宿，雖然是個山峽谷中的窮僻村落，但是，給了旅客不少的方便，比如說，大井川禁止渡河的時候，可以做東海道路中，各色各樣人物的暫留地。有時候，爲了謁見將軍家，由長崎的荷蘭商館，也有外國人在旅途中，停留此地。

當然，村裏的人，看狂四郎和外國人的長相相似，自然認爲他是天主教徒。

菊川宿的村民，對耶穌教徒，起了反感，必定是最近發生了什麼，而這件事，一定是發生在彌助的家。

——彌助，他不可能是一個耶穌教徒！……。

狂四郎，一直忘不掉，彌助在打掃院子的時候，嘴裏從沒間斷過「南無阿彌陀佛」……，彌助，在寺裏工作了三十年——。

但，眼前——

爲了耶穌教的糾紛，……發生在彌助的家……狂四郎聽見了那個少年的喊叫，已經明瞭了。

狂四郎走進人羣裏，百姓們吵鬧不停，但還是讓出路來，

瞬間——

狂四郎抓住那個叫「天主教徒」的少年，揪起他的領子。

少年人像是被魔鬼抓到似的，

「呀！」慘叫，臉孔變得蒼白，抽動。

狂四郎想把少年架走，這時，背後傳來：

「混帳東西！」

隨着叫聲，落下一把斧頭。

村民們，只看到狂四郎的身體，稍微偏了一下……，斧頭把子，已被彈成二截，往空中飛去。

狂四郎，靜靜的抓起無想正宗劍鞘，望着四周，然後說：

「請各位停止無用的反抗，這個小孩子帶我到村長家去一趟！」

狂四郎堅決的態度，使得村民們軟化下來，隨着他走入村中的小路上。

村長家是在離彌助家還有二町的山坡上。

高高的石牆圍着，沒有大門，出入住宅有一條直直的大路。站在園裏，可以看到來來往往的人，任何人出出進進，也一目瞭然。

狂四郎走到大路上約半町的距離時，有個武裝的男人出現，舉起手槍。

狂四郎無視他的舉動，一直往裏面走。

少年不停的狂叫，掙扎，狂四郎放開他的手。少年人哭着往後面的隊伍中跑回去。

狂四郎走到距離舉起手槍的男人，不到二十步的時候，

「止步，不止步，要開槍了！」

持槍人，警告狂四郎。

狂四郎不聽，仍然往裏面走。

「我開槍啦！」

男子又警告一聲。

狂四郎還是不聽。

轟隆一聲，槍口噴火焰。

狂四郎，仍然站在地上。

所不同的，左手把腰間的太刀，拉出約二尺長，他用太刀的鍔，彈回飛來的子彈，鍔，稍稍歪了一點。

開槍的人，呆住了，不敢再扣板機。

狂四郎，靠近他，知道他是村長的侍衞之後，收起太刀，便往裏走。

一路上遇到的人，都是敵視的目光，狂四郎通過宅廊，進入房內，背靠在床柱上，雙手交握胸前，

站在大門口的村民，耐不住沉默，嘈雜聲愈來愈大。

大約過了一個多鐘頭。

村長，終於出現了。

他打開門，站在地板上，望着狂四郎，問，

「你是什麼人？」

「我不是強盜，更不是流氓，所以，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面對對的談談……。」

村長被狂四郎這麼一講，很不情願的走過來一點，坐了下來。

「我叫眠狂四郎，是江戶來的浪人，不是天主教的妖怪，這一點，你先搞清楚！」

「……」

「首先，請你告訴我，最近在彌助的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能告訴你！」

村長一口拒絕。

「告訴我，又會怎麼樣！」

「……」

「好吧！你不說，我也不勉強，……用竹矢箭包圍彌助的家，挖掘墓地，是不是你做的事？」

「……」

「這些事情，也不能告訴我嗎？」

「拜託你，請你走吧！越早越好！」

「你，不必趕我走，我自己會走，……但是，如果你不告訴我原因，我……少說三天，多則十天……，還是會留在這兒的！」

「胡鬧，一派胡言！」

「你的勸告要是能改變我的態度，那前面死的人不是白死啦！既然你這麼不合作，那我就要用我的方法，叫你開口！」

「我們……。」

村長顯出悲痛的臉色，呼吸氣促地說：

「我們不願意和你爭吵。所以，請你早早離開此地。就當作你從沒來過菊川……，我們不希望再提起這件事！」

「為了自衞，你們不願提起這件事，這種心理，我明白。但是，我們該知道的，該問的，還是要問清楚，不會退縮的！金八——！」

狂四郎，叫了一聲。

同時，

「有，來了！」

聲音由天花板那裏傳下來，在場的村長，嚇了一大跳。

「村長閣下，你的警戒工作，可做的眞週密，你的侍衞開那一槍，眞是遺憾哪！天花板上面躲隻狐狸，這一點

，恐怕沒想到吧！嘿嘿，眞抱歉，我叫金八，……拳頭第一，就像這個樣子！」

金八把拳頭伸出來，露出第二個指姆，在那裏彎來勾去……。

然後，由懷裏，掏出一張紙，交給狂四郎。

「呀！……那是——」

村長看見之後，狼狽的喊着，馬上站起來，往金八身邊走去，

「別急……村長，證據在這裏，你給我好好的坐着，規矩一點！」

金八擺出在江戶的那一套，穩穩的坐在村長面前。

狂四郎，打開書狀，一看：

太田攝津守，郡奉行……

「原來如此！」

狂四郎把書狀捲好，看看村長。

「村長，證據在我手上，你爲什麼要說彌助是天主教徒？你發現了他什麼東西？說啊！」

這時，

狂四郎站起身，叫金八退到一邊，盯着村長詰問：

「不說是不是？小心你的腦袋！」

村長，受不了這尖刻的逼問，抖着身子，一字一句的，終於全盤說出……

彌助去世之後，留下通子一個人。有一天晚上，村裏的一個年青小夥子，偸偸摸進通子的房間裏，通子掙扎，反抗的時候，戴在脖子上的十字架項鍊，被這個年青男人搶走。這個小夥子，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糊裏糊塗的掛在身上，繼續在大井川當渡河工人。河川管理員，發現了十字架之後，起了大騷動。

彌助的家被撤底搜查，墓地也被挖掘一空，通子當然被逮捕，送到菊川城下。

聽完之後的狂四郎，臉色陰沉，一句話也不表示。

——這東西，可能是我母親送給他們——。

狂四郎，想到過去的種種，突然，他提醒自己，不能爲了這個疑問，就誤時間。

「金八，走吧！」

狂四郎和村長打個招呼之後，加快脚步，往外走。正在吵鬧的羣衆，看到狂四郎出來，立刻安靜下來。

狂四郎走出村長家，到了山路時，問金八：

「通子是不是被關在菊川城下？」

「……只偸聽到村長和他老婆二個人在講話，她被帶到那裏，不太清楚！」

金八，猛敲腦袋，有點不好意思，突然，

「呀！……我想起來了，村長這個混帳，他老婆交手槍給他的時候，說了一些奇怪的話！」

「說什麼？」

「想盡辦法……，什麼……鐘敲了一百零八下時，那就沒事了，那個浪人——就是說你，……把他打死以後，別給郡奉行知道……滅屍……。先生，這些意思，你，懂不懂啊？」

「還有，什麼三尺坊的活人祭？」

「我懂，三尺坊就是秋葉權現護神的意思吧！」

狂四郎的眼神，愈來愈尖銳、冷靜。

秋葉山，

這是大登秋葉山，是曹洞宗附近幽靜閑寂的一個山峰，自古以來，是女人的禁地。

由菊川到山麓有九里。這一里是五十一町，山麓到山上有五十町。參詣路有二條，一條是越山路，另外一條是平地路，兩條路都是極不易走的壞路。

這個山的護神叫三尺坊。傳說，變成神靈之前是人。出生在信州，母親是一位觀音信徒。某夜，在夢中夢見大慈悲三十三身中的迦樓羅身顯靈，受孕之後，生下三尺坊。三尺坊長大以後，出家做和尙，在越後的藏王堂裏，當十二坊中之一的三尺坊住持，修不動三昧之法。又在能焚燒八千支莖木的大寺，工作過，得有八千個經驗，因此修成了功德，能够行動自由，在任何地方出現。

有一天，不知從那裏來了一隻白狐狸，三尺坊便坐上這隻白狐，凌空而去，白狐着地的地方，便是這個秋葉山。

這個傳說，隨着時代的轉變，衍生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譬如說，境內北邊的鐘樓的大梵鐘，若是敲了一百零八下時，就會有活人祭。

今天，就要擧行祭典。

因爲這個祭典，要做的有聲有色，所以和秋葉權有關係的二十多個人，模倣三尺坊坐在白狐身上的樣子，帶上白狐的面具，穿上白法衣，坐在地上。

大梵鐘被吊在離開床上只有二尺多的地方。

有菊川城下派來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壯漢，正在手裏掘着撞木粗鋼，他只穿了一條短褲，上身裸露着。

圍着鐘樓的白狐羣，一齊開始讀起經文。

裸背的打鐘手，用力拉起鋼索。

第一聲鐘鳴，陰沉沉的響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刻，

「喔！」

打鐘手，慘叫一聲蹲下來，飛刀刺進了他的右手臂。

白狐羣，立刻警覺到意外發生，同時由祭壇邊那裏大喊：

「別吵！」

有幾個人跑過來阻止。

狂四郎推開面前擋住他的二、三個人，轉瞬間，用手一撐，跳上了鐘樓。

由後門跟來的金八，也跟着跳上來，立刻救出被綁在梵鐘裏的一個姑娘，姑娘好像已死去似的，奄奄一息，不能行動。

「我把這個姑娘帶走，誰要阻止，格殺勿論！」

狂四郎一邊走，一邊警告圍過來的人羣。

有十幾個白狐，去取武器，準備對抗。

狂四郎要金八背着通子，先走，他在後面掩護。

狂四郎守在門口，一派悠閒的等着。

這時，

手裏握着鐵輪棒的白狐羣，一齊攻了上來。

但，白狐羣，沒有料到，

只是一轉眼的功夫，每個人的鐵棒，都統統被擊落到離手二寸的地方，砍成兩斷。

這一天的黃昏——。

狂四郎和金八，帶着通子走出了越過。

四十八瀨小河，由參詣道流過，面對着菊川的街道。

三個人，進了秋葉常夜燈的茶館裏。

一直默默低着頭的通子，神色黯然。

狂四郎憐憫地輕輕問道：

「有什麼親戚朋友？住在那裏？我叫金八護送妳去！」

通子搖搖頭，表示沒有一個親人。

「彌助去世之後，妳變成了天涯孤女……」

「是的……」

通子點頭回答。

金八，忍不住的插嘴——

「太可惜了！要是在江戶，像妳這麼好的姑娘，人家搶都來不及哪！——」

通子抬起頭，看着狂四郎，

「請問你，到了長崎，那裏會不會有去羅馬的輪船？」

「什麼意思？」

狂四郎皺起眉頭。

「爺爺留下了十字架和這一本聖書，聖書裏，寫的有

羅馬——」

「……」

「我想到那裏去。」

狂四郎聽到通子這麼說，了解她的意思。

——通子被關在梵鐘裏的時候，心靈的絕望和痛苦，一定藉這本書得到安慰。

——一心嚮往着羅馬的聖地，羅馬成了她精神上的支柱。她也成了虔誠的天主教徒。

漫長的十年，死了多少無辜的人，狂四郎望着通子，不禁暗自慨嘆！

袋井的賭場

在刺眼的陽光下，有個婦人不斷地在擦汗，她好似有什麼心事，打狂四郎對面走了過來，故意輕輕地撞了狂四郎肩膀，

「啊！對不起！」

她彎了彎腰，想趁機溜走，但是手腕已經被抓住了，這個女人手中，有一個扒來的錢包。

這裏是距江戶二百四十公里的袋井旅宿。

這是在一個簡陋的小店前的街道發生的事。

悶熱的下午，四處沒半個人影，旅宿如同沉睡般的安靜。

「著名的白魚阿仙，被逐出江戶後，也這麼落魄。」

狂四郎譏諷的說。女人把頭轉過來，露出毛巾下的臉孔。

一對鳳眼，配上緊閉的薄嘴唇，是江戶特有的艷麗臉蛋，婀娜多姿的身段，不像是個四處鬼混的女扒手。

「不愧是眠狂四郎，一眼就被你看穿了。」

狂四郎早就認識這個在東海道活動的女扒手。

三年前曾被捕，而後逐出江戶。驅逐的意思，就是說以日本橋為中心，方圓八公里的範圍內，不能再逗留的意思。

不過不能住在江戶，依然可以經過江戶，所以被驅逐者，多半打扮成旅人，依舊在江戶活動。

但是這個白魚阿仙被逐出江戶後，便失去蹤影，沒有人再看到過她。

狂四郎放開阿仙的手，

「想要，就給妳好了！」

說完舉步便走。

「喂！閣下——。既然被你看出來了，我也不能收下，還給你！」

「妳還是和在江戶時一樣倔強。」

狂四郎一絲微笑後，阿仙跟在狂四郎身後，一起往前走。

她低着頭，看着自己的脚尖。

「好久沒看到你，還真有點想念……」

獨自喃喃自語道。

「所以扒我的錢，這算是扒手打的招呼嗎？」

「不……沒有……」

阿仙答不出話來。

——她好像有什麼難言的苦衷。

從前她在江戶活動時，是個天真活潑的女人。

被逐出江戶後，為何變得這般陰鬱？

狂四郎看到白馬門簾後，走了進去。

阿仙猶疑了一下，跟着走了進去。

酒擺到桌上後，阿仙看了看狂四郎，便給他斟酒。

狂四郎不吭氣地連喝了四、五杯後，冷冷地看着阿仙，說：

「男人嗎？」

口氣十分唐突。

「咿——？」

阿仙露出懼怕的神色。

「聽說妳是因為一個男人，才不回江戶，四處受苦。」

「我不認為是在受苦。」

「妳和三年前大不相同了！」

阿仙好似被看穿了，只顧低着頭。

然後，突然說出：

「閣下——。女人若是愛上一個男人，會不顧一切的。」

「妳那個男人，一定是個壞蛋囉？」

「那男人不是！」

阿仙抬起頭強辯道。

「扒手的情夫，還會是什麼好東西，是浪人吧？」

「不！他沒有工作。」

「那一定是個等着被抓的賭棍，也好，正可以和扒手配一對。」

「閣下！」

阿仙不禁火冒三丈。

「是個無業遊民，不過我也會愛上他。……我願意和他共生死。」

「……」

狂四郎看到她那副堅定的表情，可以想像出她已情到痴處自不知。

「我倒還沒看過，扒老朋友的錢，來養活男人的這種傻女人。」

狂四郎冷笑道。

數年前，狂四郎曾和這個女人在柳橋的船宿有過一夜夫妻之情，那時，阿仙曾說：「我就是和你再有一次或二次肌膚之親，我也不會迷上你。」狂四郎始終沒有忘記過這一句話。

「並不是這樣，閣下——。我看到你時，便有股衝動，想要扒你的錢包。」

「妳是想把錢供給那個男的使用吧！」

「這……」

阿仙頓時洩了氣般。

「我這個人，現在可是沒帶什麼賭本。」

「妳扒錢給他當賭本，精神可佳。」

「狂四郎！我老實告訴你，那個人還有老婆孩子，為了要救那一對母子，所以要錢。」

「這倒是怪了！妳反而被他利用。」

「不是這麼說，我只是想盡力幫助他，這種想法，像你這麼無情的人，是永遠不會了解的。」

「我也不想了解。」

「閣下！能否幫個忙？」

阿仙合起雙手說。

「無論多少，先借我一點。我一定還你，甚至出賣靈肉都可以。」「笨蛋——。」

狂四郎逕自把酒壺從阿仙手上拿過來，斟了酒。

「把事情原委，慢慢告訴我吧！」

「……」

阿仙開始說。

那個男子名叫安五郎，並不是無業遊民，而且天性善良。

袋井有個叫一宮村的地方，那裏有個小神社，是遠州著名的一宮神社的分社，安五郎是神社中御師（註）的兒子。

（註：神社中之低官，從事祈禱工作。）

在幕府方面，稱唸師為「師職」，他的工作還有是，帶着靈符、唸珠等東西，到各地去募捐糧食、錢財，再交回神社。還可以做些土產的買賣。

但是在一宮村這個小小的神社中，做個御師，只可以說是個無名小卒。

安五郎當然是等着繼承御師這個可憐的職位，因為家貧，從少年時便充任神社中的工友。

神社中的社長，有一個很漂亮的妹妹。安五郎把她視為女神，愛上了這個美麗的姑娘艷子。

艷子十八歲時，嫁到濱松的一個鄉紳家中，安五郎在絕望中，曾絕食七天。

半年後，艷子不知為何離了婚，回到神社，安五郎的內心又重新點燃希望。

過了一年後，某夜，安五郎潛入艷子的臥室。

艷子早已知道安五郎的情意，沒有拒絕他。

這個私情，持續了半年。

當艷子告訴安五郎，她已經懷了身孕，兩個人便決定私奔。但是艷子是個膽子很小的女人，不久便被其兄發現她懷了身孕。

當然——起了騷動。

社長拔刀追殺安五郎，而安五郎父親為了護自己的獨生子，被砍成重傷，安五郎在情急之下，奪下刀，殺傷了社長，然後開始了逃亡生活。

但是，神社為了面子，保住了這件不名譽事，而安五郎也免了幕府追捕之苦。

父親與社長因為傷得很重，不出一個月，相偕去世。

不久二宮神社社長的次子，成為神社中的彌宜（註），並且娶了艷子，當然，艷子生的女兒，也成為這個彌宜的小孩。

（註：彌宜為神社中的中級官員，主管祭祀與雜務。）

艷子的丈夫，是個好人，但是有個缺點。雖身仕神職，但是耽迷於賭博中。

袋井一帶的賭徒，當然不會放過這隻肥羊。

「神社中的彌宜，為了賭博，連配劍都沒了。」

這個笑話傳開時，已身負三百兩銀子的債。

「袋井的五郎藏頭目，已經放出空氣，神社的彌宜，沒錢還債，只有把女兒賣到江戶的吉原。」

四處謠傳着這句話。

艷子的女兒，今年才六歲，長得像個洋娃娃般可愛。

安五郎聽到自己的女兒要被賣了，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唉！我去找三百兩來！

我自己暗下了這個決心……。

袋井五郎藏的賭場，距袋井有二公里遠，在較遠三的曹宗洞，一座叫可睡齋的禪寺後面的草寮里。

這裏本來是座禪堂，五郎藏花了不少銀子，買下此地，當做賭場。

寺旁的老百姓，不勝其擾，但懼於五郎藏的惡勢力，只有敢怒不敢言。

這一天——。

有二十餘個商人、官員、遊民混在一團，分成二個場子，大家專心地看着骰子。

從昨天下午到現在，都沒休息過，專心一注地在瘋狂的賭着。

賭徒中有個只剩一條內褲的漢子，

他就是安五郎。

身上已無分文，連衣服也輸光了，只看到左腕上刺有「艷子」二個字。

臉色青白，眼窩深窪，一副已近瘋狂的樣子。

「通殺！」

骰子隨着吆喝聲，在碗中間打轉。

其中，只有安五郎茫茫然，一語不發，雙眸已失去光彩。

午夜前，還有七、八十兩銀子，黎明時手氣實在太差了，終於把用太刀押來的五兩銀子老本也輸掉了。

「御師！振作起來！」

這一聲，把安五郎拖回現實。

安五郎迷迷糊糊地點了點頭，站了起來。

就在此時——。

從後面投過來一枚銅板，掉在安五郎膝前，

安五郎慢慢地抬起頭。

有一個奇怪的浪人，站在那裏。

「再試一次看看手氣如何？」

安五郎想，

——是夢吧！

然後說：

「不知是那一位，先謝了！」

點了點頭。

接着又丟過來十兩銀子。

安五郎接住銀子，擠入人羣。

先拿出五兩押了下去，

「大方點！」

後面有人說。

「嗯！」十兩銀子都下了注。

過了半小時。

十兩變成二十兩。二十兩又變成四十兩。

安五郎身前已堆了一百二十兩。

此時袋井的五郎藏走了進來。

瞥了一眼安五郎，便向櫃臺暗示了一眼。

櫃臺的鑼響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謝謝各位捧場。」

五郎藏走向安五郎，

「御師——，你可知遠州的規矩？」

「什麼？」

「贏了一百兩以上的客人，必須和櫃臺再玩一次。」

「好！」

安五郎答應道。

五郎藏坐在安五郎對面。

五郎藏從櫃臺處，拿了一付新的骰子，放到安五郎面前。

「重新開始！」

安五郎看了看骰子的眞假後，五郎藏說：

「御師，開始了！」

「好！」

安五郎縮起脖子，一副等待獵物的神色。

眠狂四郎，站在遠處，背靠在牆上，定眼注視着這一場勝負。

五郎藏以很自然的動作，將骰子投入碗裏，叫道：

「通殺！」

安五郎叫：

「通賠！」

這時，五郎藏正要打開碗蓋。

瞬間——，一陣銳聲，一把小刀插入碗中。

「搞什麼東西！」

五郎藏瞪着狂四郎，而狂四郎只回以一聲冷笑。

「小把戲，貫了鉛的骰子，還是少要這一套比較好！」

櫃臺與嘍囉們都楞住了。狂四郎不理會他們，只是看着一隻飛來飛去的蒼蠅。

瞬間，一運氣，

同時以電光石火般的速度，抽出白刃。

蒼蠅已被切成兩半，掉在碗中。

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碗裏面。

五郎藏抬起驚懼不已的臉，狂四郎的無想正宗已經收回腰際。

「老大，我們來談個條件！你也用不着打開碗蓋，只要拿出神社彌宜的借條就可以了！」

第二天下午。

狂四郎走出袋井旅宿，走過河合橋，突然看見一個女人蹲在橋邊。

狂四郎慢慢走近她，說：

「老大姐！妳在幹什麼？」

阿仙聽到後，抬起頭來，露出一絲無奈地的微笑，

「閣下！眞是浮世如夢，一場空——。」

「安五郎怎麼啦？」

阿仙沒有搭腔，站了起來，輕輕地把一粒小石子踢進水中。

望着水中泛起的漣漪，阿仙的眼淚慢慢滑出眼眶，順着臉蛋，滴到地上。

然後，小聲地回答：

「死了。」

「死了？」狂四郎皺起眉頭。

安五郎昨夜便火速趕到神社，拿着狂四郎從五郎藏那裏搶來的借據——。

「來不及了！」

「……？」

「他到了神社時，彌宜已經殺了太太和小孩，自己也自刎而死。」

「……」

「他看到了這個慘劇——。」

阿仙說到此時，已掩面痛哭。

今天清晨——。

阿仙躭心安五郎遲遲未歸，自己也到神社去看看，沒想到，神社邊的松樹上，已吊着安五郎那個淒慘的屍體。

「原來如此——」

狂四郎以同情的眼神看着她。

她浪費了一翻苦心，到頭來這種下場，這也許就是人生吧！

「阿仙——。回江戶去好不好？」

「不——」

阿仙搖了搖頭。

「那麽妳要去那裏？」

「這……」

阿仙拭去眼淚，勉強擠出一絲微笑。

「我在這裏送你走……，我已經等了你好久，就讓我在這裏送你吧！」

這個不知該飄零至何處的女人說。

「嗯！那麽……再見了！」

狂四郎走了。

阿仙一直目送到狂四郎的影子消失在山頭爲止。

但是，狂四郎他一直沒有回頭，這便是他獨特的個性吧！

見付的猛犬

東海道的五十三個旅宿中，天龍川正巧將其一分爲二，不論從江戶或是從京都到此，都是二百三十六公里。

從天龍川赴江戶的旅宿，叫做見付，從京都來的旅人，走到此地，才能首度望見富士山，就因爲這個原因，所以此地被定名爲見付。

旅宿的入口處，有一條河，稱爲鴨川。

狂四郎還是以雙手揣在懷中的老姿勢，走到橋上，看到一隻大白狗，悠悠然地睡在馬路中間。

狂四郎走到距狗五、六步遠處時，

突然——。

橋下傳來一聲尖銳的口笛聲。

大白狗一聽到口笛聲，立刻爬了起來，對着狂四郎低聲怒吼，露出白磷磷的犬牙。

如果是一般人，一定會發抖地往後退，這一隻大白狗的牙齒並不和普通狗一樣，牙齒發出閃亮亮地金色，尖銳的像把刀。

「……」

狂四郎皺起眉頭，盯着這條「嗚嗚！」叫着的猛犬。

狂四郎試探地再往前走了一步，而橋下的笛聲又響了起來，

瞬間——。

大白狗向狂四郎撲去。

狂四郎向旁邊一閃，手刀順勢劈去，白狗撞上欄杆，發出一聲哀號，倒在地上。

狂四郎往下面看去！

有一個黑影，順着河邊急奔而去。

狂四郎想對這個吹笛人投擲飛鏢，但已來不及了。

沒辦法，只好捉起那隻大白狗，以等對方回來。

橋上都是看熱鬧的人。

「那一位能借我一條繩子？」

狂四郎向四週的人說。這時候，一位站在橋頭的老人說：

「不可以抓這隻狗！」

「爲什麽？」

「它是天神平狗太郎，所以……」

狂四郎完全不了解老人說的是什麽意思。

「人豈有怕畜牲的道理？」

狂四郎壓住狗脖子，想看看它的牙齒。

突然——。

剛才挨了結結實實一掌的大白狗，跳了起來，瘋狂地衝開了狂四郎的手，一下子便跑不見了。

狂四郎只有苦笑一下，走過橋，對着那老人說：

「請問，你爲何阻止我抓那隻狗？」

說着，狂四郎便和老人一齊走入旁邊的茶館。狂四郎和老人併坐在椅子上，

「剛才發生的事情，你最好能忘掉。」

「但是那不是普通的瘋狗，有一個人躲在橋下面命令它攻擊我，它是不會無緣無故地突襲我……。」

「很冒昧地請問你，你腰間的太刀，可是一把名刀嗎？」

「狗攻擊你的目的，是這把刀——」

「也許，天神本縣祭神時，要奉獻名刀……。」

「……」

狂四郎一語不發地盯着這一位老人。

老人慢慢聽說出原委。

見付旅宿東北，有個叫天神本的神社，這種祭有天奈比壳命與管原道眞。

神社內的雄寶殿，側殿，前殿，後殿，一概俱全，社內遍植着鬱茂盛的老樹，風景不錯。

這種神社，到了八月十日和十一日，都要舉行一種奇怪的祭典。

十日晚上，先發烟火，同時見付的男女老幼，都脫光衣服，帶着新製的腰布，用毛巾綁在頭上，每個人手中提着燈籠，走出家門。

大家都高高興興地在街上走。

這就是宵祭，等到過了正午夜，就變成別開生面的夜祭，這個夜祭是以三發烟火爲信號，此時街上立刻燈火通滅，連個每人手上的燈籠也吹熄。

然後，戴黑帽子，佩着白刃的守護者，抬着神輿，在這個靜悄悄的黑夜中，走向神社。

在四下無光的黑夜中舉行祭典，表面上看起來是爲了保持神的莊嚴與神祕，而實際上是藉着這個理由，讓老百姓能盡情的亂來。

在這個又小又窮的旅宿中，就是一點雞皮蒜毛的小事，也會立刻傳開，日子着實無聊，爲了能獲得解脫，所以在這一天晚上，來個盡情的胡鬧。

這也許就是人性中的一環吧！

少女或是寡婦，甚至是老太婆，這天晚上都出來亂找男人作愛。在路邊或是草地上，盡情地發出嬌嗔聲，恣意地讓男人玩弄。沒有孩子的女人，也希望在這一天晚上和其他男人發生關係，以便受孕。

這是被束縛了一年後，唯一的一次自由。

幕府對這件事只有睜隻眼閉隻眼，不過問太多。

但是——。

從前有以裸體的活人祭祀的惡風。

聽說，被選爲祭祀的姑娘，第二天早上囘家時，不但全身赤裸，而且被沾辱過，身受重傷。

這些姑娘被抬進廟裏後，抬轎子的壯漢頭也不囘的往外逃走。

而後神社中便會發出一些奇妙的歌聲。

接着便有女郎的慘叫聲傳出。

而大家都不敢囘頭，只知道天神本神社裏有一個怪物。

直利有一年來了個遊俠，知道了這件事，斷定其中一定是一個惡人在裝神弄鬼，決心整治他。

這位遊俠四處尋找，終於在一個樵夫家中發現了一隻大白狗，此狗名叫太郎。

遊俠告訴樵夫他的目的，樵夫欣然地把太郎借給遊俠。

一年後的裸祭日，遊俠牽着大白狗太郎，出現在目付旅宿。

他說服了當地的百姓，以白狗代替裸祭的少女。

藏在神輿中。還是由壯漢們抬到神社裏。

不久，那個裝神者打開神輿，立刻被巨狗突擊，在黑暗中展開一場打鬪後，被咬死了。

從此以後便再也沒有裸祭了，只留下神輿在黑暗中遊行這個風俗。

「這麽說來，突襲我的那隻狗，就是太郎的後代了?」

狂四郎聽完這個離奇的故事後說。

「是的，它是神犬，從生下來，便送利神社中，是不准別人抓它的。」

「你知不知道，平時是誰養這些狗？」

「不知道。狗太郎平時很少出現，所以不知道是誰養牠們。」

「狗是養在神社裏吧？」

「不，平時都養在代官所（註）。」

（註：代官爲幕府直轄的領土內的地方官。）

「在代官所？」

狂四郎皺起眉頭。又問道：

「代官喜歡狗嗎？」

「是的，本地的代官是個嗜犬專家。」

「……」

狂四郎沒有說話，略爲活動了一下筋骨後，又問老人：

「這附近有沒有人曾經被那隻狗咬過？」

老人想了一下後，告訴狂四郎。去年在中泉府開道館的佐分利嘉門，曾被狗攻擊過。

「佐分利嘉門是否也藏有名刀？」

「有人看到狗太郎啣着刀走了，很可能是名刀。」

老人從這件事判斷，狗太郎攻擊狂四郎可能爲的是他腰間的名刀。

因爲狗太郎每次坐在神輿上時，都有一種習俗，即是背着一把名刀。

去年狗太郎背上的那一把名刀，可能便是由佐分利嘉門那裏奪來的。

狂四郎謝過老人後，站了起來。

老人以不安的眼神問狂四郎：

「你是不是要去上佐利分家？」

狂四郎回過頭說：

「如果在晚上被突擊，那就算了！在大白天來這麼一下，實在太沒面子，我要去查個水落石出。」

這一家，四週種滿了老松樹，一看便知道曾是武士家住過的。

進了大門，便是個寬大的庭院，道場的設備也很講究，主宅在道場後面。

主人的道館，門被關的緊緊的，庭院也變成菜園，有一個年青女子正在工作，顯得十分悽涼冷清。

狂四郎慢慢走近她……。

女子看到狂四郎後，立刻站了起來，她的面貌清秀，氣質十分高雅。

眞是個美人，和這個古宅配起來，更顯出一般古典美。

「我打江戶來，有點事想冒昧地請教一下。」

「……」

姑娘沒有吭氣，了解了對方的來意後，把狂四郎帶到後面的本宅，本宅佈置得也十分有氣派。

狂四郎坐在客廳中，等那姑娘端茶來。

「聽說，令尊是因爲意外而去世的。」

「……」

姑娘低下頭，一言不發。

「能否告訴我，當時的情況？」

「……」

「因爲我剛才被害死令尊的那隻狗突擊過，我實在搞不懂牠爲何要咬我。那裏有一個老人告訴我，牠可能是想搶走我這一把刀，不過，我認爲事情沒這麼單純，……妳可否盡可能地告訴我，令尊爲何被襲。」

「……」

「是不是受了壓力，不敢說？」

「不，不？」

姑娘略露出慌張的樣子。

「你……是不是想殺掉狗太郎？」

「那就要看情形了！」

「……」

「那個露出金牙，嚇唬人的畜牲，代官還把牠當作神犬，這太荒謬了！」

「我父親是罪有應得。」

「什麽？」

「照理說，我是他女兒，不該這麽說，不過父親實在太自傲了，常自誇二流刀法是全國第一，在身份尊貴的人面前，也不知道謙虛點，……這是他自取的。」

姑娘的話還沒說完，突然一隻箭從院子中飛入屋內。

還沒有看清楚狂四郎出刀，箭已經被斬成兩半，掉在榻榻米上，狂四郎像陣風似的，躍出門外。

另一隻箭，緊跟着像陣風般射向狂四郎。

這一隻箭也被斬成兩段，從半空中掉下來，這時，狂四郎看見老松樹下有一個人影在晃動。

狂四郎突生一股直覺。

那個人影，敏捷如猢猻般的爬上松樹，一個鷂子翻身，已躍出牆外。

瞬間，落在一匹馬背上，飛奔而去。是個幪面人，可以肯定他就是在橋下吹笛子命令大白狗的人。

狂四郎像沒發生什麽事似的，走回客廳，繼續問姑娘：

「令尊和本地的代官有怨仇吧？」

姑娘目睹剛才那一幕，已嚇得面無人色，搖了搖頭說：

「好像沒有過。」

「狗太郎是養在代官所，可能就是代官手下的人訓練牠，來咬死令尊的。」

「……」

「其中有一件可疑的事，自稱是全國第一高手的劍客

，被狗突擊過後，爲何不還手?」

「……」

「是不是喉嚨被咬斷了?」

「不……只是肩膀受了點傷。」

「只有這麼一點傷，就丟了性命?」

「是的。」

「我眞想不通，那有這種道理?」

狂四郎一直盯着姑娘，心中暗忖，

——她不是天生不愛說話，就是有所隱情。

「妳有沒有想過要報父仇?」

「……」

「是不是因爲令尊咎由自取，所以妳不想報仇?」

「你是不會了解的。」

姑娘突然一副不耐煩的樣子，大聲吼道。

「不了解……沒錯，我就是因爲不了解，才在這裏費口舌。」

「……」

姑娘一直低着頭。

一段漫長的沈默後——。

姑娘低着頭，小聲地說：

「我……我恨我父親。」

「……」

這下子，狂四郎反而被搞糊塗了。

姑娘抬頭起，含着心中的哀怨，流着淚水說：

「本來恨我父親，但是父親一但身遭橫禍，我才發現，……這一切都是我惹出來的。」

「……」

「我天生的舞劍秉賦，招來了這個悲劇。」

「……」

「父親他一直遺憾沒有兒子，所以把二刀流教了我，以便繼承他的事業，我的劍術不差，不久，來道場學劍的門徒們，沒有一個人能敵得過我。」

「什麼意思?」

「希望和閣下來一決鬪，我剛才看到了你高明的身手，我深深覺得，你才是我眞正的對手，說實話，若是父親和我比試，我也有把握擊敗他，請你和我比個高下吧!」

「爲什麼?」

「我願意敗在你手下，敗了後，便可以忘掉這個無用的自傲。」

「聽妳的語氣，妳的身手眞的不簡單了!」

「我有自信，和你比試，不會失敗。」

「如果被打敗……就只是丟了自傲嗎?」

「如果你想要……我身體也可以送你。」

姑娘很直爽的說。

狂四郎笑了笑，

「這種話，我眞是聽多了，不過，妳要給我，我就會不客氣的收下。」

（譯者按：文中大白狗即日本之秋田犬，據廣辭苑第十九頁，秋田犬爲秋田所產之大形日本狗，因其勇猛，故適於做鬪犬或警戒犬。）

濱松報仇記

眠狂四郎和佐分利嘉門的女兒築江一同走進道場。

雪亮的地板將二人的影子清晰地映出——這地板由於不斷擦了二十年以上才會這麽亮。

就連主人過世的這一年中也是仔細不斷地擦拭地板。

狂四郎由牆壁旁的武器架上選出一把木刀，緊緊握在手上盯著築江。而築江雙手則握著二把二尺二寸餘許的短刀。

這使用二把短刀的流派是很少見的。

「領教了！」

築江在九尺的距離外，行了個禮，立即全神貫注將短刀平伸，叫道：

「來吧！」

狂四郎則慢慢地挪動脚步。

築江曾說：「就是你跟我對打；也是必輸無疑！」她誇下如此海口，也確是太自傲了些。

只準備以六、七分的功力，像如此自大的武術家也是少見。但相反地，有些陰險而有實際對打經驗的人，時常準備以十分的力量對付敵人，往往使得對方不知該如何下手。可是，像如此對自己所預備六分功力有把握的人，確實不多。

若要了解他們二人的本事如何，只須看築江所拉出的架式和狂四郎抽刀的動作，便可知道。

築江事實上却希望自己敗給狂四郎。就說她大膽，以她自己的貞操下了賭注。或許築江將狂四郎看成是個少見的清高者，不會對她做什麽，只求得她一死。

狂四郎應許了，所以非贏得築江不可。

雖說兩人所持的皆爲木刀，但在此情形下，就跟用眞刀比武沒有什麽兩樣。

由於沒有裁判，所以對擊到對方身體的何處才算是勝利並沒有限制。

但是要想輕意地將對方的短劍擊落，並不是那麽容易的事。

爲避免自己受傷，該如何出手才好呢？——狂四郎的心中，突然失了主意，只得用冷峻的眼神瞪著築江。

後者亦是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瞪著狂四郎的一舉一動。

築江已看穿狂四郎的心意；狂四郎不動聲色的慢慢挪動身體，使得此刻的氣氛顯得更緊張起來，築江要想隱藏自己全部的功力看來是不可能了。狂四郎拉出的架式，像

個佇立不動的佛像，他已準備使出「圓月殺法」，這全得看築江是否招架得住了。

狂四郎的架式毫無破綻可尋。

築江這才感到四周殺氣逼將過來。

築江面對對方的架式，只得靜觀以待，按兵不動。

時間一分一秘地滑過……

狂四郎仍然保持著原樣，動也不動。他只要一移動身形，築江就立刻會感到他的招式中充滿了殺機。而且他的動作奇快，能在築江尚未來得及招架時，就將她擊倒。

是死，是殘廢，都已不成問題，狂四郎避開了築江冷艷的眼光。

「嘿！」

築江發出了清脆的喊聲，漸漸欺身過來。狂四郎仍然一動也不動。

此時，築江換了個攻擊的架式。慢慢地將兩把小刀舉了上來。

就在這二把刀尖指上天時，狂四郎亦開始行動了。

狂四郎輕移脚步，向築江走去。

處於守勢的狂四郎，向擺出「一擊必使對方致死」架式的築江步步逼近，對他本身的劍法，根本就無法得以施展。

但狂四郎却敢採取此種方法。

善於使用雙刀的人，只要在刹那間，就能毫無疑問的將對方擊倒。

但，築江的刀法不够純熟。

面對著狂四郎的逼近，她只得順勢往後退。

狂四郎胸部以上，都空門大開，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將他擊中要害，在築江的眼中看來，認爲這是狂四郎在誘她入彀。

終於——

築江已退至牆邊。

狂四郎的嘴角，浮現出一絲冷笑。

此時，一直保持冷靜的築江，看見狂四郎得意非凡的嘲笑，不禁怒火中燒。

「嘿！」

手中的兩把短刀，如閃電般地直取狂四郎的腦袋。就在這一刹那——築江的臉上忽然現出難以致信的表情。

她手中運足氣的兩把刀，在狂四郎的頭頂上頓時停住。

而狂四郎的身形，亦在她雙刀落下時，迅速的抽回。

狂四郎在身形下移之時，手中的木刀，忽地穿過築江的和服，擦過胯下，挿在她

身後的牆上！

狂四郎默默起身，將刀拔出，向後退去。

築江高擧雙刀，無力的垂了下來。

就在狂四郎冷冷的注視下，築江放回了短刀，搖搖晃晃地誇出了道場。

狂四郎走向房間。

築江一聲不響的舖好床，脫下衣服，只剩一件內衣，就閉著眼，仰臥在床，雙手環在胸前。

狂四郎站在築江身旁，往下看道：

「我只是要你的貞操，別無所求。」

築江突然坐了起來，仰著毫無人色的臉，苦悶地向狂四郎道：

「你爲什麼那麼恨你父親？總該有個理由吧？」

「……」

築江默默低下了頭。

「你所自負的武術現在已經被我破了，妳是想求我放過妳呢？還是有什麼其他的理由？」

狂四郎說畢。築江狠下了心央求道：

「請你到那邊的房間待會兒吧——」

築江很快披上了衣服，坐在狂四郎的面前娓娓說道：

「我這一生唯一所愛的人，已經被我父親殺死了！」

「……？」

狂四郎雙手環胸，靜靜地聽著築江的敘述。

築江所愛的男子是天龍川代官，朝比奈源十郎的次男源次郎。

邸所在濱松城下。

濱松城是由德川家代代的重臣所駐守，現在則是由任本九老中（註）的水野越前守忠邦駐守。（註：老中爲江戶時代，直屬於將軍，總理政務的幕府官員，共四名或五名，由食祿二萬五千以上的世襲諸侯所指派）。

水野忠邦本是肥前唐津城（現佐賀縣）的城主。唐津的俸祿對外宣稱是六萬石，但實際上却是二十六萬石，是個收成富庶的地方。

因爲忠邦有諸侯的頭銜，對於再加個老中的官職，並不在乎。據說他是自願改封於檳松城的。

水野家的老臣們，對於忠邦此一申請，大力的反對，紛紛上言勸諫。

領六萬石俸祿的諸侯，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不同，但實際上却有很大的差別。

駿河、遠江、三河此三處均是幕府直轄管理之地，由郡代或代官管理。

濱松地方六萬石俸祿的代官，其領地與幕府所直接統

領的地交雜，所以上至諸侯和代官，下至兩者領地之內的人民都時時爲之爭執不已。老臣們也就因爲這個原因，反對忠邦改移封地的申請。

因此朝比奈源十郎就被指派爲天龍川沿岸的代官，但他却始終沒有得到代官的實權。

而源次郎就在進入築江父親佐分利嘉門的道場習藝之際，與築江相戀了。

嘉門不欣賞源次郎，雖然他的本事不錯，但在嘉門的眼中，却認爲他的動作有如木偶般的不靈巧。

源次郎有一回，在練劍的空檔逮住機會向嘉門提親，被嘉門一口回絕：

「你有把握在三招之內將築江擊敗嗎？你要知道，打不過女流之輩是會被大家嗤之以鼻的！如果你眞想娶築江，在劍術上多下點功夫吧！」

於是源次郎一心一意專注於劍術，想成爲一等一的高手，擊敗築江，以獲得嘉門的允許。但在嘉門百般的刁難下，源次郎的希望破滅了。

固執的嘉門，一經說出口，只要源次郎的劍術精進，打敗築江，就答應把築江許配給他。但嘉門想盡方法挑剔，阻撓。源次郎知道說服嘉門是不可能的，最後別無他法，只得找父親源十郎商量。

這時，站在源十郎旁邊，一個叫小森的小官開口道：

「我有辦法……」

這年，天神平神社的祭神，恢復了以人做爲形式上奉獻物的祭典。而築江則被選中做此次祭典的祭品。

而在形式上，必須有個人強行拉走築江。

由於這是形式上的祭典，嘉門也無法拒絕。

因此，築江就以獻給神的活人身份坐進了櫃子中，被人抬進了神社的殿堂中。嘉門認爲築江坐在櫃中進神社的方式頗不風光，雖是氣憤，但也無可奈何。

「嗯！眞有趣！終於抬來了！」

源十郎因爲兒子求婚被拒，因此用此一強行拉人的手段將築江帶來神社，與源次郎成親。

然而——

這個方法終究失敗了。

嘉門知道其中必有詐，就在築江被抬入神社之前，預先躲在殿中。

於是當源次郎一現身，滿懷欣喜地將櫃子打開時，嘉門從暗處一躍而出——

「你這混蛋！」

嘉門暴喝一聲，手擧著木刀當頭劈下，源次郎在毫無防備的情形下，腦袋被打得面目全非，當場斃命。

「後來，妳父親是不是被白狗咬傷了？」

「嗯——」

「是在晚上，還是白天？」

「那天剛吃過晚飯。家父在每日日課完畢後，都要到院中散步，就在那時被那隻狗咬傷了。」

「聽說妳父親只有肩膀被咬傷了，是嗎？」

「是的。」

「像他這樣一流的兵法家，居然也會被狗咬傷，似乎不太可能吧？」

「我那個時候也是這麼想的。但是家父身上，確實有狗咬的痕跡。」

狂四郎站起身來。

「你父親這叫自作自受！就算你和他的高足成婚，他也不會承認你們之間感情的。妳還年輕，想違反世俗，反抗父親，似乎太早了吧？」

「你可以讓我走了嗎？」

「妳是不是反悔了？」

「不！」

築江急忙搖頭。

「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但是今天以後，我絕不會再見你的！」

狂四郎忽地轉過頭，瞪著築江。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是不是因為我不是武士？」

「……」

「武士和種田的有什麼差別？」

「……」

築江的目光從狂四郎的臉上移開，低頭道：

「隨你怎麼想，我獨守空閨也是不得已的。三年來，我的想法改了不少，我想還是領養個平民的次男作為養子比較好。我想……我們大概是沒有緣份吧！」

就在天微亮之際——

有條人影，縱身翻過濱松城盡頭，天龍川代官所的高牆，輕巧地落在院中。

昨日一整天，眠狂四郎都在察明為何竹筐太郎沒有回到他的警衛室中，而和一個男子渡過天龍川，其中必定有蹊蹺。

而那個男子好像是代官所的僕人。

竹筐太郎也的確是被他帶進了代官所中。

狂四郎躡足從樹叢中走出，正欲穿過舖著白砂的庭院。

突然，從一旁兩幢房子間的黑暗處，跳出一隻白狗。

狂四郎靜靜立在院中。

白狗齜著白森尖銳的牙，忽地向前作撲進狀。

狂四郎本欲向前，被白狗一嚇，連向後退了好幾步。

狂四郎被逼至鴨川橋上，邊退口中邊嘟囔著，被這個可怕的對手撲上，可不是好玩的。

忽然，由暗處響起一聲口哨聲。

但是白狗並沒有擁上來。

狂四郎揚聲大喝道：

「朋友，你的口哨對這畜生沒多大作用……請現身一見吧！」

狂四郎一語道破，這才從暗處走出一名表情十分陰鬱的男子。

「殺死佐分利嘉門，是不是代官的命令？」

狂四郎問道。

對方沒有回答。

「喔——看你不回答。怎麼？是不是拿了人家源次郎母親一點點錢，就不說啦？」

「胡扯！我，我是要替源次郎少爺報仇！」

「這是你自己的意思嗎？我看你不像是個忠心耿耿的僕人嘛！」

對方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又嘬口吹了聲口哨。但是，白狗一點沒有攻擊狂四郎的意思。

「我想，你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否則，你既然做了伊賀、甲賀的隨從，還拿別人錢來殺我！嗯！我猜……這個給你錢的人——是不是叫都田水心？」

對方的身分被識破，又被奚落了一番，氣得火冒三丈，「鏘！」的一聲，抽出了配刀。

白狗也不停的狂吠起來。

「別慢吞吞的，來吧！」

狂四郎打開沒拿武器的雙手，嘲諷道。

「嘿！」

對方舉起刀，騰空躍起，手中的長刀，直劈向狂四郎。

狂四郎身形一旋，巧妙地躲開了來勢凶凶的一刀。

狂四郎本可在閃身之際，給予對方致命的一擊，但他卻由懷中，掏出所藏的面具，對準對方的臉，貼了過去。

「啊！」

對方雙足剛落地，立刻臉就被狒狒面具粘住了。

這面具是狂四郎由神社中偷來的。他預先把面具裏面全都塗滿了膠。

趁著與對方擦身而過時，將面具粘在他臉上。狂四郎立刻學對方，吹起尖銳的口哨聲——

白狗突然撲向他的主人。

「啊……啊……」

狂四郎的對手，才剛站穩，又被巨狗撲得連退了六、七步。

白狗似乎已不認識它的主人，一口咬在他的肩上。

狂四郎慢條斯里的走近，飛出一脚踢向白狗，白狗被踢得低鳴起來，這才放口逃開。

對方早已失去抵抗能力，氣絕身亡。

狂四郎蹲下來察看肩上的齒印。

浸有巨毒的金色牙套，由狗牙上脫落，刺在死者的肩上。

——這巨毒，就是全日本最了不起的武術家也難逃一死。

這情景，使得狂四郎爲之瞠目結舌。

眠狂四郎正欲由濱松城的右側，走向城中的街道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他的名字。

眠狂四郎不用回頭，就知道那是由江戶跟來，時時想取他性命的都田水心。

「眠狂四郎，你居然拒絕絕世美女的投懷送抱，可眞是不簡單呀！」

「怎麽？你羨慕？」

狂四郎雙手揣在懷裏，吊兒啷噹的問。

「怎麽說？」

「我不喜歡那種抱獨身主義的女人，所以碰都沒碰，就放棄了！」

「原來如此——」

「水心——，這次若再失敗，你打算怎麽辦？」

「不！我想咱們這次一定要有個結果。」

水心的話說到一半，狂四郎轉過頭來。

水心立即拔身向後退去。

「你想用這種背後傷人的卑鄙手段啊？我看，你的刀劍功夫，還是不行吧！」

連連後退的水心，聽到這句話，立刻停住了脚步，兩眼直瞪着狂四郎，邊搖頭道：

「服了！我眞服了你！」

舞坂初物

「（註：初物爲新上市的食物）」

濱松的附近——大約在西北一里外，有個叫引馬野的地方。引馬野北面的原野叫味方原。南方叫三方原，因爲此地有和地村、祝田村、都田村三個牧場而命名的。

元龜三年十一月，武田信玄，出甲斐國，迫近秋葉山，攻下了多多良、飯田二城，取久能城、袋井二地，繼而拔三香野坂、一口坂，陷二保城，十二月十二日出征味方原。

武田信玄的本營駐紮在都田村的丸山上，擁有四萬三千騎兵的勢力，而與之對抗的，則是僅有八千步兵的德川家康。

此勝負早成定局。

終於，家康在大雪中落荒而逃。

爲慶祝家康在此戰役中九死一生，檳松全城舉行風箏大賽，這大概就是風箏大賽的源由。

風箏競賽，每年都盛大的舉行，在此時，味方原舉行過例行的儀式後，一到晚上，城內的年青人和小孩，都成羣結隊逛熱鬧的夜市。

不僅如此，風箏競賽從五月一日開始連續五天，吸引了不少江戶、京都、大阪的人來參觀。

檳松城下分二十二町，每町都持有屬於自己的風箏，風箏大都由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年青人操縱。

風箏的大小自三帖到八帖（註）不等。一帖有美濃紙十二張。八帖大小的風箏就有九十六張美濃紙拼貼而成。(註：「帖」爲計算紙張的名詞，現在的算法爲美濃紙四十八張，半張爲一帖。)

但八帖的大風箏在檳松城中只有商人聚集的紺屋町這一町才有。其他的，多半是四、五帖大小的風箏。

風箏的構造，中間是以直徑八分的山竹作爲主幹，再用二根相同粗細的山竹，在中間交叉綁緊，用四、五寸長的竹片做小的骨架。每到這時期，就有一種叫「際物師」(註)的人專門製造風箏。(註：際物師是一些爲迎合時節，做出些應景的東西，出售，從中獲利的商人。)

每町至少有七、八面風箏，甚至有的還訂十幾面。在比賽中，若風箏的線斷了，就得立刻補上，所以事先非得有萬全的準備。

風箏的圖案形形色色，有的畫着天狗、不倒翁的圖形，有的以町名稱的第一個字寫在風箏上，如天滿町的「天」字，紺屋町的「紺」字，有些大的商店，甚至將自己家的家徽繪在風箏上，這些五花八門的設計，都只爲了一爭高下。

五月五日那天——

初一就開始風箏比賽，但由於初二開始連下了三天雨，比賽因而中斷。而今天好不容易雲散雨停，是個大好的晴天，所以各町一商量好，就爭先恐後放起預備好的風箏。一時，味方原遼濶的天空；都飛滿了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風箏。

風箏隨着五月初夏的風，上上下下飄動着，就宛如有生命似的，在空中想切斷對手的線。

要想切斷對方風箏的線，是需要相當熟練技巧的。

使風箏飛上天，和在地上操縱，都有着一套學問。風箏飛上天後，利用風的強度，再猛拉風箏的線，利用磨擦，將對手的線磨斷。風力一轉小，就要立刻收線。收線、放線都得視風力的大小和方向而定，一刻也不能疏忽。

一個個指揮者站在手持繞線滑輪，操縱風箏人的前面，測着風向。

「好，拉！」

命令一下，十幾個年輕小伙子，一齊發出了喊聲，開始放出風箏的線。

二個風箏在空中逐漸接近，地上的操縱者全神貫注的注視着扯動自己的風箏，希望把對手的線弄斷，拚命地叫着，時而收、時而放，個個汗流浹背。旁觀的人們，則爲各人所喜歡的風箏加油，議論紛紛。

「喂！你看那個鯉魚風箏，一直纏着那不倒翁！」

「唉！就像我一樣喔！那個不倒翁——」

「此話怎講？」

「就像我被老婆逮到啊，動彈不得，受她控制，唉！」

「算了！你八成前生欠她的債，這輩子得受她的苦。這也難怪嘛！她以前不是吉田妓館裏出了名的嗎？」

「什麽！你鬼扯什麽？再試試看？」

旁邊的人連忙把他們拉開說：

「你們兩個別吵啦！……你們看，那個鯉魚風箏贏了，不倒翁那張可怕的臉，已經不知飛到那兒去了！」

「……噢！輸啦！——」

就在此時，發生了一件離奇的事。

從城門方向的路上，響起一陣馬蹄聲，疾馳來一個武士。

那是個年青武士，身上纏着線，背後空中揚着個十帖大的風箏，疾馳過來。

至目前爲止，尚未聽說過有武士參加風箏比賽的。風箏迎風啪噠啪噠地響着，年青武士却穩當下馬。

「讓開！讓開！」

一旁觀看的人，急忙左右後退，讓出一條路來。年青武士大步地往前走，邊嚷道：

「誰來和我這個人頭風箏比比？快來！」

衆人聽他一喊，都仰頭看那面大風箏。

「啊——眞，眞的是人頭！」

迎風飛舞的大風箏當中，眞的掛着一個人頭。頭髮綁在風箏的骨架上，好不嚇人！

下了馬的年青武士，依然大叫道：

「來啊！那個人來跟我比比？」

「啊！是城代（註）的兒子！」（註：城代爲城代家老的簡稱，爲江戶時代，替擁有城池的諸侯在其出城時看城和總理一切政務的重臣）。

一旁放風箏的年青人和觀看的人羣，都紛紛私下交頭接耳起來。

檳松城的城代家老，水野塩物的嫡子大三郎，力大無窮，體力驚人，武術也高人一等，因此在地方上經常仗勢欺人的惡少，見到他也要退讓三分。

但他也經常有瘋狂的行爲，例如，他活殺一條鰻魚，就提在手中，邊走邊吃，再不然就擠進迎親的隊伍中，把新娘拉出來，在她衣服前面大寫南無妙法蓮華經，再把新娘送至新郎的前面。他所做的事，無一不令人嘖嘖稱奇。

所以，大家對於他揚着一面掛人頭的風箏的情形，並不十分吃驚，大家對於他的怪異舉動，早已習以爲常。

「喂！怎麽回事？沒人敢來跟我比嗎？」

大三郎輕視的掃瞄衆人一圈道：「好吧！那我自己來找！」一說着說着，解下繫在身上的滑輪，開始放線。

大三郎對於風向和風力的大小，以及收放線，根本都沒有經驗。

正當這時，懸着人頭的風箏，開始左右劇烈的晃動，在空中失去重心，開始筆直的落下。

「喂！你們不准收線！」大三郎仍想在此時，切斷別人風箏的線。

二三個看不慣的小伙子，急忙跑去準備收線，但就在此時，大三郎的風箏，已靠近紺屋町的八帖大風箏。

小伙子們拚命的收線，但這時風力突變加強，大三郎的風箏，很快在空中打了兩個轉，「啪」的一聲，風箏線

斷了，風箏飛得老遠。

「你們這幾個傢伙！亂搗蛋！」

大三郎一拳打倒一個年青人，又一腳踹倒一個。

就在同一時刻——

大約在櫝松和舞坂之間，有個叫篠原的地方，眠狂四郎正坐在街旁一家茶館休息。

跪在狂四郎面前的是由城裏追來水野藩的特使，叫田住十郎次。

田住十郎次近年都是江戶水野家武部仙十郎的心腹。

他尚未滿三十歲，但已有大將之風，武部老人在心中已決定自己的繼承者。而田住十郎次爲想取得歡心，幾年都盡心在櫝松城執行他的任務，替水野家四處巡察。

田住十郎次隨着西國諸侯一行，經過濱松，就向狂四郎簡略報告自己調查地方的情形。

狂四郎對於報告中疏忽的地方，都仔細提出了問題，以使報告更加詳盡。——這大概就是武部大人看中他的原因吧！做事非常的仔細。

田住十郎次十分佩服狂四郎。

「您說的字字珠機。眠爺！您對十三藩的陰謀有些什麼看法和推測呢？」

「沒有——。我只是應武部老人要求，除去諸侯中，他的眼中釘而已。」

田住十郎次見狂四郎不作任何推測，便抬起頭來，想從狂四郎的表情找出一絲詭詐，但後者臉上，似乎對此話題不感興趣。

「只是，主謀是薩摩（註：今鹿兒縣）的調所笑左衞門是毫無疑問的。」

「是的。調所笑左衞門所擁有的十三藩，不論是岸和田、福知山、田原、長州，都是最窮的藩。由於他胡亂發行各藩的紙幣，使得上下一片混亂，反而更窮，這無疑是他們一大難題。但是要想解決他們的窮困，也不是件簡單的事，因此，這走私——」

「………」

「這就是他們的陰謀。因爲他們嚴重的觸犯了國家的法紀，並不是普通的決定。我跟着那羣人探出此項陰謀。……所以，依在下之見，最好是破壞他們這個計劃。」

「………」

「眠爺是否想在此地阻擾十三藩的行列前進？那是行不通的，就算您本事再大，去了也等於自掘墳墓。就算您能制止一時，但畢竟還是有限度！」

「謝謝你的忠告。」

狂四郎笑着回答。

田住十郎次對眠狂四郎的一番好意很感激，而眠狂四郎也都誠意的接受。

田住十郎次知道眠狂四郎在入京途中，一定會遇到許多武術高強的人襲擊，至少也有二、三十來個。

就算是狂四郎有多次出生入死的經驗，但田住十郎次還是衷心希望能說動狂四郎折回江戶，避開這次危險。

但十郎次也明白，要心意已決的狂四郎改變初衷，是不可能的。

狂四郎也知道，前面正有一場駭人的廝殺正等着他。十郎次見眠狂四郎鎮靜地下決心向西行，更是由衷的欽佩，眼神中流出無限的崇敬。

「那麼——謝謝你，我走了！」

正當此時。

突然，「嘭！」地一聲，有個東西很重的落在茶館的屋簷上。

是個十帖大風箏，一時店中人都嚇得目瞪口呆。

不僅如此——

風箏上還赫然掛着一個人頭，垂下屋簷，在窗前不停的搖晃着。

「……？」

狂四郎望着那顆頭顱額上的刺青（註：刑法之一，即墨黥。）

這是個重罪的惡徒。

「咦？……味方原在舉行風箏大賽，那一町會用這樣不吉利的風箏？」

田住十郎次皺着眉頭，靠近窗口，仔細把那人頭瞧了瞧，轉頭道：

「這是前些日子，因搶刼紺屋町的一家錢莊，殺死一家十二口，而被捕的兇賊，叫千里虎藏……聽說已在衙門受刑了……」

就在這個時候，街道上響起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由遠而近，朝着此地來。

「噢……原來我的風箏掉在這裏！」

站在茶館內的十郎次，望着這個行色匆匆，尋找風箏的人，很厭惡地輕輕道：

「原來如此！」

「是什麼人？」

狂四郎問。十郎次憤憤答道：

「城代的寶貝兒子。……實在太過分了！」

兩個時辰後，水野大三郎大刺刺地坐進舞坂宿，荒井

地方渡口旁的一家飯館裏。

盤腿坐在座位上的大三郎，招呼老板娘說：

「剛上市的鰹魚有沒有？給我來一條。」

「有的，老早就準備好啦！請稍待一會兒，馬上送來。」

老板娘笑着回答。

鰹在當時是很名貴的，也是大家喜愛的食物。

如何烹調，最講究的莫過於江戶、土佐、遠江此三地的居民。

這是由於土佐和遠州都近海，漁船出海後都能在當日回來。此二地的居民在捕沙丁魚時，同時將附近的鰹（松魚）一起捕回，不必出海至遠洋。

因此，夏季第一批鰹叫「初鰹」，在東海地方稱做「舞坂物」，非常名貴。

一般人到六月之際，仍不能普遍地享受到「舞坂物」。鰹大量上市，則在入夏以後。

每年，最先捕獲的鰹，要先獻給將軍，再就是藩主，有錢人家，也比一般人能較早嚐到鰹魚，而後，鰹才在市面上普遍起來。

水野大三郎，三年中每次都在濱松城城主之後，第一個吃到「初鰹」，他為此非常得意。

為了保持他這項記錄，每天都到這家飯館催促：

「還沒來嗎？還沒來嗎？」

此日，大三郎可如願以償，高興的不得了：

「好哇！今年我又是第一！」

「少爺！今年的初鰹是一位貴人，特別指定要請你吃的，又新鮮又大哪！」

老板娘告訴大三郎。

「送我？那個人是誰？」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是不肯透露他的姓名……就是他剛才把鰹魚送來的。」

過一會兒，送到大三郎面前的是一條放在大砧板上，長約五尺的鰹魚，又肥又大。

「嗯！很不錯！我得謝謝他，還他一份禮。他住那裏？叫什麼名字？」

「不必了！他馬上親自來見您。」

老板娘說完轉身離去，大三郎看見一位身着黑色便裝的浪人與她擦身而過，朝他走來。

「是你送我的？……你是誰？為什麼要送我？」

「我馬上就讓你知道為什麼。」

這浪人坐在放着鰹魚的砧板前，左手伸入已經剖開的鰹魚腹中，似乎在掏什麼。大三郎看得一楞一楞。

浪人很輕鬆的將從魚腹中拉出的東西，往大三郎膝前一拋。

大三郎定睛一看，滾落在他膝前的，赫然是兇賊千里虎藏的首級！

千里虎藏是今晨大三郎擅自入獄提出問斬的，然後再把其首級綁上風箏。

「怎麽！……你想幹什麽？」

大三郎一把抓起大刀，很快地站了起來。

「你到底想幹什麽？說清楚！」

狂四郎冷冷地望着眼前這個激動的城代家老的嫡子，冷笑道：

「哼！怎麽？你連嚐嚐這個裝了人頭初鰹的生魚片的膽量都沒有啦？」

「你這混蛋！」

大三郎舉刀就向狂四郎砍去。

剎那間，連大三郎自己都搞不清楚，狂四郎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大三郎的刀由手中奪來。

大三郎大喝一聲，又抽出腰中小刀，跳上前去。

大三郎向前撲了個空，被狂四郎用刀背「嘭！」地一聲，打得昏死過去。

待大三郎察覺是怎麽回事時，他的手已被狂四郎反綁在背後，站在深至胸前的水中。大三郎緊張地動了一動，立刻痛得呻吟起來。

一條細麻繩一頭綁在他的脖子上，一端繫在頭上飯館突出座位的窗上。

更氣人的事，這條麻繩的中央繫着一塊木板，上面寫着：

「此初物，一尾百文也。」

「狗屁！他媽的……」

大三郎悔恨之餘，仍不免恨恨罵道，兩顆眼淚氣得在眼眶打轉。但是，他只要稍稍扭動，頸上的繩子就拉得他痛苦萬分，無法動彈。

這時從渡口慢慢搖來一艘船，大三郎眼見有人朝他划來，就拚命大喊：

「拜……拜託！救救我！救救我！……」

大三郎叫了幾聲，看清楚船上是誰後，立刻嚇得噤口不語。

船上坐的正是把自己整得慘兮兮的那小子。

「你就在這兒多待一會兒，冷靜冷靜！鰹魚的錢，我已從你的錢包裏替你付了，雖然貴了點，你也不會在乎的，很可惜不能殺價！再說你嘛！看來值一百文是少了點，

更何況這其中還包括參觀費哪！我看你自己再加點價吧！」

狂四郎臨走還挖苦了大三郎一頓，大三郎動彈不得，只得恨得牙癢癢，無可奈何的望着小船，慢慢划向荒井……

荒井切腹碑

舞坂和荒井間的渡海稱作今切。

這裏以前是個淡水湖，叫做濱名湖。

但在後土御門帝時代，因爲一次大地震，地層下陷，使得此湖和海連接起來。今切這個地名，也就從那時流傳下來的。

濱名湖還沒有和海連接的時候，此湖的出海口曾架有橋樑。

但現在今切的渡船，由於不便，不少人都寧願繞道而行，這條聯絡舞坂和荒井的路被稱爲姬街道。

船一靠岸，岸邊就是荒井的關口。此處亦是關東和關西的分界處。關東和關西的民情風俗迥然不同，形成此地別樹一格的風味。

荒井關口檢查的嚴密，據說是僅次於箱根的第二個地方。

檢查站前有三、五家茶館，供旅客們休息，等待檢查。

其中一家茶館前，坐着一個年約四十的武士，面露猶疑之色，百思不解的坐着。

老板看他神不守舍，趨前問道：

「是不是通行證掉啦？」

「不是，我在等人。」

武士老實地回答。約莫又過了半個時辰。

關口檢查站門口走出一個身着黑色便衣浪人打扮的人。他一出現，武士如獲重釋地「啊！」叫了一聲，立起身來，立刻走向前去，作揖道：

「見過眠狂四郎大爺。」

狂四郎默然不語。望着武士。

「在此恭候多時，請您務必要幫小的這個忙。」

武士在衆人面前，毫不避諱的說。

狂四郎抬眼望望店內店外吵雜忙碌的情形，一句話也不回答，朝外走去。

「眠狂四郎大爺——。眠大爺！請您聽我一言。此事關係着我家主人的性命哪！」

武士追着，苦苦哀求道。

但狂四郎仍一語不發的走出了茶館，進入一家客棧。

武士急忙跳起身來，在暮色中朝另一個方向隱去。

狂四郎走入客房，剛把紙門拉開，就見那武士已平伏在房內。

「請您幫幫忙！」

武士毫不死心的平伏在地上哀求道。

但狂四郎却冷冷地拒絕道：

「我這個人從來不幫助陌生人，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武士抬起頭說：

「不！」

他搖搖頭接着又說：

「我家主人命我前來通知他要向您挑戰！」

「………」

「我家主人叫長尾修之進，才二十一歲。……這是小的自私的想法，望您能成全。無論如何，請您一定要救我家主人一命，這是小的一生的願望！」

「你家主人是不是因爲不能違抗君命，明知自己不純熟的武術鬪不過眠狂四郎，而接下了此項挑戰的使命？而你却不忍見你主人白白送死，所以偷偷跑來與我商量——是不是這樣？」

「正是！」

「不湊巧的很，大叔。……我十分不欣賞那個連自己手下武士的能耐都搞不清楚，還叫他來送死的那個什麼大人。還有你那個寧願不要性命，接受這種混蛋命令的主人。就連你想盡忠盡義，替你可憐主人來此說情，吐露眞情，想打動我的心意，我都討厭！……大叔！回去勸勸你主人吧！叫那個大人別再寄望於他！叫他放下雙刀，做個平頭百姓，還能保命，多活些時候！如何？」

翌日清晨——

狂四郎一出客棧，就知已有人跟在他後面。

狂四郎不動聲色地順着街道往前走。正欲轉上汐見坡的坡道時——

突然，從路旁觀音廟的暗處，跳出五名武士，三名擋去狂四郎的去路，二人堵在後面，團團將他圍住。

五個人都是二十左右的年輕武士。

狂四郎雙手抱胸，止住脚步問道：

「你們是那藩的手下？」

其中一人說。

「我們想找個地方，和你較量較量！」

「若在此地會使行人不便，而且駐足觀看的路人會妨礙到，不如跟我們走，可以好好比劃一番。」

「我們是奉命前來與你決鬪的。」

另一個人用極度緊張的聲音發顫的說道。

「……？」

狂四郎覺得這五個人緊張得很不尋常，因此逐一地巡視每個人的臉。

每個人臉上都露出堅定的神色，似乎一心一意想達成君命，沒有一絲害怕或畏懼表現出來。

——到底是年青啊！

狂四郎感歎着。

——我是不是該見那個輕意欺騙這些不知天高地厚小伙子去送死的那個混蛋主人？

狂四郎暗暗忖道，就對他們說：

「請帶路！」

狂四郎踏出脚步的當兒，又問道：

「你們之中有沒有一個叫長尾修之進的？」

「在下便是……」

走在前面左邊的一個回首問道：

「你怎麼知道在下的名字？」

「哼！笑話！我又不是一個人閒來無事遊山玩水。每到一處，自然會有人向我報告，有什麼人埋伏在前面。」

狂四郎胡謅了個理由，隱瞞年青武士底下忠僕的事。

但狂四郎在此五人躍出的同時，就已心生疑惑。

狂四郎在對方拔刀之際，就立即能看出對方的底子。而現在來向他挑戰的，也是具有相當實力和自信的對手。

他在途中，鎌倉的朝比奈切通台上，已與田原藩以外七藩選出的年青武士打過一場——個個不但年輕，且身手不凡。那幾個藩都是以有麒麟兒和天才武士著稱的。

雖然，眠狂四郎的刀下敗將不計其數，但他對前來挑戰的武士，也不敢掉以輕心，謹愼地防衛着。

但——

能在道場習武，出類拔萃的麒麟兒，在實際打鬪方面，要對付那些身經百戰，殺人不眨眼的高手，運用的，不只是他們的眞本領，有時還得看他們應變的機智。

然而……

現在向狂四郎挑戰的這五個年青武士，比起那七藩武士，在氣勢上就略遜一籌。

「對方怎麼會派出這樣貨色，來做我的對手呢？」

「既然知道他們不是我的對手，爲什麼又要安排這場打鬪呢？」

狂四郎百思不解。

狂四郎瞥眼望見荒井本陣引田八郎兵衞建在汐見坡斷崖上的別墅。

房子四周靜悄悄的，只聽得海浪拍擊岩岸的聲音。

此處海天一色，風景絕佳，但狂四郎無意欣賞，步上坡道，背對懸崖，站在屋前。

屋前寬廊上鋪着毛氈，設有上座，兩旁站着幾名近身武士。

狂四郎才站穩，那五名年青武士的背後指使者，就由內快步踱出。他的臉用布整個包住，只露出二個眼睛，看不出是那一藩之藩侯。

緊跟着幪面人出來，坐在右座位的人，使狂四郎眼光一亮。幪面人右手邊坐的是他年輕貌美的側室，左邊坐的則是個俊俏的少年郎。這一男一女驚人的美貌，確是狂四郎爲之一震。

「狂四郎，這場決鬪是要用眞劍決勝負的！你就讓我見識見識你的眞本領吧！」

「你的願望，在下難以遵從！」

「怎麽說——」

「你所選的這五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

「住口！他們的武術全是第一流的。上！一個個地給我上！」

「哼！一個個地來？」

狂四郎被這句話弄得啞口無言。他本以爲五人會一齊攻上，如此一來，一個個地上，豈不是要他們白白地送死？

——原來如此！狂四郎心想，這其中必有內情。此幪面人似乎有意除去此五家臣。

「上！」

幪面人再一次喊道，其中一人猛抽出刀，緩緩踱向狂四郎道：

「那麽，就由我先來對付你吧！」

狂四郎雙手下垂，只是冷冷的望着對方。

「嘿！」

對方喊叫的同時，揮刀劈來。

狂四郎面不改色，一個箭步跨向前去，用左手抓住執刀者的右手，右手迅速的將大刀奪了過來，一個順勢，用刀背橫砍來者的腹部。

這武士彎下腰，痛苦地呻吟着，立刻昏死過去。

「沒用的東西！下一個！下一個！」

第二名武士慄慄地「噗通」一聲跪在地上：

「我就是！……大人！眠狂四郎有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如何殺得了他？他沒有武器，就不叫決鬪！我要的是合理合法的決鬪！」

狂四郎此時望着幪面人，冒出一句：

「不知道你給殺死我的武士什麽獎賞？」

「獎賞啊！這個！」

幪面人用手一指身旁的美女：

「就是她，作爲他們的獎品。」

「原來如此——」

狂四郎點頭道。他的目光一轉，看見幪面人旁的美女和少年，二人互使了個眼色。

狂四郎又調過頭，朝另外三個人問道：

「你們還打算和我比嗎？」

三個人還未來得及答話，就聽得一聲怒吼：

「萬作！修之進！吉右衞門！你們全給我上！一起上！」

「是！」三人齊應道，一齊拔出腰間的佩劍。

「呀——！」

一個武士往狂四郎左方攻來，其餘二人亦由後方攻上……。

說時遲那時快，三人已被狂四郎用相同的手法打昏在地。

「沒，沒用的東西！統統給我去死！」

幪面人叫着。

狂四郎冷笑了一聲，慢慢走近寬廊說：

「大人——。你叫這五個人去死，難道，除了這五個人，就沒有人能殺我了嗎？」

「什麽？」

狂四郎的目光停留在那俊美少年臉上。

少年低着頭，臉上露出惶恐狼狽的神情。

狂四郎見狀，更確定了心中的想法。

突然——

狂四郎跳上走廊，順手奪過一名武士的刀，只見刀光一閃。

「啊！」

少年被眼前突來的刀影，嚇得仰面倒去。

他前身的衣服已被劃開二截。

狂四郎一把抓住少年裙子一端，用力一扯，少年被轉了出去，衣服下來了，只剩下裏面的兜襠。

狂四郎一腳將少年踢下了走廊，再轉向一旁發抖的側室，又一刀劃開她的衣服。

這女子還沒有叫出口，身前的衣服和腰帶，已被刀劈成二半，由內向外散了開來。

幪面人和旁的近身武士，對狂四郎突如其來的舉動，都嚇得目瞪口呆，茫然不知所措。

狂四郎把二個嚇得魂不附體，近乎半裸的男女，一把抓到院中排好，對幪面人說道：

「你懷疑你那貌美的側室和家中武士有所勾搭，但是——你却苦無證據，找不出是那個人，所以嘛——你就把平常和她較接近的挑出來，用決鬪的名義，借此機會，要我這局外人殺了他們。我說的對不對？」

「……嗯——」

幪面者對於狂四郎驚人正確的判斷力十分驚訝。

「萬萬沒想到我會猜中吧！……沒想到你居然也對『變童』有興趣。你小老婆偸人，給人當成笑柄，這也是你咎生自取。……你們這些個姦夫淫婦，在此地扮演這場戲，莫非是想挽回家僕對你們的尊重和忠誠。」

狂四郎挖苦道。說完又諷刺的作了個揖。

「眠狂四郎！你好大的膽子，居然在太歲爺上動土！」

幪面者似乎氣得滿臉通紅，咆哮道。

狂四郎理都不理，調過頭大刺刺地向外走去。

「來人哪——那小子居然敢跑！快！誰去把他追回來，打贏了我加他一百石的俸祿，聽到沒有，一百石！」

身旁的武士，對他歇斯底里的叫喊似乎無動於衷，沒有一個人有向前的行動……

狂四郎在茶館消磨了一上午，當他從茶館走出，向汐見坡附近投宿的客棧走去時，已是晌午時分。他一進門，就看見長尾修之進的武士長跪在地上。

他仰着紅紅的雙眼望着狂四郎。

狂四郎走過他身旁，佇足看了他一眼，又默默地離去。

「眠大爺——」

武士僕役長乾澀地喊着。

狂四郎一轉頭，看見武士長痴呆地喃喃自語道：

「我家主人——切腹自殺了！」

「切腹自殺？」

狂四郎皺着眉又問：

「那其他四個人呢？」

「也、也一樣——」

「……」

狂四郎嘴角牽動了二下，似要說什麽，却又轉身離去。

◎

——這幾個傻小子，他們的那套求生法子，恐怕在另一個世界都行不通。

狂四郎心中頗有感慨。

「這幾個傻瓜！」

狂四郎邊走，邊吐出了這句話。

白須賀之女

夏日、午後、傾盆大雨。

狂四郎行至白須賀，剛好碰上這場大雨，走到一家茶館屋簷下避雨。

街上的行人也因爲閃電，和越來越大的雨滴，而朝四周奔散，到屋簷下去躲雨。

狂四郎旁邊正坐着一個中年人，頭上包着頭巾，穿着龍紋花布的單衣，閉着眼睛不知在想些什麽。

不多時——。

雨過天晴，陰暗的街道頓時明亮起來。

此時——。

坐在旁邊的中年人，忽然用低沉的聲音，好像輕輕的喃喃自語，又好像說給狂四郎聽：

——他是對我說的嗎？

狂四郎已經聽出此人唸的；乃是易經上卜卦之文。而且所卜之文句正是大凶。

狂四郎悶不吭聲，中年人繼續說：

「前途凶多於吉，多加小心，還是回頭走吧！」

狂四郎聽得好不耐煩，由椅子上站了起來。

並且說：

「討厭——」

「眞是失禮了，閣下還是往西走的好！」

中年人苦口婆心的又說：

「剛才躲雨的時候，我替您卜了一卦，坎爲水，此卦中，說明了您大難當前，會使您流離失所，以致於家破人亡，而且您所遇到的對手，心狠手辣，不擇手段。……」

「……」

狂四郎一語不發，跨出茶館。

中年人也跟了出來。

「你——你的影子也不太對勁喔！」

他在後面叫着說：

狂四郎回頭苦笑說：

「相學裏，除了面相、手相、骨相外，居然還有影相？」

「這是根據我三十年研究的結果，我不僅相人天生的命運，而且根據年、月、日、時的干支可得知。當然『空亡』也會在自己的影子中顯現出來。影子從人一生下來，一直到死亡都跟着你，所以從影子中，可以窺得出吉凶的一二。」

所謂「空亡」，是指某日所生之人，會在干支記日上的某年、某月、某日犯沖。

狂四郎對於占卜所言種種，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就拿剛才把中年人一再斥退的情形看來，此人似乎準備糾纏到底。

「從影子上可以看得出人的吉凶，倒是挺新鮮的喔！……這樣說來我的影子已經現出了死相啦！」

「大爺明鑑，大爺明鑑。」

「嗯！不錯，我背後跟了幾百個被我殺死的冤魂，當然，我的影子上顯示了死相。」

狂四郎說完——突然；

中年人敏捷地跳了開去。

這是一個有相當武功人的快捷反應。

狂四郎冷冷地瞪着他說：

「喲！看來你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卜卦人，我現在倒想聽聽，在我前面倒底有什麽樣的凶事？」

「天機不可洩露，不過也有化解此凶相之法，就是從現在起，百步之內有人向你求助，您只要答應此人，等於作一善事，即可化解大凶。」

大雨已去，暑氣已開始籠罩在整條大街上，狂四郎雙手抱胸，聽從卜者之忠告，開始數着自己的步伐，一、二、三、四。

街道的左右，林立着一間又一間的客棧，妓女們站在門口拉扯着路人的衣袖，招攬生意。因爲時間不對，所以客棧內仍是靜悄悄的。

狂四郎走完百步時，正好停在兩間客棧的一座小小的稻荷祠（註）前，（註：稻荷祠是供奉「倉稻魂神」等神的神社；這些神被視爲各種行業的守護神，受到一般人民的膜拜，在日本全國都建有分社。）他看到祠前蹲着一個年約十一、二歲的少年。

此少年胸前掛着一個木板。

狂四郎讀了板上的字，大爲詫異，心中暗忖：

「要我幫助的就是這個嗎？」

原來板上寫着：

「出賣親娘」

狂四郎趨前問道：

「小弟弟，你板上寫的……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少年一聽有人問話，抬起頭，爽快的回答：

「我母規賣春。」

狂四郎上下打量了一下少年，衣衫雖然襤褸，從神情中，看得出他仍是富豪子弟，於是對他剛才的答話，發生

了很大的好奇心。

「你母規難道靠此爲生？」

「不！是賺來買藥的。」

「……」狂四郎心中甚爲納悶。

「我祖父身患重疾，臥床不起。」

「……」

「我母規只對路過此地的武士做生意。……請您幫幫忙吧！」

「好！」

「多謝您！」

少年一骨碌從地上站起，伸手入胸前掏出一條手巾來說：

「請用此手巾把眼睛矇上，讓我牽着您的手，帶您去我的家。」

「是不是不想讓我知道你家住在那裏？」

「是的。」

狂四郎把眼睛綁好，對少年說：

「不用你拉我的手，只須走在我前面，我聽着你的腳步聲，跟着你就行了。」

「是，請多費神了！」

狂四郎跟着少年轉入巷子裏問道：

「你是幾時就坐在稻荷祠的門口的？」

「十天前。」

「那麽到底有幾個武士做過你母規的入幕之賓？」

「到現在爲止只有您一個。」

「怎麽可能，出門在外的人難道連一點好奇心都沒有麽？」

「到過我們家的不止十人。……但是——」

少年忽然噤口不語。

狂四郎聽出他不願回答，也就不加多問。過會兒等見到他母親後，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於是扯開話題說：

「你坐在街上，鄉鄰們有沒有說什麽？」

「沒有，大家都裝作沒看見的樣子。」

「顯然沒有同情你的人，那麽有沒有人罵過你呢？」

「有，都是些不認識的人。」

狂四郎心想，這倒是意料中的事。

不知不覺跟着少年轉了好幾個彎。少年在前面提醒他說：

「從這裏起是石階，請您多留心。」

狂四郎覺得這坡路又陡又長。

少年領着狂四郎走進大門，請他鬆去了手巾，入玄關，進入了一間四周緊閉的房間，回身就走。狂四郎望着少

年的背影，不禁暗想到這少年居然肯給自己的母親拉皮條，而不覺得可恥，眞是神經有些不對勁，也許他們生活困苦，但是端坐街上受着路上好奇的眼光，而不求他法賺錢，實在令人不解，照少年的應對態度來看，是個出生好家庭的孩子，這樣一對母子的行爲表現，實在令人懷疑。

——這一定是個圈套。

狂四郎突然有這樣的預感。

屋內悶熱得令人受不了。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少年走進來對狂四郎說：

「讓您久等了，請跟我來吧！」

他們走出屋外，穿過院子，推開柴扉，那是一間獨立的房間。

裏面的佈置都還保留着古老的風味。

黃昏已近，涼風習習。

這間房間又有紙門，從遮陽的竹簾裏，依稀可見到室內的佈置，正中掛着一頂淺綠色的蚊帳，在草蓆上輕輕飄盪着。

蚊帳旁放了一個平常烤衣服用的竹籠，房內的香爐中飄出了陣陣沉香。

狂四郎透過蚊帳，盯着帳中坐着的女子。

她穿着一件麻質浴袍，鬆鬆地繫在胸前，姿態甚是誘人，但她的臉却用頭巾包得只剩一雙眼睛。

「請進！」

狂四郎被一個淸脆悅耳的聲音迎進，那領路的少年，在旁欠了欠身，便轉身離去。

狂四郎坐在竹籠旁，耳邊又響起女子的聲音：

「外面蚊蟲很多，請入帳內來吧，」

狂四郎指指帳中的燈：

「不點燈嗎？」

「現在還用不着，……請進來吧！」

狂四郎躊躇半晌，鑽進了蚊帳。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她低着頭說：

「你也要我解開頭巾嗎？」

「每個來此的武士都有此請求嗎？」

「是的，沒有一個例外，……。」

「爲什麽把臉包起來？是見不得人？」

「到底是怎麽樣的臉，等你見過再下判語吧！」

「你不願意解下來，我也不勉強。」

「謝謝您。」

「我只想問你一個問題。」

「是什麽？」

「……」

她不作答覆。

「照這房內的佈置來構想，妳應該是屬於武士家的女主人，也許是很有名的人家，像這樣家庭中的女主人，居然公開賣春，而沒人議論，這好像不太可能吧？」

「……」

「爲什麽鄉親們抱着不聞不問的態度，也沒有風言風語地批評，我倒是很好奇，想聽聽原因呢？」

「……」她還是默不作答。

狂四郎雙手抱胸，眼睛瞪着她，等着她的回答。

兩人僵持半刻，她只是默默的點上了燈。

接着緩緩的打開了包頭的頭巾。

藉着昏暗的燈光，狂四郎看到了她端莊而細緻的五官的側面。

「您實在是位了不起的人。」

女的打破了冗長的沉默，又接着說：

「唉！這是我第一次主動地把頭巾解下來，以前那些人並沒有徵得我的同意，而強扯下我的頭巾。……只有您聽隨我自己，事實上我並不想解開它。……爲了滿足您的好奇心，我只有違禁了。」

「我只是想知道爲什麽白須賀驛站的人，對妳兒子的行爲，都裝做視而不見呢？」

「這就是我必須解下頭巾的原因。」

她一面說一面轉向狂四郎。

「——啊！」

狂四郎大吃一驚。

呈現在他面前的另一半邊臉，醜惡地扭曲在一起，凹凹凸凸地，有些地方還血膿模糊，慘不忍覩，恐怖之狀，連狂四郎如此鎮定之人都嚇得心驚肉跳。

「——是痲瘋！」

狂四郎曾在非人（註），和乞丐中多次見過，這種令人厭惡與難治之症。（註：非人是指江戶時代專門押解犯人赴刑場，埋葬刑屍，被視爲賤民之人。）

「看了我的臉，是否缺乏味口？」

她故意正面對着狂四郎說。

狂四郎目不轉睛地瞪着她，冷笑着說：

「哼！想想我是沖着什麽來的。」

「哈！像我這種得惡病的人，你不怕？還敢要？……」

「不錯。」

狂四郎點點頭。

「……」

女的滿臉疑惑的望着狂四郎，又說：

「這病……不僅在臉上，就連全身都是，你……眞的不怕？」

「怕些什麽？哼！像我這種沒有明天的人，若是得到妳的身子而沒傳染到，是我的運氣，即或傳到了，死了也不賠本！」

狂四郎說着，忽然想到：

——他們定是摸透了我的脾氣，才設下如此的圈套！

隨即念頭一轉：

——嗯！就這麽辦吧！

狂四郎向她抬一抬下巴：

「妳過來！」

狂四郎一手抓住她浴袍的一角，

「啊！」

同時，紅色的浴袍被扯了開來，露出了渾圓白皙的大腿。

狂四郎看到了她腿上斑斑點點的痳瘋瘡痕。

他伸手朝腿上摸去——但是她却迅速的把狂四郎的手推開，一骨碌的鑽出了帳外。

當她看見狂四郎手中持有小刀，恐怕對她不利，趕快就近藏身在屋內的廊柱後。

狂四郎在帳內冷哼一聲，就在這女子閃身挺後的刹那間，拔出小刀向她擲去。

白刃穿過帳子，揷進了她的大腿之間，正好把浴袍釘在柱子上。

嚇得她魂飛膽破，一動也不敢動，而且刀的位置非常巧妙，正在她私處下方。

她雙目惶然地瞪着狂四郎，後者却冷冷地問道：

「滋味如何？」

她驚魂未定地直喘着氣。

「妳到底賣不賣？」

「賣！賣！」

她只有拚命的點頭。

三川赤水

眠狂四郎這才慢條斯理地撩起蚊帳，走近拔出了小刀。

女的呆立半晌，只好走近帳中，乖乖的解開了衣服，躺了下來。

此時，狂四郎凝神觀察庭院中是否有埋伏，但是他也沒有發現什麽。

他把眼光在院中溜了一圈，暗忖：

「這裏沒可能沒有埋伏，一定是某個熟悉我的小子所安排的圈套，不如將計就計，來個痛快的正面拚命吧！」

他打定主意後，轉身鑽入了帳內。

帳中之女子直躺在草席上，雙目緊閉，一動也不動。

狂四郎動手掀開她的浴袍。

在黯淡的燈眼光下，呈現在前的，是一個渾圓而豐滿的玉體，光滑的皮膚在光中顯得分外誘人遐思。但是美中不足的，乃是在乳房和腹部隱約的現出了斑斑紅點，那是痳瘋的象徵。

更掃興的是——在陰毛上方的紅點更爲密集。

狂四郎把她身體翻了過去，奇怪的是她背上居然平滑如緞，毫無痳瘋的斑痕。

——嗯！狂四郎在直覺上更相信這是一個圈套。

於是他從背後把她環抱住——右手伸向豐腴的雙乳，左手却不規矩的由臀部向前流動，雖然他的雙手在行動，但眼耳貫四方，一絲也不敢疏忽四周的變化。

就在他手觸到了女人最敏感的部位時——

她忽然發出了異樣的呻吟，同時扭動着她的身體。

說時慢，那時快——

蚊帳從上面掉下來啦！

這女子的高聲呻吟，原是給院中埋伏者的暗號。

狂四郎的對手早就埋伏在院中某處。

蚊帳落下，狂四郎在內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只打算做困獸之戰。

昏黃的月光中，由院外飛進了幾支亂箭，射向罩在蚊帳下二人的身上。

靜寂無聲，一陣亂箭後，遠處傳來了一陣零亂的脚步聲。

這時被射中的蚊帳却蠕動起來，狂四郎直挺挺地站了起來，身

上一點傷也沒有。

一個箭步從廊下竄了出去，身形提起時，左手似乎抓了一樣東西。

他身後的蚊帳剛好擦在燈上，於是開始燒了起來。

藉着熊熊的火光的照耀下，看清楚了他手上抓的，原來是一付幾可亂眞的瘋癲皮面具。

狂四郎在火光前伏着，顰眉望着帶領人馬衝來的少年。

少年眼中充滿怒火，大吼：

「納命來，狂四郎！我要替父報仇。」

「你這混蛋！」

狂四郎大喝一聲：

「明明他們害死了你母親，你却要報父仇，爲什麼不去質問那些支使你的人？……你這笨蛋，聽從讒言，毀了你們母子平靜的生活，對你有好處嗎？你計劃的，是禍不是福，你弄清楚沒有？」

少年因爲預計中要把狂四郎射死，結果相反，狂四郎毫髮未傷，而自己母親中箭身亡，這種慘事刺激得他失去了理智。

按照計劃，等母親發出信號後，應將狂四郎一人留在帳內，由暗椿出箭射殺，由於狂四郎機警異於常人，所以埋伏的人不敢站近，只有在可能的射程內伺機而爲。

因爲少年的母親被狂四郎環抱着，無法脫身，只有在犧牲自己的情況下，準備與狂四郎同歸於盡。

狂四郎打量着少年身後的一羣幫手中，竟然沒有武士在內，全部都是白須賀的農稼民衆。

他們都是爲了要幫助少年而來。

少年揮着長刀大吼一聲：

「納命來！」

跟在他身後的人也大聲起哄。

狂四郎跳到院中，火勢越來越猛。

少年緊握着長刀，目不轉睛的逼將前來，大喝一聲，連人帶刀的劈了過來。

只見狂四郎輕輕一躍，揚起一腿，只聽圍觀的人們一聲驚叫，少年疲弱的身軀被狂四郎踢得凌空而起。

「嘭！」少年被狂四郎踢得不輕，落在不遠處，大家的注意力也都轉向倒地不起的少年。狂四郎目不斜視，大搖大擺地排開了驚魂未定的人們。

站在兩旁的人羣，一等狂四郎離開不遠，又開始指指點點的咕嚕起來。

狂四郎離開了這所在，又回到適才避雨的茶館，一眼就看見站在門口的卜者。說：

「你說我影中之大凶，眞的應驗了。」

「……」

「但是這件事並沒有了結，喂！老兄，請進一步談談。」

卜者一聲不響的跟狂四郎走到旁邊，狂四郎接着說：

「你既然是個占卜的，那就請你算算這對母子現在的命運吧！」

「……」

「你剛才替我所卜之凶相，每一件都應驗在我眠狂四郎的身上，眞了不起，看來世界上每一樣事，都逃不過你的法眼了。」

卜卦者仍然不響，但是他一直注視着狂四郎，語聲剛畢，卜者霍地抽出了刀，砍向狂四郎。

「你……？」狂四郎被出其意外地砍中了，向外勉強地跨出幾步，倒地不起。

卜者手握大刀，一動都不動的看着血泊中的狂四郎。

天色剛發白。白須賀寂靜的街道上出現一個頭帶斗笠的武士，匆忙的步過街道。

他急急地穿過市區，渡過遠江和三沒間之渡橋，匆匆朝一里外的三川趕去。

此武士走到橋畔就佇足望着前方——晨曦中的三川宿。

突然橋邊竄出一個黑衣浪人，嚇了他一跳。

「都田水心，久違了，我不明白你爲何要把臉遮起來。」

眠狂四郎冷笑道。

武士摘下斗笠作爲回答，但奇怪的是他居然是一身刺客打扮。

他低着頭，而小心謹愼地向狂四郎打個招呼：

「您早！」

「這次不好意思再叫你空等了，所以我就先一步的等在這兒啦！」

「在下惶恐。」

水心一本正經地說。

「那個說得天花亂墜的卜者，那個出賣親娘的少年，還有那個假裝瘋癲的婦女，這錯綜複雜的情形，其中的因緣，我越想越覺得其中必有緣故，你有沒有些線索？」

「這個人不是和你有過節的人，我可以擔保，他對你眞是心服口服了。」

「哼！這種話我已經聽膩了，……難道那少年的父親

不是我殺的？」

「您眞是貴人多忘呀！不過我已經替你調査清楚，那少年的父親，的確是在和您決鬪時被殺死的……」

「是個什麽樣的人？」

「您還記得三年前，在路過東海道的途中，參加慶祝熱田神宮的初卯祭所辦的武術大會吧？」

「嗯——」

一句話勾起了狂四郎的回憶，他立刻回想到那次大賽的情形。

「你那個對手的姓名，現在記得嗎？」

「嗯……記得很清楚，是直心影流的北條彌九郎——」

「不錯，北條彌九郎乃是中興直心影流的高手——藤川彌司郎右衞門的高足，是「極意韜」此一失傳武術的唯一傳人哪！」

北條彌九郎由於得到直心影流的眞傳，成爲一個一流的武術家。

在那次天祭的比賽中，一般人的推測是沒有人可以勝得過他的。

但出乎意料，這個叫眠狂四郎奇怪名字的浪人，一上場與彌九郎打鬪時，剛出手第一刀，就把這個譽爲「出類拔萃」的武術家，迎面劈死。

水心接着說：

「讓我來告訴你北條彌九郎的身世吧。……我想你該知道濱松城下分古城和新城。新城是由德川家康所建，古城是在永祿年間由飯尾豐前守致實大爺鎭守。當時駿遠三的父母官認爲：飯尾豐前守和德川家有勾結，所以想暗中除去豐前守。豐前守夫人因爲丈夫之被殺，非常的氣憤，執意死守古城，不接受任何人的幫助，親自指揮城中兵士作戰。而德川家與今川家保持友好關係，也派兵相助今川進攻古城。古城就在寡不敵衆的情形下被攻破了，飯尾夫人在城破之日亦壯烈成仁，唉！眞不愧爲女中丈夫……」

「你的意思是飯尾家是北條彌九郎的祖先了？」

「正是如此，若依世襲，他該是濱松城城主。……但是在您的眼中彌九郎只不過是您手下敗將之一而已，但在其他人的眼光中，他却是一位稀世的武術家。他的遺孀爲他報仇，不惜犧牲自己的貞操與生命，爲的就是要除掉您。她這種高貴的行操，在白須賀所有人的心中都會以她爲榮，而且萬古流芳。」

「水心！」

狂四郎的語氣突然變得尖銳起來，問道：

「那麽你也是那樣認爲了？」

「是的，在您的面前，在下所說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半句也不敢說謊。」

「喔！你說的乃是肺腑之言。那麽……需不需要我眠狂四郎替你再加以剖白呢？」

狂四郎不懷好意，用半探詢、半諷刺的口吻斜睨着水心問道：

水心看清楚了狂四郎的神情，臉上馬上變色。

「您指的是——？」

「關於那天比武的事，由我看來北條彌九郎在黃泉之下定會心服口服，決不會記仇於我，至於她們母子兩人嘛，恐怕連復仇的念頭都沒有，哼！就是你，是你嗾使他們的。」

「……」

「你是爲了藉此除去眼中釘的我，所以你展出了你小人的手段，從中嗾使，使他們相信我是殺之兇手，並且設計害我，但是陰錯陽差却利用了她的兒子誤殺了母親，眞算得心狠手辣了，拆散了他們母子平靜的生活，你眞以爲如你所說的；彌九郎老婆的行爲可以媲美她的祖先——豐前守夫人嗎？」

「……」

「凡事要憑良心，水心！你於心何忍？」

「……嗚！」

水心面露痛苦的表情，倒退兩步。

狂四郎見機慢慢地跟上前進：

「水心——此時此地正是我倆解決問題的好地方，你認爲呢？」

「……」

水心又倒退了幾步。

狂四郎眼見水心倉惶的神情，更逼將過去。

水心見狂四郎逼了過來，立刻拔刀，拉出了架式。

狂四郎看了看水心的招式，心中暗忖道：

「嗯！看來這小子眞還有一套呢！」

眠狂四郎了解眼前的水心應不像普通來挑戰的人那麽簡單，而是有所準備而來，他已豁出性命，拼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自已倒不得不多加注意。

狂四郎又想着，是成全他呢？還是殺了他？

片刻間，狂四郎心中起了很多矛盾的想法。

他瞪着水心，緩緩地移動着身體，拔出了刀準備迎擊。

「喝！」

都田水心鬪志高昂，邊喊邊將刀高擧過頭。

突然間，水心像變了個人似的，目露兇光，殺氣騰騰

，臉部由過份的仇恨而扭曲起來。

狂四郎見水心現出了眞面目，神情立刻鎮定下來，臉上也充滿了殺氣。

兩人在晨曦中對峙着。

水心深知眠狂四郎刀法其快無比，一時也找不出空隙何在，狂四郎同樣一動也不動地注視着水心的一舉一動，兩人就這樣僵持着。

時間在分秒中滑過。

水心看見狂四郎手中之刀已在慢慢移動。

他由狂四郎手中之刀的架式看來，狂四郎即將要施展圓月殺法，同時也會慢慢逼上橋來。水心想到此，不禁打了個寒顫，手中的刀也爲之一震。

剎那間，水心眞想撒手而逃，但見他咬緊牙關，一躍而跳上橋的欄干，從欄干上撲下直擊狂四郎。

只見得刀光一閃，一條人影噗通落入水中。橋上立着狂四郎，刀上粘滿了血。原來水心由空中躍下襲擊之時，已遭狂四郎刺中要害，氣絕墜入水中。

頓時，水中浮起了鮮紅的血跡。

狂四郎低頭瞥了一眼，冷冷地丢下一句話：

「……水心！你到底不愧爲「人」，血還是紅的。」

說着，走上了橋，身影消失在晨霧中。

吉田的旅程

仲夏。街上的行人在炎陽下，拖着懶洋洋的脚步在前進。

蟬聲四起，更烘出了午後的暑氣。

狂四郎悠閒地抱着雙手，踱步在街道旁的樹蔭下，臉上生趣宛然，毫無倦容，好像對這炎熱的氣候無動於衷，對周圍的事物一點也不在乎。

他走過了幾條胡同，突然被遠方空中的嗶啪聲吸引得抬起頭來。

——是午後的煙火吧！

他心中這麽想。

吉田城就在一里外，吉田的煙火更是日本遠近馳名。由於他們神社的祭禮就是在數日後的七月十三日，在今日大概先試放煙火。

狂四郎只是抬頭看了看，一點興趣也沒有，低下頭又繼續趕路。

他入城後，穿過一條清淺的河流，來到橋畔的一家茶館，剛站在茶館門口，就聽見裏面在高談濶論。

「……有俱梨伽羅紋紋（註）的煙火，不是他費盡心思製造的嗎？你說！」（註：俱梨伽羅紋紋是在人背上刺上蟠龍的紋身，或是梨伽羅的形像）

一個年青人道。

吉田的遺老頗不以爲然地搖搖頭說：

「話是不錯，但這是因爲受了城主千金的命令才做的。城主千金對那些有枝葉有花朶的菊花圖案已感到厭倦，因此命令他們換換花樣。」

「啊！煙火劈啪地放在天空，誰還有心思來看雕在竹筒上的花紋，放完了還不是只留下了一般煙硝味。……刺青是刺在人體上直到人死都不會消失的東西。煙火只不過會發出瞬息的光輝。這兩樣東西並不能相互關連呀！再怎麽說，城主的千金也不可能喜歡刺青啊！現在有些人都愛偸偸地在背上刺青，可是你知不知道，刺青在以前是一種刑法，名叫黥刑，那些受過黥刑的人，不但不敢出現在人前，就連討生活也都沒有着落呀，這些事都載在：魏志倭人傳、日本書記、履中天皇紀等書中，據履中天皇紀中所記；因爲阿曇連濱子反叛……」

「哎呀！知道啦，知道啦，拜託啦，在這種天氣裏，再聽這種古老的歷史，眞是要頭痛的啊！你老人家說了一大堆，還不如說你反對城主千金的想法和做法，她還要在

放煙火時去看那些紋身者，刺有精彩浮世繪、武士繪的刺青，想來必定要讓市民大開眼界了！」

「唉！眞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啊！」

年老的一輩都紛紛搖頭嘆息。

狂四郎坐在一旁聽完這些議論，拿起茶杯一飲而盡，丢下錢走出茶館。嘴角邊浮起了一絲難以覺察的笑意：

——這吉田城主的千金眞是個大膽的瘋丫頭！

狂四郎走在橋上，忽然被一個躲在欄干旁的小猴子扯住了衣角。

狂四郎發覺衣角被拉住，低頭一看，不禁啞然失笑：

「喔！是小松——」

這隻小猴子是狂四郎一個老友松次郎所餵養的。松次郎乃是江湖郎中，上次見面的時候，遠在一年以前，是在狂四郎由水戶到矢吹的途中無意間所遇到的。那時小松就蹲在松次郎的肩上。

小松機警無比，並甚得松次郎的喜愛，那天狂四郎與松次郎並肩在街上走了一段路，小松似乎對狂四郎頗有好感。

沒想到在一年之後，這隻機靈的小猴子仍然記得狂四郎，使他非常驚奇。

「老先生好嗎？小松！」

狂四郎低頭問道，小猴子只是不停的吱吱叫，拼命扯着狂四郎的衣服。

狂四郎覺得小猴子的舉動異乎尋常，接着問：

「是不是老先生出了什麼事？」

小猴子聽到狂四郎此問，就在橋上打了個觔斗，又躺下裝着睡覺的樣子，然後又跳起來扯着狂四郎的衣服。

狂四郎從猴子的動作中，猜測小猴子大概告訴他老先生病倒了。

「帶我去老先生那兒吧！」

小猴子似乎聽得懂狂四郎的話，跳上欄杆沿着欄杆爬到橋頭，停下來等着狂四郎。

狂四郎跟着它一路上來到一條小河邊，小猴子順着橋柱爬下，拿起腰間繫着的竹筒，舀了一筒水上來，雙爪捧到狂四郎的面前。

狂四郎含笑的接過這隻訓練有素的猴子遞上的水。

小猴子一直在十步內引着狂四郎，彎入了林中。

一路行來，四周看不見一間農舍，只有在林子的入口處，立了兩座令人汗毛聳立的木雕像，木雕像後有很大的一片院子。由這座院子和木雕像看來，後面的建築似乎是一座廟宇。

小猴子領着狂四郎到了十字形的迴廊下，就轉身向他作揖。

「好極了，想必此地就是老先生的住處了！」

狂四郎走上四周無人的迴廊上，就一路猜想一定是松次郎出了什麼毛病。

狂四郎一踏入屋內，馬上就有一股難以忍受的臭氣沖上鼻子。

狂四郎皺了皺眉，開始四處打量這屋內的佈置。

房內的潮氣很重，似乎已經很久沒有使用，所有的座墊、屏風、矮凳、燭臺、櫃子，都是古色古香，一看就知這些擺飾是來自中國。

另外還有好幾間房都上了鎖。

狂四郎憑他那獨特敏銳的感覺，很快的找到了他老朋友被禁閉的房間。

松次郎在房內，雙手被反綁在一張油漆斑落的椅子上。

狂四郎對滿面驚喜的松次郎打了個招呼，就動手給他鬆綁。

「少爺！」

松次郎忘情地喊了一聲。

「小松在橋頭等我，是不是你預感我要去東海道時，會經過此地，才叫小松來向我求救的。」

「不，不，不是的。我只知道少爺您到了江戶。……喔！原來是小松——」

松次郎被小松的行動感動得熱淚滿盈，哽咽着說不出話來。

松次郎是前天被擄到此地來的。

「小松這小東西，好像有預感您會經過這兒似的，二天前就到橋邊去等着哪！」

「喔！這樣看來，那些動物的第六感比人類要強多了，……吔！說說你究竟是怎麼會被弄到這裏來的？」

「這……」

松次郎搖了搖頭道：

「老實說，我也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想來是有人恩將仇報了吧！」

前天，松次郎一進吉田城，就被一個佣人打扮的男人叫住。

這個人自稱是夕暮村某武士家僕人。由於他家小姐的脚不愼被竹刺所傷。而且在肉內留着一根不易取出的竹刺。所以找上了各處行醫的松次郎來給小姐治療。

松次郎不疑有他，就跟着他來到此地。

這僕說得不差。

床上躺着一個十八九歲眉淸目秀的姑娘，右脚脚掌心被竹刺弄得又紅又腫。

松次郎從藥箱內取出了二三種痲藥，在她鼻前晃了幾晃，等她昏迷過去，就小心翼翼地給她拔出了刺。而且他仔細她把遺留在肉內的小刺都取了出來，上了藥。收拾了藥箱，正準備離去時，就莫明奇妙的被抓了起來。

「這是算什麼呢？我費了多大的心思才把刺拔出來，他們居然這樣對待我。」

松次郎向狂四郎訴說了這兩天的經過，而且在這兩天中，一直受到嚴密的監視，但是始終沒有對他採取什麼行動和威脅。

「這家的主人是誰？你知道嗎？」

狂四郎突然發問：

「依我看來，此地主人大概是漢族的首領。他們大部份住在府城的四周，城外的漢族生活習慣與住在城中的同族不大一樣，聽說他們由好幾個頭目共同管理。大家都稱他們叫『旗物』。」

「嗯——」

狂四郎點了點頭。

在旅途中，狂四郎曾在府城中一個叫二丁目妓館集中的地區，救出了一個旗物的女孩，並把她送回賤機山的部落，部落的首領並以三十兩銀酬謝狂四郎。

由於當時漂洋過海來到此地的漢族，分成兩支，散居在豐川邊和府城中。所以府城中的漢族沒有城外的團結，但是却易於與人相處。

傳說日本稻荷神社中所供奉的五穀神，也是由中國傳來的。

從前，率領一族人遠渡重洋而來日本的漢族族長秦公伊侶俱，曾在京都稻荷山奉祀他們的神——食保神。稻荷社奉祀穀神也是由此而起。之後，秦族部份移居於三河地方。就在額郡中建造了糟目犬頭社。供奉的是狗神。

不久空海由中國回來，請回吒枳尼天，供在京都福荷山，並把食保神和吒枳尼天混在一起祭祀，並且傳說吒枳尼天身攜一隻靈狐，非常有靈性，事過日久五穀神就演變成狐狸了。

稻荷社本是供奉秦族的食保神而不是狐狸，三河地方的秦族更是認爲稻荷社所祭祀的是自己的祖先，由於他們的心極度的虔誠，不久也爲一般居民所接受，慢慢變爲今日的福荷社。

「原來是漢族，難怪——」

狂四郎想起了樹林入口的兩座犬頭的木雕像。接着又

問松次郎：

「你還發現了什麼其他奇怪的情形嗎？」

「你進來時聞到一股臭味，就是在剝下死動物皮，晒乾後所發出的氣味。」

「哦?!難道他們靠剝皮爲生？」

「我想不錯，我看到這些漢族一手包辦了販賣皮貨的生意。」

「也許他們在剝皮的過程中需要你的協助，而毫不知情？」

「不可能的，因爲在剝獸皮的時候，不需要任何藥物的。」

松次郎笑答。

語畢，在玄關處突然傳來了聲響。

狂四郎想了想，對松次郎道：

「我們見機行事吧！」

狂四郎立刻又將松次郎綁回原來的樣子，自己藏身在隔壁的房內。

昏暗的聲廊裏又響起了脚步。

狂四郎從窗隙中看見一頂轎子被抬了進來。

當他看見轎子後面跟着一個一步一拐的人時，立刻皺起雙眉。

——咦！那不是彫宇之嗎？

彫宇之是江戶手屈一指的刺青師，竟然會出現在這三河地區漢族的首領家裏，眞令狂四郎頗費疑猜。

在江戶只要提及這又駝又跛的刺青師彫宇之，是無人不曉的。

彫宇之的人醜，脾氣古怪，深居簡出，但是他的刺青技術是出神入化，高人一等，所以他的高超技術和古怪的性情，成爲當地茶後飯飽的最好話題。

有的說：「彫宇之在人身上刺的龍，到了半夜會跑到院子裏的井裏去喝水。」

有的說：「某某木工的背上刺了一個九郎判官像，因爲這木工常常出入妓院，使得院中一個姑娘因爲迷戀他背上的判官像，以致發狂。」

彫宇之是住在深川八幡門前，一間廢棄的酒庫裏。那屋子裏一年四季見不着陽光，從早到晚都要點蠟燭。彫宇之在二十年間未沾一粒米飯，成日與酒爲伍，偶然他也出去逛逛，其目的是爲了要找有健康肌膚，而適合他刺青的男女，只要他找到適合的對象，也不管對方願意與否？就死纏不放。因此他常與顯門嫡子起爭執，演成全武行，差一點慘死刀下。又有一次，因爲緊隨一個大商人的獨生女

，而招致囹圄之災，在小傳馬町坐了將近半年牢。

狂四郎因這個怪傑突然出現在江戶，於是對漢族首領家中人發生了興趣。

他看着一拐一拐通過走廊的彫宇之，忽然想起在橋頭茶館裏，聽到在座一老年人和年青小伙子的一番唇槍舌戰。

轎子被抬到最裏面的一間房間。

狂四郎這才注意到這是一頂華麗非常的轎子。

彫宇之大模大樣地往轎旁一坐，板着臉道：

「好了！請出來吧！」

轎門拉開了，出來的是個年約五十，體格健壯的中年人，頭髮綰於後，一身白衣白褲，手執着把鐵扇。

他一入座，就笑着說：

「我已經等了四年啦！宇之師。」

彫宇之一臉冷漠，不帶感情答道：

「我只是做我份內中的事。」

「可以開始了嗎？」

「是！」

彫宇之由轎中，半抱半拖出一個披着長髮少女。這個女孩並不十分漂亮，彫宇之之所挑中，是因爲她那一身潔白細緻的肌膚。

女孩臉上毫無表情，眼神呆滯，只是呆呆站在原地不動。

彫宇之開始替那站着的少女寬解衣帶，脫到只剩下一件單袍時，彫宇之住手，令少女：

「躺下——」

少女便順從地躺下。

彫宇之接着道：

「請看——」

慢慢地把長袍的前襟拉開來。

御油的公主

「嗯！」

漢族首領注視着那仰着的少女，由胸前至腹部再至私處，細細打量了一遍，發出了驚喜的感嘆。

綢緞光滑的肌膚上所雕繪的刺青，不僅僅是一幅呆像，而是一幅極生動的畫面。

這刺青描寫的是一個戰敗落荒而逃的將軍。將軍由淺而深的衣襟下擺、盔甲上、手腕的護手上，都被敵人的箭，射得血跡斑斑。他精疲力竭地趴着，右手提着把血淋淋，有缺口的刀，有氣無力的垂在馬旁。原來氣宇軒昂的鹿角頭盔，此時歪歪地將失魂落魄的臉遮了大半。而將軍這匹青色圓灰斑點的坐騎，由於過度奔馳的結果，此時正疲憊的在泉水旁，伸長脖子飲着泉水。

少女下體黑絨之處被刺爲水邊的草叢，馬在水畔擺開草叢喝水。

這戰士手指間流在刀上的血漬，倦馬後腿的槍傷，都很細膩地被表現出來，不但精緻，且那悽慘悲涼的情景，實眞實的令人掬淚。

「實在太了不起了！」

漢族的首領抬起凝視良久的眼眸，看着這位江戶第一刺青師，說了三句話：

「確實不錯！關於這四年的代價，你說，你要什麼？」

低着頭的彫宇之，對於首領的稱讚，視爲當然，以不可一世的口吻道：

「我只要我該得的金子。」

立刻，從外面抬進來三個裝得滿滿的切餅（二十五兩一包的金子）。這麼高的刺青費，這還是破天荒第一遭。

彫宇之拿出一塊髒兮兮的大方巾，把金子包起來背在佝僂的背上，對首領道：

「一定要給她吃飽，以保持皮膚的潤澤，如肌膚不能照顧保養的够，那麼這精心的刺青就會失去它原有的光采。沒事的話，容小的先行告退！」

彫宇之瞥了眼躺在地上的少女，站起身，正欲往外走。

「宇之師——」

首領叫住他。

「這少女是否生來就爲白癡？」

「是的。當她尙在襁褓時期，生了一場大病，把腦子

給燒壞了。」

彫宇之說罷，走出房外，首領又調頭重新將眼光放於那淒慘的戰敗者上，喃喃自語道：

「嗯！實在是巧奪天工！」

這時，由外走進個眼神詭異的男人，問道：

「大爺——，那個刺青師，就讓他這樣走了嗎？」

「嗯！幹掉他。……你知道該怎麼做吧！」

首領頭也不抬答道。

「是的，小的知道。」

在他離去前，首領又命他將松次郎鬆綁，帶來此地。

當松次郎被隨從帶來，走進房間時，首領正拿着放大鏡，湊在少女的身旁，仔細地觀察每一個精緻的部份。

松次郎一進來，看這到種情形，嚇了一跳。

首領聽見聲響，抬起眼來笑道：

「怎麼？沒見過這麼好的刺青是吧——」

「請讓在下過目。」

松次郎走近數步，伸着頭，凝神看了半晌道：

「這是不是出自住在江戶深川八幡前彫宇之大師的手筆？」

「不錯！全國所有的刺青作品，沒有可和此件相比擬的！」

「的確——。這是大爺您請宇之師作的嗎？」

「我足足等了四年。——委屈你在這裏待了二天，實際上是有件事想請你幫忙，請你下點藥，讓這個姑娘昏迷二、三天！」

「嗄……？」

「你前二天替小女拔刺時，不是用了迷藥嗎？雖然他在昏迷中一直呻吟着。……但我知道她實際是根本人事不知，只是睡個不停——我想和老兄打個商量，請再配一次那種藥，不知意外如何？」

「那……恕我冒昧，請問這個姑娘怎麼啦？」

松次郎問道。

首領沉着臉，默然了半晌，隨即用很輕的聲調回答道：

「我要把這刺青的皮剝下來！」

「剝皮?!您……您是說像這樣的生剝？」

松次郎宛如晴天打了個響雷，嚇得傻了眼。

「從死屍上剝皮，這天下第一完美的刺青會因褪色而毫無價值可言。活生生的剝嘛！皮膚的顏色會因忍受不了痛苦而變色。只有在沉睡狀態下剝下來的皮，才是最好的。……怎麼樣，你配不配那一個藥方是看你自己，但是，嘿嘿，老兄，你最好考慮清楚，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松次郎迎着首領那犀利的眼光，把到唇邊的話硬生生的給吞了回去，無可奈何的低下了頭。

彫宇之馱着百兩銀子，一拐一拐的在林中行走。

他望了望從葉縫中透下的夕陽，天氣仍是那麼炙熱，再加上背上的重物，使他不得不時時停歇下來，擦擦滿臉的汗。

彫宇之自顧自的低頭走路，突然間，他看見一條人影站在前方，擋住他的去路。

此人面露煞氣雙手插腰，二腿分立，一臉挑釁的瞪着走來的彫宇之。彫宇之一臉的不耐：

「幹什麼？」

「沒幹什麼，只不過……有點同情你，我想你是不能活着回江戶了。」

「笑話！……喔——你是漢族的人吧？你家大爺和我是有約定的，給了我一百兩銀子也沒有什麼不對呀？大爺若是知道你在這裏，恐怕會不太高興吧！你說！我和你無怨無仇，你為什麼要殺我？」

「你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豈有此理！我們說好是銀貨兩訖，事成之後，就毫無瓜葛。照你這樣說來，天下之人豈不全要被殺光了？沒事別擋在這兒窮攪和，讓開讓開！」

彫宇之一點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只當此人是個神經病，就往前跨了一步。

這男的「鏘」的一聲，拔出了刀。

「眞是個不好識的東歹西！」

彫宇之的氣憤的咕噥着。但他再抬頭，看到對方殺氣騰騰的樣子，才發覺情形不對，而自己身上沒有半件防衛的武器。

彫宇之開始後退。

對方一步步的踏向前。

彫宇之調頭就跑，腳跛得更厲害了。

對方揮着刀，面目猙獰地撲了上來。

「畜，畜生！」

彫宇之早已嚇得屁滾尿流，直打哆嗦，費了好大的勁，才憋出二個字。

「你去死吧！」

大刀應聲劈向彫宇之的腦門。

說時遲那時快。

「啊！」

只聽一聲哀叫，大刀自那人手中震開，飛過彫宇之的頭上。

五十步外，突然出現了一個身穿黑衣服的人。

這人的右手腕中了一把匕首。

「他、他媽的！」

這前來行刺的人，慌慌張張跑向刀落之處，用左手撿了起來。

「別自不量力！」

眠狂四郎站在近處怒叱道。這一吼嚇得那人雙膝打抖，但他仍不死心，舉起大刀，邊喊邊衝了上來。

狂四郎輕易閃至一邊，用手掌劈在他的頸根，那人立刻昏死過去。

在路旁跌了個人仰馬翻的彫宇之，這時才鬆了口氣，感激道：

「謝謝您救了我！」

原來狂四郎和彫宇之已有相交五年的友誼。由於二人都有怪癖，英雄惜英雄，彫宇之對這位獨來獨往的浪人，別有一番好感和親切感。他只要一有狂四郎的消息，都會不辭辛苦的前去看他。

但此時此地，狂四郎只是冷冷地看着坐在地上的彫宇之，問道：

「聽說，你受了那秦館主人的要求，讓他等了四年？」

「唉！說來話長。」

「如果——我有求於你呢？」

「嗄？少爺！您有什麼要求？」

「這事不宜拖，你盡可能在四天之內，給我辦好。」

「到底是什麼事？」

狂四郎不立刻作正面的答覆，已是若有所思的走近那昏死在地的刺客。

寅時過後，天邊微微現出魚肚白。

秦館的主人秦朱門正躺在燈火通明的房間內閉眼假寐。

突然，秦朱門感到有人踢他的枕頭，示意他起來。

秦朱門敏捷的跳起來，一手很快朝枕下摸去，摸那早已放好之短銃。他還沒抓穩，就被來者一記飛腿踢得老遠，秦朱門還算鎮定，他知道來者必是個老江湖。

「你是誰？」

秦朱門斜睨着被踢得老遠的短銃，強作鎮定道。

「我想你該知道，你派去刺殺彫宇之的刺客，已經全盤供出罪狀啦！」

狂四郎冷冷道。

「你到底是什麼來路，報出個名字！」

「路過此地，好管閒事的浪子。」

「你想要什麼？你說吧！」

「這跑江湖賣藥的松次郎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路上碰見松次郎養的小猴兒，是它帶我來此地救他的。沒想到，世界那麼小，和我深交的彫宇之竟然也來了。我想，其他的就不用說了。……他們倆都聽你的，嘿嘿，現在，輪到你聽我的了。」

「哼！你先別太得意！……你要對我怎麼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你的意思是說，你的族人若是得到首領有難的消息，立刻有數百人趕到此？」

「不錯！你甭想活着走出去，這秦府豈容你如此猖狂，來去自如！」

「你大概忘了件事。」

「什麼？」

「上回松次郎拔刺的女孩，是你的獨生女吧？」

「……」

朱門的臉色，瞬間變得蒼白。

「你的女兒被針札了一下，就心疼的不得了，別人的女兒却毫不憐惜的活生生剝皮，你怎麼不替別人的父母想一想，像你如此殘酷的人，天下眞是少有！」

「……」

「告訴你，松次郎把原先配給刺青姑娘的迷藥，給你女兒服下了，如果沒有解藥，她只要睡上三天三夜，就永遠不會醒過來了。」

「你！……」

「你着急也沒有用！如果你答應我的條件，我們倒還有商量的餘地。」

「你說吧！你要我怎麼樣？」

「吉田城主長澤伊豆守的千金，要你請彫宇之在年青女孩的身上刺上稀世的刺青，並且將皮剝下。那個瘋女人既然有這樣怪異的嗜好，我們就給她點小小的回報吧！想必我說出來，你也會覺得很有意思！」

「……」

「那個神經不正常的千金小姐，聽說是住在郊外的別墅裏。我要你把她給騙出來。這樁小事，我想，不致於會難倒你吧？」

狂四郎眼神詭譎，冷冷說道。

由吉田城向西走二里半，就到了御油。

此地客棧中的女招待是遠近馳名的。老遠就可聽到店中招呼客人清脆的聲音，彼起此落的，從早到晚。

御油當地有一大片松林，時時有狐狸出現，旅客是因着了狐狸的道，才對客棧中的女招待流連忘返，像這樣的傳說紛紜，莫衷一是。

此地更有一座稱爲「狐屋」的處所，加深了御油地方的神秘感。

在這雜草叢生，荒廢的古屋裏，三天前，忽有燈光洩出。

此屋荒廢已久，據說是在長慶年間所建，斷垣殘壁，久失整修，只剩下三幢房子還算完整，但是，荒廢後也都乏人問津。

現在忽然有燈光，看到的人都認爲是狐火，都遠遠避開，不敢來一探究竟。

因此，大家對於一個獨來獨往浪人的行爲，也不會多加注意。

狂四郎這三天晚上，都走出所落脚的客棧，到狐屋去。

這天，狂四郎依舊晚上出門，途中，他發現被人盯上了梢，但他依然若無其事的向前走。

他來到這破落戶，打開鐵門上的鎖，進入房內。他站在梯子下，望着二樓的燈光，仰頭喊道：

「宇之——」

有個低沉的聲音應了一聲。

「我可以上來嗎？」

「嗯——請上來！」

狂四郎攀上木梯，木梯年代長久，已不勝負荷的發出了響聲。狂四郎上來後，冷冷看着躺在蹲着的宇之師旁之犧牲品。

在彫宇之前的，是一個一絲不掛的年青女人。雙手被綁在她躺處上方的柱子上，兩腿則大大地開成八字形，分別綁在二處。

她的肌膚細白如凝脂，也正合這古怪刺青師的意。從她喪失意志的臉龐看來，她不但容貌出衆，而且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

她正是吉田城主松平（長澤）伊豆守的千金文姬。

文姬被漢族首領秦朱門騙出來看那稀世刺青圖，半途被蒙了藥，因此，在此地昏睡了三天三夜。

所以，她被剝得精光，身上被動了什麼手脚，是完全不知情。

直到她醒來，發覺四肢不能動彈，抬起頭往下身看去，才知道自己被做了最殘忍的處置，且狀至恐怖，嚇得她失叫起來，隨卽又昏死過去。

彫宇之不眠不休的在她身上刺青，好不容易才完成了

他這次傑作。

他這次在文姬身上刺的圖案，不但文姬看了嚇昏，就是別人看了也覺得恐怖。

他在文姬的下腹，刺了幾十條匐匍的蝮蛇（註：蝮蛇爲一種小型的毒蛇，頭呈三角形，黑色，喜濕）這些蝮蛇都往文姬的下體爬去，從小腹，大腿肚蜿蜒而上。甚至有一條已靠近文姬的陰道口，吐出又紅又長的蛇信，一伸一縮的像在舔舐。

「完工了！」

狂四郎得意的撇了撇嘴，笑着說。

……彫宇之擦了擦額上的汗，丟下手中刺青的工具，噓了口氣。隨卽抬起銳利的目光，瞪着狂四郎說：

「少爺，你也眞是的，要我在三天內完成，這種潦草成事的作品，簡直毀了我一生的盛名。」

「怎麽？你還嫌不够滿意？你看，不是每一條都像在往那個地方鑽進去一樣？」

「不！這幾十條當中，只有三條像眞的。其他的全像假的在陪襯一樣。」

「可以啦！照你的標準，三條像就够啦！」

「少爺——您想，她醒來看到這個會怎麽樣？」

「怎麽樣？呵！她會怎麽樣？她不是喜歡刺青嗎？現在她自己身上就有啦！而且，替她刺青的又是江戶第一把刺青交椅彫宇之，更應感到萬分榮幸才對。而且，她以後就不必看別的人了，只要看看自己身上的刺青，這也就心滿意足了！」

語罷，狂四郎慢慢爬下了梯子。

不知何時，屋外已來了十個左右的人，殺氣騰騰的向房子集中，狂四郎站在暗處，看清了人數，忽地一閃，站出暗處，出現在來者的面前。

只聽得一聲吶喊，進攻的第一人已被殺倒仆地。

剎時，只見狂四郎的身形在月光下不停的變換着。

慘叫聲疊起，隨後是倒地的聲音。瞬間，月光下的影子，只剩下二個。

狂四郎依然備戰，沉下身子對他們說：

「我知道你家主人叫你們來此是衝着我來的。吉田城主的女兒就在這屋裏，你們最好把她送回松平家的別墅。這也是爲了你們的首領好。」

狂四郎說完，又轉頭對房內叫道：

「宇之——我該走了，這份禮，等我到江戶時再加倍奉還，回去慢慢等啊！」

清晨——

狂四郎和賣藥的松次郎相伴走出客棧，順着上坡的街道，向西走去。

那救主人機靈的小猴兒，這時，則蹲在主人松次郎的肩頭上。

「今天怎麽還是這麽熱！」

狂四郎嘀咕着。

走了一會兒，松次郎問道：

「少爺！那個小姐，以後會如何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本人已經替她的身體做了前途，也許諸侯中有人喜歡有嚮導的，她就會去嫁給他吧！我明日死生尚不可知，那有功夫去管別人未來的事呢？」

赤坂暮色

從御油到赤坂，大約只有二公里的路程。赤坂初看來，大致與其他的市集沒有什麽不同，街道旁並排的全是同一式樣的房屋，但是，從紅色細木框的窗內望進，可看到一個個穿着華麗衣服的女子，倚窗招攬客人。

當時——

在御油和赤坂地方約有七百個藝妓。因此經過此地去參加拜神的男人們都會對下一批的同伴們說：

「在御油隨便那一家的女人都比吉原最出名的要漂亮。」

或是——

「到了赤坂，就隨便找一家進去玩玩吧！如果你決定要過夜了，他們白天和晚上的女郎還會分開來，不一樣的，去試試看吧！」

「御蔭詣」是民衆在春季結伴而去伊勢神宮參拜，祈求神明驅除不祥、邪惡的一種信仰。

對於這些前來神社參拜的人，都免費讓他們乘坐馬和轎子，也有施捨的斗笠、草鞋和鐚錢（註），總之，來參加參拜的人都可以得到此東西回去。（註：鐚錢爲室町時代末期至江戶時代適用的一種劣幣，爲一文寬永鐵錢）。

在當時，身上毫無分文去神社參拜，也是常有的事。因爲各個諸侯國所在，都設置了施捨處，且有錢的財主會提供參拜者夜間的住處。

在前來參拜的人羣中，有的眞的是虔誠的教徒，其中也有些，是趁此盛大場面中尋找自己合意對象。有些男人則藉機逍遙一番。

因爲御油、赤坂的藝妓遠近馳名，在東海道五十三個驛站中也很出名，因爲所有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定至此尋花問柳一番。

眠狂四郎與松次郎來到赤坂時，正是午後，街旁妓戶門口，已坐着送客人上路的女郎，看到狂四郎和松次郎經過，又開始勾搭生意。

松次郎在赤坂有幾家熟悉的妓女戶，因此他偏過頭問狂四郎：

「我想在這裏逛逛，少爺，您是打算直接去岡崎呢？還是……？」

「你知道有什麽好貨色嗎？……這樣也好！」狂四郎回答。

「是的，讓我想想……」

松次郎想了想道：

「距此不遠處，有間叫紅葉屋的，裏面有個花名唉耶的女人，很不錯，聽說還是個才女。」

「那麼，就這麼辦吧！……今天也頂熱的，我們就趕夜路吧！」

「恭敬不如從命。」

狂四郎與松次郎分手後，來到了紅葉屋。

狂四郎走上二樓的一個小房間，並向侍候他的老婆子說：

「請唉耶小姐！」

老婆子囘答：

「唉耶現在還有客人在，您要不要其他的小姐？」

「不必了，我不趕時間，就等一下好了。如果有酒的話，就先多拿些上來。」

「遵命！我盡量叫她快來。」

老婆子退下後，酒立刻送來了。

狂四郎慢酌淺飲，業已喝掉二瓶酒，仍不見唉耶的踪影。

老婆子爲了打發狂四郎無聊的時間，又送來幾本春宮畫上來。

狂四郎曲肱枕之，橫躺開始翻其中一本畫冊。

這是一本以「復仇奇談」爲題的畫冊，雖名如此，但畫冊中都是盡可能的大膽描繪出曾我兄弟或其他人做愛的情形。例如，曾我十郎與虎御前最後一夜的纏綿，大石內藏助與一女子一夜銷魂時，正巧被吉良家的密探看了個痛快，描繪得令人春心蕩漾。

狂四郎翻開之際，注意到有幾處空白的地方，被人惡作劇的填上了話。

那些絕非猥褻之言，而是有感而發的憤慨之評。

其中一段是取自歷史中，神武帝在東征時，因其兄五瀨命在孔舍衞坂戰死，有感而發，誓死決心擊敗敵人的詩歌。

另外在曾我十郎與虎御前的那頁畫上，狂四郎看到如下的字句：

「吾沉迷於女色，幾乎遺忘初志，雖說人生如夢，但夢醒總成空。父親慘遭橫死，轉眼已七載，可恨哪！五曾木多十郎，你現在何處？」

狂四郎看過一連串相同的筆跡，知此人並不是泛泛之輩。他暗忖道：

——此人必是爲報仇而離鄉背景，尋找他殺父之仇人，在此處留連時，有感而發的。

狂四郎好不容易見到了唉耶。她正如松次郎所說一般，不但外在條件好，看起來確實與一般風月場中鶯燕不同，年約在二十上下。

「招待不週，不勝惶恐，請多指敎。」

唉耶雙手伏地，向狂四郎致歉道。

狂四郎看着唉耶伏下的單薄身形，心中苦笑暗忖道：

——松次郎這小子，好像把我定了型，只有對這樣的女人感興趣。哎！

唉耶正在準備寢具時，掌櫃的走進來道：

「客倌，打攪您啦！在三河這個地方，上面交待過，凡是到此地來的浪人都要登記他的姓名和生辰年月日地點，麻煩客倌您就寫一下吧！」

掌櫃涎着臉，遞來筆和登記簿。狂四郎提起筆，原想順手就填下「眠狂四郎」這個怪名字，但他心念一轉，想了想，提起筆寫着：

「王曾木多十郎。江戶。」

這是剛剛他在畫册上所看到的名字。

掌櫃接過登記簿，看了看，奉承道：

「好了不起的名字呢！很容易唸哪！」

狂四郎笑着說：

「我父親性急，所以給我取了個好唸的名字。」

松次郎在妓戶中逛了一圈，把他三年前放的舊藥換成新藥，同時向別人打聽：

「請問在這赤坂附近，有沒有一個叫菅沼新之助的浪人，你知道他住在那兒嗎？」

松次郎終於打聽出他住在一里外的松福寺，這年青浪人從去年就一直住在那裏。松次郎心想準沒錯，不如前去拜訪。

此刻——。

松次郎正在離赤坂一里外的路上，有一步，沒一步的走着。

左右所見盡是桑田，日正當中，四周見不着半個人影。

松次郎看見前面就是樹林，放眼望去，根本沒有房屋的跡象。

「眞是活見鬼！」

松次郎咕噥道。

松次郎沒想到樹林在坡上，於是他爬上坡，進了山門。

不多時，松次郎來到一間草庵前，準備請屋內的人再給他一番指示。他敲敲門。

「誰？」

一個懶洋洋的聲音自內發出。

「我是松次郎，是賣藥的。我想——」

松次郎話還沒說完，裏面就響起一個急促聲音：

「啊！稀客，稀客！快請進！」

破門吱吱呀呀的開了，松次郎走進這間小屋，看見簡陋的陳設，不禁皺起眉頭，暗忖：

——這像什麽話！

土牆斑剝不堪，天花板上結滿了蜘蛛網，紙門和紙窗也都破得幾乎只剩下木框，屋內沒有一件像樣的東西。只有一邊牆角放了盞燈。

——這難道就是奉祿三千石的旗本（註）御番衆的嫡子的住所？（註：旗本爲江戶時代，武士的一個等級，家祿一萬石以下，五百石以上，有資格直接進見幕府將軍）

松次郎臉色頓時暗了下來，接着道：

「多謝！」

他鄭重地行了禮，脫下草鞋，上了房間。

此地主人大概只有二十二、三歲。眉清目秀，氣宇軒昂，滿腮鬍子，穿着一件稍小，滿是補釘的單衣，敞閞着胸口。

「你來得太好了！怎麽知道我在這裏？」

「去年年底我們分手時，我曾說要囘三河來看看……。何況你不是告訴過我，這赤坂正是你們家世襲的領地嗎？」

「哎！說來慚愧，我現在落魄至此種地步，還有什麽臉囘到祖宗的領地上去？……事實上，我的仇人好像也住在三河。」

「喔——」

「聽說此人改名換姓住在此地，但是沒有人知道他是幹什麽的。」

「你既然知道他在三河，就不必像無頭蒼蠅般到處瞎碰，也許再過一、二個月，就會有更新的消息，這也說不定喔！」

松次郎與此青年相識至相知，已有四年時間了。

松次郎聽到他要尋找殺父仇人時，亦很關切的替他設想。

「哎！我實在不行，我已經——」

突然菅沼新之助心灰意冷的說：

「別笑我，松次郎。……我現在已無計可施了。我在江戶的親戚，從去年開始，就再沒有寄給我一分錢。這七年來，我依然沒有找到有力的線索，我眞是一無所成，伯

父對我失望透頂。……我現在過一天算一天，生活沒有着落，你知道嗎？」

「……」松次郎默然不語。

「前些日子我曾到御田、赤坂替那些專門販賣人口到妓女戶的地痞流氓頭子做保鏢。上個月，在藤川與幾個賭徒發生衝突，一時氣憤之下殺了兩個人。現在他們決定要取囘我生命討囘公道。唉！我並不是怕事，而是……」

「菅沼少爺——。你不該如此低貶自己，去做那些地痞流氓的保鏢，也是爲了報仇更加方便。你只要這麽想，不就什麽事都好解決了嗎？」

「松次郎——。爲了報仇而離家尋找仇人的行踪時才十七歲。這七年來，我到過各個諸侯國。到現在爲止仍是一無所獲，七年來，我就一直漫無目標地到處流浪，這麽多年來，我簡直白過了！」

「你難道不想替您洗清寃曲嗎？」

「唉！松次郎——你有所不知，至今我也不得不說實話了。家父被殺，錯全在他，現在做我繼母的女人，原本就有了未婚夫，而先父明知她與人有婚約，却將她強娶過來。她未婚夫對先父又恨之入骨，更何況此未婚夫乃是先父的手下，如此一來，他更是不順心。有一次，因爲在處理事務上有些小小瑕疵，先父却藉此小題大做，痛斥他一頓，就在當時，他對先父的新怨舊恨，一股腦兒都發了出來。……事情演變得不可收拾，因爲如此，松次郎，先父爲了貪圖女色，害得我在外流浪七年，沒有想到我竟然墮落到去做流氓的保鏢，忍受飢寒交迫的日子。你聽過有如此離譜的事嗎？」

「……」

松次郎依然默不作答。

菅沼新之助嘆了口氣，雙手做枕躺下，閉上了眼睛，繼續說道：

「當然，我對於上述之事並沒有拋之腦後，我離家的主要目的，仍然深深的印在心中。……殺先父之人，在別人的眼光中是一個潔身自好的人。但相反的是：先父不但蠻不講理，而且傲慢不遜，大多數人對他印象壞透。……但是身爲人子之我，有着不得不替他報仇的義務。唉！這是個什麽樣的義務呢?!」

「菅沼少爺！」

松次郎這才正容說：

「您怎麽可以如此說法，不論令尊生前爲人如何，或着您的殺父仇人又是個品性如何優良，而備受人稱讚之人，但是做兒子的您，還是該盡到您人子之責。請聽我這賣藥的說一句話，您也應該爲您們家世着想，該替令尊報仇

後，繼承那三千石奉祿旗本的職位。好好的幹吧，您是不是在爲報仇而爲難？……但是您也得爲您往後而着想吧！」

菅沼新之助聽完松次郎的一番話，慢慢地坐直，自嘲道：

「好了，好了，你說了這麼多，一點用也沒有。……我不懂是否眞是人窮志氣短，近來因爲三餐不繼，欠缺營養，患上了夜盲症，太陽一下山，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了，唉！眞是可笑極了。」

正在此時，有個年青人在窗外探問：

「有人在嗎？」

他看見了菅沼新之助在房內，就接着說：

「少爺！有人派我送信來，」

說着就從窗縫中塞進來一封信。

「是誰叫你送來的？」

「嘿！嘿……我不太清楚，好像是一個對您傾慕的妓女，想見您一面，請您無論如何今晚都得抽空去一趟！嘿！嘿！」

年青人曖昧地笑着，丢下話就走了。

新之助從窗縫中抽出信，拆開了信。

他匆匆地看了一遍，臉上突然亮了起來，

「哇呀！松次郎！仇人出現了，在赤坂的一戶妓女處，是一個我認識的女子來報的信。」

紅葉屋的妓女唉耶神色緊張地看着躺在身旁這個長相奇特的浪人。

這個人也不知道倒底是睡着了，還是在閉目假寐，直挺挺地已經躺了好些時候。

唉耶看看天色，已近黃昏，梢給菅沼新之助的信，想必他已看到了，他那個眼睛一到晚上就什麼也看不見了，偏偏這個自稱是五曾木多十郎的又在那裏死睡不起來。唉耶等得有些不耐煩，就乾脆推了推他，說：

「喂！你醒醒——」

「……嗯？」

「太陽已經下山了，外面也涼多了，您可以起來上路啦！」

狂四郎睜開眼睛，看了看這頻頻催促自己上路的女子，慢條斯理地回答：

「謝謝妳的關心，不過我並不急着趕路。今晚，我也許就留在此地，明天一大早再走！」

「嗄？」

唉耶一聽，急得失了方寸。

狂四郎只是順口說說，目的是在試探她的反應如何，狂四郎雖然沒有覺得有什麼怪異之處，但是唉耶的表現却又是那麼令人費解。

狂四郎只覺得唉耶不知爲了什麼有些坐立不安。他又發現唉耶在無意間目光與他相對之時，似乎都有意避開，好像怕他看穿了她的心事。她畏畏縮縮地坐在床舖的另一端。

——她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又好像要隱瞞什麼？

狂四郎邊想邊直起身子，對唉耶說：

「我想吃茶漬（註），這裏有沒有？」（註：茶漬爲茶水所泡的飯）

「喔！大爺！這兒的茶漬一定不合您這位江戶人物的口味。不過，若是您到藤川，那兒就有很好的茶漬和可口佐膳的小菜，那兒的小吃店相當多，一定可以大飽您口福。」

「我這個人，向來是不太愛挑剔的，有什麼就吃什麼！」

狂四郎笑着說。

唉耶想盡辦法要讓狂四郎在天黑之前出去，但狂四郎都有理由推拖。唉耶實在無計可施，只得替他叫來茶漬。狂四郎似乎有意在拖時間，一口一口慢慢地吃茶漬。

——終於要走了。

唉耶偷偷鬆了口氣。

等狂四郎吃完後走出房間，忽然回頭對送他出來的唉耶道：

「是不是有很多男人都喜歡妳？」

唉耶低下頭沒有回答。

狂四郎走出喧嚷的妓館，又把手抱在胸前，慢慢走上街道。

他悠哉遊哉地環顧四周的景色。

突然——

背後響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

「等一下！五曾木多十郎！」

狂四郎被這突如其來的喊聲嚇了一跳，回過頭去，却看不見是何等人物，只在茫茫薄暮中看見一個來勢洶洶之男子的身影。狂四郎心頭一震，暗忖道：

——呵！終於出現了！

狂四郎只因好奇而在登記册上署名爲五曾木多十郎，沒想到這個叫唉耶的妓女，居然眞的把它記下，派人去告訴現在站在他面前的這個年青人。

這個年青人八成是衝着五曾木多十郎來的。

「我是菅沼新之助，我找了你七年！」

菅沼新之助緩緩走近，並叫着。

狂四郎搖搖頭苦笑，他知道他寫下五曾木多十郎的名字，反而遭到這青年人的誤會了。

他只是看着慢慢迫近的身影，從他的步伐中，就可以看得出他在氣勢上已差了一截。

藤川的悲劇

「五曾木多十郎！你怎麼不說話！」

菅沼新之助說着並且亮出刀來。

「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所要找的仇人的容貌如何？」

眠狂四郎冷冷問道。

「什麼？」

「你如果根本沒見過他到底長成什麼樣子，而把我當成是你的仇人，那你就錯了！」

「難道不是你在紅葉屋的登記簿上寫的你叫五曾木多十郎？」

「不錯！是我寫的。我只不過是借用紅葉屋的畫册上寫的一個名字而已。那個畫册上的字大概是你寫的吧？」

菅沼猛地朝狂四郎胡亂地砍了一刀，算是他的答覆。

狂四郎輕易地躲過他這一刀，閃至一旁。從菅沼新之助揮刀聲中，狂四郎已猜測出對方的武藝不過平平，並無驚人之處。

但菅沼新之助並不懈氣，仍是鬪志勃勃，目露凶光，殺氣騰騰又舉起刀來喊道：

「快放招過來啊！五曾木多十郎！」

這一喊好像使得菅沼新之助自己又重新感到精神百倍。

狂四郎一直不動聲響地注意着對方的一舉一動。這時候，他才發現對方好像根本看不到他！

但是狂四郎看看天色尚未暗到對方都看不見的時刻。

狂四郎試探着又問了一句：

「你是瞎子嗎？」

新之助大怒，這句話無異擊中他的要害。

他使出渾身力量，朝着聲音來源的地方猛地又是一刀。說時遲，那時快——

狂四郎未料到他這突如其來的一擊，出於本能，「無想正宗」出鞘了。

只聽得「鏘」的一聲，新之助被震傷了虎口，大刀脫手而出，落在十數尺外的地上。

新之助狼狽不堪，立刻由腰間拔出小刀，飛快地朝狂四郎刺去。

狂四郎亦用刀背一擋，震開了小刀。

新之助同時也被震得向後退了幾步，一個踉蹌，跌坐在地上，他叫着：

「你殺了我吧！」

「我說過，我不是五曾木多木郎。」

「哼！不管你是誰，我既然敗在你手裏，就把我殺了吧！」

「什麼！你說『不管你是誰』——是什麼意思？」

「殺了我吧！少廢話！」

新之助低吼道。

狂四郎苦笑了笑，搖搖頭，看了一眼，就打算離去。

這時，由赤坂方向，有個人邊跑邊揮手，口裏還叫着：「喂！喂！等一等啊——」

就在來人不遠前，旁邊的松樹上，有個小東西也順着松枝很快地移動，「碰」地一聲，跳在狂四郎的面前。

這時，從樹上跳下來的小猴子，拚命地向狂四郎叩頭，好像在求他饒命。

狂四郎拍拍它的頭，頻頻道：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松次郎這才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

「哎呀！菅沼少爺，您沒事吧！我，我好不容易，總算趕到了！」

他一面說一面抹去額頭上的汗珠。

狂四郎問：

「你認識這個人啊？狂四郎！」

「是的。四年前，在木曾的一家客棧，他因爲肚子痛來找我討藥吃，所以我們就認得了……。菅沼少爺，這位不是您要找的仇人哪！他叫眠狂四郎，跟我有很深的交情，是個大好人哩！……眠大爺，這位是菅沼新之助，因爲患了夜盲症，所以把您當成是他要找的人，認錯啦！」

松次郎大氣不敢喘地向兩人互相解釋了半天，才鬆了口氣，又擦擦汗。

狂四郎對松次郎的話根本不感興趣，這時已邁開脚步備準離去。

松次郎見狂四郎離去，就急急忙忙跟了上來，此時已隱約可見藤川的燈火了。

狂四郎見松次郎跟上，還沒等他開口說話，就搶在前面劈頭就問松次郎：

「松次郎，赤坂的妓女大概要多少錢可以贖身？」

松次郎覺得莫明其妙，但他仍然回答了狂四郎的問題：

「這個嘛……我想，大概二十兩就够了吧……」

「……」

狂四郎沈默片刻，從懷中掏出了銀子對松次郎說：

「這裏是二十兩銀子……麻煩你走一趟，替我用這個銀子贖出赤坂紅葉屋一個名叫唉耶的姑娘。」

「怎麼？您，您爲什麼不跟我一道回去？」

「你把她贖出來之後，就把她送到那個年青人家裏去。」

「嗄——？」

「那個年青人由於長年累月地搜尋他的敵人，因爲精神上的威脅，再加上他一直貧困潦倒，才使得他如此自暴自棄。這種時候，也許一個他所喜歡的女孩子，可以給他許多安慰和鼓勵，所以你要叫那個唉耶好好勸勸他！」

「大爺！」

松次郎雙手捧着銀子，感動地熱淚盈眶，接着說道：

「我一定照您所吩咐的去做。下午我去看菅沼少爺的時候，他本來是一副無精打彩的樣子，一聽說唉耶差人來說報仇的對象出現了，立刻就精神百作，生龍活虎似的趕來，沒想到弄錯了人，幸好弄清楚，不然的話就這麼不清不白的給您殺了。他的心智宛如孩童，天眞而純樸，一定會敗在您的刀下，那麼他對自己的武功將完全失去信心。而且他又是這麼自暴自棄之人，說不定想不通，今晚就會切腹自殺。哎呀！這下可糟了，我得趕緊跟回去勸勸他，就此告別了。……菅沼少爺對復仇這件事是非常認眞的呵！」

松次郎雖說着要走，還是不厭其煩地把菅沼父親本是旗本御書院的一個官吏，因爲強娶部下之未婚妻，而導致殺身之禍的原原本本，告訴了狂四郎。

「而且，這個叫做五曾木多十郎的武士是個甚得人緣，並倍受人稱讚的一個人。反之，菅沼之亡父就是個很令人厭惡的人物了。後來菅沼少爺聽說殺父仇人在三河一帶，因此悄悄地來到此地明訪暗察他的行踪。……眠大爺！您的這種用心，令我非常敬佩。我現在立刻回到赤坂，把唉耶贖出，送到菅沼少爺那兒去。」

松次郎接着又指點狂四郎；在藤川幾家較好的客棧，匆匆地向黑暗中行去。

——報仇？

狂四郎朝着燈火明亮的藤川走去，一邊自說自話地自嘲道：

——看來，若是在我手下名敗人亡的兄弟子女都要來向我報仇的話，到現在爲止，算來大概在百個以上啦！

狂四郎走進一家經松次郎介紹過，名叫五花屋的小客棧，雖然很小，但是却很清潔而雅緻。

藤川再過去是岡崎，岡崎有與江戶吉原同樣熱鬧的花街柳巷，那兒姑娘之多有東海道第一之稱。而藤川的上一站御油、赤坂更是以此出名，旅客也多愛在那兒多待上一宵，再趕往岡崎，所以藤川夾在當中，就顯得格外蕭條。

狂四郎走進五花屋時，一個客人也沒有，顯得分外靜寂。

隨着晚飯一起送來的，還有一本旅客登記簿，狂四郎看了一眼，今夜簿上只登記了兩位客人。

狂四郎提筆在簿上寫下：

「五曾木多十郎」

又把它遞給侍女。

狂四郎在赤坂的妓館的畫册上借用了胡亂塗鴉在上面的姓名，再也沒有想到由于假借這個名字，而把菅沼的仇人找了出來，也受到了攻擊。

狂四郎在握筆的一刹那，忽然有一個奇妙的預感，一個衝動，他又借用了那個名字，他想看看還會有什麽反應。

果然不出所料——。

狂四郎在房間用完晚餐沒過多久，就有人前來敲門？

「請問有人在嗎？」

隨即紙門就被拉開了。

一個五十左右的男子，雙手重疊在腿前，鄭重其事地行了個禮道：

「在下佐治右衞門，是這家小客棧的老闆。」

接着又說：

「失禮，我想請敎您一個問題，剛才您在登記簿上寫了五曾多十郎，請問這是您的本名嗎？」

狂四郎抬頭看着來者，反問道：

「怎麽，難道日本只許有一個五曾木多十郎啊？」

「不錯，正是如此。」

「是不是我的本名，你爲何要問得那麽清楚？」

「因爲在下認識眞的五曾木多十郎！」

「喔？他住在那裏？」

「這在下無法奉告。……我想請問您冒用這個姓名有什麽用意嗎？」

「我找他！」

狂四郎冷冷地回答。

「請問您有何貴幹？」

這家小客棧的老闆，眼皮眨都不眨一下，直直地瞪着狂四郎，等他回答。

「五花屋——」

「在！」

「你可知道有個叫菅沼新之助的年青人，在尋找他的仇人——五曾木多十郎，找了七年多？」

「不知道，我一點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懷疑我？是不是菅沼新之助的同黨？」

狂四郎面對着對方烱烱的眼神，毫不動容地問道。

五花屋老闆佐治右衞門立刻又接着問：

「您是否知道我以前曾在五曾木家做過足輕（註），才故意在登記簿上寫那個名字？」（註：足輕爲最下級的武士）

「……」

「從前五曾木家曾是這三河國額田郡的望族。因此我的祖先就在五曾木家做侍從。因爲這個緣故，十六歲時我離開江戶，到此地來做五曾木家的足輕。……多十郎少爺因爲菅沼新左衞門的蠻不講理，實在是忍無可忍，而操刀傷人的。因爲如此，他們被取消了武士的資格，而我也就在就地開了一家小客棧，藉以謀生，但是至始至終，我對於五曾木家的忠心一直不二。」

狂四郎一語不發，雙手抱胸，默坐一旁。

五花屋老闆佐治右衞門也峙坐在半尺外一動也不動地靜坐着。

半晌，狂四郎首先打開了話題：

「請你去通知五曾木多十郎一聲，就說菅沼新之助在赤坂外不到三里的地方，說不定隨時都會到此地來找他了。」

狂四郎似乎有把握五曾木多十郎就住在藤川一帶，才說出如此肯定之話。

佐治右衞門帶着不信任的眼神，望着狂四郎，問道：

「你眞的不是跟菅沼一夥的人？」

「我如果是他的同黨，就不會告訴你關於菅沼的一切了。」

佐治右衞門沈默了一會，起身走了出去。

狂四郎望着他的背影，搖搖頭地自我解嘲笑道：

「什麽時候起我已變得如此婆婆媽媽了。」

說着提起了那把「無想正宗」站了起來。

他走出房間，下樓到轉彎角處時，突然看見佐治右衞門急匆匆地走出店門，他立刻隱身暗處，看着佐治右衞門走遠了才跟了出來。

佐治右衞門似乎沒有想到狂四郎會跟踪而來，只是一味地往前行。

佐治右衞門匆匆地轉進了一條小巷，在一家「習字館」門口停下來，左顧右盼地看了片刻，才鬼鬼祟祟地鑽了進去。

——哼！這小子八成去通知五曾木多十郎有人找他，五曾木多十郎若是個膽小鬼，說不定今晚就會開溜。

狂四郎本想轉回住所，忽然好管閒事的天性使然，也

許因爲佐治右衞門的拚命勸阻和游說，使得五曾木多十郎對他自己的武功已經失去了信心，認爲一定會敗在菅沼新之助的手下，於是不禁佇足不前，靜等在旁邊。

大約一盞茶時光，佐治右衞門才跨出屋子離去，狂四郎一伸手推門走了進去。

房內實在簡陋，僅有一扇破紙門把房間隔爲兩間。紙門前端坐着一名三十左右的男子，看見狂四郎冒失地走進來，臉上的神色鎭靜如常，只是靜靜瞪着他。

「你打算怎麼樣？」

狂四郎開門見山的問他：

五曾木多十郎起初愕了一下，隨卽明白了來者是誰，無可奈何的裂了裂嘴，反問狂四郎。

「如果易地而處，你認爲該怎麼辦呢？」

「你有足够的理由殺死菅沼新之助，無愧於天地。但是爲人子者，父仇必報。依照慣理，你們可選擇以公平決鬪的方式來一了斷，我勸你最好不要遷怒於菅沼新之助。……請你勿聽讒言，一定要自己拿定主意，你倒底有什麼打算？我會把你的想法轉告給菅沼新之助的。」

「……」

五曾木多十郎緊閉雙目，似乎老僧入定。片晌後才開了眼睛看着狂四郎，嘴角抹過一絲苦笑：

「好吧！我們就採取你的建議，以公平決鬪的方式來做一了斷吧！請你轉告菅沼新之助。」

狂四郎乘機逼進一步，問道：

「時間？地點？」

「明晨六點——，就在此地正南的八幡神社內……。」

「好！君子一言。」

狂四郎隨卽走出大門，突然間狂四郎覺得他管錯閒事了。

起初狂四郎很欣慰，他認爲五曾木多十郎能接受他的建議；與菅沼新之助來一個決定性的解決法。但是當他走出大門時，他感覺到逼他們彼此二人作一個生死了斷是不應該的。

狂四郎心想；不管將來決鬪的結果如何，——是菅沼新之助了了心願爲父報了仇，還是死在五曾木多十郎的刀下，都是不智之擧，無論是鹿死誰手，狂四郎總有對不起他的感覺。

當他回到五花屋的途中，狂四郎越想越應該與五曾木多十郎失約了。

他想決定不把決鬪的事傳給菅沼新之助。並想一走了之的離開藤川。

狂四郎心中着實矛盾得很，如果他一走了之，這事情的演變又將如何？——五曾木多十郎明晨去八幡神社內因爲菅沼新之助的失約，而親自找到赤坂去。或者狂四郎不傳信給菅沼新之助，使得他一直漫無頭緒的繼續流浪，——倒底應該如何處理這件事，眞使狂四郎傷透腦筋了。

——管他的，我不管算了！

狂四郎一直在心中嘀咕着，走進了他的房間。

沒想到一走進房內，就看見兩個人神色凝重的坐在房內。

松次郎心事重重的皺着眉頭，那被贖出的唉耶低着頭默默地端坐着。

狂四郎拉上紙門，才落座，松次郎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

「唉！大爺！您的好心白費嘍！」

「……」

狂四郎丈二金鋼摸不着頭，心中納悶地看着松次郎。

松次郎看看狂四郎，一聲不響的遞了包東西在狂四郎面前，狂四郎打開一看，赫然是一包人髮，松次郎慢條斯理的對狂四郎說：

「你叫我把唉耶贖出來，送到菅沼新之助那兒去！……沒想到，唉！他已經切腹自殺了呀！」

「……」

狂四郎一個字也答不上來，

「大爺，」

松次郎很爲難地看着狂四郎又接着說：

「而現在……這個女孩子該怎麼個處理呢？是您出錢把她贖出來的，照理是屬於您的……現在您是否要帶着她走……」

狂四郎經松次郎一提，立刻將目光移向唉耶。

這個名叫唉耶的姑娘，的確是個美艷動人的女子，眞有人見人愛之狀，狂四郎問她道：

「妳是不是眞的很愛菅沼新之助呢？」

「是的！」

「但是菅沼新之助死了，無法消受美人恩。如果爲了他，妳還願意替他作任何事？」

「願意，碎屍萬段而不恐。」

「嗯！好極了，……那麼妳就以菅沼新之助妻子的身份，去爲他報仇吧，我來做妳的幫手。」

「大爺！這麼說來您是知道五曾木多十郎的行踪了？」

松次郎緊緊追問着。

「我們將要與他見面，報仇的時間，地點我已經約好

了。」

狂四郎答道。

翌日清晨。

狂四郎領着唉耶走在通往八幡神社的大路上。

行至半途中，隱約可見露在松林外八幡神社的屋頂，雄偉壯觀，狂四郎心忖着快到目的地了，一方面對隨在身後的唉耶說：

「妳待會兒只要把匕首刺向對方即可，其他什麼都不用管，你看着我的眼色行事吧！」

「是——」

唉耶因爲過度的緊張而使得聲音發抖。

但——事不從人願。

通往八幡神社前有一段陡長的坡路，當他二人一前一後的爬完石階，快達到八幡神社時，狂四郎忽然發現，再沒有要唉耶報仇的必要了。

「啊！」

狂四郎大聲驚叫。

在神社內院中，通往廟宇的臺階上，滿地鮮血淋漓中俯臥着一個人。——正是五曾木多十郎。

五曾木多十郎在昨夜答應狂四郎的建議時，大概已經作了如此的決定。

狂四郎眞的是傻住了，看見血泊中的人，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不同目的的兩個人，做着同樣慘絕的決定！心中充滿了悲痛，無限淒苦地回轉頭，對唉耶說：

「唉！今後妳將靠何爲生，自己要好好的打算打算。」

從眼神與語氣中，狂四郎有生以來第一次對一個萍水相逢的女子，流露了無限的憐恤與關懷。

岡崎的武士

「嘿……你們看看，他又是一夜風流後回來了。哼！眞是搞得滿城風雨。」

正午時分，有個醉醺醺，打扮得邋邋遢遢的年青男人，在衆人議論紛紛中走進了一家茶館。

茶館的一隅，聚集着三五個老少不等的人，乘着中午休息時間，在蔭涼的茶館中，喝喝茶，擺擺龍門陣。

其中一人對進來的青年說：

「喂！源公，你打那兒來呀，今天這副打扮——」

「嗯哼！怎麼樣？」

源公得意揚揚地撩起了衣服的下擺，露出了裏面絲緞的兜襠巾，拍拍大腿說：

「這不錯吧！是我昨夜費盡苦心才得來的——嗳！怎麼樣？從裏到外統統是絲的呢！」

「你從那兒偷來的？」

「別胡扯了，此地那個二葉當舖的寡婦，昨晚要我陪她一宿……一定要把這個送給我。這種東西，哼！我眞不好意思收下。」

「大概是別人當出去的死『當』吧，她才會拿出來送你。」

「哎！別說得這麼窩囊，人家是眞心眞意的送給源公的，你又何必如此酸溜溜呢？你們有所不知，這源公是何等人物，他從十二三歲起就在脂粉堆裏鬼混了，還眞有一手，他學會了四十八招討女人喜歡的方法哩，你們也不想想，三葉屋當舖的寡婦也不是個簡單人物，爲什麼就對源公情獨有鍾呢？嘿嘿！源公，你就教我們一招吧，例如『親嘴』吧！」

大家紛紛起哄着，另外一個人站起來大聲說：

「大家不要吵，先安靜一下！」

接着就坐在問旁邊一位老人家，

「老先生——，這親嘴，是不是自古就有呀！」

「有喔，有喔，在史記、土佐日記上都有記載的。照源公所說看來，能取悅女人的大概是口中之物吧！」

「是啊！沒錯啊！人嘛，就算嘴吧跟舌頭最重要了！」

源公開口叫道：

「這麼說來，你把當舖的寡婦騙到手，全憑用你的『三寸之舌』嘍！源公！」

「嘿嘿……，我可以弄得她憂、樂由我，這可全憑我

的眞本事，哼！火起來，我眞可以把她的舌頭咬掉。」

「如果你眞要把她的舌頭咬下來，是不是準備把它埋在寶飯郡八幡東的財賀寺裏呢！」

那位老先生調侃道。

財賀寺又名力壽山舌根寺，相傳以前有個大江定基的人任三汲的父母官，結果愛上了赤坂富豪之女力壽。兩人恩愛非常，任期一滿，定基要回到京都去覆命，而力壽不捨與他分離，便嚼舌自盡，那根舌頭被埋在財賀寺。故又名舌根寺。

「呵呵！老先生，您別開玩笑啦——。這件紅色的兜襠巾，據寡婦告之乃是『犬絲』做的，倒底什麼是『尤絲』啊？」

源公轉移話題，把衣服撩起來給老先生看。

老先生很高興有人願意聽他說話，就口沫橫飛地大談起來：

「既然你來請教，我就告訴你吧！……從前三河國的郡司叫他的妻妾以養蠶做副業，但是不知何故，他妻子所養之蠶，在未結繭時都一隻隻的死去，失去一切商業的價值，這位郡司丈夫非常生氣，而用晚上不與妻子同房的方法，來懲罰她。」

「不同房？難道他妻子另有房間？」

有個人詫異地問道：

「那個時候，夫妻是分房而眠的，入夜丈夫若想去妻子的房間，還得徵求她的同意才行。」老人解釋道。

「哈！多奇妙的規矩，夫婦不能同房而眠，這種規矩是什麼時間取消的？若是現在還流行的話有多好，我一定討她三個老婆過過癮！」

其中一人開始想入非非。

「哎！您省省吧，你把那些花街柳巷的姑娘，全部想成你的老婆豈不更美，」另一個人糗他道。

「去你的！那時候的老婆除了丈夫外，是不能跟別的男人胡搞的，你懂個什麼?!」

「是嗎？我倒是聽說你老婆在你出差時，常常與男人進進出出的呢！」

「什麼，八格！再說一次。」

「這是一個跟你老婆搞在一起的人說的，決對錯不了。」

「你這個混帳東西，看我……」

老者趕緊對這兩個弄假成眞，要打起來的人說：

「好了，好了，你們還是聽我來說吧，……嗯！剛才說到那兒啦……喔，那個做丈夫的不肯到妻子的房間去，沒多久，這妻子養的蠶又死的只剩下了一隻，她仍然不死

心，對這一隻蠶仍抱着很大的希望，那怕結成一個繭，也可以因此繁育出另一批來，所以她悉心地照顧那唯「的蠶，有一天，她養的一個小狗把那只蠶吃了下來，當時妻子簡直氣呆了，等她回轉意識來時，一切都無望了，就不知所措地大哭起來，忽然小狗打了個很大的噴嚏，你們猜怎麼了?——從那只小狗的鼻孔中冒出了二股雪白的蠶絲，妻子覺得如奇怪，就伸手去拉拉看，沒想到那兩股絲，就不斷地被拉出來。她趕緊拿東西把絲捲了起來，這妻子一面忙着捲絲，一面打量着絲的價值，所纏的絲大約價值到四五千兩時，忽然斷了，那隻小狗也倒地身亡，妻子把這捲絲與其他蠶所吐出的絲相比，不僅光澤好，而且顏色也比其他的絲白，事後三河國郡司知道這個消息後，不但打消休妻的念頭，而恢復了每晚都到他妻子房間的慣例，一切就這樣解決了——」

就在故事圓滿結束時，一個高個子的藩士（註：諸侯的部下）走進了這間茶館。

「你們在這兒造什麼反?」

這名藩士大模大樣地望着這些談得興高采烈的人說：

「大爺，我們幾個都不是住在矢矧的人，剛才不知爲什麼，矢矧橋禁止通行，我們過不去，只好在這兒瞎扯淡閒聊，消磨時間等着通行，嘿嘿，事情就是這樣。」

有人弓身哈腰地回答。

「嗯！」

藩士聽了此人答話，從懷中取出個袋子，掏出了幾釘金子，抛在桌上，道：

「這些個錢，你們拿出去到別處去找女人消遣吧，別在這兒窮嚼舌了。」

「是！多謝！……喂！你們還不過來謝大爺的賞賜，老先生，怎麼樣，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呀！」

「怎麼！你們既然不嫌棄，那我就跟你們一塊兒去吧！」

大夥兒拿了藩士的錢，前呼後擁地走出茶館。藩士看着這幾個人走遠，才轉身走進茶館後面的小屋。

藩士走到躺在屏風下，黑衣人的脚跟前，說道：「請眠大爺您多包涵！在下是本多藩家的土方萬八郎。請您助在下一臂之力。」

狂四郎一手枕頭，躺在個不用的暖爐邊，斜眼打量這名藩士，暗想：

——這可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狂四郎看着面對面的人，精力充沛，不由得自己的精神也被激發起來。

這個自稱是土方萬八郎的人和狂四郎年齡不相上下，

但是他的氣概卽與衆不同。

狂四郎坐了起來道：

「你知不知道我最討厭不認識的人來求我。」

「在下在江戶時，就久仰您的大名，我很瞭解您的爲人如何，所以才斗膽來請您相助。」

「……」

「我是因爲有某種原因，不得不在今日切腹自殺，因此我想請您等我死後把我的頭砍下。拜託您幫個忙吧！」

「……」

狂四郎乃是一副不肯幫助的樣子瞪着對方。

「拜托！拜托！」

土方萬八郎拼命的拱身作揖。

「不！」

狂四郎斷然拒絕。

「眠大爺！」

土方萬八郎滿面焦急的神色，急急地說：

「我請您幫助，並不是碰巧聽說您路過此地，才突然想起的。……您在這兒休息，想來也是因爲矢矧橋禁止通行吧？但是您知道本多藩爲什麼要封鎖這橋？」

「……」狂四郎悶不吭聲。

「這是爲了要對付您，才禁止通行的啊！」

「什麼！要殺我，眞是莫明其妙，我眠狂四郎與本多家毫無瓜葛，他們爲何要殺我？」

「這……我就不太淸楚了。我只知道玆事關係重大，因此由他們家中武士羣中，選出二名武功高強者要與您比劃比劃，才想起禁止通行的這一招，他們正等着您過橋去，大概他們在橋頭等得很久。」

「那跟您自殺有什麼關連呢？您爲什麼要自殺呢？」

「這都要從計畫殺您說起，我本充滿自信，以爲自己是適當與您比武的人選，誰知藩上却派了另外兩人——佐倉宗沼和小松田嘉門二名，而我却落選了。佐倉和小松兩人的武藝自然不在話下。而且他們曾奉命出城在柳生道場習武三年多，在學習時有很多比武的經驗，也見識過很多藩裏的示範道場，論他們的經驗，想來殺您是易如反掌。但是，我土方萬八郎的武功在藩中比他們略高一籌乃衆所皆知之事。」

「想來，大概他們並未想到我的武功，比佐倉和小松兩人更能勝任此事，這對我却是一大恥辱呀！」

「……」

「不過——我自認平日的表現甚佳，可能因爲太過於自負，才導致他們對我的不信任。但是武藝的強弱，實不能與平常品行如何而混爲一談。畢竟在武功上講究的，只

是誰強，誰能獲得最後勝利。

所以我深以爲不能取得這次殺您的任務，是件很丟臉的事。想來想去實在無計可施，但是爲了要證明我毫無畏懼，只有切腹自殺以挽回我的面子。我之所以請您替我砍頭，也是因爲生前我既然不能與您決鬪，死後我想請您幫我完成我的心願。」

——看來此人在那些武士中，定會被視爲怪物，他因爲沒有得到與別人決鬪的機會，就決定切腹自殺，而且要求他希望中的對手替他殺頭，來挽回他武士的面子。若是給第三者知道了，一定以爲他有神經病，用不着做如此的犧牲。但是他與那些眞正處在進退兩難的，反而不得不自殺的人，又是完全不一樣。

狂四郎並沒有譏笑他的想法與做法，雖然狂四郎也覺得此人的行爲非常愚蠢，但是爲了自己的安全，就說：

「好吧！我答應你就是，」

「喔——好極了，您終於答應了，眞是感激萬分。」

「但是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你說你的武功如何了得，先讓我看看再說。」

岡崎由年俸五萬石的本多中務大輔所管。名所記上記載此地可說是男人的天堂。因爲在岡崎各處都充滿了不正經的味道。

在德川家康的庶民懷柔政策中，有一條准許娼妓公開。而岡崎是德川的創業所在，具有濃厚的色情氣味也是必然的。

這天，從早開始矢矧就不准通行，因此沿着新町、傳馬町、本町、西町的街道旁並列的妓館中，到處可傳來三弦琴與姑娘們的歌聲、笑聲。熱鬧非凡。

這時在街道上，有個戴着深斗笠，身穿黑衣的浪人，大步地往前走，對於兩旁熱鬧的景象，似乎目不旁睹。

在矢矧橋畔守着的幾個藩士，他們一看遠遠走來的黑色身影，就開始緊張得大叫。

「來了！來了！」

其中一個跑向橋頭，下了石階，到橋畔的可泊舟的地方。

其他的則靜靜地等着那黑色浪人走近。

「你是不是眠狂四郎？」

有人開口問道，戴斗笠的人點了點頭。

「好，你可以過去了！」

這黑衣人慢條斯理地走上橋。

橋下慢邊着三艘船，這浪人一上了橋，河中的三艘船

不但停了，而且每扇窗後都擠滿了人，探頭探腦地往橋上看，爭看這傳聞中的眠狂四郎倒底是何許人也。

不僅是看熱鬧的人多，連本藩也有不少人也圍在橋畔。

當這黑衣浪人走到橋中央的時候，從橋的兩頭一頭竄出一個藩士，擋住他的進路與退路。

浪人發現情形不對，停住脚步，先看看擋住前路的人，再回頭看看斷他後路的人。

站在他前方的藩士先開口道：

「眠狂四郎！我是本多藩的近侍者，佐倉宗沼，奉命前來與你決鬪！」

後面的那個人接着說：

「我是侍童長小松田嘉門！」

黑衣浪人沒有回答。

橋兩端的人慢慢地向中央逼近。

佐倉宗沼和小松田嘉門走到距離他們的對手少有五十步時，拔出了大刀。

黑衣浪人慢慢向欄杆旁退去，刀也慢慢地拔出刀鞘。

他靠在欄杆旁比較容易控制二人，而準備隨時應戰。

佐倉宗沼開始從背着欄杆的一端，慢慢地移向黑衣人，而且弓起身子，準備一觸卽發，隨時會給他的對手致命的一擊。

小松田嘉門沒有動靜。

因此，在橋上三個人成了三角定點。就這樣僵立着，一動也不動。

時間悄悄地溜過，炙熱的陽光也逐漸散去，四周圍觀的人也都屏氣凝神地注視着他們，深怕錯過他們每一招精彩的撲擊。

但是在兩個身負重責，志在要狂四郎性命的人，却輕鬆不起來，他們不得不全神貫注，這樣一來消耗的眞力也不少。

佐倉宗沼的手因爲執刀太久，已經顯得不穩，上下顫動了好幾次。

他心想，若是再不先發制人，再下去自己也許會由優勢變爲劣勢。因此稍稍的移動了身子。

「呀！」

他大喊一聲，藉以振奮自己的膽氣。

但是他的手依然鎭靜地保持原狀，沉着應戰，絲毫未受到佐倉大喝的影響。

佐倉看見對方不爲所動，甚至於到今未將斗笠取下，示之眞面目，心中甚爲懊悔。

「呀！」

他再大喝一聲，但並沒有行動，似乎在探對方虛實如何?!

突然！

「佐倉，你爲什麽還不動手？」

斗笠下面忽然出了聲。

這聲音似曾相識。

他根本不是眠狂四郎。

佐倉宗沼一聽對方說話，發覺他不是狂四郎，着實大吃一驚，瞪大眼睛想分辨出這熟悉的聲音，但是他覺得被假狂四郎騙得昏頭轉向，實在心有不甘，一氣之下不由得蹬了蹬脚。

剎那間，雙方開始對擊，只見狂四郎横切向佐倉，順着刀鋒一股血栓衝向半空。

同時，一聲慘叫，佐倉宗沼已被假狂四郎推入河中。

河面上濺起水花，河水被染得一片鮮紅。

佐倉宗沼被解決後，假狂四郎目標轉向小松田嘉門，說了相同的話：

「小松田，你猶疑些什麽，快上吧！」

「嗯！」

小松田嘉門由喉嚨內悶哼了一聲，恍然大悟道：

「哇！土方！原來是你。」

「少嚕嗦，上吧！」

「嘿！」

小松田嘉門憤鬥怒地揮着刀，兩刀在空中相碰，發出了清脆的鏘聲。

小松田使出渾身解數，用刀逼進土方萬八郎的面前，將他逼到了欄杆邊。

土方雖被對方逼得無還手之力，只見他揚起一腿，出其不意地踢在小松田的小腹上。

「哇！」

小松田被一脚踢開，踉踉蹌蹌地彎着腰捧着小腹，退了好幾步，土方跟着一個劍步，順手一刀刣去嘉門的肩膀，嘉門恰巧碰在欄杆，一個廻身栽倒在橋上。

土方經過一陣激戰後，開始脫下他的斗笠。

他挺了挺胸，朝橋下的畫舫叫道：

「你們所提拔出的兩個人，都被我殺死了，我土方萬八郎的眞功夫可以給你們大開眼界了吧，我的目的：就是要證明我的武藝是你們藩中最高強的一個。」

他突然抽出短刀，卷上白紙，抵在腹部又說：

「我土方萬八郎！要選擇切腹自殺的方式，來討回我武士的面子，我之所以選在此時此地，就是要讓你們慚愧得無地自容。」

此時，遠方傳來了一陣潑刺刺的馬蹄聲。

「嗚！」

萬八郎雙手一用力，短刀緩緩插入腹內，正當此時一匹馬飛也似的奔上了橋，當馬跑到土方萬八郎身邊時，只見得刀光一閃——

萬八郎的一顆頭顱已飛向晚霞滿天的暮色中。

池鯉鮒村

距離岡崎約三里左右，可遠眺到在一片綠野中的池鯉鮒村。

在左方，天守閣隱約可見。這是領地兩萬三千石的土井大隅守所居住的刈谷城。

如把視線向右移視，可見到一片細長的森林把田野分成兩半。樹木大約都是檜木，因此遠眺過去，一片綠意盪然在目。在森林中，有座狹奈岐大明神的神社。

神社院裏有口心字池，池裏養着很多鯽魚和鯉魚。池鯉鮒的地名也就因此而來。

在春天的馬市裏，爲了洗刷馬的鬃毛，這口池水經常被人提用。而池鯉鮒村也就由於馬市的興盛而名揚於全國。在馬市興旺的季節裏，一羣羣的女孩由女販子率領着自全國各地集中到此招待客人。

在一個暴風雨夜後的清晨——

眠狂四郎來到了這片森林。

朝拜道兩旁的松樹如被巨大的魔手拔掉般的倒臥兩旁，而有些則自中間攔腰折斷。至於檜木則一點也沒有受到損失，僅落葉散滿一地。

似乎是厭煩於枝葉遮住了陽光，池裏的鯉魚，不停的在水面上跳躍。

狂四郎駐足池畔，正望着在池面跳躍的鯉魚時，聽到了有人聲自屋頭傳出。

「要了解卽使是兵法也不能疏於練習的。」

隨着聲音出現的是一位滿頭白髮，但臉色却如年青人般艷麗的老人。

狂四郎苦笑了一下，抬頭看着這位老人。

這位老人是神社的神宮，叫做春日部寬道。和武部仙十郎是舊交。寬道出遊時在仙十郎家裏住過，和狂四郎交情頗爲親密。

狂四郎走近寬道，輕聲問道：

「春日部先生！在這附近有座叫做栗栖村的村落，你是否知曉位於何處？」

「嗯！知是知道……」

「位於何處，請告知！」

「位於三河和尾張之交界的境川上游……你到那兒有何貴幹？」

「一點小事！」

「還是不去來的好！」

「也不是什麼大事，僅是想把一件別人所託的東西交給那座村子裏的一位女人而已。」

「雖然你只如此打算，但你如到那兒的話一定會引起一陣騷動，何況你的目標正好又是栗栖村。」

「你的意思是說那不是一座尋常的村子囉！」

「不是的！在這一帶的居民幾乎沒有到栗栖村去過。也不是說有製定什麼不准人進入的條例，但就是沒聽過有人進到那兒去，也沒聽說栗栖村的人對其它村落有過什麼要求。除了說這是一座很奇特的村落外，又能說些什麼呢……像你這種長相奇特的浪人闖入的話，連普通的村落都會起戒心的，何況是栗栖村的人。你如進入栗栖村，村人將會以什麼態度來對待你是可想而知的。」

聽了此話的狂四郎，嘴邊浮起一絲淺笑。

「雖然我想此行的任務是微不足道的，但聽你這麼講，栗栖村似乎是一座很有意思的村子，我突然對他發生了興趣——」

向寬道揮一揮手後，狂四郎動身離開。

「眠——」

春日部寬道驚慌叫道。

「眠——栗栖村的居民的穿着雖然和農夫一樣，但都是身懷武功的高手，你可要小心才好！」

艷陽逼人，可是爬上山頂的狂四郎並沒流汗，而秋風徐來。山頂上稀疎的小松到處散佈。

「就在那邊吧！」

如巨大盆子般的地形展現在前面山底，如豆般大小的住家零星散布各處。在山的斜坡上，桑田、菜田、柑園整齊的排列着。展現在眼前的是一幕爲了自給自足而努力的成果。

稻田就位於盆底，可隱約的看到金黃的稻影。

越過這座山的小徑是栗栖村對外的唯一通路。

自山頂而下是一片險急的斜坡，到中途爲止是一片茶園。過了茶園後是一塊小小的紅土地，地藏堂就建在角落邊。

狂四郎僅向地藏神略爲行下禮後，就在供奉祭品的石板上一把坐下。

山中仍是一片靜寂，也聽不見鳥鳴。

由這塊空地再下去是一片滿是橘園的斜坡。青色的果實掛滿枝頭。

狂四郎看見一條人影穿過橘園上山而來。

是個女人。

由於低着頭的關係，以致於穿過橘園來到地藏堂前的

女人並沒有發覺狂四郎的存在。

等到抬頭發現狂四郎後不覺驚叫出聲：

「啊——」

狂四郎也驚訝於對方的美而目不轉睛的注視對方。

實在是個人間罕有的美女，氣質又高雅。

狂四郎默然不語的注視着因吃驚而站立不動的女孩，突然有所警覺而自石板上站起。

女孩退離狂四郎數步遠後，在地藏堂前蹲下，自帶來的黑箱裏拿出盤子，然後用筷子挾滿一盤的湯圓。

今天是秋分的祭日。

狂四郎待女孩合掌拜祭完後問道。

「妳是住在栗栖村嗎！」

「是的！」

女孩頷首答道。

「妳村子裏有位叫桂子的女人吧！年紀似乎是……」

「……」

「是否可請妳帶我去見她？」

女孩把頭移開，不讓狂四郎見到她的表情。雙眼裏佈滿了恐懼和不安。

驚恐的注視一下狂四郎後，女孩狂奔離去，一轉瞬間在橘園中消失了踪影。

——爲什麼一聽到桂子的名字後女孩會如此懼怕？

狂四郎有些訝異。

狂四郎此行是在江戶受人之託，送一份禮給住在栗栖村的一位叫桂子的女人。

——難道有什麼事瞞着我嗎？

不久之後，狂四郎來到了山底。

走到山底的狂四郎意外的發現住家很多，而且整齊的排列着。草屋和梅樹、枇杷、李子、橘子相映成趣，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落日已西斜，晚霞滿西空，這座孤村的黃昏似乎來得特別快。

沿着村內小河堤而走的狂四郎突然感覺到這座人影杳然的村子就像是一座城堡。也就是說自山上下來時穿過桑田的那些小徑很複雜的曲折着，而又經常的沒有進路，人走到那兒又不得不折返。套用築城上的用語來說，這就是所謂的呂字形迷路。這是爲了防範敵人的入侵才如此建造的。

狂四郎自山上下來時感覺到暗中有人在窺視着。

狂四郎在一條三叉路口停下，環視了一下周圍。

這種靜寂有點不太對勁。

在這死寂的夜色裏，烏鴉的叫聲似乎是意味着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狂四郎走進附近一家民房裏。

有一位老婆婆坐在庭院的草蓆上，手搖着車子創葫蘆，一片片一寸大小的葫蘆片在她的面前落下。

「很唐突的想請問一下！」

狂四郎開口說道。

老婆婆停止搖動車子，抬頭仰視着這位素不相識的浪人。

如果是普通的老百姓的話，站在身懷雙刀的浪人前一定會感到不安，可是這位老婆婆却安然自在的仰頭注視着狂四郎。

栗栖村的居民可能全是武家的後人。

「我想見一下桂子。請告知她住在何處？」

「桂子？這裏並沒有這麼一號人物存在。」

老太婆搖頭答道。

「不！如果這兒是栗栖村沒錯的話，則她一定住此。」

「實在很抱歉！你可能聽錯地方啦！這兒實在沒有叫桂子的女人。」

老太婆斷然否認。

這時，自屋中快步的走出一位年青人。

「婆婆，是什麼人來。」

狂四郎看了一下來人。是個未滿二十歲的年青人，身材異常的魁武。

從他那銳利的眼神和姿態看來，準是一個身懷武功的行家。

「有人問我是否聽過叫桂子的女人。」

老太婆向年青人說道。

「可能住在其它地方吧！」

年青人答道。

狂四郎發覺年青人的眼神閃爍不定。

「三年前，住在江戶城的旗本的後事接到了一位住在栗栖村叫桂子的信。……而在桂子寫這封信的一年前，有一位患了肺病的年輕武士來到了栗栖村，受到了桂子家的救助而病死此地。這件事你們沒有不知道的道理。」

「好傢伙！」

年輕人盡可能不讓緊張在臉上顯現出來，可是臉上還是有些輕微的痙攣。

「你見過那封信嗎？」

「見過，寫信的人在信上留有栗栖村、桂子的記號。」

「豈有此理！桂子並不住在這裏，要不信你去問其它的人，答案一定是相同的。那位患肺病而死的武士一定是病死在其它地方是不會有錯的。至於幫助他的那位叫桂子的女孩可能是爲了某種原因而特地把地方寫爲栗栖村。對了！一定是這樣沒錯。這對本村來說是一件相當麻煩的事。」

年輕人以一種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

狂四郎冷笑道：

「年輕人！如果只是爲了否認桂子在這裏的話，何必如此激動呢？」

「什麼！」

年輕人激動得滿臉通紅。

老太婆趕緊制止。

「龍馬！」

可是年輕人並不理會，逕自回至屋內拿了枝長槍出來，向狂四郎怒道：

「你是要趕緊離開呢？還是和我一決勝負？」

狂四郎冷眼瞧了一下像個守門神般站立那兒的年輕人後，並不想引起衝突，於是向老太婆問道：

「請問村長住於何處？」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年輕人大吼道。

老太婆略爲遲疑了一下，手指指向一間位於東南方背山而建的房子，那是一間和其它房子並沒有兩樣的房子。

狂四郎看也不看年輕人一眼，轉身離去。

年輕人以一種激動的語調說道：

「去拜訪村長也沒有用的！還是早些離去的好！」

狂四郎却在考慮着另外一件事。

——非在此過夜是不行的，可是桂子却又在何方？

這件事實在愈想愈有趣。

自己此行的任務是拜訪一位叫做桂子的女孩，然後送給她一把名貴的梳子，以報答她四年前照顧抱病來此而病逝於此的宇美正哉之恩。

結果不但一位女孩聽了桂子的名字後驚恐的離去，而且有一位年青人激動得要和自己比鬪。

自己是個不受人歡迎的浪人。可是從村人否認桂子住在栗栖村並也否認宇佐美正哉病逝一事看來，內情並不單純。

宇佐美正哉是江戶城留守居宇佐美修理的長男。

宇佐美修理是旗本中俸祿最高的大頭領，終生定居三條城。

水野忠邦當西丸老中時，很賞識宇佐美修理的人品，因此任命他爲江戶留守居。江戶城留守居掌管幕府的總務也可監督步庫的出納，將軍有事外出時也由他留守，照慣例所亮的地位是和俸祿萬石的城主相同。屬下有十位吏和五十位兵士。

值得一提的是，忠邦未任命宇佐美修理爲留守居之前，留守居一直是個閒職。忠邦趁着任命宇佐美修理爲留守居的機會同時賦給他監察皇宮內院的任務，叫他嚴格取締長局的奢侈浪費。而宇佐美修理也並不辜負忠邦的提拔之恩，對於長局（皇宮內院）內之女眷之生活，很有分寸的取捨費用，因此每年約有三萬餘兩的節餘。

宇佐美修理有位叫正哉的哲嗣，可是却一反常態的並沒照着父母和長輩的期望般的知書達禮的成長。

不管如何的叫他讀書修武他都不聽。儘管如此，他却暗中求教於他人而瞞着父母在湯島聖堂參加四書五經的考試，並且及格了，假裝到劍道場去，事實上却驅馬到玉川去刺魚。過着隨心所意的生活。滿十二歲以後就經常的外宿不歸。外宿前也不事先告訴父母，修理不管如何的責罵他，他都變不在乎。

就算是長於治人的修理對他也毫無辦法。因此，正哉的生活也就愈來愈浪蕩而無法加以約束了。

最後的結果就演變成正哉自江戶出奔的事，這也是七年前的事了。

依據當時旗本的法律，即使只是放棄房子也要受到制裁的，更何況是自江戶城出奔呢？這種事依法是要切腹自殺的。那是一個連過個夜的旅行都要經過允許的時代。

宇佐美家對這件事保密得非常周到，只對外宣佈說是臥病在家，却私底下祈願正哉能歸來。

不幸的是，正哉離家後不及一年，修理也因心臟病突發而逝去。而正哉出奔的事也東窗事發，因而沒有人繼承的宇佐美家也就從此敗落。

正哉的母親把房子歸還給幕府，搬到小梅的鄉間去住，而小梅的房子也是由於武部仙十郎的努力而才有的。

接到住在栗栖村的桂子的來信時正是其兒修理逝世三周年的忌日後。

那封信裏付有正哉的遺髮和指甲。

信上也提到當正哉來到栗栖村時已身患肺病，瘦得和幽鬼一樣，然後在桂子家中病倒，約一年後逝去。

正哉的母親接到這封信後立刻備好禮物，託使者送到栗栖村去酬謝桂子，可是不知何故，禮物却以查不到投寄地點爲由，假託別的使者送回。

正哉的母親爲了此事感到很苦悶，於是又叫個年青的

家人送了十兩金子到栗栖村去酬謝桂子，可是那位家人自此就不會回至江戶。原以爲這個家人很值得信任，沒想到獨吞了十兩金子後就避不見面，這實在是沒有料及的。而這也已是前年的事了。

而這次——

眠狂四郎正赴東海道的途中，武部仙十郎突然想起狂四郎是個適當的人選，於是要正哉的母親來求狂四郎幫忙。這件事對狂四郎來說實在是件輕而易擧的事。

可是照目前看來，這件事倒是頗爲棘手。

——從自己不但不受歡迎而更對自己懷有戒心看來，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

——站在老太婆告知的村長家前，狂四郎喃喃自語道：

「到底進去好呢！還是不進去好！」

鳴海無情

此時，池鯉鮒村正逐漸的籠罩在一片暮靄中。

狂四郎正駐足在村子角落裏一間怪異的屋前。

那是一間建在東北方竹蔭底下的房子，屋頂舖滿厚厚的茅草，一眼瞧去，房子的形式和舍利殿一樣。

當時，人民最恐懼的是比重稅、暴風雨、盜賊更可怕的疾疫。那是一個遭受疾疫襲擊時唯有求神拜佛的份的時代。

對於這些純樸的人民來說，一旦患了疾病，除了求神佛佑之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因此對那些身染疾病的患者都加以隔離，雖是至親骨肉也沒有派人在旁照料，這都是爲了防止傳染。

不管那裏的村子，一定設置有這種隔離病患的小屋。

狂四郎在此過夜而聯想到這些，這雖是一個旅人的本能反應，但普通人怎會想到這些呢？

既然這棟房子是模仿舍利殿而建，那麼這是爲了求神拜佛而建是不會有錯了。

可是，一進屋內，只見到處一塵不染，屋中只置有一對燭臺，目睹這一切，狂四郎有些懷疑了。

到止之前，狂四郎的行踪已踏遍了諸國，也好幾次看過其它村莊的隔離小屋，都是千篇一律的擺設了許多祭品和神像。並且令人有種不太習慣的感覺。

而這間屋裏除了清掃頗爲乾淨的地板外，也無擺設神像和佛壇，柱子和天花板也無貼任何神符。

——難道這座村子向來就不曾遭受過疾疫襲擊嗎？

在地板上坐下的狂四郎，不得不以一種訝異的眼光來衡量這間對旅人來說頗爲舒適的屋子。

——反正等會兒一定會有人出現的，屆時再問他個明白。

自言自語完後，狂四郎索性手枕着頭橫躺下去。

眼皮一闔上，一位美麗少女的倩影卽浮上眼簾。

自己所找尋的桂子八成就是這位女孩。

狂四郎並沒有進入老太婆所告知的村長家中。當狂四郎正在考慮時，他發現自屋內走出一位女孩，於是就尾隨而去。

那位女孩正是在山腰土藏堂碰見的美貌少女，也定是村長的女兒。

還記得當自己告訴她想見桂子之面時，她驚恐的離去

，連話都忘了回答。

而此時她偷偷的自後院溜出直向後山走去，豈非正好給身處疑霧中的自己一個探明眞像的機會。

尾隨而去的狂四郎突然想到——也許這位女孩特地要引我到某個地方也說不定。

自己原就不打算偷偷摸摸的前來拜訪村長，因此就正大光明的前來。而女孩可能在家中發現了自己，因此急忙自家中走出，以把自己引開也說不定。

從山到山腰爲止田被規劃得甚爲平整，過了山腰後，展現眼前的是一片的松樹林，可以想見這兒的松果一定很豐盛。

這座小村爲了讓食物充足，因此山、野、家中都絲毫也不浪費的加以利用。能够想出這種幾乎能完全自給自足的制度來，恐怕是託祖先中有一些能人之賜吧！而這中間難道又會有什麼秘密，否則又何必非過這種和外界隔絕的生活不可？

女孩就站立在松樹林中。

女孩的身前有一塊白色木板豎立那兒。

不曉得內情的人走過那兒也不會注意到它。木板上並沒有記下任何東西，木板前也無放置任何祭品，狂四郎看了在木板前合掌跪地的女孩後，已明瞭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不久——

女孩再也抑壓不住內心感情的衝擊，雙手掩面輕泣。

不知不覺。狂四郎已來到女孩身後五步遠站立。

終於，停止哭泣的女孩驀然站起，似乎已發覺身後的狂四郎。

雙方互相沉默了有段時候。

正當女孩向木板行過禮而打算走離時，狂四郎首先開口了。

「這是宇佐美正哉的墓嗎？」

「……」

「我現在已知道妳就是桂子。」

「不……我叫篠子。」

女孩輕聲否認。

「妳假託桂子之名而寫信送宇佐美正哉的遺髮和指甲給他的母親，不是嗎？」

「……」

「妳爲了不讓我進入妳家，因而才把我引誘到這兒來，不是嗎？」

「請你就這樣的退出這個村子好嗎？拜託、拜託！」

女孩拼命的要求。

「我來此只是受人之託要送樣禮物給叫做桂子的女孩，如果妳是桂子的話，我把東西交給妳後，我此行的任務也就算完成了。」

狂四郎自懷中拿出裝有梳子的紅色小包交給女孩。

「請收下吧！」

「不！不行！」

女孩搖頭答道。

「我不是桂子。桂子可能住在其它地方！我叫篠子。」

「這只不過是一把梳子，爲什麼要如此害怕接受它？」

「請別逼我！」

篠子癱瘓在地上，雙手直搖道：

「請你帶着那東西回江戶去……請別騷擾這座村子！」

正當此時，狂四郎的身後傳來一聲怒罵聲：

「小姐！別盡是做一些惹人慚愧的事！」

狂四郎回頭一看，原來是在村子裏碰見的年青人。叫龍馬的年輕人手持長槍朝狂四郎叫道：

「一決生死！」

說完後立即擺出態勢，看樣子還是個行家。

「龍馬！不得如此無禮！」

篠子大叫制止道。

「小姐！不把這傢伙趕出村子不行！……這傢伙可能是幕府的密使！對了！一定是這樣沒錯！今天絕對不能讓他生離這裏。」

「龍馬！不得如此！別忘了殺生是被禁止的！」

篠子痛苦地扭動身體叱責道。

但是！年輕人完全不理會篠子，全身充滿了鬪志。

「拔刀！」

年輕人怒吼道。

狂四郎並不拔刀，反而把裝有梳子的紅色小包拋向篠子。由於反射的本能的關係，篠子一把接住了它。

然後——

狂四郎快速的踏前一步。

「殺——」

龍馬大吼一聲，衝殺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狂四郎的身子向右一移，並在地上打了一滾。

龍馬在空中的身子一時收納不住，狂四郎就自他身旁閃過，順手一手刀劈在龍馬頸上。

龍馬發出如笛子般的悲鳴後，跌躺在地面。

狂四郎對着驚縮一團的篠子說道：

「我並非幕府的密使，僅是一名浪人……如果今晚有月色，我當立即越山而去。可是很不巧，今晚夜色太暗，無法見到路，今晚想借貴村一宿。」

說完話的狂四郎隨即踏步離去。

「這個……這個……」

篠子突然發覺自己的手上正捧着裝有梳子的小紅包，因而慌張地向狂四郎呼叫。

狂四郎回頭望了女孩一下，以一種冷銳的口氣說道：

「那是宇佐美正哉的母親爲了酬謝妳照顧她兒子之恩而送妳的，妳就不用客氣了！」

狂四郎回至山下後，發現了收容病患的隔離小屋。那是一間一眼就可瞧出的小屋。

手枕着頭橫躺在地板上的狂四郎邊等着即將出現的入侵者邊想到了一件事。那就是爲何先自己來此的宇佐美的家人一直未曾回到江戶？

——那位家人似乎不可能爲了侵吞十兩金子而躲藏起來。可能是來此之後被誤認爲是幕府的密探而被殺害了。

——難道這座村子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突然，狂四郎有一種即將撥開雲霧見青天的感覺。

——一定是如此不會錯的。

狂四郎一把站起，冷銳的眼神在沒有放置任何東西、柱子和地板都擦拭的異常乾淨的屋內梭巡。

——這裏一點也沒有使人感覺到有神祇治病的跡像存在。僅自這一點看來，也就不難想像到這座孤村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村子了。

想到這裏的狂四郎突然發覺已有人潛近，不禁暗自失笑。

「浪人——」

是一聲宏亮低沈的聲音。

「我是栗栖村的村長，有點事想同你一談，不知是否方便？」

「我已在此恭候多時。」狂四郎答道。

進入屋內的是一位年約六十歲左右的老人，身爲荒鄉野外的孤村之長，自然有他獨特的風貌。

狂四郎發覺老人帶了一箱東西和一個瓢子進來。

老人叫北畠總右衛門，自報姓名後說到：

「你是何方人物我並無過問的資格，也不想過問。只想把你當成是送給我女兒貴重的禮物而離去的貴人……現在我已覺悟，特地前來看你也是爲了不想再隱瞞下去，宇

佐美正哉確實是在此地逝去。」

「不是你殺死的嗎？」

狂四郎逼問道。

北畠總右衞門毫不畏懼的回視着狂四郎。

「宇佐美正哉的性情很古怪，有時的擧動就像是個瘋子，小女雖然一直在照料他，有一次他却發了狂般的要強姦小女，因此不得不……我是爲了抑止他才不愼鑄成大錯。」

「……」

「我知道殺死旗本大臣之嫡男是罪不可赦的，因此早就想去官府自首，但小女和村民們不忍失去我，拚命的勸阻，而我自己本身也怕死，一直躲在家中不敢出來。」

「是你假用桂子之名送宇佐美正哉的遺物到江戶給他家人？」

「正是。」

「可否見告其動機。」

「有件事想請你幫助，我想自裁以償自己之罪，請你助我一臂之力。」

狂四郎稍加考慮後頷首道：

「請告知！」

「那我就先說聲謝了……請爲我斟滿一杯酒！」

「……」

狂四郎默然的望着總右衞門自箱子內拿出兩只杯子。

總右衞門首先把杯子伸出，說道：

「請爲我倒杯毒酒。」

狂四郎將瓢製的酒倒滿一杯。

總右衞門靜靜的把杯擧至口邊。

就在杯子接觸到嘴唇時，狂四郎腰際的長刀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閃。

杯子已被削成兩半，酒散滿一地。

「你想幹什麽？」

總右衞門斜瞪了狂四郎一下。

狂四郎微笑道：

「你想自殺倒是眞的，是否也想讓我隨你一道去死？」

「這是什麽話呢？」

「你這也不是第一次瞞我了。你雖有自殺的決心，但遺憾的是你如果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話是得不到你所信仰的天主之允許的。」

經狂四郎這麽一說，總右衞門的臉色不覺爲之動容。

「可是如果經由他人之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話是被允許的，也就是所謂的殉教。因而你就想到了由我替你倒毒

酒這個計劃……。在你來此之前我已覺得這裏是個天主教村。看起來像個隔離小屋的這間屋子事實上也就是個供集合用的教堂。在某一面牆壁裏一定掛有耶蘇之像。總而言之，栗栖村是個天主教村。」

「……」

總右衞門激動得直喘着氣。

「你所說的宇佐美正哉因發狂而欲強姦篠子完全是一派胡言。篠子不是私戀着正哉嗎？……正哉除了確實是行爲稍離常軌外，此外觀察力是異常敏銳的。我想當初正哉一進到這裏後就立卽發覺這兒是座天主教村。但他却故做不知的定居下來。因而你們懷疑他可能是幕府的密探。……至於正哉是如何死的問也無用，反正死都死了，又有什麽辦法呢！……我對你女兒說我並非幕府的密探，而僅是位前來送禮的人。由於天黑越山而去實在很麻煩，因此想借此一宿。雖然知道這裏是天主教村，但也不至於如獲至寶的回江戶去報功，這點請放心。……請你回去吧！我心中的疑困已解開，現在只想睡一覺。」

隔天的傍晚，狂四郎來到了另外一個夜宿地 —— 鳴海。龍馬那一夥的栗栖村人並未追來，想必是接到了村長北畠總右衞門的嚴厲命令之故。

總右衞門似乎下定決心要栗栖村的全體村民學習以前好幾萬受幕府逼迫的教徒般的全體殉教。

正投宿於鳴海旅舍的狂四郎爲了拯救栗栖村的全體村民，於是得取筆想寫封信向池鯉鮒大明神社的神官春日寬道報告求助。

剛寫完時女侍來訪說有位客人求見。

沒想到來人是臉色蒼白的篠子。

「……」

狂四郎默然不語的凝視着篠子。

雖然知道她自後追來的目的，狂四郎却有意爲難她，因而默不做聲的等她開口。

終於，篠子說道：

「請帶我一道走！」

「……」

「拜託你！」篠子跪地哀求。

「這是妳父規的命令嗎？」

「不！……這是我自己的意思。」

「如果我拒絕的話，妳又將如何呢？」

篠子稍微猶豫了一下，說道：

「那麽……就請你今晚讓我睡在你身旁就好！」

「妳這樣爲了保守栗栖村的秘密而犧牲自己的淸白的

精神是令人欽佩而尊敬的，可是妳們如此的對我不信任我實在感到很不舒服。」

「……」

「我討厭那種把信仰看得比自己清白重要的人。如果我把妳玩弄之後賣給這兒的妓戶當妓女也可以嗎？如果當了妓女後妳有信心不丟棄妳的信仰嗎？」

「……」

「把頭抬起來看我！……看啊！」

狂四郎命令道。

篠子顫抖地望着狂四郎。

「我要告訴妳我是承繼着何等悲慘的因果才生於世上的，等妳聽完後如果還對我起疑的話，妳可以丟棄妳的清白陪我。我把妳玩弄後明兒個賣給妓戶當妓女去。」

囚犯

尾張中納言統治下的名古屋城裏有座監獄和江戶城小傳馬町監獄在構造上大致相同。獄舍分為六種：

一種是收客領土五十石至三百石的藩士，以及有地位的僧侶，神官的揚座敷。收客領土五十石以下的藩士、浪人、普通的僧侶、神主、隱者、醫生、鄉民等的揚屋。收客商人的大牢。收容流浪漢的二間牢。然後就是百姓牢，並沒有設置女牢，僅於揚屋中騰出一棟房子來充當。

和江戶小傳馬町監獄有所不同的是揚屋和大牢經常空蕩蕩的。只有收容流浪漢的二間牢經常有三四十人收客在內。雖說是二間牢，也有二十四坪左右的寬廣，比起一坪住有五人的小傳馬町監獄來，那股舒服勁眞不可相提並論了。

晚秋陽光輕灑一地的外牆和牢獄監欄間的土地上，兩位牢役悠閒的邊談邊踱步而來。在二間牢的門前停住，喚道「上州的流浪漢，多次郎，請出來！」

入牢久的囚犯一被這種充滿愛昧的聲調叫及時，那就意味着自這裏出去後將不再復返的意思。也就是說被送到佐渡的金山去大概是錯不了的。

多次郎是永牢（無期徒刑）的囚犯，來此已三年。現於龍頭（犯人老大）左右擔任打雜工作。

「多次！」

龍頭凝視着起身行禮的多次郎而用一種充滿同情的口吻關注道：

「多次！自個兒多保重！」

「是！」

當大夥兒把同情的眼神集中於多次郎身上時，所有的流浪漢對這位好人的遭遇感到無比的慨嘆！

由僅容一人出入的入口探身而出的多次郎前後由牢役挾扶而去時口中不由喃喃道：

「鐵是被送到佐渡的金山去是不會錯的。」

佐渡的金山在傳聞裏是座人間地獄，但是對多次郎來說，那並不可怕。多次郎在赦免後有着必需要做的事，那是身為一位男子漢無論如何都得做的事。

一直想着再過半年的辛苦就可得到赦免了，這是在牢獄內很自然地得到的一種直覺，龍頭也這麼告訴他。實在沒想到今天會被叫出來。不過這絕對不是赦免的。

依照監牢的傳統，在黎明時由囚犯裏的五番頭清點犯

人數目後自窗子裏探頭出來大聲報告。這就是所謂的「朝聲」。牢役聽完報告後就把昨夜所決定當日將執行的死刑犯和赦免者告知。而今天是被告以

「沒有指令。」

多次郎被帶至法庭，捕吏（指揮同心之官）就坐後首先說道：「多次郎！這件事委屈你了，可是必需要確立觀念才行」。

「是！」

「今天傍晚，自大坂奉行所將有二十位囚犯被遣送來此。本所接到幕府這一批犯人轉送至佐渡的命令。因此要從本監牢內選出一人擔任赴佐渡途中協助犯人雜務的工作。這樁任務就任命多次郎擔任。」

「是！」

「上州流浪漢多次郎今日赦免，暫稱之為『牢獄下男』。

捕吏以嚴肅的語調命令道。

由囚犯突然為牢獄下男宛如在夢中般，可是實際上是跟隨照料由大坂遣送來此的一羣犯人，如果就這樣的成了犯人頭目而至佐渡的話，那就再也沒有回本土的機會了。由此可知在牢獄下男中定無人願接受此一任務，因此奉行所不得已才臨時自犯人中選出一人而賦予牢獄下男的任務。

多次郎不但是一位最認眞而勤勉的犯人而且在還未流浪至尾張前是上州的一位出了名的無賴，有博殺十名以上的賭徒的前科。可以說這種人品和膽識反而造就了他今日的幸運的遭遇。

不久後，身着牢獄下男衣服的多次郎獨自坐於空廣的揚屋的榻榻米上。門並沒有上鎖，多次郎可隨意自由地出入。要如何才好呢？多次郎自己反問着自己。難道就這樣的把自己未達成的意願忘却而到佐渡去嗎？難道必需要做的事已完全的死心了嗎？多次郎感到好生為難。

「多次郎——」

指揮牢獄下男的牢獄同心自遠處呼喚着。

「啥事！」

多次郎剛答完，四十歲左右的同心已急急忙忙的來至門前說道：

「由於海上風浪太大，由桑名來的船停航，由於要饒經佐屋的關係，大坂來的犯人明日可能很晚才到達這裏，你自個兒心裏要有所準備。」

「是的！」

同心離去後，多次郎斷然的下定決心要逃出監獄。後天早上前回來就可以了。

深夜的天際裏，一輪冷月高掛。

而此刻，甫由監獄逃脫出來的多次郎正要穿起過熱田神宮土用殿旁的森林。他的左手緊握着三年前他親自供奉於土用殿的長刀。熱田神宮的土用殿稱之為井樓，雖然裏面的棚子裏供奉了不少有名的刀劍，但是如殺死十多名賭徒的生命的刀卽使再有名也將不為土用殿所接受准予供奉。

只是，為了擁護把草薙劍當做崇拜對像的土用殿的關係，拿一些妖刀邪劍來供奉的人還是很多。因此只好在土用殿的後頭建一間小屋專門來供奉這些刀劍。

在這幾乎都是供奉一些和咀呪和罪惡的因果有關的小屋裏，附近並沒有人居住，因此多次郎得以輕易的潛入拿回自己所供奉的長刀。

多次郎逃出監獄的目的就是讓這把長刀再度飲血。

熱田神宮的建地寬廣，森林茂密，老林參天。

多次郎打算越過正殿後的雲見山向海濱奔去，因此在林中急行，突然，在深林裏，他意識到迷失了方向。

「糟啦！」

自樹縫裏透視過去，如積雪般白茫茫的山石路隱在遠方，無法辨視。

管它的。

多次郎並不去辨別方向僅找個斜坡急行而下。大概艱苦的走了百餘公尺左右，突然視野大開，也就在這個當口，多次郎的雙足驚立不動。

就在明亮月光照射的斜坡上，有四條手拿着刀動也不動的人影僵立那兒。那是一個三人包圍一人的陣勢。三位狙擊者是身着便衣的浪人。是清一色的頭巾纏頭，袖子捲起，裙頭開口的比賽裝扮，構成一個三位一體的劍尖指着對方眉毛的攻擊姿勢。

這種態勢映在不懂劍術的多次郎的眼裏，也覺得這絕不是一件普通的決鬪。

如此也不知相互對峙了多久，雙方互相倪視，繼續着不動的姿勢，沒有給予對方一點可乘之機。

多次郎至今為止，並沒有見過眞正的決鬪，今天第一次見到武士的眞劍決鬪，不由的忘我。因此在林中目睹決鬪的多次郎的身體也如石頭般的靜立不動。

三個鐘頭就如此的逝去。

對多次郎來說，緊張得可以清楚的聽到心跳的次數倒是頭一遭。就是以前為了斬殺憎惡的敵人而潛入對方的家中時也沒有此刻的緊張過。

多次郎感到沉悶得有點窒息，輕輕地把悶氣吐出。

「殺！」

包圍的三支劍幾乎同時揮動。

慢慢的成爲一種劍在上的姿勢。而那位被圍攻的浪人並沒有因爲對方的移動而改變他的姿勢，三位狙擊者的間隔漸漸的拉開。

幹上了！

多次郎屏住氣息，口腔內因緊張而發乾。

勝負就在一瞬間決定。

三位包圍者不管如何的攻擊，浪人也都能一一給予反擊，多次郎的雙眼裏無法正確的認出他們的招式。

沒有哀叫聲，也沒有兵刃相碰的聲音，就在刀光一閃中，包圍者三人中一人已東倒西歪倒下，一人向後仰跌出去，另一人膝骨折斷倒下。只一刀就結束了倒在地面上的三人的生命，很快的，地面上的三人動也不動的魂歸九泉。

「殺人喲！」多次郎不由得喊出聲來。

浪人頭也不回的無視於多次郎的叫聲，用懷紙將刀身擦拭乾淨，放回腰際後起身走離。

「先生！」

多次郎自夢中驚醒，趕緊追叫出。

雙手懷抱在胸前的浪人認出了多次郎牢獄下男的服裝後說到。「這是比賽，用不着奉行所的監督」。

「不！我雖然穿這種服裝，但却是自監牢裏逃出的犯人。」

「……」

「先生！請把剛才殺死那三位武士的劍招敎我好否？」

「……」

浪人默然不語動身走離。

「拜託！拜託！請敎我好嗎？……說眞的我也要渡海到桑名去，然後潛入某一個敵宅中斬殺敵人。」

浪人始終保持沈默，繼續向森林中漫步走去。一穿過森林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道門，這就是淸雪門。剛剛穿過的森林是中部森林。淸雪門前有個小池塘，稱之爲汨川。

走過淸雪門後，浪人回顧緊跟在後的多次郎。

「你會划船嗎？」

「會的！因爲小時候曾在房州海邊住過一段時間……有何差遣？」

「你也要到桑名去的話，我備好船，請你操舟，等風浪平息後，沒有渡不過去的道理。」

古時候，桑名的七里渡船頭不論何時只要有客人就肯

出船。自從因比正雪之亂後，午後四時後就禁止船隻出海，不論客人出多高的價錢，船夫也不肯出船。

「雖儘憑小時候的一點本事心裏頭有點發慌，但你既然需要我，我當盡力而爲。」

「想請你幫個忙，我是個樹敵甚多的男人，不管怎麼說，敵人並沒有因爲剛才的失敗而撤退的跡像。不管在這座廟的渡船頭也好，佐屋的渡船頭也好，我感到都會遭受到埋伏。襲擊可能在海上，如果在此我倒無所謂，可是對其他船客來說可就不太方便了……和一位監牢的逃犯結伴而行是最恰當不過的。你我都是不容於社會的人，即使船翻了而一同葬生海底也不足惜的。」

雖然浪很大，但由於順風的關係，即使是僅憑多次郎那點兒本事，船也沒有遇到什麽危險的順風急進。

眠狂四郎於船首坐下，一面眺望着映着月光的破浪隨船碎去的美景一面和多次郎交談着。

「先生！冒昧的問一下，是否有過懷念女人的事呢？」

「有的，那是已逝去的內人，在她逝去之後，才想到她。」

狂四郎答道。

美保代逝去有五年，但是，她的倩影却尚未自腦海中淡忘，無論何時，只要一思及的話，那段日子裏的美保代一顰一笑就會歷歷的自記憶中重現。

「我所思念的女人也已去逝了。也有一位愛慕我的女人，現在應還在桑名才是，可是在監牢內只要一思及的話却仍然是想念死去的那位女人。……這實在是件很奇妙的事。對於死去的那位女人我雖然很愛慕她，但却未曾動過她一根毫毛。至於愛慕我的那位女人方面，我却一點也不喜歡她，甚至於隨心所意的把她翻倒，叫她用手脚在地上爬。可是想來想去還是想念那位碰都不曾碰過的女人。」

「……」

「愛慕我的那位女人器量很好，也很年靑，可是令我終生難忘的却不是她，這到底是什麽原因呢？」

「你是爲了那一位女人才入獄的呢？」

「爲了我所愛慕的那位。」

我所愛慕的女人叫癸野是桑名城首屈一指的當舖家的寡婦。

多次郎收斂起他那兇惡的本性而到那家當舖裏當掌櫃已是六年前的事了。癸野的丈夫就在多次郎到店裏當掌櫃的前一年去逝。對於自己的丈夫把家傳有一百五十年歷史，刻有本家將棋的招牌做爲擔保，自一手獨攬桑名船手大權

的朝日屋藤兵衞那兒借兩百兩銀子的事，癸野一點也不知道。這兩百兩銀子是丈夫在賭博上輸掉的。

癸野自藤兵衞處得知此事時剛好是多次郎充當掌櫃後不久的事。那張借據上明文載着等一年的期限過後，看是要把持牌拆掉呢抑或是接受月息一成複利計算的苛刻條件。

如果那個時候癸野把事實的眞像向多次郎說明白的話或許有其他解決的方法也說不定。然而時值三十出頭，並不是很堅強的寡婦却自個兒悶在心裏頭，用自己的房子做擔保自同業那兒借了點錢還了一半母金，但月息一成的計算方法就和變魔術一樣，不多久，母金又回復到原先的兩百兩。光靠店裏的收入是不够償還這種高利的。不但如此，那些把錢借給她的同業也開始在打她家店舖的主意。緊跟着母金增加了一倍變成四百兩，而店也不得不讓渡給同業。於是某個夜裏，癸野飲下毒藥，含恨九泉。

從癸野遺書裏得知眞像的多次郎，手中拿起那把原不想再拆封的長刀潛入朝日屋。那天正好桑名地方的船手頭蒞臨朝日屋訪問。船手頭的家中繼承着世襲的重職，指揮着二十位同心。組織裏擁有三百位以上的船夫。

多次郎重傷了藤兵衞，同時也讓船手頭掛了彩之後逃亡到名古屋躲了幾天，靈機一動的把那把長刀拿到熱田神宮的土用殿後面的小屋裏去供奉，之後，正當他想遠走高飛到江戶去時就被捕獲。

由於是在桑名地方所犯的罪，理所當然的必需引渡到松平家的奉行所去審理。尾張地方奉行所的捕吏同情多次郎行兇的動機，於是把他收押在自己的牢裏而不引渡到桑名去，因爲如果引渡到桑名的話一定脫不了死罪的。

這位仁慈的的捕吏已於去年謝逝。

「先生！已可看到桑名城了。」多次郎手指前方道。

此時，東方的天際裏正現出一線曙光，自水天連處湧起的巨大雲層就如有生命般的在攪動着。

「你是否一到達桑名後就立刻潛入敵宅復仇嗎？」

「不！想先到愛戀我的女人那兒一下。」

「……」

「是否不太適合？」

「你入牢多久啦？」

「有三年了！」

「是否被判無期徒刑？」

「是的！」

「那麼！那位女人對於你的歸來大概已死心了吧！」

「啊！這個嘛……大概是吧！」

狂四郎得知那位女人是個歌女後沈默了片刻，說道：

「可能尙未把你忘掉，也可能和其他的男人住在一起也說不定。」

「你把事情想得太壞了吧！」

「我的經驗告訴我凡事總是往壞的方面打算好些！」

「如果我堅持要去的話是否會增加你的麻煩？」

「若不去會覺得心煩的話去去也無妨。」

「好的！」

多次郎將船駛到離渡船頭有段距離的地方靠岸。那是由高大的石牆所築成的防波堤的下面。

狂四郎和多次郎捨棄了小船，輕快的越過了堤防。

「忘了教你殺人的招式。」

狂四郎邊走入民房夾道的街道時邊說道。

「不！不用太急，那麼快速的劍招不是光憑口說就能學會的……」

多次郎以一種男子漢的口氣答道。

桑名之敵

就在朝陽普照大地的同時，桑名港的海濱和街道上已是人聲鼎沸，熱鬧異常了。

在渡船頭，刻著葵花紋的尾州地方船正打着旗幟，由六名篙工撐着緩緩入港。橫滿藏一帶的沙州附近，由鄰近國家裏來的外國船正停泊在那裏，在這兒販賣麵粉的船隻相當的吵雜。

「喝點酒吧！」

「吃些這兒的名產時雨蛤好些。」

「湯圓也不賴！」

「吃點飯，叫些醃甜醬菜也行！」

此時，一艘船費每人四十五文錢的渡船正向熱田神宮方向駛去。在堤防上，一羣修理工人正在一片的低俗歌聲中舉着大槌修補堤防。自渡船頭起到東街道一個來回，可見到時雨蛤、蝦子、鯛、鮑魚等海產充斥街旁商店。

伊勢海實在太受魚類之惠了。

而那裏的魚大都產在志摩一帶的海中。有田的陶器和波崎的綢綢布也異常的有名，不知不覺的伊勢海的名聲不脛而走，遠播四方。

用松葉煮成的時雨蛤是桑名獨特產物，這是秋冬雨季的名產，據說在初雨時期味道最美。

和街道的熱鬧不同的是那些小巷道，仍然是一片靜寂。其中一部份就是花街柳巷，自午後到深夜是它最熱鬧的時候。

使旅人流連忘返的地方沿街林立。也有不少的酒店。

也不知是在何處更換的服裝，身披斗蓬，頭戴大草帽以遮隱臉部的多次郎正悄悄地走入這條花巷。

和三年前並沒有什麽兩樣，景物依舊，可是多次郎却有點近鄉情怯。很快地，多次郎來到一間門前有塊小木牌，上面寫着歌舞店的屋前。對一向熟悉這裏的多次郎來說，雖已離開過一段日子，但只稍微側視一下那擦拭得雪亮的窗子後，對於這裏的一切並不感到陌生。

和叫做常磐津的歌女相識而經常來此大約爲期一年有餘之久。每當身爲當舖掌櫃的多次郎關好店門，悄悄的來到這裏時也正是歌女下班的時刻。而每次多次郎就如情夫般的並不走正門而繞由後門進入。一想到這裏的多次郎仍和往常一樣逕往後門走去。那是一條約隔着三間房子左右的兩間茶屋間的一條小路。

「我這麽突然的回來，她一定異常的驚喜吧！」

腦海裏想到這兒的多次郎的興奮隨他的步伐而增加着。

多次郎所喜歡的女人乃是葵野，常磐津只是解解肌渴的玩物而已。可是，如今葵野已過逝了，對多次郎來說，在這個浩瀚的世界裏，唯一能够找的女人也只剩常磐津一人了。也可說是在這三年的牢獄生涯裏不知不覺的和思念葵野般的思念起常磐來了。

「可能正自個兒躺着休息吧！」

多次郎興奮得邊笑邊喃喃自語道。

常磐津大概做夢也沒想到被判了無期徒刑的我還會有重回人世的一天吧。

多次郎放輕步子，悄悄地打開了後門。

進入到廚房的多次郎聽到被拉門隔着的客廳裏有男女的談話聲傳出。

女人聲是常磐津的聲音，那是和得了感冒後的沙啞聲相同的聲音。男人聲是個年青人的聲音，似乎是在什麽地方聽過，一時却又想不起來。

「我實在不了解女人的心理。」

男人像在放連珠砲般的說道。

「很抱歉！連我都無法了解我自己。」

歌女答道。

「妳和我在一起時該已把多次郎忘了吧。」

「是的！」

「不是蓋我的吧！」

「不是的，我早就告訴自己要把他給忘了才行。我原以爲多次先生潛入朝日屋行兇是由於以前在黑社會打滾時的俠義心又興起因而才下此毒手的。由於有人告訴我說卽使在監牢裏，有錢就好辦事，因此在多次先生被捕後不久，我曾赴名古屋監獄，原想賂獄吏交給他一些錢。可是却受到獄吏的恥笑。當我聽獄吏說多次先生是爲了他喜愛的女人才侵入朝日屋行兇後才自夢中驚醒。原來多次郎所喜歡的是那間當舖的老板娘而不是我，仔細一想，才知道自己實在愚蠢得可憐。自此之後，我對多次郎就完全死心了。」

「……」

「這都是實話。雖然自從那件事發生後我曾獨自的喝了不少悶酒，但沒多久，我已把多次先生完全忘掉了。」

「可是妳的心中實在是寂寞的。」

「……」

「如果說一個女人和她所愛的男人分開後，就終生不再和其他的男人來往的話是毫無道理可言的。」

「……」

「妳是寂寞的。……我從上州來桑名是爲了報老大被多次郎殺害之仇，後來探知妳是多次郎的情婦，因此才來造訪，沒想到多次郎已被捕判了無期徒刑，這眞令我失望。妳我立場雖然不同，但都爲了失去多次郎而感到失望，如果因而能結合的話，豈非是天意。可是我很清楚地知道，畢竟妳還是無法將多次郎給忘了。」

聽到這裏的多次郎，腦海裏浮起了一個熟悉的臉孔。

對了！就是這傢伙——松井田的彌太。

大約五年前左右，多次郎由於一些細小的糾葛而把松井田的賭徒老大給宰了。在賭徒中有一位性子心直口快的小頭目叫彌太。在那件事未發生前，多次郎和他的交情就如同兄弟般的要好。

「對不起！」

歌女含淚泣道。

「我在想，如果多次先生沒坐牢的話，我的心情也不至於這麽壞。……如果他能重回黑社會，遠走高飛……。」

常磐津出生於江戶的深川，是個深明大義的女子。

「歌女——」

彌太的聲調，有點帶刺。

「多次郎再也無法回至妳的身旁了，而妳却對他念念不忘，妳要我怎麽辦？難道叫我回上州去。」

「不！不！我現在一天也不能沒有你，只是……只是……」

「只是什麽？」

「只是……只要一想起多次先生我的心就感到很沉重。」

「妳現在已是跟定我了，心中却仍被其他的男人佔住，這叫我怎麽受得了。」

「所以我才向你道歉！」

「道歉有個屁用！」

「彌太先生！請不要說了，請抱我……請緊抱我吧！」

感覺到常磐津已投入彌太懷裏的多次郎再也無法忍受了。自地板上站起，一把拉開拉門。

凝視着這一對迅然分開後，臉上充滿驚愕和恐怖的男女時，多次郎抑壓住激動，覺得有股冷意自心底昇起。

「你！你已被赦免了嗎？」

「赦不赦免又關目前什麽屁事，你們有否考慮過要如何來收拾眼前的局面？」

「可是——」

「多說也無用！你是爲了報你老大之仇才千里迢迢的來此的，而你對我却有奪愛之恨，現在，咱們算是扯平啦！」

「那要如何？」

「只有一個解決的方法。」

「我同意！」

彌太頷首答道。

「多次先生——」

歌女發狂般的向多次郎撲來。

「請原諒……啊！我已知錯……請原諒……我已知錯……實在對不起你。」

多次郎一把推開連哭帶勸的歌女後，說到：

「吵什麽吵。……到這種地步吵有個屁用。」

但是，歌女仍拼命地緊抱住多次郎不放。

「妳得了吧！」

多次郎憤怒得一把把歌女撞倒於地。

目睹這一幕的彌太，獰笑一聲後抄起長刀站起。

「多次郎，你我今天一定要有個了結才行！」

「廢話！那還用講。」

多次郎的嘴角裂出了一抹笑意。

「傻瓜！」

常磐津對着正步出房門的二人罵道。

「混蛋！男人都是混蛋！全死了最好！」

兩人決鬪的地點是在城外的無常寺。

選擇這個地方做爲決鬪的場所也絕非是偶然的。

桑名是木曾、長良、揖斐三川會合注入伊勢灣的要地。是自鄰近國家來的米穀類的集散商港，也是上州和佐屋間的渡船的中途港。當然一年到頭難免會發生一些慘事。諸如漂來遭遇颶風而沉沒的商船的水手屍體，或是病魔纏身的旅人，連搭船返鄉的力量都沒有而客死旅店。由於血氣方剛的水手和搬運工人很多，因而吵架喪生的人也不少。

而爲了埋葬這些人而建的無常寺不知不覺間就成了打架決鬪的主要場所。因而兩人的決鬪也就選擇了這個地方。

桑名的地方官也默認了這個事實，也一年一度的擇日舉行祭祠超度這些孤魂野鬼。

多次郎一踏入山門，銳利的眼神向後面掃了一下。

彌太已先多次郎而至。在來此的途中，多次郎一直注意是否有人跟踪。雖然身披斗篷，臉用大草帽遮起，但那一臉的兇像仍然是很惹人注意。

在赴決鬪的途中，彌太也招致了不少好奇的眼光。

多次郎在仔細的搜尋一翻後，並沒有見到任何人影，

只有無常寺聳立那兒。

兩人就在無常寺的院中對峙着。在拋棄了大草帽後，就算跟踪者出現的話也沒有時間去注意了。

在對峙了一段時間後，兩人同時拔出了長刀。

雖說是亂無章法的劍招，但仍是和武士決鬪般的擺好架式，就這般的如生了根一樣的動也不動。

偶而，彌太的劍尖有些輕微的顫動，多次郎却一動也不動的佇立那兒。

不知不覺地，陽光把無常寺的院中洒成一片的金黃。

就在此時——

多次郎的姿勢漸漸的成了水蛇腰般，這是多次郎一貫殺人的獨特招式。對這一點，彌太是最清楚不過了。因此，目睹這一招的彌太，冷汗直冒臉上。

今天是死定了！

一道死亡的恐怖掠過彌太的腦際。

多次郎的表情在殘忍中帶有一絲的恐怖。

突然——

彌太無法忍受來自多次郎的攻擊壓力，發出了像野獸般的叫聲，主動的向多次郎逼殺過來。在彌太的眼裏，多次郎的形相就像一個獰笑的惡魔。

就在這電光石火間——彌太感到腹部就像被火捧穿透般，哀叫一聲，倒仆在地。

就和彌太在地上痛苦地打滾的同時，山門外響起了一片人潮聲。

多次郎回頭一望，不覺毛骨悚然，只見朝日屋藤兵衞領着三四十個嘍囉如排山倒海般湧來，還是被發見，被跟踪了。

「多次郎！」

朝日屋藤兵衞手握長刀直奔而來。

「為了來找我朝日屋報仇，竟不惜越獄來此，眞够種！」

藤兵衞咆哮大叫道。

面對着這一切的多次郎，一言不發，雙頰的筋肉有些輕微的顫抖，就像頭猛獸般的向人羣衝殺過去。

在面對着幾十位不懂武功的人作戰時，多次郎的驚人能力完全發揮到極點。已不記得斬殺多少人了，只是每當想一刀結果藤兵衞的生命而撲殺過去時，總會被許多的刀槍彈開來。對於這一點，多次郎不時的發狂般的咆哮大叫。

雖然身體已負有多處的輕傷，但多次郎一直不敢有所鬆怯。

可是——

很快地，多次郎已被追逼至鐘樓旁，再也無路可退了。正想喘口氣的當兒，一道白光急襲而來。

「媽的！」

「幹掉他！」

怒罵聲中，無數的刀槍自四方襲來。

多次郎再度發狂般的奮勇抵抗，可是動作已不如往前般的敏捷。

那只不過是胡亂的揮動一下長刀而已。

就在這千鈞一髮時——

不知何故，四周的敵影開始急速潰散。

張開因沾血而顯得有點模糊的雙眼的多次郎，在模糊中隱約可看到一條黑影如幽靈般的在迅速移動着。

——援兵已至！

多次郎喃喃自語後，全身力道已喪失殆盡。

一聲宏亮的牛聲把多次郎喚醒。

多次郎緩緩地張開雙目，自高大的松樹梢直瀉而下的陽光使得他感到有些暈眩，不禁輕皺眉頭。

多次郎發覺自已被仰天放躺在一間和閻王殿相似的古老斑剝的建築物的走廊上。可是却見不着半條人影。

——這是什麽地方？

環顧了一下全身的傷痕，都已被敷上了藥。

——這要怎麽解釋呢？

多次郎以為是被傳說裏的天狗妖所救而愣了片刻。

就在這當兒——

一條黑影自松林裏走出，等認清來人後，多次郎驚叫出聲。

「先生！是你救了我？」

「由於忘了教你答應你的劍招，因此特來回報請你駛船送我至桑名之恩。」狂四郎答道。

「謝謝你——」

多次郎的雙眼已滿佈淚水。

「我已找了具屍體當做是你葬在無常寺了，今後你得改個名字才行。我已叫了擔架來，你要到那裏去都行。」

說完話後，狂四郎轉身離去。

極想隨狂四郎而去的多次郎大聲呼叫，可是狂四郎兩腳也不停的只回過頭來說道：

「彌太並未死，此刻那位歌女正在照料他。」

四日市之女

女人放下正在縫製衣服的雙手，抬起頭來，微微的顫抖了一下。

「可能是着了涼吧！」

寒夜刺骨的冷風使他感到有點冷。晚飯後就立刻繼續縫製衣服，以致於夜已更深都沒感覺到。

屋外，萬籟俱靜，唯有身旁的小方形燈裏，棉花油浸的燈心發出細微的滋滋聲在屋裏迴盪。

叫做菊子的女孩的雙膝上放着一件綢製的衣服，已接近完工的階段。

這件衣服已花費了菊子三年的時間了。在這段日子裏，菊子獨自到伊勢山中採集山繭，回來後才加以紡紗、染色，然後才開始縫製。

並不是爲了某人而縫製的。只是，在裁剪衣服時，菊子的腦海裏却有一個男人的幻影在擴大着，這個人必需是個武士，年齡要在三十左右，有着五尺六七寸左右的瘦長身子。也不一定要是個美男子或是很有口才。只要讓人覺得可以依靠託負終生就行。

這是在空暇和孤獨時的一些幻想，菊子已把她理想對像的一舉一動和說話聲調都想好了。尤其是最近，那位幻想中的男人的身影不時的在菊子腦海裏出現。連在夢中，在廚房工作時都會想到，有時，甚至於覺得那位男人就躺在床上。

菊子自小就喜空想，即使今年已二十四歲了，但仍喜幻想，這也都是緣由於菊子的孤獨命運所使然。

菊子所過的是一種令人不可思議的生活。

鄰近的人們都認爲菊子是人家的外室。事實的確有一位年過半百的男人大約每隔三個月就會來此住上個二三天，大家猜測可能是江戶城或是大坂城的富家主人。

其實這位男人並非菊子的丈夫。但如果不是菊子的丈夫，怎肯花費大量的金錢置屋讓菊子過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呢，因此大家也就唯有做此之想了。

而事實上這位男人只對菊子做了如下的約定。

「妳不必把自己認定是我的妻妾的必要，我這麽做是有原因的，只希望請妳安靜的住在這兒就好。」

雙方遵守着這個約定轉瞬已五年。而這位男人每隔三個月來此住宿時也都獨自在二樓休息，也不須菊子幫他做任何事務。二樓由於男人的命令而一直關閉着，連菊子想上樓打掃也不被允許。

菊子在來此之前是任職於伊勢神宮。父親是飛驛地區皇室領地的役人，菊子十歲那年由於某種原因而帶着菊子退隱伊勢。母親則在產下菊子後不久去逝。

菊子在十六歲春天進入伊勢神宮任職。那是爲了遵守在此半年之前死去的父親之遺命而進入神宮供職。

伊勢神宮的生活是異常嚴謹的，但菊子却並不覺得有何辛苦。

就在五年前的一個冬日，神宮的主持人突然把菊子叫到屋裏。對她說道：

「喜歡妳的貴人已至，妳可隨他離宮。」

菊子以爲一定是將她嫁給那位男人了。

由一位神宮的職員陪伴着到達志摩海濱一幢像是海盜遺留下來的巨宅時，菊子才發現對方不是一位新郎，而是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人。

叫做鹿右衛門的男人對於菊子的天眞浪漫般的美似乎感到很滿意。

他告訴菊子說並非要納她爲妾。數天後，他把菊子帶到四日市，而菊子現在居住的這幢房子也是那個男人老早就安排好的。

就這樣地五年一幌而過……對菊子來講，這五年就在一片寧靜中渡過。這五年間，菊子只爲她所飼養的那隻貓之死而流過一次淚。此外，她連個訪客也沒有。

每當鹿右衛門來此住宿時，偶而也會有一兩個長得並不怎麽惹人注目的男人來訪。也都立刻迎上二樓內，而茶酒都不需要菊子侍候。

菊子在腦海裏幻想着一位自已所喜愛的男人形像，進而依據那個幻想着手替他縫製一件衣服，這一切也都是爲了打發平日的無聊而才如此的。

菊子唯一沒告訴鹿右衛門的也就只有關縫製衣服這件事。菊子把正在縫製的衣服悄悄地藏在衣櫃底下。

菊子又開始動手縫製衣服。自三年前開始，菊子一直把這件未完成的衣服舖在褥子底下睡覺，她覺得這是她一天中最快樂的時刻。而今晚，這件衣服就要被完成了。

很快的，二十分鐘一幌而過。

「完工啦！」

菊子高興得大叫一聲，把縫製完成的綢布衣在榻榻米上面攤開來。

就在菊子緩緩的攤開衣服時，她聽到走廊裏有一陣輕碎的脚步聲傳來。

很快地——

菊子一把拉開櫃子最下面的抽屜。裏面平放着一把荷蘭製的手槍。這是鹿右衛門怕菊子受到侵擾而交給她自衛

用的。

不用說這是菊子生平第一次拿槍。

脚步聲就在這間客廳前停住。

身爲婢女的菊子在這幢屋子裏所擁有的小天地也唯有這間客廳而已。

拉門倏的一聲被拉開。

菊子的心驚得如小鹿亂跳，兩手緊握短槍指向這位不速之客。

「再進來我就要射擊了！」

菊子大叫道。

這位不速之客是位穿黑衣的浪人，是個輪廓鮮明的濃眉漢子。雖面對着火槍，但一點也不畏懼，冷眼瞧了一下菊子後說道。

「一定要用這玩意兒嗎？」

也不待菊子回答，逕自大步走進房來。

菊子緊張的再度大叫道。

「不走我要開槍了！」

但是對方理也不理她，反而加大了步伐。

菊子情急地扣了扳機。

意外地，隨着槍響而發出的哀叫聲並非不速客而是菊子。由於驚懼於自已的所爲而發出驚叫。

不速客依然安然地佇立房內。

菊子將短槍往榻榻米上一丟，連聲道歉道：

「對不起！請原諒！」

「我只不過是想會見一下叫鹿右衞門的男人……」

不速客若無其事的說道。

菊子邊喘氣邊回答說不在。

「這幾天內不會來嗎？」

「不太清楚。」

「我聽說他一個月會來一次——」

「不！不是一個月……」

「不用對我持有戒心，我並不是要前來殺害鹿右衞門的，請妳把我當做是友人。」

不速客說完後逕自坐下，然後向菊子請求道：

「麻煩妳給我弄些吃的來好嗎？」

也沒告訴菊子姓名和原因，就毫不客氣的支喚起菊子。

可是，菊子却一點也不覺得害怕，也不厭惡他。對於他說是友人的話也堅信不疑。菊子也覺得很不可思議的突然莫名其妙的興奮起來，不禁起身向厨房走去。

在準備飯菜時，菊子的心情愈加的亢奮，好像今夜所發生的事情就是自己長久以來所深切期待着的。

一時間，連菊子也爲自己的幻想而羞得紅潮泛頰。

——這並不是我理想中的男人。

菊子喃喃低語道。

菊子心目中的偶像絕沒有和那人般的有一雙冷銳的眼睛。而應是給人有一種清爽的感覺才是。

——並不是一位够資格穿我縫製的衣服的人。

菊子又一度的喃喃自語。

話雖這麽說，菊子却無法拂去那股自三年前就有的期望。

不久——

菊子端着準備好了的飯菜進入了客廳，却發覺那位入侵者已手枕着頭進入夢鄉。

看了看入侵者的睡姿後，菊子感心中微微的陣痛。

——大概是太累了吧！

菊子發覺到入侵者的肩頭好像是受了傷。

什麽事使得狂四郎如此的疲勞？

在正位於桑名和四日市中途的叫八幡村的野外，和薩摩隱密黨的十五名高手展開了一場血鬪，而斬殺了其中的十二人歸來的關係。

在血鬪之前，狂四郎在離桑名約一里左右的朝明川的土橋頭的茶屋裏會見了一個男人。

那是一位受武部仙十郎之託而找尋正赴東海道途中的狂四郎的七里役人。

談起七里役人的設置可就要追溯到寬永年間。

結城中納言秀康的三男左近少將直政被封爲出雲松江十八萬石的領主，在就國時向家光要求說爲了每天問候他而請於路上每七里設置特別的通信機構，這就是所謂的七里役所。

由此之後，將軍家的親戚和衆諸侯就爭相設置七里役所。

在東海道，尾州和紀州兩家的七里役所最受人側目。每天都在訓練一些馱夫，而七里役人的人數也很多。

在東海道的尾州和紀州兩家的七里役所有，神奈川、小和田、小田原、箱根、沼津、由井、鞠子、金谷、見付、荒井、大濱、御油、宮等十三個。每一個役所有兩至三人自本藩的士兵中選拔出來的信差。都是能日行三四十里的健行者。

這些役人雖然身份低微，但由於負責將軍家書信的傳遞，因而也算是擁有相當權力的人。

似乎有一種不成文的法律存在，那就是如有人妨害了七里役人的公務的話一律格殺勿論。

七里役的黃金時代是七代的將軍家繼於七歲時死去，因而發生繼嗣的糾紛時，最後，紀州的吉宗以八代的後嗣入繼大統，當時，每天七里役所都得送兩三趟公文，而七里役所當時確實大大地發揮了它的用途。

近年來，幕府的大目付想到了利用這些役人來監視諸藩的行動，因而讓七里役人從事一些秘密工作。

身爲水野家外界聯絡人的武部仙十郎，利用主君忠邦任職老中的機會，巧妙地自七里役人中吸收了一批中意的助手。

奉仙十郎之託找尋狂四郎的那位七里役人對狂四郎說道。

「到達四日市後請你到城南的新町造訪一位叫菊子的女人。請透過菊子去見一位叫鹿右衞門的男人，他將交給你一件文件。鹿右衞門事實上是幕府的密探，派在四日市監視使用四日市港的諸藩的行動，最近他發覺行跡已暴露，隨時會有生命的危險，而我身爲七里役人，不方便和他直接見面拿取秘件，因而想請你幫個忙。」

狂四郎告別七里役人後，在松寺和富田間的旅舍過了一夜，而就在此時，狂四郎發覺薩摩的隱密黨又尾隨而至。這些人絕不是偶然在此碰上的，一定是探知狂四郎要前往四日市而特地來此突襲的。

因此，狂四郎爲了擺脫這些人的跟踪，才像夜行者般的選擇半夜溜進了鹿右衞門的家。

「請用飯！」

菊子準備好膳食後，狂四郎自床上爬起。

菊子準備了一些小菜和酒。

對於餓昏了的狂四郎來說，實在想吃些東西塞塞肚子，但一聞到酒香，也默默的把酒杯舉起。

菊子提起酒壺將杯子斟滿，雙手有些輕微的顫抖。

「曉得鹿右衞門住在何處嗎？」

「到石藥師去了，請你在此等他好了！」

「曾到過石藥師嗎？」

「不！尚未！」

僅此短短數語後，雙方又回歸靜默。

狂四郎默然不語的喝着酒，菊子也默然不語的斟着酒。狂四郎喝酒時菊子就把酒壺放在膝上保暖，臉一直未抬起。狂四郎喝完三壺酒後，菊子起身進入厨房準備拿出第四壺酒，在進入厨房時，菊子的心中突然湧起一股意念。

——難道這個人就是自己心中所夢想的男人？

當菊子拿着酒再度進入客廳時，却發覺狂四郎已又橫躺在床。

「不再吃了嗎？」

「不！我差不多醉啦！」

狂四郎眼皮蓋上答道。

菊子猶豫了一下後，把已折疊好的紬衣攤蓋在狂四郎身上。

就在衣服覆上狂四郎身上時，菊子的心中已決定這件衣服是爲狂四郎而縫製的。

「不用怕吵到我！」

狂四郎像自言自語般的說道。

「是——」

「這四日市連夜晚也這麼吵麼？……」

做爲各種船舶的泊宿港的四日市在當時的日本是和長崎相提並論的熱鬧都市。

以某某日市爲名的地方有筑前陸中的二日市、越中越後的三日市、武藏安藝的五日市、越後石見的六日市、上野、飛驒、羽後的七日市、近江、武藏、下總、飛驒的八日市、大和信濃的十日市、安藝的二十日市。

這些都是昔日的市集所在地，在江戶城裏也有處地方叫四日市。這是因爲每月三次，遇有四字的日子裏市集開市因而得名。

「妳獨自住此有多久了？」

「已有五年！」

「五年……妳已在此辜負了五年的青春了。」

鹿右衞門雇請菊子僅是爲掩藏自己的行跡，因此絕不可能對菊子心圖不軌的，這點狂四郎是深知的。

「自個獨自渡日時都在想些什麼？」

「……」

「就這樣的什麼也不想的茫然渡日嗎？」

「是的！」

正想告訴狂四郎是如何才縫製成這件紬衣時，菊子突然臉泛紅潮的倏然住口。

就在此時。

自庭院裏傳來一聲幽冷的叫聲：

「眠狂四郎！」

「薩摩黨頭目龍堂寺采女正時來打擾！請出來！」

——終於還是被發現了。

狂四郎苦笑一聲，自床上坐起。

狂四郎早就久仰龍堂寺采女正的大名。是個自源流的高手，稱霸九州號稱無敵手。

狂四郎在來四日市的途中，於柴生村的古寺院內目睹了隱密黨的副頭目龍堂寺八郎和一位叫梅津一郎太的年輕人的決鬥。

雖是由於狂四郎之助梅津一郎太才殺死龍堂寺八郎，

事實上龍堂寺八郎原本就技不如人。

龍堂寺采女正是個名符其實的高手。

疲倦不堪的狂四郎微帶醉意的向菊子說道。

「請給我點水喝。」

一把接過茶杯，狂四郎一口氣喝個精光。

喝完茶後，狂四郎泰然自若的朝菊子笑了一下。狂四郎簡直就像個拚命三郎。

「如果我僥倖不死的話，明兒個請妳帶我去見鹿右衛門。」

說話完後，狂四郎大步離去。

菊子覺得應該囑咐一下狂四郎，却又說不出話來。

大約過了半小時左右。

菊子繼續坐在客廳裏。在這半小時裏菊子動也沒動。

而庭院裏仍未傳來任何聲響。

菊子僅能憑想像來臆測庭院裏的景像，却沒有一瞧的勇氣。

因此，除了這樣耐心等下去外又有什麼辦法呢？

突然——

一聲淒厲的哀叫聲劃破了深夜靜寂的天際。

過後，大地又是一片的靜寂。

菊子猶處在啞巴世界中般的陷於一片的虛無狀態中。

等菊子清醒過來時拉門已被人一把拉開。

菊子茫然的望着狂四郎那和離去時並無兩樣的冷默的表情。

等菊子發覺狂四郎的衣服自胸前至腰際被筆直的劃開時心中不覺一跳。

——唯有這種人才配穿我所縫製的衣服！

血染石藥師

清醒後的菊子一骨祿自床上爬起。

旭日尚未東昇，但四日市的街道上已人聲鼎沸。

菊子昨夜合衣假睡，直至黎明才昏昏沉沉的睡了片刻。

過去五年來，除了死了隻家猫外菊子的生活一向很平靜，沒料及昨夜却來個暴風雨。

叫狂四郎的浪人正在樓上休息。菊子就靜靜的坐在自己的房間裏迎接一天的來臨，任何的聲響都會讓她吃驚。

一想到死於狂四郎劍下的死屍就慘不忍睹的平躺在庭院中時，菊子說怎麼也無法入睡。

總感到會再有人前來偷襲，明明覺得有人潛入庭院，可是存細一聽，却又是一片的平靜。

——那位先生不知是否睡了沒？

攏了攏頭髮後的菊子抬頭仰視天花板。

是否仍穿着那件費去我三年歲月才縫製成的袖衣呢？是否正入夢鄉呢？

菊子猶豫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走出屋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把傘。

菊子戰戰競競的望向庭院，却沒有見着屍體。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還會跑了不成？

菊子不死心的在院庭中梭巡了一回，就在此時，背後有聲音傳來。

「這些敵人頗為知禮，為了不嚇着了妳，暗中把屍體抬走了。」

菊子回頭一看，原來是正穿着自己所縫製的衣服的狂四郎。

回至客廳，吃完菊子所料理的早點後，狂四郎說道。

「原本打算請妳帶我去見鹿右衛門的，現在不得不打消這個念頭，我自己去旅行。」

「為什麼呢？」

「敵人之所以把屍體取走是因已探知我的行程，因此在前往石藥師的途中一定會再有變掛發生的。」

「…………」

「當然我此行可以想見必又是有一番血鬪，因而不能攜妳同行。」

「…………」

菊子俯首默然不語。

「請告訴我鹿右衞門住於石藥師何處，妳會否聽他言及？」

「他只告訴我住於石藥師附近。」

「是嗎？到那裏後大概很容易找到吧！」

菊子抬起頭凝視狂四郎。

「敵方人數似乎不少？」

「嗯！大約有十人左右吧！」

「那麽……非得現在就走嗎？」

「再住個兩三天情形也不見得會好轉。目前我不能只顧及自己的安全，鹿右衞門那邊似乎也不太樂觀。」

「既然這樣就請帶我一塊兒去吧！我向你保證絕不拖累你。」

「妳自個獨自留在此地會怕嗎？這點妳大可放心。敵人並非一羣不辯是非的兇暴之徒，做事很有分寸，不會對妳有所不利的。」

「不！我並非懼怕自己獨自留此。住都住五年了，還有什麽可怕的……只是——」

「……？」

狂四郎正等菊子把話說完，菊子却突然臉泛紅潮的低下頭來。

菊子到底是女孩家，臉皮嫩，對於想向狂四郎說明穿那件紬衣的男人就是自己欲託負終生的人一事，說怎麽也羞於啓口。自懂事後，除了自己的父親，伊勢神宮的神官和鹿右衞門外，菊子還沒有和年輕男人說話的經驗，也可說狂四郎是菊子生平所接觸的第一位年靑男人。

不但如此，而且——

雖然菊子已可確定狂四郎就是自己夢想中的男人，但却沒有勇氣開口示愛。

菊子把一切都歸於天數，否則怎會如此的湊巧在自己剛完成這件衣服時狂四郎會適時的出現。

命裏注定眼前的這位男人就是自己未來的丈夫。可是雖已二十四歲的菊子却仍不敢向四郎言明。

狂四郎注視着一直低頭不語的菊子好一會兒後說道：

「請保重！」

聽到狂四郎要走了，菊子有點心急，哀求道：

「求求你帶我一塊走好嗎？」

「難道妳不怕見到流血？」

「我已厭煩於單身的生活。」

「很抱歉！我獨來獨往慣了。雖然跟我一道走不見得有何不可，但跟着我的人實在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不，不要！」

菊子拚命的搖着頭。

「我爲了能跟你一起走，就是死也不足惜的。」

「跟過我的女人也有好幾個了，却沒有一個有好下場。」

「我不在乎！也絕不後悔。」

「妳這是爲難我！」

狂四郎冷冰冰的說道。

菊子緊張得屏着氣顫着抖。

狂四郎一脚踏出玄關。

在踏出門之前，狂四郎回望送至門口的菊子道。

「這件紬衣似乎是專爲我縫製般的合身，我就不客氣的接受囉！」

菊子雙眼含淚目送狂四郎離去。

自日市至石藥師約有兩公里半左右遠。

途中有不少的小橋，走出日永村的岔道後就是伊勢參宮道和都路的分界地，路旁建有巨大的路標，在參宮道上也建有遙拜神宮的牌坊，也有淨手處，要趕路到江戶或京都去的人們都在此遙拜。

過了岔路後不久就是杖衝坡。

這個坡名是根據日本武尊在東征的歸途於此患脚疾不良於行因用杖拐而行的傳說而來的。

這一帶丘陵起伏不定，對已疲倦的人來說，要走過這裏可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芭蕉也曾詠過如下的詩句：

「連步行都會跌倒的衝坡。」

狂四郎在坡下的茶屋裏和一位商人結伴而行，越過山坡，走向貫穿丘陵的街道。

狂四郎和那位自稱是四日市蛤茶屋的老板在茶屋裏愉悅地談笑，而自然地結伴而行。

那位商人一聽到狂四郎要往西去時立刻說道：

「我要到大阪去，那我們正好順路，一塊兒走吧！」

也不徵求狂四郎同意就自做主張的跟着狂四郎。

這位商人是個健談的人。

「……蛤這玩意兒自有它一套煮法。如果煮的燒的不好，沒吃幾個就會吃膩了。如果燒得好，吃一二十個也不嫌多……」

如不設法使他住口的話很可能一路說到石藥師。

狂四郎雖然靜靜的聽他說，但心中却已想好了讓他閉口的計策。

「我有件你想聽的事。」

「什麼事？」

「蛤就是女陰的隱語，在川柳也有一種捕蛤的習俗。」

「這我聽說過。」

「順便問一下，像你這般的隱名的僞君子，在薩摩的隱語要怎麽稱呼呢？」

「………」

商人沉默不語。

「是否叫隱密黨呢？」

突然，商人猛然跳開一旁。

可是就在這時，商人的腹部已被利刃一把刺進。

「啊——」

商人如蝦子般的屈捲上身，忍着痛拔出刀子，

「痛死我了！」

哀叫一聲後把刀向狂四郎投擲過來。

狂四郎稍微側一下身，一把抓住自己的愛刀。

「你是有點把我狂四郎看偏了。如果你運氣好得可以不死的話，下次就別再假扮商人了。武士都有一個習慣，在不知不覺間左脚走路時都會比較用力，即使腰際沒有挿刀也一樣。一看走路的姿態，我就曉得你是武士。你可能曾學過商人走路的樣態，但却太健談了以至於忘了。」

冷冷的說完後，狂四郎大步離去。

石藥師——西福寺。座古廟。神龜是年間一位叫泰澄的和尚由此經過，在竹林中發現了一塊放着靈光的奇石，因而在此建廟奉祀。

在那之後，空海法師在這塊石頭上刻上了醫生尊像而名聞一時。

有人說這尊石像有七寸五分高，但據古史的記載約有七尺五寸高。

這尊石像對於婦人的出乳最爲靈驗。在此可看見很多受妻子之託順道前來求乳的丈夫。

由於這尊神像是石製的關係，以至於信男奉獻的石像排滿兩旁的參道。

菊子來到西福寺時正是那天的午後時分。

菊子是由於追不上狂四郎因而急忙的直奔石藥師而來。

菊子似乎記得鹿右衞門告訴過她住在西福寺。

問一問伙房的人也許知曉鹿右衞門的住處也說不定。

菊子因忘了告訴狂四郎這些事因而急忙自後追來。

菊子來到了厨房的門口：

「有人在嗎？」

叫了兩三遍，却沒有人回答。

菊子走向中庭尋找，剛穿過木門時，菊子不由驚視着陽光普照的拉門。

那兒有堆紅色的東西映在那兒。

——是血！

菊子驚奔上前，一把拉開拉門。

鹿右衞門赫然倒臥那兒。

一手扶着床緣，滿臉死相的仰首向天。

衣服全是血跡。

「先生！」

鹿右衞門雙目微張的望着菊子。

「妳難道也感到有什麽不吉的預感嗎？」

雖已瀕臨死亡的邊緣，但不愧是幕府的秘探，話聲仍很堅強。

「這是……這……」

「這大概是神在責罰我吧！」

「………」

「雖然我早就有此預感……不！就讓我這樣好些！」

鹿右衞門拒絕了菊子的扶持。

「今天事情演變成如此我並不在意……可是讓妳獨自一人住在四日市虛度青春却令我很不安、很抱歉！……可是今天起能見到妳恢復自由我實在很高興。」

「先生！」

「何事！」

「有位叫狂四郎的人曾來造訪過你嗎？」

「有的，他已來過。」

「可！可是！」

菊子在懷疑這樁慘劇是否是狂四郎一手演成的。

「我要他立即離去，之後，我就遇伏了。」

聽了此話後的菊子心跳了一下。

「那他也可能在此附近遭到和我相同的命運而魂歸九泉也說不定。」

「嗯！」

菊子心中再度的籠上一層陰影。

「對了。有件事想託妳……如果狂四郎死了話，請你代替他做這件事……能同意嗎？」

「當然……有何貴幹？」

「到神宮的七里役所去，告訴那裏的役人說我把文件藏在神像身體內。」

「是的！」

「就只這些，妳明白呢！」

鹿右衞門也託狂四郎轉告這句話。

鹿右衞門把這七年來在四日市所偵探到的西國諸藩的貿易情形詳細的寫在紙上，而把西福寺的神像挖個洞，將文件密藏裏面。

鹿右衞門曾想把密件親自交給狂四郎，但狂四郎告以他樹敵太多，隨時都有被奪的可能，因而只請鹿右衞門告以地點就行。

鹿右衞門很慶幸能把此事也告知菊子。此時，鹿右衞門又再度的仰頭朝上發出急促的喘息聲。

菊子唯有淚眼相伴外，又有何法子呢？

突然——

鹿右衞門似乎想說什麽的半張着口眼神急燥的望向門外。可惜，這位幕府的密探就如此的逝去。

菊子也不知哭了多久。

「不要再哭啦！」

突然有聲音自戶外傳入，菊子驚跳而起。

狂四郎正站立在門口。

狂四郎出寺不到一百公尺就被十幾個敵人所包圍，因而預感鹿右也會遇伏，因而忽忽折回。

狂四郎殺死其中五人，追了一陣後立卽折回寺中來。

狂四郎幫菊子處理好鹿右衞門的遺骸後催促道：

「該走啦！」

「請帶我一塊兒走好嗎？」

菊子戰戰兢兢問道：

「在來此之前我不是已對妳說過了嗎！」

狂四郎依然冷然說道。

庄野的美僧

石藥師到庄野約有三公里之遙。

庄野是東海道最小的宿夜地。

在遠古之前，這兒原本是一片莊園。天正年間，由於勢陽之亂，民屋全部毀於兵火，居民完全離散。在那之後，疏疏陋陋回鄉的人民就在鈴鹿川畔定居下來，可是這塊復興地似乎是選錯了。鈴鹿川一連幾次的氾濫，家被流走，田園都被砂石所埋。

寬永年間，三代的將軍家光才選定現址爲新的定居地，可是這裏並不適於耕作的關係，因而人口並未增加。

到現在爲止，在此地各有一些駐軍和數十間旅店，旅人總是過了夜後就離去，很少有人願在此逗留的。

根據幕府的調查，這兒的男人都外出賺錢，而女人除了紡紗外就無其它可做之事。

雖是如此荒涼，但也有些有名的土產。

一進鎭內，就可看到家家戶戶的屋簷下都整齊的擺有如拳頭大小的稻草包。裏面是米飯團，外面用青色的稻草包起，就像是個未熟的蘋果一樣。旅人都買些回去當禮物。連稻草包都會成爲名產，可見這個市集是有多荒涼了。

近年來庄野又興起了一樣名物。

在茶屋中有間叫美子茶屋的店裏有位叫美子的女孩，是個連江戶和京都也不易多得的美女。

所有的旅人都風聞美子的美而列隊前來捧場。

可惜自古紅顏多薄命，美子也不例外的於去年逝去，大家都不禁對此嗟嘆不已。

除了染有美子茶屋的旗幟仍孤獨的飄揚於天際外，此外就只剩下一位老之將至的美子之祖父孤寂的燒茶待客。

狂四郎就在店前的椅上坐下時，正是寒風瑟人的傍晚時分。

正當狂四郎擧杯欲飲時，一位身着破衣，手持拐杖，走路一搖一擺的少年突然目不轉睛的瞪着狂四郎。

「浪人先生！」

殘廢少年叫道。

「………」

面對着狂四郎冷默的眼神，少年一點也不畏懼的走前一步道：

「先生！很冒昧的請問一下，依我看來你是個身懷絕技的高手，是否？」

這少年看起來只有十二三歲左右，但却語氣驚人。

看來是天生的小兒痲痺症，從臉色看來，倒不像是小孩所應具有的蒼白。

這個可憐的小孩却有着驚人的觀察力。

「是這樣嗎？」

「是的！」

「是想借我之力做些事嗎？」

「是的！想請你消滅魔女。」

「魔女？」

「是的。這世上有位魔女，請你消滅她。」

少年正請求狂四郎時，自屋內走出一位老人。

「仙美，別對陌生客人這樣糾纏。」

老人責罵着。

「老爹！庄野的名產除了稻草包和你孫女外還有別的嗎？」

狂四郎微笑問道。

「不！那有這種事，那個魔女的稱呼是這個小孩私自冠給的。」

「是怎麽樣的一位女人呢？」

「這！這個——」

老人閉口不語。

少年突然叫道：

「是能褒野別墅的妖姬。」

往昔日本武尊在東征的歸途逝世的地方叫能褒野，離庄野約有兩公里遠。

「妖姬？既然叫姬那麽一定是諸侯的女兒囉。」

「正是！是龜山城主石川主殿頭的姐姐。」

少年答道。

「是否遇人不淑離了婚？否則怎會獨自回鄉居住？」

「正是！回來後在能褒野蓋了棟巨宅住。」

「那又爲什麽叫她爲魔女呢？」

「家父爲她而死。」

少年清楚地答道。

老爹突然慌張地道：

「先生！這小孩胡說，這孩子的父親絕不是她殺的。……仙美！別再在這裏瞎說，趕快回去練繪。」

少年堅決地搖頭拒絕。

「我不敢說家父是個正直的人，但他爲魔女所迷而致死則是千眞萬切的事。……浪人先生！你不信的話可到淨念寺去問住持就可明白。」

「…………」

狂四郎看到少年的眼睛內澄可見底。

這種眼光正表示了他是多麽的在忍受寂苦，這種事凡

人是看不出來的，但狂四郎一眼就瞧出。

終於，狂四郎起身站立說道：

「請帶我到淨念寺去。」

「啊！眞謝謝你！」

少年高興得滿臉通紅。

老人搖搖頭朝狂四郎的背影道：

「你們此去可不要去觸犯了神才好。」

狂四郎微笑着朝少年道：

「從這老人的驚慌來看，這女人眞果像個魔女。」

「是的，是個專門引誘男人的魔女。」

向東步行在草道上時，狂四郎突然有個錯覺，就是幾年前自己也有過這種携同跛足少年同行的經驗。

「剛才那茶屋的老人勸你回去練繪，難道你將來是想當繪家嗎？」

狂四郎問道。

「家父是個繪師。」

「那你想必已得了你父親之眞傳了！繪些什麽呢？」

「專門繪香魚。家父一生中只繪香魚，我也打算一生中只繪香魚。」

狂四郎發覺少年說話時神采通人。

少年說得似乎有點忘我。

「家父爲了繪香魚特地養了很多鵜來捉香魚。……我尚未出生前家中就已養了很多經過專門訓練的鵜。家父爲了捉鵜特地帶我到知多半島的某個海島去捉鵜……」

狂四郎默默地聽着少年傾述時突然腦際閃過一絲疑問。

——父親爲魔女所迷而死於非命，那一定是前往繪畫才致死的。但專門繪香魚的繪家怎麽會繪人呢？

當黑夜籠罩大地時，狂四郎在仙美的引導下來到了淨念寺。

淨念寺是座古廟。

在寺僧的引領下狂四郎和仙美被引至方丈室等待。狂四郎一想到要和一位老僧交談時心中就有些後悔。

身旁的仙美動也不動的靜坐。

這時，走廊上傳來了脚步聲。

「抱歉讓你們久等了！」

狂四郎意外地發覺來人的聲音很年輕。拉門很快地被人拉開。

狂四郎一瞧來人，不禁一驚。

這是——

狂四郎不禁大感意外。

來人竟是個年約三十左右的美貌僧人。氣質高貴而幽

雅。狂四郎不禁屏息靜觀。

「敝人是本寺住持知蓮，請問兩位有何貴事。」

報完名後的知蓮朝少年微笑道。

「仙美，終於尋着能報仇的貴人啦！」

「正是！」

少年點頭爲禮道。

「不急！替不替他報仇還得聽完妳的話後才做決定。」

狂四郎說道。

「很樂意告知你。想必你已知道能褒野的妖姬是龜山城主石川主殿頭的姐姐了。正值盛年，妖冶異常。」

「妳本身曾親自接觸過她吧！」

「正是——」

知蓮開始向狂四郎述說她的經驗。

有一天——。

知蓮被請到能褒野別墅去。

雖然是向知蓮說是請她去替死去的母親的十三周年忌日做禱告，但一進到別墅內的知蓮却發覺四周一片靜寂，壓根兒沒有一點忌日的氣息。

在書院等了段時間後知蓮由侍女引領着來到了一間充滿了奇異光景的大廳。

地板上都舖滿了緋毛氈，四周站滿了形相恐怖的門神。

知蓮一脚踏進客廳時還以爲這不是人間。

等知蓮一就座後，却驚異的發現有一尊門神的手微微的動着。待仔細一瞧，才發現門神都是一些魁偉的裸體男人所裝扮，這下知蓮當眞是驚得呆立當場。

知蓮當時是第一次見着了妖姬。

知蓮頗爲驚異於妖姬的美艷，而對方也驚視於知蓮的美而恨不得一口把知蓮吃下般的瞪着知蓮。

知蓮頓然的清醒過來。

「這是替你母親祈冥福的儀式嗎？」

妖姬格格陰笑道：

「請引領我至極樂世界。」

說着說着妖姬自緋毛氈上走下來，並把外衣一把脫去。

知蓮一顆心幾乎沒跳出來。妖姬繼續寬衣解帶。

「知蓮！請引我至極樂世界吧！」

說完後的妖姬順手把內衣也一齊脫去。

而且——

豐滿的胴體就在緋毛氈上躺下來。

「知蓮，請前來引領我至極樂世界！」

妖姬向知蓮引誘道。

知蓮把眼睛閉上，開始一心一意的背誦經文。

就在此時——

妖姬一扭蛇腰自地上站起向前把知蓮一把抱在懷中，開始挑逗和輕薄。

那份熱情眞能把男人都給生生的溶掉。

知蓮拼命地把妖姬推開，奮力的逃出危域。

「……如果，那時我沒有發現門神是男人裝扮的話——現在一想起都還心驚肉跳。保持清白和破戒就只那麽的毫釐之差而已。我怎能代替男人呢？」

知蓮繼續笑道：

「我逃走後事情演變成如何想必你應能得知，妖姬一定和四個門神……。」

狂四郎默默地聽着知蓮傾述。

「繼我被請去的人就是仙美的父親。也就是說雖是日本首屆一指的狩野派的繪家……雖是以捨棄家風因繪香魚而成名的繪家……但終究無法克服男性的弱點而被魔女所迷。在仙美父親進入能褒野後二十幾天都無返回的跡象。派人去問，都說像着了迷般的在替妖姬畫像。大家都在想，繪完後總該能回來吧。但就在一個月時，仙美的父親的屍體却被人抬回來，據來人說仙美的父規在繪畫時突然向魔女挑逗，因而被害。」

說完後的知蓮靜待狂四郎回答。

狂四郎靜默了一會兒後突然自語般道：

「這個少年的父親看來是自己找死。仙美替父復仇的理由似乎無法成立。如果他能像妳一樣的逃回的話，也就不至於死去。」

「拒絕替他報仇嗎？」

「是的！」

狂四郎微笑道。

「狂四郎先生！我以前在江戶呆過。」

知蓮說道。

「我記得當時你遇到很多敵人的伏擊，而你却把他們全殺死。……很巧的那些屍體都被搬到我所住的寺院裏，而由我把他們埋葬，我記得有十五具屍體的樣子。」

「…………」

「當我得知你陪同仙美前來時心中實在感慨萬千。……請你無論如何幫個忙。到現在爲止，被請入能褒野而被抬出來的屍體並不只是仙美的父親而已，已有七個人了。」

知蓮說完後向狂四郎求道。

「拜託你幫個忙吧！」

狂四郎仍然默而不答。

終於，狂四郎下了決心的朝仙美問道：

「你會繪香魚嗎？」

「會的！雖然繪得並不怎麼好。」

少年雖然這麼回答，但却顯得很自信的樣子。

「狂四郎先生！這孩子幾乎勝過他父親了！」

知蓮附加道。

狂四郎頷首後朝知蓮道。

「關於復仇這件事也有樁任務想委託你辦。」

「請儘管說！」

「想請你破個戒。」

狂四郎冷然說道。

龜山香魚

數日後的一個黃昏，庄野淨念寺的美僧知蓮訪問了能褒野別墅。

知蓮在曾被妖姬逼迫的客廳裏等了約半個鐘頭。

閉眼靜坐不動的知蓮，已不記得在此曾被逼迫的一幕。

在來此之前狂四郎曾交待道：

「這次妖姬可能會讓你等上半個鐘頭。曾被你傷過自尊的傲女雖然你已前來道歉可能不會輕易的釋然的，但也不至於持續很久的。她對於你的來訪一定是很高興的，却不願在你面前表示出來。……據我猜想，這女人可能會以很苛酷的手段來要求你，你千萬不要拒絕。」

雖然知蓮無法得知妖姬聽到自己來訪後的打算。但知蓮却自知可能得受點罪了。

妖姬平常是過着怎麼一個淫亂的生活只要看看這間房子就可以知道了。

知蓮前次來時這裏全舖着緋毛氈，但今天却又全換成了白色的獸皮。

「請進——」

隨着侍女的聲過後拉門被人打開。

來人正是妖姬。

不知她是存什麼心，全身黑衣打扮，頭髮也像風塵女郎般的散披雙肩。

從這身打扮看來，至少得花半個鐘頭才能完成。

這身裝扮更加的襯託出她的妖冶來。

妖姬這身裝扮看來是想把自己所恨的美僧的靈魂鈎掉一樣。

佛典有云。

「旗未動、風也未吹、是人的心自己在動。」

知蓮的心有點爲妖姬這身裝扮所動。

妖姬就座後立刻冷言道：

「何故前來相訪？」

知蓮嬌羞道：

「貧僧尙年輕、道行不足，爲妳美色所迷不能自己。」

妖姬聽後格格大笑。

「雖你已反悔，但我已失興緻。」

「食色性也。貧僧捨棄道行，就是入地獄也不反悔，這都是爲妳美色所迷之故。」

「眞入地獄也無所謂嗎？」

「正是！」

「哈哈哈……」

妖姬高聲大笑。

「鳥棲高山仍嫌低。然後在山頂樹梢結巢。魚處深淵仍覺淺，乃於淵底掘洞。但魚鳥只要設餌必能擄獲。」

「姑娘——請原諒！」

知蓮雙方扒在毛皮上。

「想玩水嗎？」

「卽使被淹死也無憾！」

聽了此話的妖姬伸手拉了一下沿着床柱垂下的紅繩子。

遠處鈴聲大作。

很快地拉門被打開，四位侍女抬了一盆水和一張椅子進來。

「想玩水快啊！」

妖姬從容不迫地走下來在椅上坐下，侍女立刻將妖姬的裙子撩起。

妖姬把雙脚伸進水中後朝知蓮催促道：

「過來——」

知蓮爬了過來，伸出了雪白的雙手。開始洗起妖姬的雙脚。

妖姬斥退了侍女。冷眼瞧着知蓮。然後徐徐的把裙子褪掉露出了雪白如玉的大腿。

知蓮的眼神正被妖姬撩人的動作吸引時——

妖姬突然用脚拍畫水面，水珠把知蓮的臉濺濕一片。

「哈哈哈……」

妖姬滿足的驕笑。

可是笑聲突然中斷。

知蓮慌忙地扶住差點掉進水中的妖姬。

原來狂四郎不知何時正悄悄地站立在妖姬背後。

離庄野二里——。平坦的道路突然一斷，接着是沿着丘陵蜿蜒地穿過一片林木參天的松林後，龜山城就已在望。

這裏正是領地六萬石的石川主殿頭的居城。

街道環山而建。龜山城就聳立在在小臺地上。

城下的住宅就集居成一塊狀。

龜山是個古城。

安藝守關宗一末將關城遷此之前，這裏已是個熱鬧的城市了。

室町時代、這裏已有慈恩寺、新福寺、阿彌陀寺等，

市區就向東西延伸。

天正十五年，豐城秀吉封岡本下野守重政於龜山時以龜山城乃戰略要地，因而命他於城下建築迷路。

因而這裏的街道都曲折蜿蜒。這些街道直到德川時代仍被保留而成爲東海道中最不方便的地方。

在天尚未大亮時有一行奇異的行列靜靜的通後街上進入龜山。

前頭有頂轎子，後頭跟着一位美僧和跛足少年及一位長相奇特的浪人的行列。

最後行列來到了神堂七院之一叫長福寺的古寺。

這裏是城主石川代的菩提寺。

一位正在院落裏燒枯葉的和尙認出了這個行列。

「知蓮師好——」

和尙鄭重行禮招呼。

知蓮是這長福寺住持佛蓮的一位弟子。

知蓮走近和尙問道：

「城主的行程仍然沒變吧！」

「是的！並沒變。今天是城主生母的忌辰，因而十點時會前來這兒拜祭。」

「仍是單獨拜祭嗎？」

「是的！有幾位近衞人員會陪同他前來。」

石川主殿頭城主在城時只要碰到祖先的忌日一定前來這裏拜祭。

何況來此可享受到住持佛蓮親做的素菜，那是件令人垂涎的美菜。

主殿頭雖才二十四歲，但却是個風流不拘，頭腦冷靜的諸侯。

知蓮進入厨房後也要轎夫把轎子抬進，這使得和尙感到異常的訝異。

狂四郎並不跟進而雙手懷胸的站立在枯葉堆旁。

這間古寺的形狀和狂四郎幼時居住的江戶城郊的祥雲寺有點相似。

每當僕人彌助焚燒落葉時一定順便烤蕃薯，那蕃薯的美味狂四郎至今仍未能忘懷。

仙美少年來至狂四郎身旁。

「狂四郎先生——」

眼神盯着狂四郎道：

「我們可能會在這裏引起騷動。」

「是否會引起騷動我也無法得知。」

「城主一定會很震怒。」

「沒關係！」

「可是……」

「不怕嗎？仙美。」

「怕倒是不怕，只是會給這裏的住持添麻煩。」

「添麻煩是無法避免的。這件事你不用操心。說些別的吧！你難道不曾想過要到京都或江戶去學繪？」

「想過。」

「我今天就給你製造個機會，你不妨決定一下要去何處。」

「……？」

仙美少年一直望着狂四郎。

「可是……如果引起騷動的話我可能無法生離此地。」

「只有你能生離此地。」

狂四郎邊注視着枯葉堆邊說道。

仙美深深地被感動。

石川主殿頭驅馬來至長福寺。

在本堂拜祭後就進入墓地，親自從閼伽井打了桐水洒了洒生母的墓碑後，城主快速地穿過青草地，一些侍衞都在院內等待，城主是獨自一人進來。

突然——

主殿頭發現心字池上的右造太鼓橋上有幾隻鵜停在那兒舒展翅膀，不禁微皺眉頭。

主殿頭走近池畔。

「你怎麽在此閒人禁入的聖地裏飼養鵜呢？」

遭受責罵的少年默然不語的低着頭。

主殿頭邊笑邊問道：

「在這裏捉不到香魚的。」

就在這時背後有人答道：

「可以捉到秋季香魚。」

主殿頭一回頭見一美僧佇立那兒。

「秋季香魚？」

「吃飯時將以活生生的秋季香魚孝敬您，請笑納！」

主殿頭是個精明的人。心中疑道：

——難道有什麽事要發生？

「那孩子是誰家的？」

主殿頭問道。

「父親叫仙崖，是京都的繪師。專門繪香魚。」

「我聽說過……我看過他的繪。」

「仙崖是個名人，但却為名所累。去年春天被請到能褒野去繪美女像。因而打破了他所發的終生只繪香魚的誓言。」

「我知道了……那位叫仙崖的繪師是否已不在人世啦？」

主殿頭的表情有點苦澁。

「正是。在能褒野呆了一個月後，屍體被人抬回。根據送回屍體的人說仙崖在繪美女時一時衝動而挑逗對方以至於遇害。」

聽了此話後的主殿頭眉間微微的痙攣。

知蓮毫無表情的繼續說道：

「幸好仙崖已把他的繪技傳給了他的兒子。將來他的兒子一定會加以發揚光大的。只請你能記住他就好！」

「我會記得的。」

主殿頭頷首後走離。

不久，主殿頭表情陰晦的在餐桌上坐下。

平常是會讓近侍陪伴的，但今天主殿頭却斥退左右獨自進餐。

送菜來的是知蓮。

「拿秋季香魚來。」

主殿斜瞪了一下知蓮催促道。

「立刻來——」

知蓮退走。

主殿頭屏息的凝視着由四位和尚送入的約有一塊榻榻米大的白木臺。

白木臺用白布蓋着。

「務請笑納——」

說完後的知蓮一把揭起白布。

臺上躺着一具一絲不掛的雪白胴體。

口一被布塞住，四肢被粗繩綁在臺上不得動彈。

主殿頭把視線移向腹部。

自乳房開始到陰部中繪着拾幾尾正在游水的香魚羣。

是一幅很美的圖畫，但並非普通的構圖。

那些香魚並不是正溯水而上的肉香四溢的鮮香魚，而是產完卵後筋疲力盡的秋季香魚。裏頭有的已死亡，有的正把乳房當岩岸的依靠那兒……」

「……。」

主殿頭目不轉睛的凝視着。

「哦……哦……」

裸女由於口中被東西塞住，只能低唔出聲，以拚命的想逃脫的眼神向自己的弟弟龜山城主求援。

主殿頭却無視於乃姊的痛苦繼續的注視香魚。突然回過頭來注視知蓮。

「這些是那位少年所繪的嗎？」

「正是！」

「幾歲啦！」

「才十二歲！」

「是個天才嘛！」

「可以這麽說——」

「可是這個主意是你出的嗎？」

「不——」

知蓮已看出主殿頭並沒有動怒，於是微笑道：

「這是一位浪人的主意。」

「是誰？」

「是個叫狂四郎的絕代劍術高手。」

知蓮向他描述了一下狂四郎。

默默聽完的主殿頭問道：

「他現在在此嗎？」

知蓮起身呼叫狂四郎。

可是那個時候狂四郎已離去。

狂四郎黑色的身影悠閒的向西行去。

「狂四郎先生！」

背後有人在喊叫追趕。

回過頭的狂四郎看見一位跛脚的人影着急的趕來。

狂四郎對尾追而來的仙美道：

「這位城主是我認識的諸侯中少數幾個肯認錯者之一。」

在暗中聽見知蓮和城主交談後狂四郎立卽發覺。

「知蓮一定已代你向城主求過，不管你想到江戶或京都都不會有問題的，祝你繪技更加精進。」

聽了此話的仙美雙眼滿佈淚珠。

「你的大恩我沒齒難忘。」

等仙美抬起頭來時狂四郎的身影已離去甚遠。

「眞謝謝你！」

仙美又再度的朝狂四郎的背影鞠躬爲禮。

關宿茶屋

關宿

昔日，檢查越過鈴鹿山而來的旅客之關所就位於這裏。現僅於山頭殘留着一些關守的古跡。可是這裏的熱鬧並沒因此而退減，反而比以前更興盛，甚至於勝過隔鄉的龜山城。

以川北本陣和伊藤脇本陣爲中心，周圍圍滿了約六百間的旅居。

越過鈴鹿山的險路而來的旅客和由此準備越山而去的旅客都得在此宿夜才行，因而此地才會如此的興盛。

有名的關山寶藏寺地藏院就位於此地。

根據寺記的記載。

聖武帝年間，海內盛行天花，死了好幾萬的人，也有不少人成了黃花臉。僧正行基爲了拯救人民的苦難，因而手刻了一尊三尺六寸高的地藏神，以供人民祈神除病。延長五年，這尊神被移至關宿來。中古時候爲盜賊所奪，後來好不容易找回時又遭回祿。連祠堂一齊化爲灰燼。文明四年，那尊神像突然又出土，祠堂也又建立起來，這一切都得歸功於一休和尙。

根據一休和尙所述：

這尊神像被擱置在路旁已有好長的一段日子，身上沾滿了灰塵。有幾個鄉民覺得這太可惜了，因而加以清洗後又把破損的地方修補修補，打算有路過的僧侶時請求他們收容這尊神像。

首先經過那兒的是一休和尙。

一休愉悅的答允所求，面對神像誦起經來。

一休一面誦着經並隨手解了泡尿在神像身上。

鄉民大爲激憤，把一休趕走，重新的把神像洗刷一次，請了一位本地的和尙來侍奉神像。

可是，在那晚，神像托夢給其中的一位鄉民指責道：

「不請位名僧來供俸我，反而把我交給一位土和尙，這是什麽道理？」

第二天這位鄉民開始發高燒。

其它的鄉民立卽驚慌的開始四處探聽一休和尙的行踪，最後終於在桑名城下找到了一休。

「請你再回來供俸神像！」

鄉民請求道。

一休和尙大笑，解下自已的兒襠布道：

「回去後將我以前誦過的經文在神前高唱三遍，然後

把我這塊兒襠布圍在神的頸上。這樣就行了。」

鄉人們半信半疑的返去，照一休所說的去做，果然高燒立卽退除。

自此以後，地藏尊的頸上就圍着一條兒襠布。

這種卑俗的傳說不知不覺間就被其它的理由頂替。

然後每間旅舍都共同設有盛飯女郎。專門陪前來參拜地藏神的人宿夜。

當時女郎的陪宿費非常便宜，差不多八文錢到十二文錢左右。如果在關宿過夜而不招妓陪宿的話將會被人譏笑是個吝嗇鬼。

關宿的盛飯女也被稱爲「外室女」。這些女孩幾乎都是以三年一兩銀子買到的農家女。在買賣證書上都記着：「爲了納稅不得不賣女」，如果不這麽寫的話幕府是不允許賣身的。

從爲了納稅可賣女這一點看來，德州幕府實在是個極度中央集權的政府。

因而外界傳言關宿擁有一千個「外室女」是不過份的。

可是——

關宿却也有一處賣笑不賣身的地方。

那就是位於地藏院前的數十間茶屋的沏茶女郎。

這些女孩雖也是買來的農家女，但却都是千中選一的品貌俱佳的上上之選。套句俗話，這些人是關宿地區的招牌女郎。

這件事實在很有趣，每一間茶屋只允許有兩人的沏茶女，所有的女郎都被稱爲「小曼」。

有件關宿小曼復仇的故事是膾炙人口的。

長州藩家的某位寡婦，已身懷六甲，爲了雪夫仇而追踪敵人至關宿，在一家叫山田屋的旅舍內產下一女後亡故。旅居的老板把這位女孩視爲己出的撫養，取名爲小曼。

小曼文武雙全，終於在十八歲那年報了父仇。

深深地以小曼爲榮的關宿地區的旅居爲了永遠地紀念小曼因而把地藏院前的沏茶女都冠以小曼之稱。旅客或是關原地區的年青人誰也不敢動這些女孩的歪腦筋。

雖然菊子五天前才受雇於正缺一位沏茶女的七茶屋，但她那高雅的風貌立刻博得衆人的好評。

門前茶屋的女郎雖然個個都高雅美麗，但菊子一出現後，她那肌白似雪，亭亭玉立的風姿顯得格外的出衆。混身都充滿着一種令人不敢逼視的美。

菊子成爲七茶屋的沏茶女並非是偶然的。

鹿右衞門最後一次在四日市家中過夜是今年夏末的事了，那時，鹿右衞門以一種若無其事的口氣道：

「我也已上了年紀了，隨時都可能撒手歸去。屆時，妳就不用再居此了。再在這裏呆下去的話是找不到婆家的。還是到外面去闖闖好。但話雖這麽說，妳又無親無故，人海茫茫，自己出去的話太危險。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憑妳這份麗姿是不愁無處可託的。因此我已和關宿的七茶屋老板打過招呼，妳如前往的話他會立卽替妳安排的。」

然後鹿右衞門向菊子說明：

「雖然關宿是個擁有一千多個妓女的淫亂之鄉，但地藏寺前的茶屋女郎却是淸白而受人尊敬的，以往也有很多茶屋女郎在那裏找到了如意郎君。」

身爲幕府密探的鹿右衞門那個時候一定已察覺到自身的危險了。

在石藥師見到鹿右衞門死於非命後，菊子和狂四郎一齊踏出寺門時，狂四郎對菊子說道：

「我無法携妳同行。」

被狂四郎拒絕後的菊子突然想起了鹿右衞門的這些遺言，因而動身前來關宿。

七茶屋的老板是個年邁古稀的老頭子。

由菊子處得知一切的老爺深深的長嘆道：

「那麽個大好人眞已逝去啦?!」

老爺以前是在江戶八丁掘地區當密探。來此開茶屋絕非是爲了來此當密探，而是這裏乃他的故鄉。

對鹿右衞門這種幕府密探來說，老爺這種人是最值得仰賴的一位密探。事實上，這位老爺至此爲止也幫了鹿右衞門不少的忙。

由於有這一層密切的關係，鹿右衞門才敢安心的把菊子託負給他。

可是——

菊子來此當茶屋女郎的目的也是爲了在此等待狂四郎。

狂四郎在石藥師和菊子分別後立刻折返神宮，詳細的向那裏的七里役人報告了鹿右衞門臨死前的託言。

報告完後的狂四郎應會再向西行才是。

狂四郎經過庄野、龜山後何時才會到達關宿呢?這就是菊子在此當茶屋女郎的主要目的。

——今天一定能見到狂四郎的。

每天這樣期待的菊子已在此過了五天了。

菊子每天都不停地注視着街道的東方角落。

爲了等狂四郎、菊子每天都比其他的店早開門，晚上也最晚關門。

通常門前茶屋有個規矩，就是八點前絕不開門，但是菊子每天早上六點鐘就起床了。

當時，趕路的旅客天未亮就已束裝就道了。關宿地方的旅客當然也不例外。每天早上天際未亮時街上就可聽到趕路的旅人的脚步聲在靜寂的街道上迴響。陪宿的娼妓都自窗內隔窗目送恩客離去。

等天際稍亮菊子起身開店門時路上反而不見人影。大約早上七點以後街上才又會漸漸的熱鬧起來。

菊子正好在居前的街道上撒完水時。一位虛無僧悠閑的踱了過來。

「營業了吧！」

「請進裏頭坐！」

虛無僧叫了酒喝。

菊子端酒出來時，簷前飛來一隻麻雀，就停在椅上。吱吱吱……

聽到鳥啼聲的菊子微笑叫道：

「啊！我給忘啦！」

菊子朝似乎懂得人語正伸着頸啼叫的麻雀道。

「抱歉！我立刻拿東西給妳吃！」

說完後的菊子返身進內拿了一些昨天剩下的饅頭屑。麻雀啣着饅頭的碎片立即飛走。

這隻叫六助的麻雀是七茶屋數年前開始養的。每年都在簷上產卵生子好幾回。

等雛鳥都會飛時文助就會飛入居中和旅客及茶屋女郎玩，這是隻很討人喜歡的小鳥。

七茶屋的這隻麻雀在關宿地區是很有名的。

菊子微笑着注視着不斷的往返啣饅頭屑的六助。巢中的雛鳥現已長得很大了，但尚未會飛，光會張着黃色的口討東西吃。

「六助，夠了啦，這樣妳會累的。」

菊子在勸着六助——就在這個時候，六助突然一把落到地上。

菊子吃了一驚立刻驅前把六助捧起一看。一支銀色的長針正揷在六助的胸前。

菊子回頭朝虛無僧道：

「這是你下的毒手？」

「……」

虛無僧默默不語，身子靜立不動。

這已默認是他下的毒手。

「為什麽這麽殘忍？……牠又什麽地方招惹到你啦？否則你怎忍心下此毒手。」

菊子不客氣地責問。

突然——

虛無僧對於菊子的責難毫不在意，反而說道：

「在此等情人眞富有詩意啊！」

菊子驚得心差點沒跳出來。

虛無僧的聲音冷得令人恐怖。

「狂四郎今天午後大概會自這裏經過吧？」

「……」

菊子怕得直打哆嗦。

「可惜啊！妳已無法再見到狂四郎了。」

「……」

「妳似乎深愛着狂四郎……讓我來替妳說吧，現在狂四郎穿着的衣服正是妳花了三年的時間才縫製好的。妳已認定狂四郎是妳的男人了，也就是說狂四郎是妳這生中所喜愛的也是唯一的男人，是不是？」

「你，你到底是何方神聖？」

「告訴妳也沒有用，妳只要認為我是個和狂四郎有血海深仇的男人就好。」

說完後的虛無僧自椅上站起。

菊子立刻轉身想逃，但時間却不允許他這麽做，胸前已被重重的擊中一拳應聲倒地。

這時，屋前已悄悄地停了一張轎子，這大概是早就算計好用來抬菊子的。

狂四郎果如虛無僧所料的於午後飄然的出現在地藏院前。

正當狂四郎安閑的走過七茶屋前時，

「請等一下！」

有人輕喊着。狂四郎看見七茶屋的老爺滿臉色急的跑出來。

「是狂四郎先生嗎？」

「你是——」

狂四郎已看出對方不是個普通的茶屋老板。

「我叫六兵衞。受石藥師的鹿右衞門之託在八丁掘幹過密探。」

「有什麽事嗎？」

「你認識一位叫菊子的女孩嗎？」

「認識。」

「今天早上菊子被人綁架了。」

狂四郎眉頭一皺。

「菊子似乎是被用來當做餌以引你上鈎。」

六兵衞說完後把狂四郎請進屋內。

在客廳裏就坐後，六兵衞自長板櫈上取了張字條交給狂四郎。上面寫着：

「眠狂四郎閣下。穿別人的衣服舒服吧？想必是很愉快才是。你可知這件衣服是花了別人三年的歲月才完成的。我來告訴你這位女孩的情形吧……閣下若是個有感情和義氣的人就應該立卽脫下新衣換上舊衣前來救她才是。」

六兵衞也順便告訴了狂四郎有關六助的事，默默地聽完後的狂四郎自麻雀身上拔出了銀針一瞧。

——如果來人是薩摩的隱密黨的人話是斷然不會做出這種慘無人道的事的。

這位擋住去路的殘忍刺客到底是何方人物？

狂四郎把視線移向六兵衞。

「菊子是在此地等我嗎？」

「正是！菊子比他人早開店也正是爲了等你。沒想到却因此而遭受不幸。菊子無論睡覺或是清醒一定都在想你。她也會告訴我有關你的一切。因而我才能一眼就認出你來。」

「……」

「請你無論如何都得救出菊子才行。」

「……」

狂四郎並不立卽回答六兵衞，只管看着自己所穿的衣服發愣。

——自己實在太疏忽啦！

狂四郎有點心痛而後悔。

自己和隱密黨頭目龍堂寺釆女正決鬪後衣服被創成兩半，剛好菊子前面疊着的衣服很合身，因而隨手一穿。

——菊子說她獨自一人在那兒呆了五年。

在忍受着孤寂時，菊子心中也在描繪着一位素不相識的男人，夢想有一天能讓他穿自己所縫製的衣服。

沒想到正好完成時狂四郎出現了。

——菊子定沒有認爲這是偶然。

——對了，菊子拚命地要自己携她同行一定就是她把自己當做是她的男人了。

狂四郎一把抓起劍站起。

「告辭了！」

「狂四郎先生！請你務必救出菊子！」

狂四郎微笑答道：

「借了人家衣服是不能不還的！」

血鬪復讎坡

自關宿到鈴鹿山這段約一里半的路全是上坡。在這段路內也有多處的險坡。旅人想越過這裏都得事先覺悟有罪受了。

爬坡時自觀音山向右遠眺，只見羣山直逼目前。

到達叫第一灘的山崖時可見到聳立右手邊的筆捨山。

筆捨山上危崖重疊，老松林立，見到這一幕壯麗山容的狩野法眼元信想描寫時不禁擲筆嘆道：

「繪也無法形容其美。」

因而筆捨山之名也就由此而來。、

狂四郎仍是雙手懷胸的上坡而來，來到山上的狂四郎立卽在和筆捨山對峙的第一灘的休息茶屋裏坐下。

到底敵人要於何處伏擊自己實在無法得知。

只是，對方既然要用菊子做餌，那就不會突然的襲擊才是。

——是想把我誘到山坡下決鬪的樣子。

狂四郎就這樣的邊想邊上山來。

茶屋裏已有一個信差在休息。

狂四郎拿起茶杯想喝口茶時，那位在後頭休息的信差突然以一種低沉的聲音說道：

「在這兒飲食可得小心哦！」

「……」

狂四郎雖然接受了忠告，但並沒回過頭去看他。

然後狂四郎把茶倒向正躺在外頭的一隻三毛猫身上。

猫驚跳而起，用前脚撫了撫濕潤的臉，然後舐起身子來時，突然自檯臺上滾落地面，走了兩三步後仆地痙攣氣絕而亡。

茶中似乎是摻有劇毒。

狂四郎首次回過頭來看信差，正想講話時信差揮手拒絕說道：

「請稍等一下！」

信差返身入內。

狂四郎抬頭注視前方的筆捨山。此時映着陽光的古松和危崖就如一個怪物般的可怕，狂四郎感到事情似乎是有點不太對勁。

就在此時，狂四郎的腦際掠過一絲預感。

——這個刺客對自己的怨恨似乎很深。

這傢伙的手段實在是很狠毒。如果是西國諸藩所託的刺客的話絕不會做出殺害小鳥，刼走菊子，茶中下毒這種

卑賤的事的。

——難道這位刺客是熟人？

狂四郎雖然在猜測着，但却無法想出任何蛛絲馬跡。

信差自屋內返回。

「仍然是老套。這茶店的老板都押在裏頭，口裏用東西塞着，在茶裏下毒的人定是敵人的密探。」

「你是誰？」

「我是奉武部仙十郎之命自江戶追踪天狗至此的人，我叫安五郎。」

「天狗？」

「是位三田的薩摩屋所聘請的叫筑波天狗的忍者。武部仙十郎得知他受雇前來殺你，因而命我自後跟踪而來。也就是要我前來向你示警。」

「那位筑波天狗爲何會在此埋伏，你是如何得知的？」

「我在關宿的茶屋目睹他綁架了一位女郎。因而推測一定是把決鬪場所定於此。」

「你有無察知他要於何處設伏？」

「我只見他們把轎子抬進山坡下叫小竹屋的脇本陣內。」

叫安五郎的男人答道。

狂四郎自椅上站起。

自第一灘至坡下的路途中鈴鹿川時左時右的蜿蜒流着。旅人要渡過多處的小橋。

雖坡道逐漸平坦，但却使人有一種漸入深山的感覺。

狂四郎仍是雙手懷胸的悠閒慢走，時而朝安五郎問道：

「你在江戶是做何事？」

「我在小傳馬町監牢裏呆了五年——我是個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犯人，從來不敢奢望能有重見天日的一天，但武部仙十郎先生把我保釋出獄。在被捕之前我是個小偷。」

狂四郎沉默不答。

渡過最後的一座小橋，眼前現出了傲視東海道，首屈一指的本陣和脇本陣時。

「安五郎——」

「何事？」

「筑波天狗把擄來的女郎抬進那座脇本陣中嗎？」

「正是！我看得很清楚！」

「你以前是個小偷，對於潛入應該是很拿手才是……但爲什麼不跟進看清那個女郎被囚在何處呢？」

「這……這是因爲——」

「只見到他們把女郎抬進就立刻回第一灘是如何的不

智！」

「……」

突然——

狂四郎迅然的返身面對安五郎。安五郎驚跳後退，但就在這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安五郎感到頸上一片冰寒，因而驚得屏息靜立。

「你可能眞在小傳馬町監獄呆過五年。但保你出來的絕不會是武部仙十郎而是筑波天狗。」

狂四郎笑了笑後把劍插回腰際。

「筑波天狗實在是有點過猶不及了。……卽使武部仙十郎發覺我有危險也不會向我示警的，更不會派人來幫助我。而他也曉得我不會有求於他的。……怎麽樣！小子，詭計被道破後有何感想？」

在狂四郎冷眼相逼下，安五郎不禁顫抖着。

不久，狂四郎頭也不回的逕自離去，只是狂四郎的身影越過兩座小橋後折左逝去。

在那兒，有座鈴鹿神社。

進入牌坊，狂四郎見到石階的中央站着一位虛無僧。

「狂四郎。本大爺已在此恭候多時！」

「……」

狂四郎默然不語的繼續登上石階。

虛無僧立卽迅速的返身進入神社的院內。

頓宮殿就聳立在東方，本殿則要自那兒再爬一個急坡才到。

虛無僧和狂四郎就佇立那兒。

「請到這邊來。」

虛無僧把狂四郎引向左方。

自那兒再前行二十步就是斷崖，瀑布聲約略可聞。

虛無僧就背對着斷崖站立。

在一旁，百年老松枝葉參天的聳立着。

在五尺高的枝幹上綁着一條繩子，另外一端伸過樹頂後直直的垂下山崖。

「今天你我定要分個死活才行。」

「……」

「但今天並不以普通方式來比鬪，如以普通方式的話戰勝算較小。」

「……」

虛無僧用手抄出腰際的佩刀。

「我們今天來比比看是你先死呢？還是我先砍斷這條繩子。」

狂四郎感到這條繩子一定蘊藏着什麽陰謀。

狂四郎向左移三步朝崖下一望。只見繩子的末端菊子

正被反手綁在那裏。

「快啊！趕快一決勝負！」

虛無僧催促道。

虛無僧左手的劍離繩子只有三尺左右，但狂四郎和虛無僧的距離却有九尺以上。

很顯然的卽使狂四郎能飛的話也無法趕在繩子被砍斷前結果虛無僧。

而且，虛無僧的右手上又握着幾根針隨時準備吹出。

「你看起來相當恨我！」

「正是——但到底是何時結怨的卽使說出來對於你這殺人無數的人來說也不會記得的。……只有一點要讓你知，就是你今天絕無法用你的劍救出愛你的女孩。——你雖然表面冷酷，其實內心是多情的，看見菊子如此的死去，想必很痛心吧！」

「你的意思是要我怎麼做？」

「把殺人無數的那把劍就地折爲兩半就成。」

「難道我把劍折斷後你就不會吹出吹針嗎！你的卑劣手段我是知道的。」

「既然不顧如此我就把這繩子砍斷了！」

「慢着！」

狂四郎踏出一步道。

「不要動！」

虛無僧大叫。

「我想聽聽你對我到底是什麼仇恨後才折劍。」

「可以！聽着。你三年前曾在今市凌辱過奧村光典。」

「似乎是有這麼一回事。」

狂四郎的腦際裏閃過一絲記憶。

奧村光典自稱松林左馬之助第二，是位劍道高手。深得願流之眞髓。更加入了燕歸燕迎的陰陽劍術的山流，綜合成獨樹一格之日光流劍派。

光典是位鬼點子特別多的劍客，比如光典將棲息在中禪寺的猴子捉來加以訓練並傳以劍術就是一例。

並且在自己家中設有所謂的天狗校的私塾，而選了數拾位少年來課以重業。起居就在地板上而飯菜只是些泡水的粟子飯。天未亮就起床跑五里路，回來後立卽揮刀千回，完了後接着打禪習性。然後學習兵學、儒學、武藝至深夜。在這段期間內如果偸懶的話馬上痛揍一頓。入睡時全體叫起，如果是冬天的話就用冷水澆頭，夏天的話就面對篝火而坐。

由於忍受不了這種慘絕人寰的訓練而逃脫的少年差不

多有一半左右。

有位叫室木參之助的少年。

這位少年頗能忍受這種痛苦。由於自幼喪父，而其母爲了參之助將來能光大家門成爲一位有名的武士，於是把參之助送進了天狗校習武，而參之助絕不能辜負了自己母親的這份期望。

但連參之助也無法忍耐而逃脫的原因由於將要接受所謂的槍砲壯膽訓練時。

自道場的天花板上掛了一根繩子垂下，在下端綁了一門上了彈藥和裝了引信的砲，然後接受訓練的學生就圍着砲坐成一個圓圈。之後把垂掛的繩子旋轉到極限後在引信上點火，同時把手鬆開，砲就開始旋轉起來，而圍坐的學生就依據砲轉向來預測子彈射出的時刻，幾乎每一個人都隨時有生命的危險，這是一件極爲恐怖的事。

參之助終於無法克服這種恐懼而自天狗校內逃出。

而參之助的母親對於兒子的這種行爲感到異常的震怒，因而雖是女流，仍帶着參之助至亡夫墓前準備切腹自殺，打算以死來激勵參之助。

這件事碰巧被借住在那座古寺內的狂四郎碰見了。制止了這一樁慘劇。並爲了向參之助的母親證實卽是奧村光典本人也是怕死的。狂四郎逐携同他們母子二人前至道場

狂四郎和光典以眞劍分出勝負，光典被狂四郎以刀背擊昏，然後狂四郎加以拷問。

光典全身被綁不得動彈的躺於道場中央，而於光典的身子上方約一寸左右則吊置着一顆大石頭。而光典就利用雙手支撐着這顆石頭以免它壓到身體。也就是說光典只要力氣用盡的話全身就會被這顆石頭壓死，因此光典不得不拼命地用力。

狂四郎看着全身汗流如泉而臉痛苦得像鬼般的光典道：

「只要你說一句話——改散天狗校我就放了你。」

光典極力的忍受着痛苦。

狂四郎突然用蠟蠋來燒光典的手。

終於，光典實在無法忍受這種死亡的恐怖大叫道：

「我願意改散！」

狂四郎因而放了光典。

「我就是曾被你凌辱過的光典之弟。我大哥在遭受你凌辱的第二天就切腹自殺了。我爲了復此仇已等了三年了，今天終於快得償夙願。」

虛無僧說完後揭起大草帽往後一丟。

狂四郎對奧村光典的印象很深，因而一見了虛無僧的眞面後覺得果然很相似。

「怎麽樣！狂四郎，你現在該明白我爲何把菊子吊在溪谷的上空了吧！」

「以這種手段來報仇是令人不恥的……也罷，納命來！」

「什麽？納命來！你的意思是說你有在我砍斷這根繩子之前殺死我的自負？」

「自負倒沒有，只是我沒有折自斷己劍的道理。」

「好傢伙，放馬過來吧！」

奧村弁次郎把吹針含在口裏架起了姿態。

狂四郎一步步的逼近。

雙方的距離雖然縮短了。

狂四郎突然停止前進。

就在這時——

狂四郎身體貼地一閃而弁次郎的飛針已飛射而出並且左手的刀已重重的砍在繩子上。

繩子立刻被砍成兩半。

就在這個時候弁次郎被攔腰砍成兩半的往崖下墜去。

被砍成兩段的繩子照理講應該是向溪谷墜去才是，但怪事發生了，已成兩段的繩子仍然在上空吊着。

狂四郎抬頭望向松幹。

只見樹梢中閃出一隻手緊抓着繩子。

「辛苦啦！」

狂四郎一面抓緊繩子一面道。

「那裏！」

隨着應聲自樹幹後出現了一個人。

不是安五郎是誰。

這件事對狂四郎來說是一件危險的賭注。

那就是狂四郎故意不殺安五郎而使之背叛弁次郎而反過來幫助自己。

這個賭注終於成功了。

狂四郎把失去意志的菊子放躺在地上朝安五郎道：

「我對你可能會幫助我只有五分的自信。在此我實在必需向你道個謝！」

「先生——」

安五郎羞慚地道：

「到目前爲止，除了你外我還未碰過一位願意替他拼命的人……沒想到今天會碰上你……」

雨中土山

帶着菊子的狂四郎來至叫鈴鹿屋的旅店時並沒有其他的客人住此。

狂四郎雖然來到這裏却並不覺累。

安五郎也跟着狂四郎前來。

安五郎對狂四郎道：

「我自個前去探測一番，你們先在這家旅店等我。」

狂四郎和菊子就在旅店內的避爐旁吃完了午飯。

安五郎過了一刻鐘後仍未返回。

看樣子只好在此過夜了。

僅住着一個跛足老人和患眼疾的女孩的旅店裏，雖不怎麽乾淨但狂四郎和菊子並不在意。

山中夜氣逼人，因而不得不燒柴來取暖。在火光映照下，菊子愈發的顯得美麗。

狂四郎和菊子沉默的凝視着柴火。突然——

「妳花了三年好不容易才縫製好的衣服却讓我給糟塌了。」

狂四郎說道。

「不！我是爲你而縫製的。」

菊子答道。

「古時候有一種爲了夢見自己所愛的男人而把衣服反穿着睡的習慣。……妳沒有所愛的男人却又縫製衣服。那妳在這三年裏一定在心中鈎劃出一個理想的男人的輪廓了。那位男人可能是和我長得有些相像吧！」

「……」

菊子欲言又止。

狂四郎又繼續說道。

「碰巧我剛好出現的穿了妳縫製的這件衣服。因而妳就認爲我是你夢想中的男人，這對妳自己來說實在是一大賭注啊！」

——不！不是這樣！

菊子心中叫道。

——我並沒欺騙自己！我今生如果沒有你絕活不下去了。菊子想這麽告訴狂四郎，却又羞於啓口。

自己現在如不把握機會的向他表明愛意的話，以後恐怕不會再有機會了。

菊子有些焦急。

可是菊子却又難以啓口。

「我想我必需把這件衣服還妳才行。」

「不要！」

菊子堅定的搖首拒絕。

「如果你不嫌棄的話請收下！」

菊子好不容易才迸出這麼一句話。

菊子並不想流於客套，而是想告訴狂四郎說你如把衣服還給我的話我只好去死。

但菊子怎麼也無法啓齒。

菊子低首暗泣。

狂四郎怎麼越說越離譜了。

「可是很不巧身邊沒衣服可換，只好再借幾天了……我只要一直穿着這件衣服妳就會一直跟着我吧！妳要是一直跟着我的話，幸福就離妳愈來愈遠的……。」

菊子淚流滿面道：

「你是討厭我嗎？」

「我這是爲妳好！因爲跟過我的女孩實在是沒有一個好下場。」

「你是希望我死嗎？」

終於菊子說道。

狂四郎自菊子的眼神中曉得菊子是誤會他了。

「死？妳是要我丟下妳走嗎？」

狂四郎笑道。

這個時候安五郎正好走進房來。

安五郎一口把菊子送過來的濃酒喝個精光道：

「先生！大事不好了！」

「來了人嗎？」

「是的！來人不是五六個而是二十多個。」

「在何處？」

「在田村川畔的森林內的田村大明神社——」

「依你看來人是些什麼人？」

「似乎不是薩摩人，我也只能看出不是凡人而已。……」

「我看我們還是由名古屋饒道大垣走中仙道至草津比較安全些。」

「走中仙道的話敵人却會在關原埋伏。」

「可是猛虎難抵猴羣。依情勢看來，我們並沒有冒險通過的必要。」

「只有一條路可走。」

「什麼路？」

「強行通過。」

狂四郎微笑道。

菊子瞥了一下狂四郎時心中自勵道：

——狂四郎一定會勝的。

菊子不覺勇氣大增。

「你無論如何一定要通過。」

「……」

狂四郎把眼神移向菊子。

安五郎敏感地藉故走開。

菊子朝狂四郎道：

「請讓我把你當成是我丈夫來侍候你。」

「……」

「請別拒絕！」

「……」

狂四郎在這次的旅途上也碰到了一件和這相同的事。

但菊子的立場却和那次不同。

菊子是個無依無助的天涯孤女，如果狂四郎拋棄她的話她也就無法再生存下去了。

菊子是怕狂四郎不幸死去，因而想陪狂四郎一夜。

——請接受我吧！

沉默片刻後狂四郎朝菊子道：

「在二樓等我吧！」

到天亮時還有多少時間呢？

菊子在黑暗中盤算着。

如果時光能就此停住的話該多好？

狂四郎的一隻手繞住菊子的頸部，另外一隻手被菊子緊握着。衣衫凌亂地把菊子壓住，雙方密貼着的肌肉滿是汗水。

菊子感到下體一陣疼痛，就在此時，狂四郎強而有力的東西已破菊子的柔荑——

在這個時候，黑暗中的菊子也不禁羞得滿臉通紅。

菊子對於男女間的事完全不知，只知道兩人同蓋一被的肌膚相親一晚後就是夫妻了。

男女間的交合對處女來說是殘酷的。尤其是男人的東西劃破柔荑時的痛楚是滲心的。

菊子終於嚐到了初夜的滋味。

菊子感到很幸福，只是，悲哀的是這份幸福未免太短了些，眼看着黎明就要來到。

——睡不着，就這麼地迎接新的一天吧！

菊子動也不敢動，因爲她怕吵醒了狂四郎，獨自眼睜睜的看着黎明來到。

就在這個時候，睡蟲却也已悄然的襲上眼來。

終於，自睡夢中驚醒的菊子發覺狂四郎已不在身旁。

驚醒後的菊子發現天已亮了。

自己不知不覺的沉睡了一段相當長的時候啦！

——狂四郎走了。

菊子不覺哭出聲來。

狂四郎冒着黎明前的濃霧下坡而來。

狂四郎忘了菊子的事也忘了將被伏擊的事。

狂四郎的靜定功夫着實驚人。霧很濃。

突然——

狂四郎感到前面有人

「先生！」

有呼聲自前面傳來。

「你已先來了嗎？」

「是的！」

「辛苦啦！」

「到田尻野後我有甚麼可以助你的？」

「你可以用來檢骨頭。」

「別開玩笑！你死了菊子怎麼辦？」

「你有被人愛過嗎？」

「愛人倒有，却沒有被人愛過。」

「想請你照料菊子。」

安五郎沉默了片刻道：

「先生！你眞是趁菊子未醒時逃出來的嗎？」

「現在菊子想必已經醒來！」

「這樣不行，這太殘酷了。」

「你沒被女人愛過，你不會了解我的。」

「是不知道。」

安五郎向前拉住狂四郎道：

「先生請你回去，沒有這樣讓你前去送死的道理。」

「別煩我！」

「不，我不是煩你，請你退回吧！沒強去的必要！」

「太晚啦！」

狂四郎答道。

「不、並不太晚！」

「太慢了！你沒聽到而已。我們的行踪已被偵知了，剛才我有聽到敵人樣子的脚步聲。」

「混蛋的薩摩人，今天非宰個你精光不可。」

安五郎不說話了，看了狂四郎若無其事的向前走，安五郎只好無可奈何的跟着。

經過田尻野的民家時霧已散監，但却降起小雨來。

「果如旅店那小女孩唱得一模一樣，鈴鹿有霧的話，土山就下雨。」

「先生！」

安五郎感慨叫道。

狂四郎並不回答的向前行去。

血闘

小雨無聲無息的下着。偶而除了林梢傳來飛鳥震翅聲和水珠的滴落聲外鈴鹿崖仍是一片的靜寂。

不久——

已可聽到田村川的潺潺水流聲愈來愈近。

坡路就對着川上的小板橋猛降。

狂四郎就在橋前三步處停住。

狂四郎看見橋的兩端和中央各站着一個人。

而在後頭的林木陰影處仍可見到不少人影。

也就是說——

路上排滿了敵人，專等自己的到來。

薩摩人有一種流傳百年的傳統——就是比鬪絕是一對一而不圍攻。

隱密黨自於江戶和狂四郎結下深仇後，在東海道的路上已被狂四郎以一對一的方式殺死了十幾人，可是他們却仍不改變這種戰法。

在四日市他們的頭目龍堂寺采女正單身前來找狂四郎。挑戰結果被殺，但他的部下在旁並沒有上前圍殺，只敢走了龍堂寺的屍首，這都是受了龍堂寺之命之故。

也可說這是隱密黨的風格。

目前圍住狂四郎的一羣並不是普通的刺客。

看見他們的這種陣式狂四郎已明白他們打算以前仆後繼的戰法來圍殺自己。

——難道這田村川就是自己喪命的地點？

狂四郎開口說道：

「你們總共來了幾人？」

「二十七人。」

領頭的一人答道。

——比鬪二十七回，看來老命是休定了。

狂四郎自嘲地道。

——能勝幾回合呢？

狂四郎開始逼近。

等距離縮短時先頭的武士拔刀道：

「鹿兒島一番隊副頭目、竹內小助。」

在四日市被狂四郎所殺的人是江戶一番隊的頭目。

很明顯的爲了對付狂四郎隱密黨的精英已傾巢而出。

狂四郎仍然雙手空空地把草鞋脫掉。

雙手對峙的時間很短暫。

竹內小助向前跨出一步而狂四郎也跨出一步。

兩股劍風一擦而過。

竹內小助中刀仆地。

「接下來的是江戶二番隊頭目、指宿勘解田。」

他那自源流的招式稍微的變了一下，刀身向前傾斜。

狂四郎看清對方是想一擊而退，因而採取了應變刀法，也就是隨着圓月刀身的運行時身子移向欄杆。

指宿勘解灼灼的逼上前來，刀身的傾斜愈來愈利害。

「殺——」

狂四郎把劍劃了一個圓圈後閃電般的向對方刺去。

隨着指宿勘解田的哀叫聲後一條人影直向河面墜去。

狂四郎不慌不忙的走向第三位敵人。

「鹿兒島二番隊頭目、伊集院司」

守在橋頭的三號殺手急促地踏步前來。

伊集院司在狂四郎的右手和刀身成一直線時大喝一聲

「殺！」

伊集院司的叫聲眞是地震山搖。

隨着劍光一閃、伊集院司的頭已被劈成兩半。

狂四郎跨過屍體向前而來時正好和第四位敵人四目相對。

對方是個英俊的美男子。

「江戶二番隊副頭目、東鄉藏之助」

對方閉眼說道。

東鄉的戰法絕不是沒有陰謀的。狂四郎的左腕剛才被伊集院司削了點皮下來此時鮮血直流。

照這種血滴在地上的聲音東鄉也可聽到。

在這個時候狂四郎也感到血流不止。

由於用力用刀的關係，血反而大量的流出。

藏之助立刻不加思索的睜開眼睛。

剎那間——

狂四郎就地一滾。

「哦……」

隨着一聲慘叫聲藏之助已中刀仆地而亡。

「鹿兒島三番隊頭目、久保民部。」

一看人就可知道這是個混血兒。

只見對方一手握刀一手握拳。

慢慢地——

狂四郎的劍尖開始緩慢的移動。

久保民部突然大喝一聲出拳直搖過來。

雙方一擦而過。

只見地上有隻被斬成兩斷的殘手，民部靜立不動，臉上有一種難以置信的神色。民部發現右手所執的劍也已被削成兩半。

和民部對戰的狂四郎不知不覺間左手抄出了短刀。

狂四郎以短刀削斷了民部的左手，而以長劍削斷了民部的長刀。

「媽呀！」

民部的悲痛聲響徹雲霄。狂四郎靜待第六位敵人報名。

「鹿兒島四番隊副頭目、生駒喜左衞門。」

狂四郎感到胸口有點發痛。

狂四郎剛才雖然破去了綜合拳法的自源流劍法、但卻也無法躲過民部的當胸一脚。

——難道我的生命就要喪生在這位生駒喜左衞門的手中？

狂四郎的腦際裏掠過一絲預感。

石部的哭泣

很遠，很遠的地方，
很遠的地方有個三上山，
很久，很久以前，
山的主人大蜈蚣，
專門吃小孩子，
尤其是愛哭的小孩，
呀！眞是可怕，
很遠，很遠的地方，
沒有小孩再哭。
一個名叫俵藤太的武士，
打退了蜈蚣精。

少年一面唱着，一面在河邊的石頭下面找龍蝨。

橫田川從鈴鹿山脈流下，在河口冲積成三角洲，河底有很多石礫。

在這一帶，有一大片乾涸的石沙河床，經過了三雲、針村、平松等村落後，便到了石部。石堤及河床，要比農家的屋頂還要高出許多。

在前方，便是俵藤太打退蜈蚣精的三上山，此刻正是烏雲密佈，一付要下雨的樣子。

旅人一旦看到三上山，也就意味着快到京都了。

石部距京都約三十餘公里，若是旅客走快一點，便不會注意到它。

從前，這附近有個礦山，出產銀與銅，石部當時十分繁榮，而如今礦已掘空，石部也跟着沒落了。不過，最近幾年，白山的石灰可以做爲肥料，爲人獲知後，百姓們都放有了貧脊的土地，跑到山上去挖石灰。

正因爲這個原因，村中只剩下直不起腰的老人和小孩子們。

那個背上背着嬰兒，在捉龍蝨的少年，從日出到日落，只有單獨一個人玩。

嬰兒在少年背上，仰着頭熟睡着。

不知爲何，少年視線轉向土堤，

「呀？」

少年露出驚異之色。

有一匹馬，朝這裏跑來，馬背上俯着一個人。

「是怎麼回事？」

少年急忙跑上土堤的斜坡上。

馬跑到少年面前，發出一聲悲鳴，人立了起來。

馬上俯着的人，一身血跡。

衣服破成片片，垂掛在手臂上，血已固，而他的左手依然握着一柄沾了血跡的太刀。

少年嚇傻了，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不過他還是鼓起勇氣，拉住了馬韁。

馬的身上也有幾處傷口。

「咿……咿……咿——」

少年牽着馬，走下土堤。

慢慢走回少年家。

少年生長在東海道旁，從記事開始，便常常看到諸侯的隊伍，所以可以一眼便分出何人是百姓，何人是武士，不過，生長在山間僻壤的孩子們，對於武士的想法是不太一樣的。

少年名叫佐吉，今年九歲，壓抑住心中的恐怖感，決心幫助這一個受傷的人。

把馬兒牽入土屋後，然後放下背上的嬰兒，將嬰兒放入臥室後，拼了老命把負傷者扶到爐邊的木板上。

而後，把父親每天晚上喝的燒酒拿來，用手塗在負傷者的傷口上，如果父親發現了，一定會暴跳如雷。然而爲了救這個人，佐吉也顧不了燒酒對父親的重要性。

佐吉用右手握住傷者的太刀，想把它拿下來。

但是一點反應也沒，佐吉只好用盡渾身力氣，將傷者的手指頭一根根地撥開。

眠狂就在此時，意識才告復甦。

很急忙地——。

負傷者猛然坐了起來，佐吉一驚，往後一彈。

汪四郎站了起來，頭昏眼花，瞬間疲勞與疼痛都湧了上來，四肢好似無法動彈。

片刻間，腦中如白痴般一片空白。

能感覺到是片空白，汪四郎慢慢說：

「還活着！」

看了看在土屋前的坐騎，然後看到那提心吊膽，一動也不敢動，像個石塊似的少年。

「是你救了我嗎？」

「是的！」

佐吉點了點頭。

汪四郎現在才發現自己的傷口已經處理過了。

「麻煩你了！」

「不客氣……」

佐吉搖了搖頭。

「這裏是什麽地方？」

「是石部。」

「是石部！」

從水口城下距此有二十公里，居然一口氣便跑來了。

在馬背上已喪失意識，此刻無半點記憶。

「這個石部，是不是有個大棚子的茶館？」

「是的，是叫伊勢屋。」

「你可不可以代我去一趟？」

狂四郎是想去買一個行李箱，因爲那裏面有刀傷藥。

「買了後……，再買一點你平常想要的東西，隨便什麽都可以。」

「是！」

佐吉拿着錢，飛快地跑了出去。

狂四郎爬到爐邊，加了些柴火，仰天躺下。

「……還活着。」

再度喃喃自語。

能活下來，眞是奇蹟。

狂四郎在沿着田板川的街道上，以單騎斬了隼人隱密黨鹿兒島隊及江戶隊的隊長、副隊長等，一共十五人。

在這種劣勢中，能够有以一當百的氣魄，實在令人折服。

狂四郎自己也沒把握，能否一舉斬掉十人。

當時一共埋伏有二十七名隼人。

狂四郎雖然有無數次決鬪的經驗，但是還沒有碰過這麽多的高手。

能够一舉斬了十六人，這是自己也無法相信的。

在記憶中的勝負，只記得二個或三個。而後的，是怎麽贏的，自己也搞不清楚，在剎那間，好似鬼魔附身，只是一種原始本能反應，我要活下去，便要殺死對方。

當與第十六人面對面時，狂四郎，

——再下去，我也會死。

突然萌生此念。

實際上，此時四肢已喪失了應付對方高明的劍術的機能。

而——。

「江戶第八隊隊長，海藏院匡」

敵人報出這個名號時，那麽的平靜，顯出一股無言的美感，狂四郎在這一瞥的瞬間，已看出對方的能耐。

和充滿鬪志的對手相峙，那個鬪志正吸引着無想正宗，欲將圓月殺法完全的使出。

但是，心與氣是有股無形之線牽引着，與無聲無息的靜謐對手相峙，正如同在平靜無波的湖面，映出影子般，自己也必需和對方一樣，四肢沉入一股寧謐的狀態中才行。

於是，對手也無法發揮劍技，如同在眞空中展示的姿態，已不像是要決鬪。而也就如此，這個對峙的重心便看體力有多少，若是感到一絲疲勞，那也就是要失敗的那一剎那。

已經手刄十五人的狂四郎，困憊的身體，那還有餘力以平衡的狀態和敵人對峙？

看見敵人的架式，

——我難到會喪生此地？

有這種想法，是無可厚非的。

有了這種想法，便容不得再遲疑。

如果，和他對峙四刻鐘，此時便不可能活着仰臥在農家的爐子旁。

突如其來的馬蹄聲，在狂四郎身後響起，那是與海藏院匡對峙後，不出數秒之時。

一匹沒人騎的馬，從田村橋跑了過來。在跑過橋時，不知是什麽把戲，從馬鞍中噴出一股白煙。

那不是煙，而是一股刺鼻的臭粉。

馬跑過後，留下一片白茫茫的粉霧。

正巧，不知是誰爲了阻止這個決鬪，而放馬過來。

那伲人了解狂四郎的處境，在這一團白霧中，又放了三匹馬過來。

狂四郎跳上其中一匹，突破白霧而去。

——這種智慧，只有小偷安五郎的腦袋中才想的出來吧……？

連續放四匹馬過來，不用說，一定是安五郎。

——安五郎是不會受別人指使的。

「人的歸路，是上天給的，而人並不遵從上天的安排——。但是，我就是替天行道的人。」

狂四郎閤起雙眼。

不久，有脚步聲走過來，不止一人。

佐吉喘着氣說：

「武士先生，有客人！」

說完，便把行李箱放到旁邊。

狂四郎看到土屋前站着安五郎與菊子。

安五郎對菊子說：

「妳去給他理傷。」

「是——」

菊子趕緊走上來，從行李箱中拿出藥與漂白布。

狂四郎抬起頭來，看着菊子說：

「妳花了三年心血做的衣服，變成這副破爛相，實在對不起。」

菊子已濕了的雙眸，擠出一絲笑，搖了搖頭說：

「衣服破了，我還可以做件新的。……能為你再做一件，我會感到高興的。」

昨天菊子心中所想的，到了現在，反而開不了口。

女人便是能在一夜之間改變的動物。

菊子在專心地理傷，狂四郎穿着安五郎從水口城下的古裝店特地來弄的黑外衣，坐在爐子邊。

「請躺下——。」

菊子說。而狂四郎對安五郎說：

「眞是大難不死！」

又問道：

「是你救了我嗎？」

「不，錯了……。是鈴鹿嶺的山中，一個叫鈴鹿屋的旅館中的跛腿老頭救了你，你記得嗎？」

「嗯！」

「他可不是什麼泛泛之輩，以前曾是伊賀的忍者。」

「是這樣嗎？難怪他有放馬的聰明頭腦。」

「可非常不簡單，薑是老的辣，不愧是忍者，那一套他都知道。」

「你為何把盤纏都弄光了？」

「哈哈……，小偷都是喜新厭舊，你還是靜靜養病吧！」

安五郎一屁股坐在佐吉旁邊。

「喂，小兄弟！帶個路如何？」

「那裏？」

「寺，有寺的地方——」

「金勝寺嗎？有東寺與西寺……」

「好，走吧！」

安五郎帶着佐吉出去。

只有兩人獨處，菊子心中頓時一股熱流通過。

——活下來！

這不是夢。

這個人，在這裏，活生生的。

命運安排如此，也安排昨夜把身體獻給他——這個人，在此地還是活着。

菊子雙眼中含着淚水。

「妳在昨夜也是這樣看着爐火。」

狂四郎說。

「是的！」

「今天能在此地相會……眞不可思議。」

「我相信，你絕不會死。」

「若不是那個老爺子幫忙，現在我已經走入鬼門關和被我殺掉的那些人相會了。」

說完，狂四郎已無法坐住，又仰臥下來。

菊子想把自己的膝蓋，給他當枕頭，但是沒有這個勇氣做。

此時。

有幾個人，以寂靜的脚步，慢慢地靠近土屋，狂四郎聽到後，立刻站了起來。

「菊子——」

「什麼事？」

「很遺憾，不久後我好像便要和妳分別了。」

「咿！這，這是什麼意思……？」

「剩下的十二個敵人，追來了！」

「呀！」

菊子發出悲鳴。

「眞慘！若想當我的老婆，還是早點死心吧！」

「是！」

狂四郎拿起無想正宗。

刺客們走入院中。

——不可以這麼窩囊的死！

狂四郎對自己說。

「對不起！」

有人說。

「眠狂四郎正在此！」

狂四郎回答。

有一人溜入土屋。

狂四郎站了起來，說：

「這家主人和屠夫之徒無緣，我們不要沾污了這裏，換個地方。」

進來者正是和狂四郎在田村川畔對峙的第十六人，隼人隱密黨江戶第八隊隊長海藏院匡。

「不——」

海藏院匡微笑地搖了搖頭。

「我們一齊來，並不是來找你麻煩。」

「這是什麼意思？」

「你功夫眞不賴，我們十五個人丢盡了薩摩隼人的臉。你這個高手，殺了我們十五人，若是把這個消息傳出去，我們是無法在薩摩藩內生存。」

「………」

「這一次，我承認隼人隱密黨敗了。……於今，你已失去反抗能力，我們也不能和你一決雌雄。若是我們不殺了你，回去後便會被調所笑左衞門叱責，但是爲了顧及情義，只好等你痊癒後再來決鬪吧！」

海藏院匡說完，很恭敬的行了一禮，

「請好好養病！」

說完便走了。

狂四郎茫茫然站在那裏。

他們並不是泛泛的刺客，薩摩隼人是狂四郎從未見過，具有武士風度的敵人。

狂四郎向敵人大聲的讚嘆道：

「眞了不起！」

──我這個無賴漢，他們倒以武士待我。

狂四郎走到爐邊坐下，沒想到，菊子強抑已久的衝動，一下子爆發了，「哇！」的，發出喜極而泣之聲。倒在狂四郎身上，盡情的哭着。

狂四郎用手掌捧着那張哭泣不止的臉蛋。

女人喜極的瞬間，所發出的眼淚是不可遏止的，菊子的一生中，此刻是感覺最幸福的時候。

不久──。

已遠遠傳來安五郎與佐吉的笑聲。

草津毒餅

狂四郎於甲賀郡西寺村的阿星山常樂寺的僧房養傷。等狂四郎的行踪再度出現在東海道時已是年初了，正好是個春寒料峭的日子。

在養傷期間，對於安五郎和菊子的無微不至的照料，狂四郎實在銘感五中，終生難忘。

狂四郎寫了封信要菊子和安五郎暫時至武部仙十郎處住段日子，待菊子和安五郎前往江戶後狂四郎又孤伶伶的出現在東海道上。

由於適逢年節，因而街道上的景象也爲之一變。

遠山一片雪白，近山也是寒氣逼人，地面上到處殘雪。

雖然陽光普照，可是映在雪地上的人影看起來仍是冷清清。

冬末春初的街道上行人仍很稀少。

自石部經金山、伊勢落、高野一路來狂四郎並沒有碰着其它的路人。

進入梅木後狂四郎來到了和中散的本家「是齋」前。

這間藥舖全日本無人不知，當時，和中散是旅人所不可缺的用心藥。

狂四郎的傷勢之所以會比想像中好的快，這完全歸功於安五郎特地至是齋來揀藥。

狂四郎一來至店前，掌櫃立卽進入內屋請出老板。

這位老板唯一的嗜好是收集刀劍，經常到江戶去，因而也曾聞及狂四郎的大名。

自安五郎處得知藥是狂四郎要用時，老板堅不拿藥費，因此狂四郎痊癒後特地前來致謝。

年紀約在五十歲左右，長得一團福相的老板笑容可掬地自裏面迎了出來。

「抱歉讓你久等啦！請進！」

狂四郎被請進客廳。

入座後雙方先說了些客套話，之後狂四郎堅持要付藥費給老板。

「不！如果你覺得這些藥還不錯的話我就感到很光榮了，一點藥算不了什麼。」

「我不願有恩不報。」

聽了狂四郎的話後老板微笑道：

「說句玩笑，我不拿你藥費是另有他用的。」

「何事？」

「想借你一樣東西看看。」

「是這個嗎？」

狂四郎把放置一旁的劍拔出。

「眞太謝謝你啦，請借我一觀。我這輩子沒有比得睹名劍更能令我高興的事。」

老板接過劍後一把抽出。

觀賞了一陣子後，老板將劍還給狂四郎，並大大地吐了口氣。

「我收集了大約有三百隻名家手鑄的名劍，可是在你這隻劍前却沒有一隻能現得了眼，和你這枝劍一比，我那些刀劍都成了破銅爛鐵了。

「可惜這把劍上留有不少寃魂。」

「劍本來就是用來殺人的，這是把好劍是沒錯的。」

老板說完朝狂四郎道：

「去京都有何貴幹？」

「有點事。」

「到京都的途中你可能仍會遇襲。」

「也許……」

「請多小心。想殺你的敵人不一定光使用刀劍，也許會使用一些意外的武器也說不定……我這麽說是有原因的，大約十天前有位我認識的武士來請求我製造一些專門用來對付野獸的毒丸給他。這種東西除非是諸侯向我要，否則我是不會給人的。由於這位武士是諸侯的代表，因而我接受了他的請託。」

「這種毒丸只要一打破，劇毒的毒液就噴散而出，眼睛沾到的話將成瞎子，一入口的話立即喪命。如東皮膚給噴到的話立即變得很恐怖的顏色而脫皮腐爛。

老板在接受請求後的第三天，親自把那些毒丸送至軍營中交給那位委託者。

老板走時曾聽到有武士說道：

「碰上高手的話將可以用這玩意兒解決他。」

老板聽到後返身指責到：

「這種東西用來對付人類實在太沒人道了。」

委託的武士聽了急忙說道：

「人也分成好幾種，比野獸更厲害的人也有。對付這種人應該是不擇手段的。我並不是爲了對付這種人才請你製造這些毒丸的。」

雖然對方如此的解釋，但老板還是有點不放心，回來後實在感到很後悔。

「不論如何，你此去請多小心！」

老板對狂四郎忠告道。

「易經有云：否極泰來，我此去是如履薄冰。」

狂笑聲中狂四郎一把抓取劍站起。

自梅木再往前行約三個村落就來到了手孕村。

手孕村的由來有如下的傳說。

古時，這個村子裏的某一位男人必需出外賺錢。而他的妻子年輕而又漂亮。男人就把他的妻子託給一位自小就一起長大的好友照顧。三年很快的過去，但男人却一直未回。他的朋友爲了防止友妻爲他人所染，因而每晚睡覺時都把手放在友妻的腹上。可是，他的妻子却漸漸的對他的朋友發生了愛慕之情。由於這份思慕愈來愈激烈，以致於兩人雖無發生關係，但女方却懷孕了。於是十月過後，女人生產了。沒想到生出來的是一隻手。自那件事發生後這個村子就被稱爲手孕村。

現在也稱爲手腹村。

村外有條女人所生之手丟棄後化成的小河。

來到跨越小河上的土橋頭時狂四郎碰見了一位雲水僧。

雙方交錯而過時雲水僧揭起斗笠看了看狂四郎。

「南無！閣下身後頗有死相。」

——這傢伙可能又是一個想狙殺我的敵人！

至現在爲止，狂四郎已遭受了不少的咀咒。

「死神何時降臨？」

狂四郎緊接着問道。

「快的話今天，慢的話明天……」

雲水僧正經地說道。

「有避免的辦法嗎？」

「光憑閣下腰際的那口劍似乎無法解厄。」

「你就能了解？」

「且讓我來替你解厄……如果你心中覺得不吉時，口中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後退一百步，這樣就安全啦！」

「我一定遵辦。」

狂四郎告別雲水渡橋而去。

如果雲水僧是敵人的密探的話，那麽他的忠告裏一定是蘊含着某種陰謀。

——這一定不是忠告而是個陷阱。

這個陷阱似乎很有趣。

狂四郎的心中對此似乎並不重視。

不久，狂四郎的身影飄進了草津旅舍。

這裏是東海道和中仙道的分界處。

因而這裏設有檢查旅客行李的檢查處。

名產姥餅就在檢查處的隔鄰出售。

俗云：名產並非都好。但姥餅却是名符其實的好吃。

狂四郎進到了一間生意鼎盛的旅舍。

狂四郎環視了一下周圍，並無發現任何可疑之人影。

正當狂四郎擧杯欲喝時——

狂四郎聽到店外相當遠的地方有怒罵聲和哀鳴聲傳來。

店前的馬販子探首一瞧，驚叫道：

「殺人了！」

邊叫邊走出店外。

爭執聲很快地趨於平靜。

馬販走後，店外突然出現了一位武士，很快地把拴在外面的馬背上的行李御下，說了聲：

「借用啦！」

說完後立卽翻身上馬疾馳而去。

馬販見了跺脚大駡道：

「這混蛋！盜了我的馬……有種的別逃！去你娘的。」

這是件突發的事故。

檢查處裏很快的出來幾個捕役調查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可是倒臥在路旁的男人已一命嗚乎哀哉啦！

到底盜馬的武士是基於何故而下此毒手的，由於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以致於沒有人看清楚。

狂四郎付了茶資後走出店來，此時武者全身已覆蓋上一張草蓆，只雙足露在外面。

地面上仍可見到血漬斑斑。

馬販和轎夫以及幾個旅客聚在一起喋喋不休的談論着，那具屍體看樣子是沒人要管了。

狂四郎只瞥了屍體一眼停也不停的走過。

「浪人先生！」

約離狂四郎有二十步之遙時，馬販突然追叫上來。

狂四郎回頭一瞧，只見馬販追得上氣不接下氣的道：

「抱歉！想請你作個見證人……待會兒官府的人來的話，我不能不有個證人。想請你向官府說那個人不但殺人而且盜了我的馬。」

馬販拼命要求道。

正想拒絕時，狂四郎的腦海裏靈機一動。

狂四郎想起了手孕村外那位雲水僧的話。

雲水僧格對狂四郎說道：

「如果覺得有何不吉發生時，可口中反覆念着南無阿彌陀佛後退百步卽可解厄。」

——難道陰謀就蘊藏在這件事中？

雲水僧應該曉得我不致於如此的懦弱才是，可是自己

實在不了解他爲什麽要這麽說。

難道對方是故意要讓我折回？

似乎又沒有這個必要。

「我也有件事想求你。」

狂四郎對馬販說道。

「何事？」

「請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跟着我的後面走。」

「那還有什麽問題。」

馬販邊念邊跟着狂四郎身後返回。

到了距離死屍數步遠時狂四郎停止了步伐。

突然——

就在電光石火般的刹那，狂四郎的身影迅掠一旁，而的草蓆也暴飛，一個黑色的玉球自死人的手中飛投而出。

這一切幾乎在同一時間裏發生。

黑色的玉球並沒有去着狂四郎，而命中路旁的一尊石像，只聽得拍——地一聲，石像已被玉球內碎散而出的毒液染黑。

狂四郎在一旁冷冷地瞧着假死屍。

「很遺憾，難爲你們設計得如此巧妙，却疏忽了一點。」

「那一點？」

假死人自懷中抽出一把小刀說道。

狂四郎冷笑道：

「那有活人會變成死人的道理。」

「……」

對方臉部的肌肉起了一陣的抽動。狂四郎繼續說道：

「你露在外面的脚和我剛才所見的有些不同。生人無論怎麽裝也不會持久的，所以你雖改換了一下姿勢，但我一眼就看出來了，這就是你最大的敗筆。眞是遺憾。」

沒等狂四郎說完，對方已大叫地狂撲而上。

狂四郎一動也沒動。

如果是普通的劍客的話碰上這種飛撲的招式時難免會慌張，可是這對狂四郎來說早就司空見慣了。

自狂四郎頭上躍過的敵人着地後立卽斷膝仆地。

雖然臨死前向狂四郎投擲了一把飛刀，但那只不過是臨死前的一種無謂的掙扎而已。等到仆地後立卽魂歸九泉。

「馬販——」

狂四郎把劍插回腰際朝馬販叫道：

「在——在！」

馬上癱瘓在椅上的馬販雖極力想站起，但却無法站起。

「很抱歉！我這下殺了死而復生的人因而無法替你做證了，煩你另尋他人吧！」

汪四郎說後跨步離去。

那件事發生後約半小時左右，一位雲水僧慌張地來至開往大津的渡船頭。

揭開斗笠，堅銳的眼神四周瀏覽了一下，確定沒有汪四郎的影子時立即進入船頭的小屋內。

「船夫，給我來艘船，船資我加倍給。」

說着頭朝小屋內一看，不由得驚得向後跳開一步。

屋裏坐的不是汪四郎還有誰。

終於，汪四郎站了起來：

「唯有你才會想出利用死人攻擊的手段吧！雲水！」

汪四郎說着邊走出小屋。

雲水稍微地退了一下。

汪四郎也逼進了一些。

「看你這付模樣似乎是想逃的樣子。……由於風大，這兒的船夫都不肯出船。因而你認為我不會來此？」

矢橋船是危險的，這是人所周知的事，由於這兒經常起狂風，船經常有傾覆的可能。有時風平浪靜時也會突如其來的颳陣怪風襲擊船隻。」

雲水確實是推測汪四郎會走瀨田的長橋，因而冒着翻船的可能而想由此遁走。

「我實在不願意有人把用來對付熊的手段加諸於我身上……你想逃！這怎行呢？」

正想動手解決對方時。

突然——

雲水把斗笠拋棄，就地跪下哀求道：

「請、請原諒！我實在不是你的對手！」

兩手扒地地哀求。

雲水是個四十左右，擁有相當自尊的男人。

沒想到薩摩隱密黨人也會如此的懦弱。

「為何怕死？」

「我在國內有妻女六人待養。」

「……」

「我有幾個小孩待養……如果在此死去的話他們將沒人可託，拜託，請饒我一死……」

雲水再三哀求。

汪四郎沉默了片刻。

突然——雲水感到頭上有刀鋒直逼而來。

雲水幾乎嚇出尿來。

只見自己的髮吉飄然落地。

汪四郎一言不發地轉身離去。

目送汪四郎離去的雲水再三地揖首：

「謝謝你！謝謝你不殺之恩！」

對於跪地求饒的敵人汪四郎是向來不殺的，這就是這位男人的優點也正是他的缺點。

大津的死靈

狂四郎渡過瀨田的長橋進到大津時正好是入晚時分。

或許是狂四郎的長相使人感到有點可怕，以至於在近江屋、海老屋、井筒屋等有名的旅舍投宿時都被以房屋已客滿而加以婉拒。

好不容易的狂四郎終於在靠近逢坂山的一間茶屋附設的小旅舍找到了宿夜之處。

走井茶屋的女侍猶記得二年前來此投宿過的狂四郎。

二年前狂四郎來投宿時，正好碰到一位酒醉的藩士在此鬧事，而被狂四郎賞了一記手刀後，押到店前的噴水池裏吃水，然後狼狽離去。

「啊！你就是那位拔刀相助的先生！」

見著狂四郎後的女侍立即想起了他就是那位相助的貴人，因而狂四郎問她是否有空房間時她立即連聲應允。

狂四郎被引領到一間簡雅的房間裏。

只是——

貼着中幅此地名產的大津繪的屏風使得房間有點陰冷右上角記有一句芭蕉的眞跡，那是這間旅店深深引以爲豪的東西。

狂四郎在療養的一個月中滴酒未沾，因而見到晚飯有瓶酒時立即一飲而光，微醉的入睡。

狂四郎自石部步行越過草津來到大津，總共約步行了六里左右，實在是有點倦了。

身上各處的傷痕仍未痊癒，還隱隱作痛。

也不知睡了多久。

突然——

狂四郎感到心中隱隱做痛的呻吟出聲。

仍在半昏迷狀態。

總覺得有什麽東西在壓逼胸前。

——這像是在做夢。

一這麽想着，想把它自心中揮去，但那東西却走也不走。

——是怨靈嗎？

到今天爲止，死在自己劍下的犧牲者也不只兩三次在自己的夢中出現了，可是狂四郎却從沒有像今天有過這種感覺過。

等一清醒過來，那些怨靈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可是，現在出現在夢中的東西却和幽靈不一樣。

自己愈是不管他，它就更壓逼着自己。

而且更嚴重的是呼吸感到有些困難，有種心中被壓逼的恐怖感發生。

之後，到達了一種實在無法忍受的地步時，狂四郎全身驚醒過來。

狂四郎嚇出一身冷汗。

狂四郎感到就如在湖面仰首漂浮般的背下感到有點空虛。雙眼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黑夜。

——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不管是敵人潛入或是情形有些不對勁，狂四郎都能敏銳的得知。

可是——

這次狂四郎却無法得知這是怎麽一回事，更嚇出一身冷汗來，這對於狂四郎的自尊是一項很嚴重的打擊。

狂四郎是位不信邪的男人。

時間轉瞬又已過了兩個鐘頭，狂四郎的睡意又已深濃。

就要在進入夢鄉時。

那種可怕的東西又出現在心頭，同時，狂四郎又驚醒過來。

——不讓我睡嗎！

就在此時，

狂四郎的腦海裏閃過一絲記憶。

——對了！也許就是那件事也說不定。

那是兩年前晚秋的一件事。

正在返回江戶途中的狂四郎，爲了搭乘矢橋船而來到了渡船頭時，突然自路燈的陰暗處走出一位女人。

「對不起！想打擾一下！」

女人朝狂四郎說道。

一看就知不是個普通的女人，是個肌白似雪，身材婀娜的女人。

說不上很美，但很能吸引男人，約二十四五歲左右大。

狂四郎定眼一瞧，女人的胸前掛着一串念珠。

「有點事想麻煩你！」

「如果妳是找我傳教，那妳可是找錯人了。」

狂四郎冷然說道，女人急忙搖首。

「不！實在很抱歉！我已在此等人等了三天了。」

這眞令狂四郎感到很意外。

「是否想問我有否見過妳想見的那位男人？」

狂四郎苦笑道。

「請息怒！……請聽我一言！」

「得了吧！本人向來不喜歡被人玩弄。」

說完後的狂四郎逕自登船而去。

而女人也自後追來。

狂四郎故做不知。

突然，船搖了一下，隨着旅客的驚叫聲中狂四郎回頭一瞧，只見女人已在海中掙扎着載沉載浮。

驚慌中的船夫伸手一把拉住女人後，瞪了狂四郎一下。

「先生！一向痛恨男人的常磐津梅春這回看上你啦。你就忍心這樣的丟棄不顧嗎？如果你眞要丟下她的話，我只需順風一喊，這地方立刻會有四五艘船圍上來，你最好是認命才好！」

船夫威脅狂四郎道。

看樣子這位船夫是把狂四郎錯當成梅春在這兒了好幾年的男人啦。

狂四郎並不想引起騷動，因而雙手抱胸靜觀發展。

船夫將船撐回碼頭後立即叫了乘轎給梅春坐，並且叫狂四郎跟隨照料。

「先生！除了跟她走外你已別無辦法可尋啦！矢橋船也不讓你搭，瀨田的長橋也不讓你過。」

船夫一付救美英雄的態勢。

這種結果未免太出人意料之外了。

不久小轎來到一條小巷裏的一間精緻的雅房前，兩個轎夫虎視着狂四郎，不得已，只好步入客廳的長凳上坐下。

換裝出來的梅春臉色蒼白的朝狂四郎道歉道：

「請忍耐些！」

「怎麽！不是想請我吃頓飯嗎？準備好了沒？」

狂四郎問道。

梅春哀求道：

「請……請別問我任何事好嗎？拜託！」

這個女人不會是想狙殺我的敵人之密探吧！不會懷有殺意吧！這種刻意安排的詭計我可見多啦！

到底是爲了什麽原因想獻身於我呢？看起來又不像有害我之意。

雖說是晚秋，琵琶湖的水有三百尺深，是相當冷的。而從她剛才在湖中掙扎的情形看來，可以確定她並不會游泳，如果船夫再慢一步拉她的話，可能她早被淹死了。

看樣子她並不是在要詐。

「妳只是想讓我陪妳一夜就好？」

「是的！」

「如果妳獻身給我的話妳的煩惱就會消除了嗎？」

「是的……拜託你啦！」

「不會覺得這很無聊嗎？」

「不！怎會呢！」

「妳絕不後悔！」

狂四郎感到有些不快。

「如果我不理會妳而就此離去，妳要如何？難道又去跳湖，抑或是另找其他男人？」

女孩並不在意，眼睛直瞪牆角道：

「到底要如何我也不明白。」

聽了此話的狂四郎第一次聽到了眞心話。

迎着黑夜，狂四郎獨自喝着酒。

梅春可憐的瞧着狂四郎。

不久，狂四郎先上了床，梅春也隨後在狂四郎的身旁躺下，顯得不勝嬌羞的樣子。

難道身爲一個歌手連男人都不曾接觸過嗎？否則怎麽處處顯得那麽幼稚。

——簡直像個供人洩慾的玩具。

想到這裏的狂四郎感到有點汗顏。

梅春完全沒有什麽反應。

一度雲雨巫山之後，梅春自牀上爬起，絞了條熱毛巾來給狂四郎擦拭時說道：

「謝謝你！」

狂四郎感到臉部有點發熱。

梅春隨後至鄰室休息。

翌日清晨吃早點時狂四郎向梅春問道：

「怎麽會選上我呢？」

「我一見到你就知道你是我所要的人，這絕不是胡說。」

梅春答道。

狂四郎發覺梅春一夜之間變得和昨日完全不一樣，兩眼烱烱有神。

送狂四郎至渡船頭的梅春再三稱謝後猶豫了片刻道：

「想請問你何時再來大津？」

「如果妳是叫我不要再來的話，這點請放心。」

「不！你如再來也無所謂，只是來時請不要在此過夜。」

「妳的意思是說要我不要在旅舍宿夜。」

「是的！」

「有何不方便嗎？」

「是怕你會有什麽不悅的事發生。」

「……」

梅春似乎不顧狂四郎見到她的臉，低首說道：

「我只是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這已是兩年前的事了。

狂四郎忘了梅春的忠告而投宿於旅舍因而發生奇妙的事。

旭日初上，狂四郎就來到了那條小巷前。

那間雅舍仍和兩年前一樣，並沒有絲毫的改變。

階上清掃得很乾淨，窗子也擦拭很清淨，到處都有水漬留下。

狂四郎靜默地拉開門進入院中。

「是誰？」

很耳熟的聲音自屋內傳出。

「兩年前的男人再度來訪。」

「什麼？」

房門很快的被拉開。

「啊！是先生！」

常磐津梅春驚喜萬分。

「如果方便的話我想逗留一下。」

「請進！」

客廳和兩年前完全一樣，絲毫也未改變。

「妳的生活似乎並無任何改變。」

「是的！你這兩年來過得還好吧！」

「直到昨夜前一直是好好的。」

「什麼！」

梅春的表情突然變得異常的恐怖，兩眼直瞪狂四郎。

「照你這麼說，昨夜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發生了夢魘。」

狂四郎說完後冷寞的眼神直逼梅春。

梅春頭低垂不語。

「妳曾預言我若在大津宿夜的話就會發生可怕的事。誠如你所預言的我感到有一種東西在壓迫我的心胸……是否可以請妳告訴我妳怎會預言得如此準確的。」

「……」

「是否和我陪妳一宿有關？」

「……」

「不管真像如何，我向妳保證絕不生氣，妳儘管說，

「不！」

梅春抬頭望着狂四郎後拒絕道。

「如果我告訴你的話你一定不會原諒我的。」

「請妳相信我是個守信的男人，妳既然選擇了我，就

應相信我才是。」

狂四郎催促着。

梅春猶豫了一下，終於首肯。

「好吧！」

「……是兩年前夏天的事了。」

梅春在江戶修業結束後立刻返回恩師的故鄉大津，這間房子也是屬於梅春的老師所有。

梅春的老師每年都回大津兩次收弟子，老師不在時就由梅春代為看守房子。

恐怖的事情就發生在梅春回大津後的第三天。

正想入睡的梅春突然感覺到胸口被某種東西緊壓着。愈想驅除它，它愈加重的向胸口壓來。而手腳都無法動彈。最後，不由得尖叫出聲因而驚醒。驚醒後的梅春全身滲滿冷汗。由於過份的驚恐，梅春直到天亮都無法入睡。

一連數天，都同樣的發生。

梅春以為這間屋子曾受人咀咒過，因而至真言寺去求取護符。也請了巫女和陰陽來作法解厄，但都無效果。

最後，梅春實在無法再在家中呆下去，只好逃回京都去，然後寄居在老師家中。可是梅春住進老師家後的第五天，那種怪事又發生了。

老師非常同情梅春，於是替她請到了一位專門替人攘合陰陽界之溝通的女人來。

梅春向女巫說明真像，請她找出到底是什麼東西在作祟。

到了深夜，終於憑藉女巫之法力而使那個作怪的東西現出了原形。原來是一位二十年前在尚未蓋房子的空地上被人殺死的一位藝妓。

那位藝妓的屍體被人丟進琵琶湖。

化為白骨而深冤永不得洗的藝妓在各處徘徊，設法要使人了解她的冤屈。

然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幽魂就纏上了梅春。

女巫對梅春說道：

「人的感覺有很多種。任憑幽靈怎麼的糾纏也無所謂的人也有。有些人即使避得再遠也逃脫不了，妳是屬於後一類型的，妳如果想解除這個危運唯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一個和妳同類型的男人，然後和他交媾。」

之後，女巫要梅春停止拜神。

——也就是說。

梅春和狂四郎交媾時把幽魂轉移給了狂四郎。

聽完話的狂四郎不禁苦笑一下。

「妳看清了我是個容易被幽魂所糾纏的男人嗎？」

「很抱歉！」

梅春道歉道。

「我原本是不信鬼神的，可是從昨晚的事看來，這世上或許眞有幽魂存在。」

狂四郎說完起身準備離去。

「你能原諒我嗎？」

梅春謹愼的問道。

「沒有把幽魂再移回妳身上的道理，下次，我找個像女巫那樣的女人把巫魂移給他。」

說完後狂四郎大步離去。

三條大橋

過了大津到京都的道路完全是山路。

經過大谷、追分、橫木、越過雙茶屋、日頭岡、進入市區，再走過白川樹就來到了三條大樹。

只要一想到進入京都，心中總會去想到各種水色山光相映成趣。

如果來博覽古今的話，在經過這裏時，也免不了會遙思先人的各種逸事。

經過四之宮後，你就會思及天和年間的道人喜慶法印衣服襤褸的坐牛車而過的事。到達山科後當然是會想起大石內藏助。大石的斷食石、梅本寺、阿彌陀堂、元慶寺、僧正遍昭的墳墓、果山寺、瀋谷小町寺等等部位於到京都的路旁。

自山科開姓道路分岔成兩條。

在岔道的北側有間奴茶屋。

這間茶屋的先祖是位叫片岡丑兵衞的神射手。

因而在店內掛滿了各種的箭鏃。

在店內的一間方桌上坐着一對男女。

男人是個容態枯萎的浪人，雙肩不時的顫抖，似乎患有肺病，不時輕咳。而面貌平庸，使人覺得他並不是個正常的男人。看起來約四十來歲，實際上也許更爲年輕也說不定。

女的是個年約三十的美麗少婦，倒像是個風塵女郎。

「沒問題吧！看你氣色這麽差，眞有勝算嗎？」

「不曉得，勝負由天定。」

浪人毫不在乎的答道：

「你眞是個怪人！東閑先生。」

「近江的怪人特別多。遠古有位學者叫小野妹子。……」

叫東閑的浪人是個職業刺客，在此等候目標。

可是他却沒因強敵的即將來到而有絲毫的緊張。

對於這點女人感到很奇怪。

「東閑先生，我有時覺得我並非猿丸大夫的後代。」

「何故？」

「我也不知何故。自從讀了太平廣記上有關猿丸大夫的記載後，我就一直這麽的感覺。猿丸爲孝謙女帝所專寵，後因窺覦帝位而被放逐於藥師寺。而於田上的別墅服帝爽，在服帝爽的期間，蓄長髮……眞是個怪人。」

「東閑先生！」

錢子聲音顫抖地說道：

「來了！來了！穿黑衣的浪人，一定是他沒錯。」

「是嗎？」

東閑自椅上站起。

很快地，雙手抱胸的黑衣客已悠閒的來至東閑跟前。

「來者可是眠狂四郎？」

「刺客是你嗎？」

狂四郎從東閑的站姿中看出對方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因而問道。

「正是！我奉薩摩的京都留守調守笑左衞門之託前來取你老命。」

說完之後的東閑無力的咳了幾下。

冷眼旁觀的狂四郎勸道：

「你病得如此厲害我看還是算了吧！」

「不！這怎行，要是放棄的話我可就麻煩了。我已自調所笑左衞門那兒先支取了二十兩銀子，如果我能斬你首級回去的話可再得到八十兩的酬金。」

「那可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向來不願殺病人。」

「我的日子也不多啦！因而才斗膽來充當殺手。我是個命運多舛的男人。自從五年前咯血以來，身子就一直在死亡邊緣掙扎。今年七歲的女兒也因營養不足而致眼睛有點看不清。不得已，內人於三年前至島原替人做下女借了點錢，可是也不够支付醫藥費，後來又借了一次，曾言明明天歸還，否則內人將被賣到土佐地方去。因而這次我不得不拼老命來賺取這百兩銀子不行，望你諒解。」

自奴茶屋向北走，經過數個小村後就來到了俗稱高野堂的古寺安祥寺。

狂四郎和東閑的決鬪就在寺內的院中展開。

東閑是狂四郎出道以來遇到的第一個勁敵。

雙方對峙了甚久。

到處尚留有雪跡的院內聽不到鳥啼聲，也無風聲，寂靜得怕人。只冬陽把兩人的影子無聲無息地移動着。

勝負就在刹那間結束。

隨着一聲悽涼的叫聲劃破沉寂的天際，東閑猛然的向前一劃，說時遲那時快，狂四郎迅然的斜飄而出。

然後，雙方互換了位置後又相互對峙着。

可惜，這種對峙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

東閑的身子搖晃了一下，自喉頭裏發出痛苦的呻吟：

「啊！完了！」

狂四郎凝視着屈膝仆地的東閑。

東閑把支撐身子的刀丟棄，一隻手按着被切成兩斷的

腹部，徐徐的抬頭注視着狂四郎。

狂四郎實在很欣賞東閑這種光明磊落的行爲，因而不得不對他說道：

「我將設法替你募到你應該自調所笑左衞門處得到的八十兩銀子。」

「不甚感激之至！」

東閑微笑稱謝後魂歸九泉。

叫錢子的女人奔至東閑身旁，抱着東閑叫道：

「東閑先生！」

錢子雙頰淚流滿面。

狂四郎見東閑斷氣後向錢子問道：

「東閑的妻子眞的會被賣到土佐去嗎？」

「是的！」

「今天不設法弄到錢是不行囉！」

「是的！」

「那麽，妳今晚零時到三條大橋上等我，我將設法弄八十兩銀子給妳。」

「……」

錢子半信半疑的仰視着狂四郎。

「我雖無什麽可取之處，但一定守信！」

狂四郎說完後轉身離去。

三條大橋。

京都的典雅都在山川裏展現無遺，東海道也以三條大橋爲終點。一立齋廣重對這點也有如下的描寫：

今日京都似雨。

可是偏有人對這些毫無興趣。此時橋上正站立着一個人，在雨中不時的打噴嚏。

「這傢伙，等得我心裏都發毛了。」

金八又打了個噴嚏，身體不時的顫抖着。

金八爲了等候狂四郎已在三條大橋上等了足有一個月多了。

直到狂四郎經過龜山城下時金八還有他的音訊，此後就音訊全無了。

在掛川分別時金八曾問過狂四郎：

「我要在何處等你呢？」

「先至京都的三條大橋上等我。」

狂四郎答道。

因而金八每天午後都在此等狂四郎約半小時。

金八正想再打個噴，却中途打住，因爲他發現狂四郎正自橋頭那面行來。

「你可等慘我啦！」

金八埋怨道：

狂四郎笑了笑。

「理江怎麽啦！」

「也沒怎麽！小姐到岸和田去正想刺殺殿下時被捕，可憐一朶鮮花又凋謝啦！」

「是嗎？」

——又一個爲了我而遭遇不幸。

暗然神傷的狂四郎很快地屏去了理江的倩影。

「有件事想煩你，金八。」

「請吩咐！」

「拿我的親筆信到薩摩的京都留守屋去給叫狸爺的調所笑左衞門。」

「要不要回信？」

「不用！」

金八拿着信正想出去的時候突然急急的回過頭來道：

「此後到何處見你：」

「今晚零時到這橋上來。」

狂四郎答道。

在薩摩京都留守屋逗留了約二十餘日的調所笑左衞門的日子並不好過。

眼看西國十三藩的貿易密約就要締結完成付諸實行的，懼怕幕府的各藩却相繼的拒絕參加。

到今天爲止，已有八藩相繼離去。

剩餘的四藩也很明顯的沒有參加的誠意。

「總而言之，兩百年的泰平盛世使得一些諸侯都變得怕事無能。」

笑左衞門絕望道。

今天——

又聽到了自大坂藏屋回來的海老原清熙的報告。

岸和田藩的岡部長愼爲了負起百姓逃散的責任，決定隱居不再致仕。

「連岡部長愼也如此的懦怯？」

笑左衞門有點意外。

岡部長愼是個年約三十正當壯年的男人，是笑左衞門所認識的諸侯中最令人感佩的一個。

知識豐富，反應敏感，心胸廣大的諸侯。

連這種諸侯也會畏罪而歸隱？

「海老原！說下去！」

「是——」

「事情演變得令人擔憂，我看卽使拼了老命也於事無補了。」

「……」

「沒想到衆諸侯竟是如此的無能。」

說到這裏時下男拿了一封信進來。

「有位自稱是狂四郎的使者拿了這封信來。」

「是嗎！看樣子連東閑這種高手都沒奈狂四郎何。」

笑左衞門攤信一讀。

海老原凝視着正在閱信的笑左衞門。

笑左衞門閱畢後朝海老原道：

「海老原！在京都裏有沒有比東閑更厲害的劍客？」

「有的！」

「火速的把他找到這兒來！」

「幹嘛？」

「狂四郎這傢伙登門挑戰……他說東閑還有八十兩在此，那是要用來替他妻子贖身的，因而狂四郎代他前來索取。你去給我找個人，要他今晚前去三條大橋把狂四郎給宰了，我將付給八十兩的酬金，怎麽！我這個計策不好嗎？」

「不！」

「如果我連個狂四郎都對付不了的話，那我就完啦！如果能把狂四郎給除掉的話，我也許仍有救，如果不成的話那我也只好認命了。海老原，你得給我找個眞正的高手。」

不久，報時的梵鐘自東山響起。

雨雖已停，但地上却寒氣逼人。

在雪地上木屐的聲音特別響。

除了一條沿着賀茂川向三條大橋靠近的孤影外，路上不見其他行人。

來者是背着東閑七歲女兒的錢子。

「嬸嬸……」

被小孩這麽無意間一叫，錢子吃了一驚。

「哦……妳醒來啦！」

錢子向過頭道。

「咱們去那裏？」

「到前面的三條大橋去。」

「到那兒幹嘛？」

「去見個武士……他會給我們錢——有了錢後我們就能到島原去贖回妳媽媽。」

「這……」

小孩把臉依付在錢子的背上，閉口不語。

——那位叫狂四郎的浪人眞能拿八十兩銀子給我們嗎？

錢子眞不太肯相信。

錢子打算時間一過狂四郎沒來的話就立刻折回。

來至橋頭的錢子將步伐打住，站了一會兒，她覺得全身都快化成冰了。

——自己怎會去指望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浪人會幫助他人呢？

在心中反覆的自責時，突然——

噹——

夜空裏傳來了報夜的梵鐘音。

就在此時——

錢子看見一團黑影自前頭的酒屋中出現。

——是他！

錢子的心中吃了一驚。

那團黑影悠閒的來至橋中時，錢子的背後又響起了一陣脚步聲。

自身旁急促的走過的是個威武的大兵般的武士。

武士和黑影在橋上距離數步遠的對峙。

「是狂四郎嗎？」

「正是！」

「在下是無念流，大河內東馬。」

報過名後的武士立即拔刀相向，錢子緊張地凝視。

狂四郎也自腰間拔出佩刀。

一見及狂四郎的姿態，錢子的心中不由的再度湧起東閑被殺時的怨恨。身子微微的顫抖。

雙方對峙的時間並不長，這和尚野堂之戰完全不一樣。

錢子看見狂四郎的劍在天際裏劃了一個圓月形。

就在狂四郎的劍尖指向天際時，對手已一躍而上，狂四郎的身影突然消失於欄杆外。

武士奔行數步後也倒仆於欄杆的陰影處。

得勝的是狂四郎。

走過敵人的屍體旁時狂四郎伸手一探對方是否已斷氣，然後直向錢子行來。

錢子鬆了口氣，背後扶住孩子的雙手緊握着。

狂四郎將八十兩銀子交付錢子，

然後，轉身消失在黑暗中……

(全文完)

眠狂四郎孤星劍

作　　者　柴田鍊三郎
發 行 人　林聰富
出 版 者　武陵出版社
社　　址　台北市新生南路3段19巷19號
電　　話　7037329 • 7040730
郵政劃撥　0105063－5
法律顧問　王昧爽律師
地　　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2段1號11樓
電　　話　3960762・3960782
印 刷 者　建興印刷廠(板橋市雙十路2段70巷9號)
裝 訂 者　忠信裝訂廠
登 記 證　局版臺業字第1128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
再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 200 元

●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